

武俠世界

劍自東來 (獵刀奇俠故事) 龍乘風·新著

獵刀——是獵取江湖敗類性命的刀！

司馬縱橫——是獵刀的第四代主人！

鐵鳳師——是名震大江南北神劍手！

他倆在一起，就是豪邁、正義、痛快淋漓！

如此英豪，如此金牌巨著，自然令你蕩氣迴腸，
手不釋卷！



\$4.00

1152

編者話

「劍自東來」是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篇為龍乘風君以另一創新構思和筆法而成的作品，題材新穎，故事獨立，與雪刀浪子故事媲美，不相伯仲。故事是描述一柄並不是獵取兇殘猛獸的獵刀，而是專門獵取江湖敗類性命的正義之刀，這柄獵刀，來頭不小，當它傳到第四代主人時，剛好配合一個名震大江南北的神劍手，於是更發揮了它的豪邁正義，痛快淋漓，羣邪辟易的威力，過程之精彩，可令你出乎意表，請勿錯過。

一期完的短篇小說，我們每期都有精選的刊出，今期介紹新進作家石中火一部作品——「保鏢風雲」，題材別創，講述湖海上一段陰險詭詐的故事，是友是敵，難以分野，警世惕人，寓意深長。

下期選刊一部巨型東洋武俠倫理奇情小說「劍聖」刊出。故事中主角能夠冠以「劍聖」的稱號，可想而知是個可敬可佩的人物，但又誰知他的一生戲劇性生涯裡充滿了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往事？本故事下期隆重刊出，敬希垂注。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劍自東來（獵刀奇俠巨型故事）

這柄獵刀，是專門獵取江湖敗類性命的刀。它的第四代主人司馬縱橫和名震大江南北神劍手鐵鳳師同在一起時，就更顯得豪邁、正義，痛快淋漓……

龍乘風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保鏢風雲（一期完精選短篇）

當年劫鏢者 竟是合夥人……

石中火 4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野馬（千門點將錄）

人頭作芋頭 賭枱作屠枱……

龍乘風 55

無名鎮（俠義傳奇故事）

肉在刀俎上 險遭淫道嘗……

慕容美 63

神劍山莊（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詭奇魔功……

獨孤紅 69

飛刀小李（民初俠義小說）

旅邸出兇案 嬌客受嫌疑……

曹若冰 77

大俠傳奇（俠情中篇故事）

舌劍傷人心 招來殺身禍……

溫涼玉 84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游俠英雄傳（民間歷史俠義故事）

皇覺寺五俠鬥石癩

施魔術四皇子蒙冤……

蹄風 93

挑燈看劍（武俠長篇連載）

綠色疑雲下 妒火遮兩眼……

蕭逸 105

大千世界·科技武器

五行拳（拳術漫談）……

嚴霜 62

導彈快艇在海戰

中的作用（科技武器）……

刀戈 73

大馬現代羅賓漢——

莫達清（奇案實錄）……

資料室 75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
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備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理：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兩廣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5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四元 ·
H.K. \$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每週新書多姿采 環球小說盡名家

新書介紹

冷劍鐵心

每本港幣七元

鴻飛影燭

落花鏡

每本港幣七元

著英方東

著英方東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球出版社發行

舵主老斷刀

(一)

寫着灰鬚，但距離黎明却已不遠。銅皮山下，百尺溪旁，忽然悄悄地出現了三十九條人影。

三十九條精壯的漢子，一百七十八隻寒光閃爍，宛如出林猛獸的眼睛，而他們每個人手裏，都有一口殺氣騰騰的鐵刀。他們的刀都完全一模一樣，同樣都是用北邙山天絕峯下一種叫「血沙」的鐵所鑄成。

這種刀沉重而鋒利，落在臂力雄猛的人手裏無疑是一種極厲害的殺人武器。但這三十九條漢子的刀，都只有半截，全部都是斷刀。

這並不是怪事。

在這一代長大的武林人，倘若沒有聽過「斷刀門」這三個字，那才是怪事。

斷刀門門下弟子逾千，分舵遍及大江南北，他們所用的刀，都是這種只有半截的斷刀。

「刀可斷，頭可斷，義氣不可斷！」這十一個字，正是斷刀門三十三條門規中的首則。

拂曉。

這是絕大多數人好夢方濃的時候。

這也是大舉進攻敵人的大好時機。

斷刀門已決定在這一天孤注一擲，拂曉時份向虎王山莊全力出擊。

虎王山莊就在銅皮山下。

把斷刀門害得極慘極慘的虎王段霸天，就在這片佔地千畝的莊院之中。

斷刀門裏，姑蘇分舵的力量，其實絕不比總壇為弱。

由此可見，老玉山在斷刀門的地位，是極其重要的。

一個月，

封瓊在六十歲大壽那一天，不見了一縷腦袋。

接着，總壇被禁，三大護法兩人被燒成焦炭，另一人下落不明。

然後，斷刀門分佈在各地的分舵，都遭遇到不明來歷者的襲擊。

威震中原的斷刀門，竟然在不足十天之內，陷入了支離破碎的局面。

直到姑蘇城分舵被侵襲的時候，老玉山才查出，率領着一羣蒙面殺手大肆殺戮的人，就是虎王段霸天。

老玉山沒有戀戰。

因為那時候，封瓊正在姑蘇。

他是封瓊的獨生子，在總壇被焚襲的時候，他受了傷，由斷刀門的弟子拚死救出，送到姑蘇城老玉山的家裏。

不到十天，姑蘇城分舵也被襲擊。

老玉山不怕死。

但為了封瓊，他知道自己絕不能死。

他要留下這條老命，為封瓊復仇，也要盡自己的力量，保護封瓊唯一的血脈。

這是一個很沉重的担子。

現在，他已把封瓊送到一個很安全的地方。他相信在這地方裏，封瓊的傷勢可以迅速復原。

老玉山目前已少了一重顧慮。

他現在唯一要幹的事，就是找段霸天算帳！

(二)

曙光甫現，公雞何六就已從床上爬起來。他是虎王山莊的一個老家丁。

他每天都在這個時候起床，就像公雞每天準時啼叫一樣。

每天起床，他第一件要幹的事，就是首先去洗個臉。

這是世間上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習慣。

但這一天，當他正想去洗臉的時候，忽然就給一把刀攔住。

何六想叫。

但看見這把刀，再看看這把刀的主人，他就不敢叫了。

他知道，只要對方一刀砍下來，那麼他以後再也不必洗臉了。

他的腿在發軟，臉色却在發青。

他呆呆的瞧着這把刀。

刀是斷的，但要殺人還是容易得很。

「別動，也別嚷，否則老子先開割了你！」這人眉粗目大，滿臉金錢麻子。

他是老玉山門下的三弟子阮拚命。

他打架的時候不要命，喝酒的時候也不要命，在賭博的時候更不要命。

老玉山常對人說：「阮三能够活到現在，倒真是一件奇蹟。」

何六剛從夢鄉醒過來，就遇上了阮拚命這種惡漢，自然難免臉青腿軟。

「好漢……饒命……」

獵刀奇俠故

龍乘風·文
黃耀基·圖

劍自東來



「是……是……」何六的胆子一向不大，活到六十多歲，還沒有宰殺過一頭鷄鴨。

阮拚命冷冷一笑：「段霸天在甚麼地方？」

何六顫抖：「不知……道……」

阮拚命瞪着銅鈴般的眼晴：「你不想活了？」

斷一刀揮，刀鋒已壓在何六的脖子之上。

何六渾身虛軟，忽然膝下一片濕冷。「混帳，竟敢在老子面前撒尿！」阮拚命大怒，但卻還是未施殺手。

「快說！段霸天在哪裏？」何六張大嘴巴，却已說不出話來。就在這時候，阮拚命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在輕輕的嘆氣。

他猛然轉身。

他以為這人是斷刀門的弟子。

但一望之下，却不由臉色驟變。這人絕不是斷刀門下的弟子。

他是一個滿頭白髮的白衣人。這人雖然白髮如銀，但看樣子却不是老。

非但不老，簡直就是一個連三十歲也不够的青年人。

這人的背上揹着一口劍。劍柄殘舊。

劍鞘更似已崩裂支離。阮拚命一向胆大包天，但這時候不知如何，竟然從心底裏發出一股說不出寒冷之意。

他不期然退後三尺，沉聲喝道：「你都很難令他改變主意。」

即使老玉山的命令也不能。但就在這時候，老玉山用一種閃電的手法，把一件事物拋給了阮拚命。

阮拚命接着。

他的心忽然冷透。他的手也是又濕又冷。他忽然咬破嘴唇，全身顫抖地跪在地上。

是段霸天的甚麼人？」

白髮青年一笑。他的笑很神秘，好像心裏有無數不為人所有的秘密，又像是在一笑之間隱藏着無限惆悵。

但阮拚命却覺得，這一笑更瀰漫着無窮的殺機。

這人的聲音也彷彿很神秘：「我不是段霸天的甚麼人，你也不是。」

阮拚命道：「我當然不是。」不知如何，他平時慣於自稱「老子」的兩個字，忽然說不出口。

白髮青年的聲音聽來漸漸朦朧起來。他慢慢的說：「我比你來得早，但比你更失望。」

阮拚命道：「這是甚麼意思？我不明白。」

突聽一人冷笑：「我也不懂。」

阮拚命倏地鬆一口氣。因為他最崇拜的舵主老玉山已來了。

這裏是虎王山莊最偏僻的地方。何六就是喜歡這份清靜，所以才揀這裏作爲安歇之所。

但現在，這裏已被一種可怕的殺氣籠罩着。

從最不为人所注意的地方攻進虎王山莊，這是老玉山的決定。

但他們却在這裏，遇上了這個神秘的白髮青年。

——「我比你來得早，但比你更失望。」

白髮青年凝視着他，淡淡道：「刀可斷，頭可斷，義氣不可斷，中原斷刀門，果然以義勇爲先，佩服！佩服！」

老玉山道：「閣下東來中土，對中原之事，倒是知道不少。」

他自挖左目，左面半邊臉龐，俱已染滿鮮血。

但他的聲音和雙手還是那麼穩定。白髮青年忽然說：「除了劍，我知道的事其實並不多。」

老玉山道：「你以爲我可勝你？」

白髮青年道：「雖然機會不多，但總還有一線希望。」

他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嚴肅：「在沒有動手之前，誰能肯定勝負？」

「不錯！說得好！老斷刀自當盡力而爲！」老玉山陡地發出一聲怪嘯。

嘯聲方起，刀已向前三射！

刀如奔雷，勢疾如風。

一刀殺出，方圓三丈之內俱已被這一股可怕的刀氣所籠罩。

老玉山果然是斷刀門中極爲厲害的腳色。就憑這一刀，斷刀門的三大護法，恐怕已沒有任何一人能接得下。

封瓊並不是個瞎子。他信任老玉山，也信任老玉山的刀，這都是極有理由的。

第一句話不難懂。

但第二句話，非獨阮拚命不懂，老玉山也同樣不懂。

白髮青年却沒有解釋。他只是用一種奇怪的目光，盯着老玉山。

「你是『老斷刀』？」

老玉山點頭。

「老斷刀」是他的另外一個名字。白髮青年淡淡一笑：「斷刀門中，除封瓊外，你是刀法最好的一個。」

老玉山沒有否認。

白髮青年接着說出一句令人更難懂的話：「我自東來，劍也是一樣。」

阮拚命的確不懂。老玉山却突然臉色一變，變得一片雪白。

「你果然殺了段霸天？」

白髮青年點頭：「不錯，但他却令我太失望，希望你會好一點。」

老玉山吸了口氣。

他沉默了很久，突然說：「我現在只有一個要求。」

阮拚命怔住。

他跟着老舵主這許多年，還是第一次聽見他會向別人提出要求。

白髮青年臉上木無表情。

「你可以讓他們先走，我只是要你一個留下。」

聽到這兩句話，老玉山居然好像是鬆了一口氣。

「多謝！」他說。

這兩個字也令到阮拚命感到驚訝。

一刀裂頭！

一刀殺敵！

老玉山已很多年沒有用過這一刀，但以前每用這一刀，却從未失手過一次。

刀光絢爛，東方旭日也同時閃出一道金光。

金光映進老玉山唯一的眼晴裏。

嘶！金光之外，還有銀光。銀光有如雪天寒冰，一幌眼間已射向老玉山眉心。

老舵主從來都不喜歡向別人有所要求，也不喜歡說任何感激別人的說話。

但現在，這兩種事情都已同時發生。阮拚命不但感到驚訝意外，還有一種不尋常，不吉兆的感覺。

他呆住。

老玉山却在這時候向他招手。

「小阮，你過來。」

阮拚命依言走了過去。

老玉山的臉上也漸漸變得木無表情。他說：「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交付給你。」

「舵主請吩咐。」

「你帶他們走。」

「他們」的意思，就是指這次出擊的所有兄弟。

阮拚命立刻搖頭，拚命的搖頭。

「弟子不走，他們也絕不會走。」

老玉山冷冷道：「要怎樣才肯走？」

阮拚命道：「我們可以永遠留下，但不能在這個時候離開這裏，更不能離開舵主。」

老玉山冷冷道：「你們莫非已忘了少門主？」

阮拚命道：「少門主很好。」

「很好？」老玉山忽然咆哮起來，「他奶奶個熊好個屁！你們若不回去，說不定他現在已給人砍成肉醬！」

阮拚命還是搖頭。

他用一種很堅決的語氣道：「老舵主若不走，我寧死不離此地，若說要去看封少門主，老舵主更加要和我一起去！」

他的語氣的確很堅決，看來無論是誰，但還沒有看見段霸天的屍首，但他

雖然他沒有看見段霸天的屍首，但他早已相信這個白髮青年的說話。

九月二十，黃昏。

阮拚命終於帶着八十七個兄弟，來到封瓊在華山木劍廬中。

斜陽餘暉，映照在一排平房上。

阮拚命白布紮額，腰插斷刀，帶着八十七個兄弟，求見木劍廬主人武微千。

武微千雖然並非華山派掌門，但在武林人的心目中，這位生性剛烈，高傲不羣的老人，其地位是超然的，他在劍法上的成就也是令人欽佩萬分的。

華山五絕藝：刀、杖、劍、拳、指，武微千獨精於劍。

但三十年來，這位木劍廬主人，却只會與人比劍三次。

第一戰發生於三十年前，武微千與當時身負盛名之君子劍神西門逍遙決戰，兩人苦戰千招，仍然不分勝負，終於平手作罷。

第二戰在二十年前，苗疆地邪族第一高手朱棠，以一百九十六式呼魂魔劍肆虐中原武林，當年華山派十大高手亦有六人死於其劍下，武微千被逼下山，於一楓坡前決戰朱棠。

這一戰無人目睹過程，但自此之後，江湖上再也沒有朱棠其人出現。

第三戰則在十年前，武微千在三招之

燐和金黃交錯的光芒。

子。

他走了，帶着所有的兄弟走了。

這時候，天色已漸亮。

老玉山雙手握刀。

「弟——子——遵——命……」

阮拚命的聲音，就像是一條受創的獅子。

刀鋒在微弱的晨光下，閃爍着一種碧

燐和金黃交錯的光芒。

內，殺了一個來自東瀛島國的浪人。
無人知此浪人來歷，只知其名乃「裕
原正男」。

三戰雖不多，但已令武傲千名聲大噪。
然而，武傲千並不求名。

他並不求利，更不求權勢。

他只求一份恬靜，安逸的泉林生活。

木劍廬無疑正是武傲千心目中的世外
桃源。

但自從封羣被送到這裏的時候開始，
這裏恬靜和安逸的生活，已悄悄溜走。

木劍廬外，八十八條精壯大漢在等待
武傲千的出現。

夜色漸濃。

武傲千仍然沒有現身。

兩個白衣童子，也在木劍廬外等待。

他們已向武傲千告知，斷刀門阮拚命
求見。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暮色中突然出
現了一個杏袍人。

這人的腰間也有刀。

却沒有人認得這把刀，也沒有人認識
這人是誰。

但是這杏袍人却是從木劍廬中走出來
的。

每個人都用一種極奇怪的目光盯視着
他。

尤其是那兩個白衣童子，連臉色都已
變了。

「你是誰？怎會從裏面走出來？」年
紀較長的一個童子說。

杏袍人淡淡一笑。

他立刻看見了一個衣飾華麗，臉龐寬
敞，唇上蓄着鬍子的男人。

這男人很好看，英俊而瀟灑。

他的拳頭也同樣很好看，膚色健康而
乾淨。

但當這隻拳頭撞在阮拚命臉龐上的時
候，阮拚命的臉色就很不好看了。

杏袍人却在叫：「別打他……」

這男人冷笑：「我不打他，他就會把
你砍開三十六段拿去餵狗！」

阮拚命給這個唇上蓄着鬍子的男人打
得七葦八素，但仍然勉強站直了身子。

「你是誰？」

這男人冷冷道：「憑你這種人還不配
問！」

阮拚命怒道：「我是那種人？」

「你是笨人，好友不分，黑白顛倒的
笨人！」

「老子是笨人，你又是個甚麼人？」

「我是個殺人的！」這個唇上蓄着
鬍子的男人冷冷說：「誰敢擋我去路，誰
就是死人！」

他一面說着，一面伸手抓住杏袍人的
手。

杏袍人還是沒有拔刀。

但這個唇上蓄着鬍子的男人，却已亮
出了一口鋒利的長劍。

「鳳凰神劍！」阮拚命突然失聲叫了
起來。

「鐵鳳師！」斷刀門的弟子，最少有
五六人同時脫口叫出了這個名字。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在下是武大師的朋友，從昨日開始
，便一直都在木劍廬內，與武大師促膝長
談。」

童子臉色驟變。

「我不相信，大師怎會有你這麼年輕
的朋友？」

杏袍人悠然道：「你好像比我還年輕
一半。」

童子道：「我不是大師的朋友，是大
師的書僮，剛才我怎麼看不見你？」

杏袍人道：「你剛才進去通傳的時候
沒有看見我，是因為你我之間隔着一塊黃
布。」

童子道：「我以為黃布後只有大師一
人。」

杏袍人道：「大師與在下談及不少事
，其中還包括中靈、中道。」

左邊童子道：「我是中靈。」

右邊童子道：「我是中道。」

中靈道：「大師怎樣說？」

杏袍人緩緩道：「你們的武功還不行
，該另投名師。」

中靈的臉色變了。

「你是甚麼人，為甚麼要用這種說話
來騙我們？」

杏袍人目光一閃：「我沒有騙兩位，
這是武大師的主意。」

中道皺了皺眉，忽然轉身，進入木劍
廬中。

但他很快就出來。

他的臉已變成死灰之色。

「大師……大師不見了！」

中靈瞪着眼睛，怒喝：「你是誰？你
在騙我們？」

這個突如其來的人，正是江湖中人聞
名喪胆的辣手大俠鐵鳳師！

「寧惹獵刀，莫惹鳳凰！」

「獵刀有情留，鳳凰無活口！」

這兩句話，正好說明了江湖人對司
馬縱橫和鐵鳳師的看法。

鐵鳳師既已來了，那杏袍人是否就是
獵刀奇俠？

南裙北水

（一）

夜已深。

橋樑鎮上唯一的酒館，已到了打烊的
時候。但在酒館裏，卻還有兩個酒徒，你
一杯我一杯的，正在喝個不亦樂乎。

其中一人，正是鐵鳳師。

但另外一人，却不是那個杏袍人，而
是一個白髮老者。

「痛快！痛快！」白髮老者忽然舉杯
大笑，「一別多年，鐵鳳師還是鐵鳳師，
不但劍法厲害，酒量也同樣厲害！」

鐵鳳師滿臉紅光：「該醉的時候，又
何妨一醉？」

白髮老者道：「有人喜歡在高興的時
候喝酒，也有人老是在愁眉苦臉的時候喝
得酩酊大醉，你是屬於那一種人？」

「兩種都是！」鐵鳳師又喝了一杯，
「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我才不喝。」

白髮老者道：「在何種情況下你會不
喝酒？」

鐵鳳師笑了笑。

「那是當我不想喝酒的時候！」

把大師怎樣了？」

杏袍人沉聲道：「在下司馬縱橫，這
裏的一切，大師已交付在下辦。」

中道勃然變色：「胡說！」

中靈喝道：「何方風輩，竟敢冒充獵
刀奇俠，還在這裏撒野！」

杏袍人嘆了口氣：「在下早已知道，
兩位必然會生誤會。」

中道沉下臉：「大師何在？」

杏袍人道：「他有一件極重要的事，
非要暫時離開華山不可。」

中靈怒道：「就算大師要走，他也絕
不會不告訴我們，更不會叫咱們兩人另投
名師！」

這時候，阮拚命也走了過來，目注杏
袍人厲聲道：「你是不是殺了武大師？」

杏袍人搖頭。

「他老人家還活得很好，只是已經走
了。」

「他怎會忽萌去意？」阮拚命冷冷一
笑，「而且老子也絕不相信你就是司馬縱
橫！」

八十八口斷刀已同時亮出。

更有數人，已衝入木劍廬中，找尋封
羣。

封羣很快就被八人攔腰砍出。

他很年青，但臉色却很蒼白。

他剛被人攔腰砍出，就已大聲說：「
擒住這惡賊，他殺了武大師——」

此言一出，怒吼之聲立刻不絕於耳。
阮拚命的斷刀幾乎立刻就劈了出去。

杏袍人急閃。

但對方却是人多勢眾，幾十把刀同時

揮砍過來，這種威力之強，實在是無法估
計。

中靈、中道也同時掄劍向杏袍人展開
襲擊。

這兩書僮年紀雖輕，但一手劍法已盡
得武傲千真傳，所欠者，乃內力尚欠火候
而已。

然而，一般武林中人，也絕不輕易可
以接下他倆的聯手合擊。

杏袍人已處於劣勢。

但他還是沒有拔刀。

刷！

中靈劍法矯捷，變化多端，忽然劍走
偏鋒，一劍在杏袍人的左脅下劃過。

杏袍人已掛了彩。

但他還是沒有拔刀。

封羣嘶聲叫道：「別放過這兇手，他
殺了武大師，然後由同黨把屍體帶走……
他……」

說到這裏，這位封少門主好像有點力
不從心的感覺，暈迷過去。

他畢竟曾經受傷，而且傷勢不輕。

杏袍人瞳孔收縮，但是却没有出言反
駁。

他似已默認這件事。

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斷刀門的弟子，與中靈、中道攻的更
急。

阮拚命怒叫：「你今天死定了的！」

「只怕未必。」

阮拚命一怔，旋身揮刀，護住自己。

「小司馬很少隨便開口罵人。」

「他也許不會罵人，但是却最喜歡罵
我。」

「這個老夫倒很瞭解，因為你一直都
是他最信任的朋友。」

鐵鳳師訕訕一笑：「這倒是我的福氣
，十八輩子修回來的福氣！」

白髮老者道：「他為甚麼要罵你？」

鐵鳳師道：「因為我在他的面前，殺
了幾個不知好歹，忠奸不分的混蛋。」

白髮老者皺了皺眉：「這幾個混蛋是
甚麼人？」

鐵鳳師道：「斷刀門的弟子。」

白髮老者悚然動容。

「他們有可殺之道？」

「在小司馬的眼中看來，他們不該殺
，」鐵鳳師淡淡道：「他們本來並不是甚
麼邪惡之輩，而且還很够義氣。」

白髮老者一怔：「那麼你為甚麼要動
手殺了他們？」

鐵鳳師冷笑道：「這是殺雞警猴。」

白髮老者道：「老夫不懂。」

鐵鳳師道：「當時我若不殺掉三幾個
混蛋，那麼小司馬說不定變成他媽的一團
肉醬！」

白髮老者愣住，但隨即點頭：「你不
必說了，老夫知道，你殺人總有理由，而
且每次的理由都一定他媽的充足極了。」

鐵鳳師大笑。

但他只是笑了兩聲，忽然就停下來。

「不！小司馬罵得對！我是殺錯了他們，
無論怎樣，他們沒有可殺之道，只是一
時誤會，所以才拿起攻擊小司馬……」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鐵鳳師！

他的聲音漸漸變得低沉：「但當時我若不出劍闖出一條血路，小司馬却是必死無疑……」

白髮老者眉頭一皺：「他輕功不弱，那些人若非武功絕世之輩，又怎能留下小司馬？」

鐵鳳師嘆了口氣：「斷刀門的人，並不足懼。」

白髮老者道：「你顧慮的是誰？」

鐵鳳師道：「一個已經昏迷的人。」

白髮老者呆了半晌，才道：「一個昏迷的人，又怎會對小司馬構成威脅？」

鐵鳳師道：「他只是裝作昏迷。」

白髮老者道：「這人很厲害？」

鐵鳳師道：「能够把小司馬累得了七輩八素的人，你說厲害不厲害。」

「他是誰？」

「封羣！」

「封羣的獨子？」

「不錯。」

「他豈不是已經受了很嚴重的傷？」

白髮老者緩緩道：「這件事江湖上傳聞正盛。」

鐵鳳師嘆了口氣：「你是不是一直都把他當作是條受傷的小羊？」

白髮老者聳聳肩：「他就算不是條小羊，也不像是一條猛虎。」

「嘿！」鐵鳳師冷冷一笑：「你錯了，他是一條猛虎，只不過披上了羊皮，還在裝病。」

「有這種事？」白髮老者面露驚訝之色。

「你以為我會看錯人？」

他們彼此之間，都似乎對對方的刀法有極深刻的瞭解。

這一來，無論是誰想擊敗對手，都大不容易。

鐵鳳師又坐了下來，悠然地在喝酒。

白髮老者皺了皺眉。

「這兩個渾人是誰？」

鐵鳳師呷了口酒：「你沒聽見他們剛才說甚麼？」

「他們自稱刀王。」白髮老者冷冷一笑，「像這種刀王，却是未免令人為之嘖飯。」

鐵鳳師淡淡道：「你看他們的刀法如何？」

白髮老者道：「不太好。」

鐵鳳師道：「這三個字是代表甚麼意思？」

白髮老者道：「他們練的都是同一種刀法，本來這套刀法威力不弱，但這兩個人却無法把這套刀法發揮得淋漓盡至。」

鐵鳳師淡淡一笑：「南湘北水，雌雄怪傑，果然眼光不錯。」

白髮老者臉色一寒：「老弟，你甚麼人不提，提那婆娘作甚？」

鐵鳳師微笑道：「一夜夫妻百日恩，何況兩位是結合已三十多年的江湖俠侶，又何必爲了雞毛蒜皮的事抬槓？」

白髮老者面露不悅之色。

「老弟，你若再說，老夫自當拂袖而行！」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這倒很少，」白髮老者乾咳兩聲，「如此說來，小司馬的確情況不妙，很可能會給這狐狸般狡猾的老虎咬上一口。」

「他已掛了彩，若不是我施殺着，乾掉幾個不知好歹的混蛋，他早已在木劍廬外變成一團肉醬！」

「唉，你越說老夫是越糊塗了，事情究竟怎樣開始，你原原本本說一遍。」

鐵鳳師瞪着他。

「原來我說了大半天，你居然只聽出『糊塗』兩個字？」

「噤噤，」白髮老者一聲怪笑，「人老了，耳朵就有點聾，而且，又喝了不少酒，兼且你說來沒頭沒腦……」

鐵鳳師嘆了口氣。

「够了，够了，我慢慢的再說一遍便是……」

茫茫夜色中，兩個戴着面具的刀客緩緩地接近這間酒館。

這兩個刀客行動神秘，一穿白衣，一穿黑衣。

白衣人輕輕揮了揮手。

黑衣人會意，從另一個方向繞到酒館後。

這時候，鐵鳳師正與白髮老者在樽前侃侃而談。

酒館的老闆也已準備打烊了。

但一個戴着黑色面具的白衣人，却把他嚇得差點昏倒過去。

「你……你是人是鬼……」

「呸！你媽個大塊頭才是鬼！」

「你……你是人是鬼……」

「呸！你媽個大塊頭才是鬼！」

這個戴着黑色面具的白衣人，其實自

己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塊頭。

他手裏有一把又厚又沉重的鋼刀。

他突然衝進店內，用一種很尖銳，但任何人都可以聽出那是故意改變自己原來聲音的聲調說：「鐵鳳師，你出來！」

鐵鳳師背對他，微笑着說：「這裏有好酒，這裏是醉鄉，我不願意。」

這人道：「俺是來教訓你的！」

鐵鳳師搖搖頭：「不必了，這種事對你來說，可謂吃力不討好。」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又看見了白髮老者的背後，出現了一個戴着白色面具的黑衣人。

這人的身材也很魁梧，用的也是一把大鋼刀。

「俺也想教訓教訓你！」

鐵鳳師嘆了口氣。

「我現在沒有空閒，你們別纏着我好不好？」

戴白面具的黑衣人哼一聲：「咱們是從北天山遠道而來的刀王，既已南遊到此，就絕不能不會一會你這位辣手大俠！」

鐵鳳師「哦」的一聲。

「兩位都是從北天山而來的？」

「不錯。」兩人異口同聲說。

鐵鳳師道：「兩位都是刀王？」

「也不錯！」兩人又說。

鐵鳳師終於緩緩的站起來，皺眉道：「常言道一山不能藏二虎，既是刀王，就不該有兩個，須知王者是寂寞的，絕不能你稱王，他也稱王，刀王若太多了，那麼就會統統變成王八！」

戴白面具的黑衣人喝道：「俺不是王

是……」

「是甚麼？」

「是神仙的說話！」

「呸！他媽的不像話！簡直是胡說八道！」

「俺……」

鐵鳳師却在這時候怒叫起來：「你們都給我住口！」

兩人似是怔住，都閉上了嘴巴。

「把面具除下！」

兩人互望一眼，終於雙雙除下了臉上的面具。

只見一人臉如紅棗，正是焦四四。

另一人臉如鐵底，乃是高六六。

白髮老者呵呵一笑。

「老夫估道是甚麼人要教訓鐵鳳老弟，原來是九玄洞主怪刀神翁郝世傑的兩位高徒！」

焦四四訕訕一笑。

「俺姓焦，焦四四，」說到這裏，語音一頓，指着高六六說：「這是俺的師弟高六六，他是個渾人，做事沒頭沒腦，還望老丈莫要見怪。」

「呸！」高六六叫了起來，「俺若是渾人，你就是渾孫子！」

鐵鳳師嘆了口氣：「你們靜一點好不好？」

高六六道：「戴着面具向你挑戰，說甚麼印……印證武功，這都是焦四四的餽主意，不干俺事！」

焦四四吼道：「這是你同意在先的，你說咱們練了這許多年刀法，真正功夫如

己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塊頭。

他手裏有一把又厚又沉重的鋼刀。

他突然衝進店內，用一種很尖銳，但任何人都可以聽出那是故意改變自己原來聲音的聲調說：「鐵鳳師，你出來！」

鐵鳳師背對他，微笑着說：「這裏有好酒，這裏是醉鄉，我不願意。」

這人道：「俺是來教訓你的！」

鐵鳳師搖搖頭：「不必了，這種事對你來說，可謂吃力不討好。」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又看見了白髮老者的背後，出現了一個戴着白色面具的黑衣人。

這人的身材也很魁梧，用的也是一把大鋼刀。

「俺也想教訓教訓你！」

鐵鳳師嘆了口氣。

「我現在沒有空閒，你們別纏着我好不好？」

戴白面具的黑衣人哼一聲：「咱們是從北天山遠道而來的刀王，既已南遊到此，就絕不能不會一會你這位辣手大俠！」

鐵鳳師「哦」的一聲。

「兩位都是從北天山而來的？」

「不錯。」兩人異口同聲說。

鐵鳳師道：「兩位都是刀王？」

「也不錯！」兩人又說。

「是甚麼？」

「是神仙的說話！」

「呸！他媽的不像話！簡直是胡說八道！」

「俺……」

鐵鳳師却在這時候怒叫起來：「你們都給我住口！」

兩人似是怔住，都閉上了嘴巴。

「把面具除下！」

兩人互望一眼，終於雙雙除下了臉上的面具。

只見一人臉如紅棗，正是焦四四。

另一人臉如鐵底，乃是高六六。

白髮老者呵呵一笑。

「老夫估道是甚麼人要教訓鐵鳳老弟，原來是九玄洞主怪刀神翁郝世傑的兩位高徒！」

焦四四訕訕一笑。

「俺姓焦，焦四四，」說到這裏，語音一頓，指着高六六說：「這是俺的師弟高六六，他是個渾人，做事沒頭沒腦，還望老丈莫要見怪。」

「呸！」高六六叫了起來，「俺若是渾人，你就是渾孫子！」

鐵鳳師嘆了口氣：「你們靜一點好不好？」

高六六道：「戴着面具向你挑戰，說甚麼印……印證武功，這都是焦四四的餽主意，不干俺事！」

焦四四吼道：「這是你同意在先的，你說咱們練了這許多年刀法，真正功夫如

己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塊頭。

他手裏有一把又厚又沉重的鋼刀。

他突然衝進店內，用一種很尖銳，但任何人都可以聽出那是故意改變自己原來聲音的聲調說：「鐵鳳師，你出來！」

鐵鳳師背對他，微笑着說：「這裏有好酒，這裏是醉鄉，我不願意。」

這人道：「俺是來教訓你的！」

鐵鳳師搖搖頭：「不必了，這種事對你來說，可謂吃力不討好。」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又看見了白髮老者的背後，出現了一個戴着白色面具的黑衣人。

這人的身材也很魁梧，用的也是一把大鋼刀。

「俺也想教訓教訓你！」

鐵鳳師嘆了口氣。

「我現在沒有空閒，你們別纏着我好不好？」

戴白面具的黑衣人哼一聲：「咱們是從北天山遠道而來的刀王，既已南遊到此，就絕不能不會一會你這位辣手大俠！」

鐵鳳師「哦」的一聲。

「兩位都是從北天山而來的？」

「不錯。」兩人異口同聲說。

鐵鳳師道：「兩位都是刀王？」

「也不錯！」兩人又說。

鐵鳳師終於緩緩的站起來，皺眉道：「常言道一山不能藏二虎，既是刀王，就不該有兩個，須知王者是寂寞的，絕不能你稱王，他也稱王，刀王若太多了，那麼就會統統變成王八！」

戴白面具的黑衣人喝道：「俺不是王

是……」

「是甚麼？」

「是神仙的說話！」

「呸！他媽的不像話！簡直是胡說八道！」

「俺……」

鐵鳳師却在這時候怒叫起來：「你們都給我住口！」

兩人似是怔住，都閉上了嘴巴。

「把面具除下！」

兩人互望一眼，終於雙雙除下了臉上的面具。

只見一人臉如紅棗，正是焦四四。

另一人臉如鐵底，乃是高六六。

白髮老者呵呵一笑。

「老夫估道是甚麼人要教訓鐵鳳老弟，原來是九玄洞主怪刀神翁郝世傑的兩位高徒！」

焦四四訕訕一笑。

「俺姓焦，焦四四，」說到這裏，語音一頓，指着高六六說：「這是俺的師弟高六六，他是個渾人，做事沒頭沒腦，還望老丈莫要見怪。」

「呸！」高六六叫了起來，「俺若是渾人，你就是渾孫子！」

鐵鳳師嘆了口氣：「你們靜一點好不好？」

高六六道：「戴着面具向你挑戰，說甚麼印……印證武功，這都是焦四四的餽主意，不干俺事！」

焦四四吼道：「這是你同意在先的，你說咱們練了這許多年刀法，真正功夫如

己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塊頭。

他手裏有一把又厚又沉重的鋼刀。

「俺也不是王八！」

戴黑面具的白衣人又喝道：「俺是刀王！」

戴黑面具的白衣人也道：「俺才是刀王！」

戴白面具的黑衣人大怒道：「你若是刀王，俺是甚麼？」

戴黑面具的白衣人哈哈一笑：「俺既是刀王，你自然就是王八！」

戴白面具的黑衣人氣得連身子都在發抖：「沒你娘鳥與，你敢罵俺是王八？」

戴黑面具的白衣人道：「刀王只有一個，你就不算不是王八，也絕不是刀王！」

「好小子，看刀！」

「呸！怕你的就是龜王！」

「只怕你連龜孫子都不如！」

「連龜孫子都不如的東西是甚麼？」

「龜蛋！」

「他奶奶個王八，咱們就在門外一決高下，誰贏了，誰就去教訓鐵鳳師！」

「一言爲定！」

「決不反悔！」

接着，又是一聲：「看刀！」

然後，這兩個原本要來「教訓」鐵鳳師的人，就在鐵鳳師的面前打起來。

但他們對付的却不是鐵鳳師，而是窩裏反，內鬨鬥鬥起來。

（二）

好一場激戰。

這兩個「刀王」一下子就殺得難分難

解。

何還是懵然不知，所以俺才出主意，找鐵大哥試一試，沒想到你這廝却反而跟俺打了起來！」

「算了算了，」鐵鳳師吸口氣，「兩位

的刀法，確然是大有進展，但武學之道，有如無涯瀚海，就算我敗在兩位刀下，兩位也決不能沾沾自喜，須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武林中比我高明的奇人異士，不知凡幾，就以這位老先生來說……」

「對了，他是誰？」焦四四向白髮老者伸手指一指。

「老夫姓皮，人稱寒池老怪。」白髮老者面露微笑。

「正是。」

「可沒騙咱們兄弟？」焦四四、高六六同聲說。

「如有冒充，天誅地滅。」

焦四四、高六六互望一眼，突然同時翻身便拜。

焦四四說：「久聞老怪大名，只恨無緣識……識……」

說到這裏，接不下去，搔耳抓面。

高六六冷冷一笑：「俺以爲你滿腹經綸，原來連這句說話都不懂說。」

焦四四冷笑：「一時忘記下面一個字，又有何怪哉？莫非你懂？」

高六六道：「你想說無緣識貨，是也不是？你當然不是個識貨之人，當年師父叫你去買個瓷碗，結果却買了一個土瓦碗回來！」

焦四四道：「那土瓦碗有甚麼不好？最少比你的臉還乾淨！」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鬍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

而「玉劍」在武林中被尊崇，却因為它的主人是沈柔。

劍因人而有名。

人因劍而更享盛譽。

沈柔已有多年沒有用劍殺人。

但這時候，玉劍正在沈柔手中，而沈柔的眼中卻流露出一種可怕的殺氣。

皮錦衣仍然在他身旁。

沈柔已很久沒有說話。

他忽然問皮錦衣：「是誰幹的？是誰幹的？」

皮錦衣嘆了口氣：「老夫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沈柔沉聲道：「你可知道，對方用的是甚麼武功？」

皮錦衣默然半晌，才緩緩道：「那似乎……是……」

「是甚麼？難道你不敢說？」

「老夫的確不敢說，倘若真的是那種武功……」

皮錦衣抽了口涼氣，「恐怕鐵鳳師這一輩子，都會變成一個白痴！」

沈柔突然吼叫起來：「你說！那是甚麼武功？」

皮錦衣呆了很久，才悲痛地說：「恐怕……恐怕那是碎魂斷魄手……」

「碎魂斷魄手！」沈柔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不錯，一定是斷魂堂的碎魂斷魄手！」

「但……但……斷魂堂的人，甚至是斷魂堂的武功，已最少在江湖上絕跡三十年之久……」

「死人也可能復活，又何況只是一種武功？」

這一次，沈柔離開天楓城，居然帶著這兩個弟子同行，利鐵心和杜青虹感到很興奮。

但他們却想不到，沈柔却把他們帶到開封。

利鐵心和杜青虹都在開封府出生，這裏正是他倆的故鄉。

他們的家當然也在開封府。

原來沈柔親自把他們送回家裏！

黃昏。

皮錦衣帶著沈柔來到了開封府三十里外的一座寺院門前。

夕陽下，寺院門前有個和尚。

沈柔的眼色忽然變了。

在寺院門前看見和尚，本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但這個和尚却有點特別。

他斜倚在寺院大門上，但全身好像已經癱軟無力。

皮錦衣的臉色也在發青。

「是碎魂斷魄手！」

沈柔吸了口氣：「不錯，一拜大師真的就是在這寺院裏！」

皮錦衣的聲音好像有一點發抖：「是……」

不等他說完，沈柔已向寺院裏急掠而去。

這是一座小寺院。

寺院門後，橫七豎八的躺着十幾個和尚。

寺院白牆上，染滿了一行一行鮮紅刺

「倘若真的是碎魂斷魄手，那麼鐵鳳師……他……他……」

「他永遠都會變成現在這副樣子，變成一個白痴一樣的人！」

「不！」皮錦衣怪叫起來，「無論怎樣，你一定要救他！一定要救他！」

沈柔嘆了口氣。

「能治癒這種傷勢的，普天下間只有一人。」

「誰？」

「斷魂堂主。」

「斷魂堂主……對！斷魂堂主一定可以治好這種傷的，」皮錦衣急得團團亂轉，忽然又停下來，「但咱們那裏去找斷魂堂主？」

沈柔嘆了口氣：「就算真的找到斷魂堂主，他肯為鐵鳳師治傷嗎？」

「這……這……」皮錦衣瞠目結舌，半晌才說：「他若不肯，老夫殺了他！」

說到這裏，他忽然又神色黯然下來：「就算遇上了斷魂堂主，老夫也不是他的對手！」

沈柔的臉色也是蒼白如紙。

他沉默着。

皮錦衣忽然又叫了起來：「咱們爲甚麼不去找一拜大師？」

沈柔的眼睛忽然亮了。

「一拜殺人毒手僧？」

「不錯，」皮錦衣道：「他本是斷魂堂的人，但早已跟斷魂堂主鬧翻，勢成水火！」

沈柔道：「就算能找到一拜大師又怎樣？」

目的血跡，血跡猶未乾。

沈柔仔細看了一遍，天階下已再無活人。

皮錦衣却已比他更進一步，衝入寺院殿堂。

沈柔突叫：「皮老俠小心——」

話猶未了，殿堂內已傳來一連串「崩崩」聲。

沈柔聽出，那是弩箭從機簧弩筒裏射出來的聲音。

他急步跨過門檻，到了殿堂。

殿堂上供奉着的是如來佛祖。

神案上的香燭很旺盛，但在香火迷瀾下，却是染滿血腥。

三個白衣僧人，已蟻伏在佛像前。連動都不能再動。

皮錦衣也在佛像旁。

他還沒有倒下，但胸膛上却已插着三支黑漆的弩箭。

皮錦衣苦笑。

他向沈柔問道：「這是不是子午亡魂弩？」

沈柔的臉色很沉重。

他輕輕的點了點頭。

皮錦衣向佛像伸手一指：「小心這佛像，背後有人……」

沈柔凝視着佛像。

他突然朗聲說：「一拜大師，皮老俠來了。」

佛像後沒有半點異動。

但那三個蟻伏在佛像前的白衣僧人，却突然同時像豹子般一一躍起！

皮錦衣道：「別人也許不知道斷魂堂主的下落，但他一定會知道！」

「你敢肯定？」

「最少，咱們試試。」

沈柔道：「但要找一拜大師，恐怕也不容易。」

皮錦衣說道：「老夫知道這和尚在哪裏。」

沈柔的眼睛又再亮了。

「你真的知道？」

「別人可能找不到一拜大師，但老夫却能。」

「爲甚麼？」

皮錦衣吸了口氣，良久才說：「一拜大師俗家姓氏，沈城主可知道？」

「不知道，只知道他在二十歲就出家當和尚。」

沈柔緩緩道：「他投入少林，一度曾成爲少林十大高僧之一，但在四十歲那年，背叛少林，投靠斷魂堂。」

皮錦衣嘆了口氣：「一拜的俗家姓氏，也姓皮。」

沈柔怔住。

「他姓皮……那麼……」

「他是老夫的同胞弟弟！」

沈柔凝視着他，半晌才動容道：「這的確是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皮錦衣沉吟着。

「他要投入斷魂堂的時候，老夫曾極力反對，但結果他還是成爲斷魂堂的一份子。」

皮錦衣長長的嘆了口氣，「然而，他最後還是跟斷魂堂主鬧翻了。」

沈柔道：「其中緣故，可曾知道？」

皮錦衣搖搖頭。

好快的身手，配合着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攻擊行動，構成了一張網。

一張殺人的刀網。

躍起的是三個白衣僧人，但在瞬息間閃電般落下的，却是三把百煉精鋼打造的戒刀！

利那間，沈柔已成爲網中之魚！

網已撒下，只要一收緊，魚兒的生命立刻就到盡頭。

倘若刀網真的算是一張網，那麼這張網無疑是極牢固，也極靈活的。

一刀八變，每一刀都是八變。

三刀二十四變，二十四個兇狠絕倫，乾淨俐落的殺着。

沈柔若是一條魚兒，那麼他很可能在利那間就已變成了「魚片」。

但他不是魚。

他是天楓城主，江湖上人稱「玉劍侯」的沈柔！

他在重重刀網中，以長劍在半空中劃了一個半弧型的圈子。

這一劍看來並不太快，也並不怎樣燦爛奪目。

但它却似乎很恰到好處。

要做到「恰到好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世間上許多事情，要幹得「過度」並不困難。

但要幹得「恰到好處」，却是絕不簡單。

沈柔這一劍，不偏不倚，恰好把這三個白衣僧人手裏的刀壓了下去。

「沒有人知道，就連老夫也是諱莫如深。」

沈柔考慮了片刻：「不錯，我們該去找一拜大師，這是鐵鳳師唯一的希望。」

每個人都應該有個好希望。

但鐵鳳師卻沒有。

他現在像個白痴，而白痴是不會思想的。

不會思想的人，也不會有希望。

想治好鐵鳳師，這種希望並不屬於鐵鳳師自己，而是屬於沈柔和皮錦衣。

辣手大俠原本是個很威風的人。

但現在他却變得很可憐。

幸好，他既不會存着任何希望，也不會覺得自己很可憐。

他這個人的腦海裏，也許只剩下一片無知的空白。

九月二十八，一直很少在江湖上露臉的天楓城主沈柔，忽然在開封府出現。

和他在一起的，是個白髮老者，和兩個劍眉星目，英挺不凡的少年。

這兩個少年都有沈柔的弟子。

年紀較長的一個叫利鐵心，另一個叫杜青虹。

他們自幼便被送進天楓城學藝，而且兩人的父親都是富甲一方的武林大豪。

但和沈柔相比，這些「大豪」就好像都變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們都極願意讓自己的兒子拜沈柔爲師。

望子成龍，這是人之常情。

刀網崩潰。

這三個白衣僧人的攻擊已完全失敗。

沈柔沒有再發劍，也沒有傷害這三個白衣僧人。

他並不喜歡殺戮。

既已擊敗了對手，他就不想取掉對方的性命。

但這三個白衣僧人却好像已活夠了。

瘋！

瘋！

瘋！

三下令人聽來毛骨悚然的聲音响起，他們竟然一一自戕，刀貫胸膛。

沈柔的臉色反而變了。

「你們……」

他沒有說下去。

因爲就在這時候！三支弩箭已無聲無息的插在他背上！

誰先中劍誰先倒下

好辦法！

好厲害的三支弩箭。

剛才皮錦衣在中箭的時候，沈柔聽見了幾下「崩、崩、」的聲響。

但這一次，他沒有聽見這種聲音。

因爲這三支弩箭根本就不是從機簧弩筒裏發射出來。

這竟然是皮錦衣身上的三支弩箭！

發出這三支箭的人，赫然也正是皮錦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柔沒有殺害敵人。但敵人却正在用一種可惡的目光盯着他。

那三個白衣僧人雖然都已自戕，但却還是如此邪惡地瞧着他。

他們還有一口氣。他們用最後一口氣說：「咱們畢竟還是完成了任務！」

沈柔臉上木無表情。他只是冷冷的看着皮錦衣。

「薑畢竟還是老的辣！」他冷冷的說：「這三個和尚裝死並不算意外，你這一手才教人拍案叫絕。」

皮錦衣悠然一笑。他沒有受傷。

剛才他身中三支毒弩箭，原來只是一種把戲。

這種把戲並不容易玩得好，但在他這種老江湖的眼中看來，這只不過是一種雕虫小技。

「沈城主處變不驚，這手鎮靜的功夫，也同樣教人拍案叫絕。」

沈柔嘆了口氣，緩緩道：「你既已下了手，我又還能怎樣？」

皮錦衣也嘆了口氣：「你太相信自己，所以才會被老夫所乘。」

沈柔道：「我大相信的並不是自己，而是朋友。」

皮錦衣道：「你以為老夫是你的朋友，那可是大錯。」

沈柔搖搖頭。

「你這句話也是大錯，從你揹着鐵鳳師來到天楓城的時候開始，我就已經沒有

把你當作朋友。」

皮錦衣的瞳孔倏地收縮。

「你這句話我不懂。」

沈柔悠然一笑，說道：「你很快就會懂的。」

他突然伸手，很輕鬆地把背上三根弩箭拔出來。

弩箭上沒有血。

皮錦衣的臉色忽然變了。

沈柔微微一笑：「你現在是不是已經發覺，我身上的衣服似乎厚了一點？」

皮錦衣吸口氣：「這有甚麼玩意？」

沈柔道：「千層軟甲。」

「昔年金箭幫鎮山之寶千層軟甲？」

「不錯，這種毒弩雖然厲害，但遇上了千層軟甲，它充其量刺入三層，到了第四層是絕對無法刺得進去的。」

「但它却插在你背上，所以別人驟然看來，總會以為你已經中了暗算。」

「不錯。」

「你早已對老夫動了疑心？」

「若不是你下手，鐵鳳師又怎會輕易中了別人的暗算？」

「他一直都很信任老夫。」

「人總會有弄錯的時候，而且你以前的確是個很值得信任的人。」

「但現在呢？」

沈柔長長的嘆了口氣：「你變了，你再也不是昔年淡泊名利的寒池老怪。」

皮錦衣沉默了很久，才道：「老夫為甚麼會變得這麼厲害？」

沈柔道：「你自己應該很清楚。」

皮錦衣慘然大笑：「老夫當然很清楚。」

慢慢有如怨婦腮邊的淚，又有如燭炬上滴下的蠟汁。

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勝負已分，存亡有別。

沈柔已殺了皮錦衣。

皮錦衣本是一代怪俠，然而却是晚節不保。

他先害鐵鳳師，再欲暗算沈柔，這已是令人髮指的行爲。

他為甚麼會變成這種人？

(三)

皮錦衣已在佛像前伏誅。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

沈柔却在後悔：「我這一劍是不是快了一些？」

他這個「快」字的意思，並不是指速度，而是說自己實在不應該這樣早就殺了皮錦衣。

司馬縱橫聳聳肩：「無論怎樣，他死得並不冤枉。」

沈柔道：「他以前並不是這種人。」

司馬縱橫說道：「他是為了南相穆三娘。」

沈柔回答道：「穆三娘的年紀也不少

了。」

司馬縱橫道：「在皮錦衣的口中，她似乎是世上最可惡的女人。」

沈柔道：「但他最關心的女人，却仍然是這位南相穆三娘。」

司馬縱橫道：「穆三娘早已和皮錦衣分手，並且成為斷魂堂主夫人！」

沈柔道：「他嫉妒起來？」

司馬縱橫道：「不錯，那是恨也深，

，但你却不一定知道。」

沈柔淡淡道：「我的確不知道，但我的朋友却知道。」

皮錦衣的眼睛似乎起了一種奇怪的變化：「你說的這人是谁？」

「我！」天階外忽然响起了一個清朗的聲音。

一個杏袍人，帶着一副冰冷的臉孔走進殿堂。

他手裏有刀。

刀已出鞘，光華四射。

那是一把獵取江湖敗類性命的刀——獵刀！

(二)

司馬縱橫來了。

他帶着獵刀和仇恨，來到了這座本來莊嚴肅穆的佛堂大殿。

這裏沒有一拜大師。

這裏只是一個陷阱，一個殺害沈柔的陷阱。

皮錦衣居心叵測，先把鐵鳳師害得有如白痴，接着又以苦肉計，裝作受傷騙取沈柔的信任。

他最終的目的，是要把沈柔也一併殺掉。

這有一個可怕的陰謀。

幸好，這陰謀早已被拆穿，沈柔一直都在提防着這位寒池老怪。

皮錦衣似笑非笑道：「想不到你也來了。」

司馬縱橫冷冷道：「當你還沒有到天楓城之前，我已把你毒害鐵鳳師的事，對

愛也深。」

沈柔嘆口氣：「結果，他還是饒恕了

穆三娘，而且還甘心為斷魂堂主賣命。」

司馬縱橫道：「從那時候開始，這個

江湖怪傑的性情就改變了，他不但是一條

狡猾的狐狸，也是頭兇猛惡毒的惡獸。」

沈柔道：「所以，連鐵鳳師也被他暗

算了一手！」

司馬縱橫道：「幸好他還沒有死。」

沈柔嘆道：「但現在却已和死人沒有

太大的分別。」

司馬縱橫道：「你是否寧願他馬上死

掉？」

沈柔道：「倘若世上已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治好他，他的確是生不如死。」

司馬縱橫道：「我也是這樣想。」

沈柔道：「這裏沒有一拜大師。」

司馬縱橫道：「一拜大師早已離開了

塵世，死在斷魂堂主手下，而他也並非姓

皮，而是姓沈。」

沈柔道：「是不是叫沈全方？」

司馬縱橫有點意外：「想不到你對這

人也頗有認識。」

沈柔道：「你也不差。」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斷魂堂本已在

江湖上沉寂了一段時期，現在死灰復燃，

的確是中原武林的心腹大患。」

沈柔道：「你一直都在追查着這個組

織？」

司馬縱橫點點頭。

「不錯，而且可以說是遺餘力，」

他忽然盯着沈柔的臉：「你呢？」

沈柔淡淡道：「守城的顧二祥一直以

皮錦衣道：「你的消息倒很靈通。」

司馬縱橫道：「你們未免太看小橋樑

鎮酒館的老闆了。」

皮錦衣道：「他是甚麼人？」

司馬縱橫道：「江湖人。」

皮錦衣冷冷道：「是他把一切向你說

出的？」

司馬縱橫道：「不錯。」

皮錦衣嘆了口氣：「我們本想殺了他

滅口的，但這厮却早已溜了。」

司馬縱橫道：「他輕功之高明，恐怕

連你也未必追得上。」

「莫非是飛天酒保邱滿來？」

「你說對了。」

皮錦衣輕輕吐出口氣：「真人不露相，

連老夫也看走了眼。」

司馬縱橫目光如刀：「但你怎樣暗算

鐵鳳師，他却沒有看錯。」

皮錦衣淡淡道：「看來，老夫這次任

務，已註定失敗。」

司馬縱橫冷冷道：「在你們的組織裏，

任務失敗的下場就是死！」

皮錦衣道：「不錯。」

司馬縱橫道：「那麼，你現在可以死

了。」

「不！」

「你有免死金牌？」

皮錦衣眼色一變。

沈柔淡淡道：「你是否覺得很奇怪，

司馬縱橫對你們組織裏的事，似乎知道不

少。」

皮錦衣冷冷道：「你們知道得或多或少，

對我這個城主絕少出外，其實我在他頭頂

上飛來掠去的次數，已不下百遍。」

「也是為了斷魂堂？」

「不錯。」

「斷魂堂主是誰？」

「斷魂堂主就是斷魂堂主。」沈柔緩

緩道：「這人彷彿一生下來就是斷魂堂的

堂主，既沒有姓名，也沒有來歷，甚至沒

有人知道他的籍貫，年歲，和師承自何門

何派。」

司馬縱橫道：「他令人感到恐懼的武

功，絕不只有碎魂斷魄手一種。」

沈柔道：「像他這種魔頭，當然有不

少壓箱底的本領。」

司馬縱橫道：「斷刀門被人逼得支離

破碎，這也是斷魂堂的傑作。」

沈柔說道：「但段霸天却成為代罪羔

羊。」

司馬縱橫忽然沉默下來。

過了很久，他才說：「殺段霸天的，

並不是斷刀門的人。」

沈柔皺眉道：「不是斷刀門的人？」

司馬縱橫點點頭，道：「不是，那是

一個年青人。」

沈柔道：「他用的是甚麼武器？」

「劍。」

「甚麼劍？」

「沒有人能看得清楚。」司馬縱橫沉

聲道：「死在他劍下的人固然看不清楚，

在旁瞧看的人也是一樣。」

他嘆了口氣，緩緩地接下去：「別

人唯一能看見的，就是他頭上的滿頭白

沈柔沒有殺害敵人。但敵人却正在用一種可惡的目光盯着他。

那三個白衣僧人雖然都已自戕，但却還是如此邪惡地瞧着他。

他們還有一口氣。他們用最後一口氣說：「咱們畢竟還是完成了任務！」

沈柔臉上木無表情。他只是冷冷的看着皮錦衣。

「薑畢竟還是老的辣！」他冷冷的說：「這三個和尚裝死並不算意外，你這一手才教人拍案叫絕。」

皮錦衣悠然一笑。他沒有受傷。

剛才他身中三支毒弩箭，原來只是一種把戲。

這種把戲並不容易玩得好，但在他這種老江湖的眼中看來，這只不過是一種雕虫小技。

「沈城主處變不驚，這手鎮靜的功夫，也同樣教人拍案叫絕。」

沈柔嘆了口氣，緩緩道：「你既已下了手，我又還能怎樣？」

皮錦衣也嘆了口氣：「你太相信自己，所以才會被老夫所乘。」

沈柔道：「我大相信的並不是自己，而是朋友。」

皮錦衣道：「你以為老夫是你的朋友，那可是大錯。」

沈柔搖搖頭。

「你這句話也是大錯，從你揹着鐵鳳師來到天楓城的時候開始，我就已經沒有

把你當作朋友。」

皮錦衣的瞳孔倏地收縮。

「你這句話我不懂。」

沈柔悠然一笑，說道：「你很快就會懂的。」

他突然伸手，很輕鬆地把背上三根弩箭拔出來。

弩箭上沒有血。

皮錦衣的臉色忽然變了。

沈柔微微一笑：「你現在是不是已經發覺，我身上的衣服似乎厚了一點？」

皮錦衣吸口氣：「這有甚麼玩意？」

沈柔道：「千層軟甲。」

「昔年金箭幫鎮山之寶千層軟甲？」

「不錯，這種毒弩雖然厲害，但遇上了千層軟甲，它充其量刺入三層，到了第四層是絕對無法刺得進去的。」

「但它却插在你背上，所以別人驟然看來，總會以為你已經中了暗算。」

「不錯。」

「你早已對老夫動了疑心？」

「若不是你下手，鐵鳳師又怎會輕易中了別人的暗算？」

「他一直都很信任老夫。」

「人總會有弄錯的時候，而且你以前的確是個很值得信任的人。」

「但現在呢？」

沈柔長長的嘆了口氣：「你變了，你再也不是昔年淡泊名利的寒池老怪。」

皮錦衣沉默了很久，才道：「老夫為甚麼會變得這麼厲害？」

沈柔道：「你自己應該很清楚。」

皮錦衣慘然大笑：「老夫當然很清楚。」

慢慢有如怨婦腮邊的淚，又有如燭炬上滴下的蠟汁。

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勝負已分，存亡有別。

沈柔已殺了皮錦衣。

皮錦衣本是一代怪俠，然而却是晚節不保。

他先害鐵鳳師，再欲暗算沈柔，這已是令人髮指的行爲。

他為甚麼會變成這種人？

(三)

皮錦衣已在佛像前伏誅。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

沈柔却在後悔：「我這一劍是不是快了一些？」

他這個「快」字的意思，並不是指速度，而是說自己實在不應該這樣早就殺了皮錦衣。

司馬縱橫聳聳肩：「無論怎樣，他死得並不冤枉。」

沈柔道：「他以前並不是這種人。」

司馬縱橫說道：「他是為了南相穆三娘。」

沈柔回答道：「穆三娘的年紀也不少

了。」

司馬縱橫道：「在皮錦衣的口中，她似乎是世上最可惡的女人。」

沈柔道：「但他最關心的女人，却仍然是這位南相穆三娘。」

司馬縱橫道：「穆三娘早已和皮錦衣分手，並且成為斷魂堂主夫人！」

沈柔道：「他嫉妒起來？」

司馬縱橫道：「不錯，那是恨也深，

，但你却不一定知道。」

沈柔淡淡道：「我的確不知道，但我的朋友却知道。」

皮錦衣的眼睛似乎起了一種奇怪的變化：「你說的這人是谁？」

「我！」天階外忽然响起了一個清朗的聲音。

一個杏袍人，帶着一副冰冷的臉孔走進殿堂。

他手裏有刀。

刀已出鞘，光華四射。

那是一把獵取江湖敗類性命的刀——獵刀！

(二)

司馬縱橫來了。

他帶着獵刀和仇恨，來到了這座本來莊嚴肅穆的佛堂大殿。

這裏沒有一拜大師。

這裏只是一個陷阱，一個殺害沈柔的陷阱。

皮錦衣居心叵測，先把鐵鳳師害得有如白痴，接着又以苦肉計，裝作受傷騙取沈柔的信任。

他最終的目的，是要把沈柔也一併殺掉。

「滿頭白髮的年青劍客？」

「不錯。」

「他來自何方？」

「東方。」

「東方何處？」

「不知何處，」司馬縱橫的聲音聽來很沉實：「有人說是扶桑島國，但聽他說話的聲音，却又一點也不像。」

沈柔的臉上露出了奇怪的神色：「他爲甚麼要殺段霸天？」

「不知道，」司馬縱橫說：「他不但殺了段霸天，也殺了老玉山。」

「老斷刀？」

「不錯，老斷刀的武功，只會比段霸天更強！」

「哦？連他也不是白髮青年劍客的敵手？」

「好像只差一點點，又好像相差十萬八千里。」

沈柔凝視着神案上的香火：「倘若我和他對陣，你認爲誰會倒下？」

司馬縱橫毫不考慮，立刻說：「中劍的倒下，誰先中劍，誰就死定了。」

沈柔怔住。

但他隨即大笑：「你從哪裏學上這種江湖術士的口吻？」

司馬縱橫也笑了。

但在這種笑容中，他似是心事重重。

他忽然說：「你還記得焦四四，高六六嗎？」

沈柔道：「一個大紅臉，一個大黑臉，這兩個大寶貝，我怎會忘了他們？」

司馬縱橫聲音又沉重下來：「他們已

給斷魂堂的人抓去！」

沈柔呆住。

他的臉色彷彿立刻比司馬縱橫還更沉重。

× × ×

皮錦衣的陰謀已敗露，人也已死在玉劍之下，但要找回焦四四，高六六，却是更加困難。

白髮神劍

(一)

十月初四，天楓城外，一片平靜。

一匹懶洋洋的驢子，馱着一個懶洋洋的白衣人，緩緩地來到了城門下。

顧二祥揉着半醉不醒的眼睛，怔怔的瞧着這一人一驢。

當驢子來到城門的時候，他立刻走過去。

這白衣人的頭頂上，戴着一頂竹笠。他的年紀看來很年青。

顧二祥還沒開口，這人已對他說：「你姓顧，叫顧二祥，對嗎？」

顧二祥一楞。

「你怎會知道我就是顧二祥？」

白衣人淡淡說道：「因爲你身上有酒氣。」

顧二祥更是吃驚：「你怎會知道我喜歡喝酒？」

白衣人嘆了口氣：「喝酒本來是一件賞心樂事，但在工作時喝酒，那就很不好。」

顧二祥的臉色頓然沉下。

「你是誰？」

「你不配問。」

「我不配？」顧二祥嘿嘿一笑：「我是守城領班，我不配問，誰配？」

「沈柔。」白衣人忽然把頭上的竹笠解下，緩緩道：「我想見一見沈城主，向他討教幾招劍法。」

竹笠甫落，這人的臉色彷彿在剎那間蒼白了幾分。

其實他的臉色一直都是這樣。

但他除下竹笠之後，却垂下了一頭白髮。

× × ×

看見了這一頭白髮，顧二祥的臉色真的變了。

「白髮神劍」這四個字，近來已在江湖上不脛而走。

直到這時候，顧二祥不但發現這白衣人的頭髮雪白如銀，也看見了他的背上揹着一柄長劍。

劍在鞘中。

但一股逼人的殺氣，似已破鞘而出，直逼在顧二祥的臉龐上。

他的酒意早已全消。

他不由自主的退後。

白髮青年仍然坐在驢背上，淡淡道：「我在這裏等，希望沈城主不會在這個時候生病。」

(二)

沈柔一直都有着健康的體魄，就算三天三夜不眠不吃，看來也很難會使他生病起來。

顧二祥平時也是這麼想。

沈城主又怎會忽然生病？

他親自去見沈柔。

但當他被引進沈柔的臥室的時候，他呆住了。

他在天楓城已十二年，還是第一次看見沈柔躺在床上的樣子。

沈城主好像瘦了，一雙眼睛沒神沒氣，臉色蒼白如紙，嘴唇却是陣陣發黑。

「城主……」顧二祥爲之瞠目結舌。

沈柔咳嗽着。

他咳得很劇烈，身子微微顫抖：「不是……白髮神劍……已經來了？」

他看來不但有病，而且病得不輕。

顧二祥呆了半晌，才喃喃的說道：「好……好像是……」

沈柔嘆了口氣，巍巍顫顫的從床上走下：「既然來了……請他進城聽聽。」

顧二祥吃了一驚：「城主……」

沈柔揮了揮手，道：「不必多言，咱們不能叫人白跑一趟。」

顧二祥還是忍不住住說：「他是個不速之客，不請自來……」

「胡說！」沈柔一聲怒喝：「還不快去！」

顧二祥不敢再說甚麼，只好遵從沈城主的命令。

× × ×

半個時辰後，威武廳內鐘鼓齊鳴，有如萬馬奔騰，氣勢奪人。

沈柔早就坐在廳中一張狼皮大椅上。他坐的四平八穩，但一張臉龐却掩不住一種病態的蒼白。

鐘鼓之聲忽停。

這人把這盆水放在沈柔的腳下。

沈柔吸了一口氣，真的在廳中洗了個臉。

東方羽的臉色忽然變得有些奇怪。

他並不是看着洗臉的沈柔，而是看着沈柔身旁那人。

× × ×

那人也微笑地瞧着他。

沈柔洗臉的動作很慢，甚至比女人還更挑剔、仔細。

他把自己的臉龐洗得很乾淨。

洗臉後的沈柔，他的臉色不再蒼白，而是一片紅潤。

他的嘴唇不再發黑，一雙眸子更是發出炯炯光芒。

現在無論怎樣看去，他都絕不像是個患病的人。

他本來就沒有病。

東方羽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仍然只是瞧着那人。

「你好像不是個奴才。」

那人神色不變：「端水給人洗臉的不一定是奴才，就算是奴才也不一定殺不了你。」

東方羽輕輕一挑頭上白髮，道：「說得不錯，一點不錯。」

那人道：「你也不錯，只是單人一劍，就敢闖到這裏。」

東方羽道：「只要手中有劍，在下又何處不敢往還？」

那人道：「自從十年前，天涯一劍枯葉老人病逝長安城後，十三州神劍宮中人，已絕跡於中原武林。」

來，劍也自東來。」

「東方何處？」

「天涯海角十三州？」

「正是。」

沈柔咳嗽兩聲，從狼皮大椅上走下來：「我還沒有問尊駕大名。」

「東方羽。」

「東方兄來自何方？」

「東方，」東方羽緩緩道：「我自東來，劍也自東來。」

「東方何處？」

「天涯海角十三州？」

「正是。」

一個白髮青年，腳步緩緩地走進威武廳中。

他的目光一上來就盯在沈柔的臉上，就像是兩根長長的釘子。

「你就是沈城主？」他忽然問。

「你看我像不像沈柔？」

「你生病？」

「每個人都會有生病的時候，我到底不是大羅金仙。」

白髮青年似是面露失望之色：「既然這樣，在下告辭了。」

沈柔倒是一怔。

「難道你不懷疑沈某是在裝病？」

白髮青年搖搖頭。

「我絕不懷疑這一點，世間上只有寧死不屈的沈柔，絕不會有裝病避戰的天楓城主。」

沈柔微喟：「想不到你倒是很看得起我。」

白髮青年沒有說甚麼，緩緩退下。

但沈柔却阻止他：「等一等——」

白髮青年腳步停下，却仍然背對着沈柔。

沈柔咳嗽兩聲，從狼皮大椅上走下來

：「我還沒有問尊駕大名。」

「東方羽。」

「東方兄來自何方？」

「東方，」東方羽緩緩道：「我自東來，劍也自東來。」

「東方何處？」

「天涯海角十三州？」

「正是。」

沈柔的臉色變了。「果然是來自十三州！」

東方羽倏地轉身，說：「你果然沒有生病。」

沈柔盯着他：「我有病。」

「甚麼病？」

「怕死病。」

「你居然也會怕死？」東方羽瞳孔漸收縮，眼中却露出濃厚的殺機。

沈柔道：「我並不如別人想像中那麼堅強，寧死不屈，當我知道面臨必敗一戰的時候，我會逃避。」

東方羽道：「能避多久？」

沈柔嘆了口氣：「能多活一天，總是比較少活一天的好。」

東方羽說道：「你好像忽然變得很坦白。」

沈柔道：「你呢？」

東方羽道：「我也怕死，不想早入黃泉。」

沈柔道：「但你却深入此地。」

東方羽道：「只因爲根本無人能阻住我。」

沈柔道：「兄台此行，目的何在？」

東方羽說道：「沈城主豈非早已知道嗎？」

沈柔點點頭，緩緩道：「不錯，你是要來殺我的。」

東方羽道：「你若生病，此戰可以改期。」

沈柔道：「但你已看出，沈某只是偽裝生病而已。」

東方羽道：「所以，我現在還是要如

期取你性命。」

沈柔道：「兄台似乎具有必勝必殺之把握。」

東方羽道：「沈城主劍法名震天下，絕非弱者。」

沈柔道：「但你仍抱着必勝的信心而來。」

東方羽點點頭。

「一斤就是一斤，八兩就是八兩，八兩無論如何不是一斤之敵。」

沈柔道：「說得好。」

東方羽道：「沈城主請出劍。」

沈柔却搖搖頭：「這是我的地方，我若不想用劍，誰都無法加以勉強。」

東方羽道：「你用劍也是死，不用劍也同樣逃不過在下致命一擊。」

沈柔道：「沈某倒想知道，你爲甚麼一定要殺我？」

東方羽道：「因爲我想殺你，所以非殺你不可。」

這就是他的理由。而且無論別人對這種理由是否滿意，他都不打算再說下去。

他現在動的不再是口，而是手。

他的手中已握着一口劍，一口非常非常鋒利的長劍。

沈柔忽然道：「我現在想洗個臉，行不行？」

東方羽沒有回答。

這時候，一個步履穩重的人，正端着一個銅盆，一步一步的走進廳中。

盆中有水。

盆在冒烟，水是燙熱的。

（三）

淡一笑：「不錯，我就是穆三娘。」
武傲千臉寒霜：「這裏的人都是妳殺的？」
穆三娘搖頭。

「我經很久沒有殺人，救人倒是不少。」

「妳救過誰？」

「這渾人的性命就是我的，」穆三娘悠然一笑，「若不是我把他揪出去，他現在恐怕已變成一堆臭肉。」

武傲千道：「妳爲甚麼要救他？」

穆三娘回答道：「他是一個很好的見證。」

武傲千道：「他能證實甚麼？」

穆三娘道：「他知道兇手是誰。」

武傲千道：「妳呢？」

穆三娘道：「我當然知道兇手是誰，但我的說話，恐怕沒有人會相信。」

武傲千冷冷道：「連妳都看不起自己，這倒是奇事。」

穆三娘嘆了口氣，道：「世間上的事，本來就是變幻無定，二十年前，我在江湖上的名譽很好，但現在，却已糟透。」

「妳近來既然救人不少，又怎會反而聲名狼藉起來？」

「也許我已變了，不再是昔年的穆三娘。」

「妳身在斷魂堂中？」

「不錯，皮老怪也是一樣。」

「但皮錦衣已經死了。」

「他是爲我而死的，」穆三娘黯然道：「若不是我投入斷魂堂，他也不會步我後塵。」

武傲千冷冷道：「他死了，而妳却還活着，而且活得很好。」

穆三娘茫然道：「那是一場噩夢，我不該迷戀權勢，以爲身在斷魂堂，可以提高自己在武林中的地位，但結果……」

「結果適得其反，自取滅亡！」武傲千的語氣冷峻而嚴厲。

穆三娘道：「武大師可知道，斷魂堂主是誰？」

武傲千道：「斷魂老祖胡天絕！」

穆三娘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道：「武大師又可知，胡天絕已經逝世？」

但這時候却無法幫得了穆三娘。因爲事情來得太快，太突然，根本就沒有可以讓他插手營救的機會。

穆三娘臉色倏地驟變。

她張口欲呼。

但三支毒針已射在她身上，其中一支還插進了咽喉。

她想說話，但却是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穆三娘死了。

她正想向武傲千說出一件極其重要的事，但就在這時候，死在阮拚命的手下。

但這人絕不會是阮拚命！

阮拚命就算要殺穆三娘，也萬萬辦不到。

他絕對不會有這等身手，可以在武傲千的面前殺了穆三娘。

武傲千皺眉皆豎，怒道：「你究竟是誰？」

這人淡淡一笑：「我當然並不姓阮，而且也從來不喜歡跟別人拚命。」

他說的不錯。

他只是喜歡殺人。

殺人並不等於拚命。

在有絕對把握，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殺人有時候甚至比踩死一隻螞蟥還更容易，那又怎能算是拚命？

青衣天蠶手

（一）
這個「阮拚命」根本就不是阮拚命。

封瓊很快就在武傲千的面前，恢復了本來面貌。

他在笑。

他的笑容溫和，愉快，全然擺出一副勝利者的姿態。

武傲千看見這張臉孔，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封瓊却在侃侃而談：「江湖上的人，都以爲我是斷刀門的主宰，但他們錯了，又有誰知道，一手創建斷刀門的人，其實是木劍廬的主人武大師？」

武傲千臉色煞白。

「老夫一直以爲你是個正人君子，才把你捧爲斷刀門主！」

封瓊搖搖頭：「我不是正人君子，你也不如別人想像中那麼淡泊名利。」

武傲千怒道：「老夫沒有親自掌管斷

那麼真正的阮拚命又在哪儿？

武傲千不願去想。

倘若阮拚命現在仍然活在世上，那簡直是一件奇蹟。

這人站在武傲千的面前，但好像一點也不忌憚。

他悠然一笑：「秦州容家堡的易容妙術，雖然已經獨步武林，但比起斷魂堂，却還是差了一點。」

武傲千面露殺機：「你是在甚麼時候掉了包，冒充阮拚命的？」

「昨天，就在昨天，」這人緩緩道：「穆三娘一直都緊緊跟着他，保護着他，但人總有內急的時候，而穆三娘畢竟是女人，總不能跟着他到茅坑上去。」

武傲千嘿然一笑。

「好手段！」

「這不是甚麼手段，而是刑法！」

「刑法？」

「不錯，我只是在執行斷魂堂的刑法！」這人冷冷一笑，「穆如燕背叛本堂，本該受酷刑慢慢死去，我用三絕鎖喉針殺她，已算她走運！」

武傲千勃然道：「放肆！」

這人冷笑：「武大師，我可不是華山派的子弟，而且，木劍廬的事，華山派的人也未必管得着。」

武傲千心頭一寒。

不錯，木劍廬發生了這場慘烈的血案，華山派高手何以不聞不問？

難道……

「老實一點告訴你，他們也是自身難保，倘若十天之內，華山派不交出玉龍神

刀門，全然是因爲老夫畢竟還是華山派中人，倘若成爲斷刀門主，那會有很多不便之處。」

封瓊道：「所以，你一直在利用我，爲你掌管斷刀門的一切！」

武傲千道：「這有甚麼不好？」

封瓊嘆道：「只有一點不好，你畢竟還站在我的頭頂上。」

武傲千冷冷道：「就是爲了這緣故，你投入斷魂堂？」

封瓊道：「我是得逢際遇，拜胡祖師爲師，練就一身驚人武藝，繼而順理成章，成爲斷魂堂主！」

武傲千瞪着他：「你成爲斷魂堂主，也還罷了，但何以故佈疑陣，暗中殺害斷刀門的兄弟？」

封瓊冷冷一笑：「斷刀門與斷魂堂本身就是勢成水火，兩者權衡，我自然寧取斷魂堂，捨棄斷刀門！」

武傲千說道：「你具雙重身份，却是不知自愛，只是迷戀於權勢之中，這是大錯！」

封瓊道：「我若不倒戈相向，誅滅斷刀門，那才是不可饒恕的錯誤！」

武傲千目眦欲裂：「枉姑蘇分舵的弟兄拚死也要爲你復仇，原來都被蒙在鼓裏，你竟出賣了他們！」

封瓊一笑：「自古以來，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例子不可勝數，封某既要創大業，成大器，自然無法一一顧及，他們之死，可怪不了我。」

「好！老夫總算看清楚你這人！」武傲千十指指骨，節節動動作响。



「小心，這人不是阮拚命！」武傲千突然向穆三娘發出警告。

杖，五空神劍及百影大師遺下來的三本武功秘笈，華山派立時就會有滅門大禍！」
武傲千怒極反笑。
「這倒不錯，華山派已威風得很久了，現在也該有人來挫挫他們的銳氣，但妳嘛……」
「我又怎樣？」
「留下兩件事，」武傲千殺機湧現，一字一字說：「留下姓名，留下腦袋！」
這個冒充阮拚命的人冷冷一笑：「我是誰，難道你直到現在還聽不出來？」
他說到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他的嗓子忽然變了。
這嗓子武傲千幾乎立刻就認了出來。利那間，他的臉色變得比紙還蒼白。
他顫聲道：「是你！是你！」
他的聲音在顫抖，並不是因爲恐懼，

而是因爲憤怒。
他實在想不到，這人竟然是斷刀門的封瓊！
這是一個多麼熟悉的名字。
這又有誰知道，武傲千和封瓊之間的關係？
（二）
江湖中人，現在都已知道了一件事。封瓊已死！
他已被人砍掉腦袋，身首異處。
但事實並不如此。
他沒有死，他的死訊只是一個陰謀。斷魂堂的易容術，的確是令人嘆爲觀止。

他在盛怒中。
他在盛怒中拔劍！

沒有人能漠視武大師的劍。
但封瓊却彷彿毫不在意。
武大師的劍已刺出。
劍氣從劍鋒上透出，比劍鋒更早襲上封瓊的咽喉。

封瓊雙腿不動，完全不動。
他的手却突然抓向武大師的劍鋒！

(三)
武大師的劍很鋒利。
沒有任何人能赤手空拳抓住這口劍。
封瓊的手不是鋼鐵鑄成，本來也不能例外。

但他一手抓向武大師的劍，自然是有恃無恐。
他的手不知何時，已變成一片青藍之色。

那是一隻薄而柔軟的手套。
武大師急變招，卸劍回後。
「青衣天蠶手？」武大師失聲叫了起來。

「你倒識貨！」封瓊冷笑。
「有青衣天蠶手，難怪你敢抓老夫的劍！」武大師也在冷笑。

封瓊神色陰冷，殺氣大盛。
武大師的眼睛，却和他手中長劍劍鋒一般的寒冷。

封瓊揚聲，吐氣，又再衝上。
他聲勢凌人，竟然把武大師迫退了三步。

武大師劍勢急變，反擊一招。

封瓊倒退，扼腕施展出鐵板橋功夫。
劍鋒捲起一陣急風，居然把封瓊頭上的一截髮絲削去。

散髮在半空飛揚。
但封瓊氣勢仍盛，一聲叱喝，趁勢蹲在地上，反掌劈向武大師小腹。
武大師雙目暴睜，左足輕點，人如巨鳥般旋空飛起。

封瓊一掌擎天，沖飛追擊。
武大師却在半空揮劍。
劍如流星，從半空罩下來的時候，却又像是千百朵銀花綻開。

這一劍煞是好看。
但封瓊却居然在千百朵銀花中，摘下了其中一朵。

那不是一朵花，而是一口劍。
一口鋒利無匹的劍！

名震中原武林的武大師，他最信任的也許不是任何人，而是手中的劍。
他從來都沒有想到，天下間竟然會有人可以抓住自己的劍。

封瓊，本是武大師極信任的人。
他把斷刀門的一切，交托在他手中。
但這人却毀了斷刀門，也抓住了武大師的劍。

這人有多可惡！
這人是何等該殺！
所以，武大師已決定殺了他，就在封瓊抓住劍鋒的時候殺了他！

殺人的方法有幾種？
恐怕沒有人能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一劍刺死對方，固然是殺人。
一掌擊中對方要害，一命嗚呼，也是殺人。

甚至於破口大罵，罵死對方，也是殺人。
歷史上給人罵死的例子不少。
王朗就是給諸葛亮罵死的，而諸葛亮也曾氣死周瑜。

武大師也想罵死封瓊，氣死封瓊。
但封瓊是罵不死，也氣不死的。
他甚至可能反過來氣死武大師。
所以，武大師不可能罵死他，但却也不用劍。

他的劍已被封瓊抓住。
然而，武大師要殺一個人，也絕不是只用劍才能得手。

華山五絕藝，武大師獨精於劍。
但他並不是不懂其他四絕藝。
他也擅於用指。

封瓊抓劍，武大師就棄劍。
他在電光石火之間棄劍。
他雖然棄劍，但右指已戟向封瓊印堂穴。

劍雖不在，指却如劍。
而且一擊已中封瓊印堂穴。
這是死穴。

以武大師數十年內力修為發出這一指的力量，已絕對可以制敵於死命。

封瓊立刻就倒了下去。
武大師臉色蒼白。
他沒有勝利者的愉快。
他只有一種感覺，就像是一個親手栽

植樹苗的人，等到樹木成長之後，却又親手把它砍下來一樣。

封瓊死了！
他一定已經死了。
武大師沒有懷疑自己這一指的威力。
他長長的吐了口氣，俯身拾劍。
劍雖落地，却未蒙塵。
但已赴黃泉的封瓊，却突然像殭屍般跳了起來。

殺祖師仇人

(一)
武大師的手甫觸及劍柄，封瓊的青衣天蠶手已捫在他背上。

武大師「噫」一聲，人如流星般向前飛彈。

封瓊沒有追。
他瞄了武大師一眼，撫掌微笑：「好輕功！」

武大師的輕功當然卓絕，這一點，就連江湖上號稱「一縱千里」的江白雲都不能否認。

但武大師急去之勢並未持久。
他忽然在五丈外停下。

他突然感到一股從來未曾有過的悚意，襲上心頭。

「這……這是甚麼武功？」武大師的額上已隱隱冒汗。

「青衣天蠶手。」封瓊說：「你豈非早已看出這種武功？」

「不，不是這一套……」武大師忽然

「東方羽，你自遠道而來，又豈知諸葛某之事？」

「斷魂堂之事，在下無一不瞭如指掌的。」

「是誰向你說及的？」

「這是秘密！」

諸葛飛霧嘆了口氣：「你苦苦壓迫斷魂堂，究竟所為何事？」

東方羽目光收縮：「這也是秘密！」

諸葛飛霧冷冷一笑：「只怕這些秘密，會和你一起掉進黃泉之內！」

東方羽道：「你現在總算承認是斷魂堂的人了？」

諸葛飛霧道：「即使我要否認，你也不會相信。」

東方羽道：「的確不會。」

諸葛飛霧道：「那麼我只好承認，而你也只好死在觀雨樓內。」

觀雨樓本是一個很寧靜的地方。

但忽然間，這裏變得殺氣騰騰。

一羣黑衣武士，把這幢高樓包圍得水洩不通。

弩箭，暗器，刀斧，槍棒，到處觸目皆是。

東方羽毫不在乎。

強弓利箭，刀山火海，他一點都不在乎。

他知道，最可怕的武器，往往是一些看不見的武器。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這些武器的形狀，威力，也不知道它到底會在甚麼時候突然出現。

建蓋觀雨樓。
三年後，天竺來了十一高手，聲言要

諸葛飛霧很悲傷。
為了紀念師尊，他傾盡家財，在此地

觀雨大師於十六年前，苦戰來自天竺

的火衣喇嘛，結果兩敗俱傷，同時陣亡於

大風道上。

諸葛飛霧很悲傷。

為了紀念師尊，他傾盡家財，在此地

建蓋觀雨樓。

三年後，天竺來了十一高手，聲言要

找觀雨大師算帳。

但觀雨大師已死。

十一名高手居然揚言要挖墳，鞭屍。

諸葛飛霧自始至終一言不發。

他在觀雨大師的墳前，等候這十一個

人。

結果，諸葛飛霧不見了一條左腿。

但這十一高手却只有兩人還能活着離

去。

經此一役，諸葛飛霧在江湖上名聲大

噪。

而且這十餘年來，再也沒有任何人再

侵犯觀雨樓。

這一天，大風道上有大風，觀雨樓前

却無雨。

諸葛飛霧獨坐樓中，衣髮飄揚。

今天，他一身白衣。

他兩鬢也已灰白。

「好風。」他忽然喃喃地說。

風中，一匹驢子正緩緩地往觀雨樓而

來。

驢上一人，也是一身白衣。

這人腰間有劍。

諸葛飛霧高居臨下，看得很仔細。

他忽然又說：「好劍。」

白衣人却在樓外仰視着他。

「在下東方羽，欲見樓主。」

諸葛飛霧點點頭：「好內力，我就是

此樓之主。」

東方羽瞳孔寒芒閃現。

「在下自東而來，特來殺盡斷魂堂中

人！」

諸葛飛霧又點頭：「好極，斷魂堂中

諸葛飛霧對自己的陣容充滿信心。
「東方羽，你是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他一面說，一面緩緩地拿出一雙鋼拐。

東方羽看了他一眼，說道：「你看來非但不像個跛子，而且比別人還要多一條腿。」

諸葛飛霧的眼色好像有點變了，變得多了「一層濃濃的霧」。

他隨着出手。
他全力出手，毫不保留地發出畢生最凌厲的一擊。

他以左拐重擊東方羽氣海穴。

東方羽却像箭一般標了開去。

諸葛飛霧一擊未中，冷笑一揮手：「上！」

四方八面同時响起震人心絃的吆喝之聲。

數十件武器，在一連串利箭、暗器的掩護下，蜂湧而上。

東方羽冷笑。

他還是沒有把這些人放在眼內。

他剛標了開去，但却又從人叢中飛撲回來。

一道閃電般的劍光，甚至比他的人更早撲向諸葛飛霧。

諸葛飛霧急閃。

東方羽正待再發一劍，而這一劍，他有絕對的把握可以立斃諸葛飛霧。

但也就在這時候，樓梯間一人驚呼，

「小羽，你不能殺我爹——」

東方羽本在殺氣騰騰之中。

但就是這兩句話，他呆住了。
他那充滿信心的一劍，就在這利那間硬生生的停了下來。

他驀然轉身向梯間望去。

東方羽看見了一件紅如火燄的衣裳。紅裳後，繫着一襲金光湛然的披風，腰間裹着一條寬闊而精緻的黑馬皮腰帶，小牛皮靴，還有一口劍，柄上纏着厚厚柔絲的長劍。

那是一個皮膚雪般白皙，眼睛宛如夜星般明亮的少女。

「聽婉——」東方羽真的呆住了。

那是他的小師妹——朱聰婉。

十三州神劍宮裏唯一的女孩，也是東方羽最呵護，最關心的小師妹。

她怎會在這裏？

朱聰婉又怎麼可能會是諸葛飛霧的女兒。

就在這很短暫很短暫的時間裏，諸葛飛霧的一根拐杖已無聲無息的刺向東方羽的胸膛。

鋼拐本來只有五尺長。
但忽然間，它長了五寸。

崩！

拐端暗藏利刃，一觸即發。
利刃刺入了東方羽的胸膛。

「爹——」聰婉驚呼！

東方羽並不覺得疼。

他只是驚訝，極度的驚訝。

——朱聰婉真的就是諸葛飛霧的女兒嗎？

不！

這是絕不可能的！
小師妹在一年前離開神劍宮，回到中原。

她說，她是江南鳳尾溪朱家莊莊主朱鵬影的女兒，但此刻她又怎會在觀雨樓裏出現？

他茫然地瞧着聰婉。

「妳……妳不姓朱？」

聰婉的眼眶裏似在噙着淚水。

「東方大哥，我……我姓諸葛！」

「妳是諸葛飛霧的女兒？」

「是的……」聰婉越過了七八個黑衣武士，要扶着東方羽。

東方羽的胸膛已染成一片血紅。

「嘿，嘿，嘿……」他陡地大笑，「真好笑，原來朱聰婉是諸葛飛霧的女兒，也是殺害枯葉祖師兄的女兒……神劍宮唯一的女弟子，是臥底！是好細……」

他的身子顫抖得很厲害。

諸葛飛霧冷笑。

「神劍宮要和本堂作對，恐怕是太不自量力！」

諸葛聰婉哭了起來：「爹，東方大哥是個好人，你不能這樣對付他——」

「住口！」諸葛飛霧的臉色很不好看，「爹叫妳進入神劍宮，是要妳刺探宮中的實力，可不是叫妳去幫着別人！」

諸葛聰婉拚命的搖頭。

「不！我不是幫着別人，他是我的師哥……」

「胡說！」諸葛飛霧怒叫起來，「甚麼師哥，他是妳的殺母仇人！」

早想殺了他！

決戰已逼近眉睫。

這是極不公平的一戰。

倘若易地而處，東方羽一定會離去。

他從來不喜歡面對着一個生病或是受傷的對手。

因為那並不公平。

但現在受傷的並不是諸葛飛霧，而是東方羽。

對於諸葛飛霧來說，這是一個殺東方羽的大好機會。

但東方羽仍然不屈。

他還有一戰的勇氣。

只要還有一口氣，只要還能站得住，他絕不屈膝！

劍在，殺人的招式也將一觸即發。

就在這時候，梯間轉角忽然出現了一張好深沉，好可怕的臉。

張臉。

一張好深沉，好可怕的臉。

血戰觀雨樓

(一)

東方羽若沒有受傷，他一定會察覺得到，一個可怕的高手，已在梯間等待着。

但他現在只能用全副精神，面對着一次兇險的挑戰。

他似已有點麻木。

高手比武，這是極其危險，極其吃虧的。

但他已別無選擇餘地。

「爹！娘親死的時候，他還是個小孩子。」

「不管怎樣，凡是枯葉老鬼門下的弟子，全都要死！」諸葛飛霧目露兇光，又再逼近了東方羽。

諸葛聰婉攔在他面前。

「爹，求求你，別再傷害他……」

「他不死，本堂永無寧日！」

「但他若死了，女兒也不想活下去！」

諸葛飛霧瞪着她，怒道：「背叛組織，妳知道後果如何？」

「女兒只知道，東方大哥若死了，女兒一定活不下去！」諸葛聰婉跪下來，哀聲說：「爹，爹！求求你，放了他！放了他……」

「聰婉，妳站起來，」東方羽忽然開口，而且聲音靜得令人出奇，「讓我再與諸葛樓主決一死戰！」

他的臉色幾乎已和他的頭髮同樣蒼白，但顫抖已消失。

他的也神奇地站得筆直，好像根本完全沒有受傷。

但東方羽的確受傷了。

而且傷得很重。

諸葛聰婉瞧着他，突然咬了咬牙：「我們在一起，無論死活都在一起！」

東方羽凄然一笑。

「聰婉，剛才我太衝動怪錯了妳。」

「不，我的確是斷魂堂派出去的臥底，我……」

「別說下去。」

「東方大哥，你受了傷，不能再動手劍招終於發出。」

諸葛飛霧等待這一刻已很久。

他相信，東方羽在這種情況下跟自己交手，必敗無疑，也必死無疑。

可是，他忽略了一點。

一個人若拼盡最後一口氣，那一擊仍然是非同小可的。

當然，並非每一個人都會有這種潛力的。

但東方羽有。

他這一劍擊出，根本就沒有考慮到自己的死活。

那仍然是很可怕的一劍。

諸葛飛霧絕非庸手。

在很久以前，他就已經是名鎮四方的流好手。

這些年以來，他就雖然少了一條腿，但一雙鋼拐却練得出神入化，達到了爐火純青之境。

東方羽身受重傷，這一劍又豈能傷得了諸葛飛霧？

但劍光一閃，諸葛飛霧才知道，這個從神劍宮裏來中土的劍客，實在不尋常。

他潛在體內的力量，莫測高深。

他的劍法亦然。

東方羽這一劍，已刺入了諸葛飛霧的胸膛。

但諸葛飛霧的左拐，也同時掃在他的左腰骨上。

東方羽再也站不穩，半跪下去。

諸葛飛霧也沒有倒下。

羽！

就算東方羽不到觀雨樓，諸葛飛霧也

是斷魂堂唯一的女護法。
她殺人的手法，遠比在廚房裏燒菜的時候更高明。

……但聰婉說到這裏，東方羽突然伸手指了她身上七個穴道，其中還包括咽喉穴在內。

諸葛飛霧臉色驟變。

東方羽冷冷一笑：「諸葛樓主，你不必擔心，雖然你傷了我，但我絕不會傷害你的女兒！」

諸葛飛霧臉色陰森。

「你以為自己還能闖出觀雨樓？」

「無論我能否活着出去，最少還有諸葛樓主陪伴着。」

「好！」諸葛飛霧冷笑一聲，「就且看能讓我陪多久！」

東方羽捏住了他的劍。

他的劍，也就是他的性命，也就是他的一切！

血仍在流。

東方羽簡直變成了一個血人。

但他的劍仍在，他的戰意仍然沒有熄滅。

這種人，仍然具有莫大的危險。

諸葛飛霧也有這種感覺。

但他已決定，無論如何，一定要把東方羽的性命留下。

在這片刻間，他想起了妻子。

他的妻子是個很賢淑的婦人。

她疼愛女兒，伺候丈夫體貼入微。

每個人都稱讚她是一個賢妻良母。

只有諸葛飛霧才知道，自己的妻子，是斷魂堂唯一的女護法。

東方羽那一劍，原來只刺入他胸膛半寸。就在這時候，梯間一人淡淡地笑了起來。

「好劍法！好仁慈的劍法！」這人朗聲說：「想不到一向殺人乾淨俐落的東方羽，居然也會劍下留情，不捨得傷害聰婉姑娘的父親！」

東方羽瞳孔暴睜。

他看見了一個錦衣華服的男子，正在用一種看似溫和，實則可惡萬分的微笑盯着自己。

他不在乎別人用怎樣的眼光看自己。但這人却用一口極鋒利的劍，抵在諸葛聰婉脖子上！

「沈柔——」東方羽額上的青筋已凸起。

雖然他大半截身子都是濕漉漉的鮮血，但他的喉嚨却乾涸得像是沙漠。

沈柔！

玉劍侯沈柔，赫然也在觀雨樓中！

(二)

沈柔的出現，使東方羽感到憤怒，也感到絕望。

「你們可以殺了我，但別傷害聰婉！」

他額上已在滴汗。

汗冰冷，冰冷而無味。

沈柔笑了起來。

「諸葛小姐天姿國色，我怎麼捨得殺她？」

東方羽道：「你要怎樣？」

沈柔道：「我想爲你向諸葛樓主討個人情。」

東方羽用力的搖頭：「不必！士可殺不可辱，我可以死，但絕不會向任何人乞憐憫命。」

「有種！」沈柔微微一笑，「老實說，你來到這裏，居然會弄成這副樣子，沈某也大感意外，憑你的劍法，就算諸葛樓主的手下能把你留住，最少也要付出極慘重的代價。」

東方羽吸了口氣：「我並不如別人想像中那麼神通廣大。」

「不，你的確是個神通廣大的劍客，但你有個致命的缺點，」沈柔嘆息一聲，「你有情，而且太多情，聰婉姑娘只是叫喚一句，你就已魂離魄蕩。」

他說的是風流話，但却也是實話。

東方羽沒有反駁。

他也站不起來。

這時候，諸葛飛霧却一步一步的逼近了他。

東方羽剛才劍下留情，沒有殺他。

但現在，諸葛飛霧却面露殺機。

他要殺了東方羽。

然而，沈柔却說道：「我不想看見他死。」

諸葛飛霧癡笑。

「你想他變成怎樣？」

「今生不能再見劍！」

沈柔不想殺東方羽。

他只想廢掉這個劍客的一雙手！

諸葛飛霧大笑。

「這個主意不壞——」

說着，雙拐齊飛，拐中利刃直刺東方羽。

羽雙腕！

接着，寒光一閃，一聲慘呼，一顆腦袋冲天飛起，血漿染紅了每個人的眼睛。

(三)

大笑中的諸葛飛霧不再笑了。

他永遠也不會再笑。

丟掉了腦袋的人，既不會笑，也不能再傷害任何人。

東方羽還是沒有站起。

但他的手沒事。

出了事的是諸葛飛霧。

臉色驟變的却是沈柔。

他看見了一個人，正在用手抹刀。

刀無血。

刀鋒寒芒四射，就像是亙古以來高峯上千年不變的冰雪。

獵刀！

那是昔年老刀匠游疾舞親手鑄鍊的獵刀！

獵刀來了，司馬縱橫當然也來了。

還有鐵鳳師，也不知何時已經進入樓中。

但更令沈柔怦然心動的，却是一個穿着黑絲長袍的女子。

長袍純黑，她的長髮更是烏黑發亮。

諸葛聰婉是美人。

但她還年輕，目前是缺乏了一種高貴和成熟的美感。

這女子却不同。

她的容貌絕對不比聰婉輸虧，但却有另一種無法言喻的魅力，更能顛倒男人。

「雁歌——」沈柔忍不住輕聲叫喚起

來。

這女人笑了。

她的笑容很奇怪，奇怪得不像是笑，倒有點像是哭。

她叫雁歌。

「你還記得我嗎？」雁歌雙眼凝視着沈柔。

沈柔嘆口氣：「我怎會不記得妳？」

「小方呢？」雁歌的臉色發白，顫聲道：「你還記得小方嗎？」

沈柔點點頭：「我當然也記得他，他……他怎樣了？」

雁歌茫然一笑。

「很好，他現在活得很好，只不過武功廢了，雙腿也廢了，終日啞口無言。」

沈柔長嘆一聲。

「妳恨我幹得這麼絕？」

雁歌冷笑：「豈敢！」

沈柔沉聲道：「妳可知道，是他先想毒害我，我是迫不得已才以牙還牙……」

「說話！」雁歌忽然尖聲叫了起來，「小方不是那種人，他甚至在被害你毒害之後，還懇求武大師別傷害你！」

沈柔一怔，繼而癡笑。

「妳是完全幫着他說話了？」

「不錯，我是在幫着他，我還要嫁給他！」

「他已是個廢人！」沈柔在盡最後一分努力，「妳若一意孤行，那無異是埋葬了自己一生幸福。」

雁歌用力咬着牙，道：「雖然他變成了一個廢人，但他比你優勝千百倍，最少，他的心腸善良，絕不如你口蜜腹劍！」

東方羽又說：「這次我東來中土，殺錯了一個人，那是老玉山，我一直以爲，他也和封瑛父子一樣，但錯了……他是個好人……我錯殺了他，現在也許是報應來了……咳……咳……」

他沒有再說下去。

他再也不會說話。

大風中，觀雨樓裏傳出一個人哀切的哭聲。

那是聰婉。

她的東方大哥，已遠遠離去，再也不會回來……

風聲裏，忽然又傳來一陣鈴聲。

鈴聲清脆，自遠而近，漸漸接近了觀雨樓。

一個老和尚，騎着一匹白馬，手裏倒提着一根禪杖。

禪杖上繫着五個小鈴。

「搖鈴大師！」司馬縱橫在樓上說。

「他本是華山派高僧，法號了圖，」

鐵鳳師緩緩接道：「但却在十年前，離開華山遠赴西域，尋找出家前的妻子。」

「爲了這件事，他被逐出華山派。」

「但一年前，他重回華山。」

「可是，最後仍然被拒於門外。」

「他此來所爲何事？」

「不知道。」

這時候，搖鈴大師已入觀雨樓。

瞬息間，他已登上樓，站在東方羽的身旁。

「阿彌陀佛！」

沈柔不再說話了。因爲雁歌已對他絕望，他也對她感到絕望。他們之間再也不能挽回昔日的歡樂。她對他只有仇恨。一種永遠無法消解的仇恨！仇恨是一種可怕的力量。沈柔瞭解仇恨，就等於他瞭解怎樣才可以擊敗敵人一樣。現在，他也深切了解，日前在觀雨樓中，已方已陷於劣勢。司馬縱橫和鐵鳳師都已來了，而雁歌也是一個很可怕的報復者。沈柔已決定，離開這裏。他突然抱起諸葛聰婉。你們誰敢輕舉妄動，她立刻就死在這裏！」

這時候，鐵鳳師正在爲東方羽治療傷勢。

東方羽的傷勢不輕。

但他却忽然站了起來，大聲說：「沈柔，我現在還有最後一口氣，你敢不敢跟我一拚？」

沈柔看着他，冷冷道：「我爲甚麼要做這種蠢事？就算我殺了你，他們還是會纏着我的。」

「不！我向你保證，只要你能殺了我，他們絕不會向你追纏。」

「你是東方羽，可不是司馬縱橫，也不是鐵鳳師！」

「司馬大俠，鐵大俠，我要你們答應這個要求，」東方羽忽然瞪着他們，「讓我跟沈柔決戰，而且我若敗了，你們絕不能在今天之內動他一根毫髮！」

鐵鳳師搖搖頭，堅決地說：「不行，絕對不行！你這一戰無異是送死。」

司馬縱橫說道：「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且讓他走，但諸葛姑娘一定要留下！」

沈柔冷笑。

「我絕不會上這個當，我要把她帶走，直到認爲安全的時候自然會放了她！」

司馬縱橫道：「你不相信我們，我們又豈能相信你的說話？」

沈柔道：「那麼我只好殺了她，然後再跟你們一決勝負——」

說到這裏，忽然臉色驟變。

一直呆立不動的諸葛聰婉，突然閃電般出手，一掌拍在他的胸膛上！

沈柔犯了一個錯誤。

他一上來，就以爲諸葛聰婉的穴道已完全被制。

但他却想不到，東方羽的點穴手法很輕，根本就不會令到諸葛聰婉長期麻木。

而且諸葛聰婉的內力，也非比尋常，經過這一段時間，她已暗中把被制住的穴道完全衝開。

但沈柔却不知道。

諸葛聰婉終於成功地，出其不意地一掌擊退了沈柔！

這是令人震驚和興奮的一刹那。

震驚的是沈柔。

興奮的是東方羽。

就在沈柔被擊退的一刹那，他突然像兀鷹般飛撲而起。

人如鷹，劍如離弦疾矢。

沈柔已受傷，但遠不如東方羽沉重。兩人再拚一劍，優劣之勢已很明顯。

司馬縱橫急護在東方羽身前。

沈柔冷笑：「我要走了，再見！」

鐵鳳師怒喝：「無恥匹夫，看你往哪裏走！」

他掄着鳳凰神劍，滿臉殺氣衝來。

但二十幾個黑衣武士，却同時蜂湧而上，護住沈柔。

鐵鳳師喝道：「都滾開去，誰擋路，誰就死！」

他是辣手大俠。

他若動了殺機，那可是很可怕的一個

人。

但這些黑衣武士全然不懼，顯然都會經接受過極其嚴格的訓練。

觀雨樓中，展開一場激烈的廝殺。

司馬縱橫要護着東方羽，不敢離開。

沈柔死裏逃生，在混亂中逸去。

東方羽凄然一笑：「他好運氣……」

諸葛聰婉扶着他：「東方大哥，你一定會沒事的。」

東方羽搖搖頭，斷斷續續的說：「不！我不行了……妳要保重……別讓斷魂堂的人……暗算……」

鐵鳳師神情沉重。

佛號沉重。
每個人的臉色都同樣沉重。

同是天涯淪落人

(一)
搖鈴大師是高僧，年逾七旬。
他帶來了一個震驚的消息：「武大師已死。」

——但武大師死在誰人之手？
搖鈴大師不知道。
他又說：「十天之後，西湖天香畫舫，將會有人賣劍。」

江湖人賣劍，並不稀奇。
但這一次被出賣的，却是五空神劍！
那是華山派的鎮山之寶！

五空神劍居然會被出賣，待價而沽，這實在是一件令人大感震驚的事。
華山派的人呢？

他們在哪裏？
難道他們竟然連這口劍都保不住。
搖鈴大師嘆了口氣，說：「華山派恐怕已遭毀滅，再也難以重現江湖。」

鐵鳳師大怒道：「這是斷魂堂幹的好事！」
搖鈴大師點點頭道：「不錯，但他們勢力越來越龐大，又有誰敢惹他們？」
司馬縱橫沉吟半晌，道：「天香畫舫售劍，其真正目的並不是為了劍，也不是為了錢，而是一個挑戰。」

搖鈴大師又點點頭道：「誰敢不服，可以上天香畫舫，斷魂堂的人就在那裏恭候着。」
司馬縱橫道：「這分明是個陷阱。」
搖鈴大師道：「不但是陷阱，簡直就是個地獄。」

鐵鳳師冷笑：「鐵某偏不信這個邪，闖上去再說！」
司馬縱橫道：「到時間上天香畫舫的人，絕不會只有你和我，最少，華山派誓不罷休。」

搖鈴大師嘆了口氣：「武大師和掌門都已死了，還有華山刀聖呼延同，也已死在華山。」
鐵鳳師道：「斷魂堂和華山派有何深仇大恨？竟然如此咄咄逼人？」

搖鈴大師搖搖頭：「老朽不清楚，但恐怕那是和武大師有極大關係。」
司馬縱橫咬了咬牙：「既然武大師已死了，他們為甚麼還要幹得這麼絕？」

搖鈴大師說道：「那是斬草除根的手法。」
司馬縱橫冷笑道：「哼！那樣太過份了。」
鐵鳳師盯着他。

「你看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南下杭州。」
「看熱鬧？」

「不但看熱鬧，也是湊熱鬧，而且看來還會去殺人。」
雁歌忽然插口，冷冷的說：「沈柔一定也去杭州。」
鐵鳳師道：「無論沈柔會不會去杭州，咱們這一次一定要讓斷魂堂的人知道，中原豪傑還沒有完全死掉！」

再說！
舒冠忠不等他倆出手，已搶着一柄斧頭向焦四四的天靈砍下來！

焦四四和高六六似乎無緣無故的就跟別人廝拚起來。
舒冠忠的斧頭很兇猛，但不知如何，總是砍不到焦四四和高六六的身上。
但他們這一鬧，整間酒家就弄得一場糊塗了。

店堂裏雖然顧客如雲，而且今天佔了絕大多數都是武林人物，但這一戰，既沒有人喝采叫好，也沒有人表示出太大的關心。
但是，無論如何，這總是令人為之觸目的。
一個小二，忽然匆匆離開酒家，向湖畔不遠處的一座巨宅奔去。

這小二叫雷耀，今年才二十五歲。
他看來只是一個微不足道，也毫不起眼的小人物。
但他離開酒家時那種奔跑的速度，却似乎不是一個完全不識武功的人。

雷耀懂武功。
而且武功之深，實在令人大出意料之外。
那巨宅是杭州六傑堂總壇。
六傑堂是杭州境內，勢力極龐大的一個幫會組織。
但杭州六傑，往往只有五傑露面。
第六傑是誰？

這一天，每個人的心情都不愉快。
最傷心的還是諸葛聰婉。
她一下子就不見了兩個自己最親愛的人。

諸葛飛霧是她的爹，東方羽是她最敬重的師兄。
但他們都在同一天死了。

她沒有怪責司馬縱橫。
對於父親的死，她誠然悲傷，但却完全沒有報復的想法。
她已長大。

她能明辨是非。
諸葛飛霧雖然是她的父親，但却幹了很多壞事。
司馬縱橫那一刀，雖然狠心，但却沒有錯。

她只好默默地接受已發生的事實。
東方羽已經死了。
她現在該怎樣？
回到斷魂堂，承繼父親遺下來的缺職嗎？

不！
她決不願意走這條路。
她已決定，無論發生了任何事，都和鐵鳳師、司馬縱橫在一起！
幸好還有雁歌。

雁歌的心境雖也沉重，但她還是不斷的在安慰諸葛聰婉。
她倆都是天涯淪落的人。
她倆同往杭州。

(二)
十月二十七，杭州。

沒有人知道。
只有跟蹤着雷耀的一個人，才知道這個叫雷耀的伙計，其實就是杭州六傑中，年紀最大，武功也最高深的老大。

雷耀的真正姓名，是莫真武。
莫真武神出鬼沒，狡智百出，死在他手下的人，往往甚至不知道自己死在誰人的手上。

像這樣的一個人，當然是不容易對付。
緊釘着莫真武梢子的，是個形態猥瑣的乞丐。
雷耀不是雷耀。
這乞丐本來也不是乞丐，甚至不是個男人！

不是男人，當然就是女人。
這一點，在乞丐的背後，早就有人看穿了。
江湖人的目光，本來都是很銳利的，尤其是這乞丐背後那人，他的目光更是銳利得無以復加。

但這「乞丐」不知道。
他甚至不知道背後有人釘着自己。
莫真武回到六傑堂總壇的時候，巨宅內一片平靜。
只是有四個漢子，或站或立的在大廳上。

莫真武神色沉重。
「他們都來了。」他的聲音更沉重。
一個青衣白臉的漢子冷冷道：「華山三秀，今次咱們要你變成三屍！」

正午時份，天朗氣清。
西湖丁香園，門前車水馬龍，店堂內呈現出一種不尋常的熱鬧氣氛。
丁香園有好酒。

這裏無論是女兒紅、高粱、竹葉青、花彫，或者是丁香園自釀的丁香露，都是上等待品。
丁香園更有好菜。

這裏的醉明蝦、爆炒鱈魚、八寶羅漢鴨、醬爆雞絲、珍珠豆腐等等，全是遠近馳名的一流菜式。
美酒佳餚，再加上面對美如圖畫的西湖景色，實在是一種無上之享受。

平時，這裏已是遊客薈聚之地。
今日，更不尋常。
還沒到午晌，丁香園外已來了不下十輛馬車，二十五匹駿馬。
店堂內擠滿了人。

武林中人。
「伙計！」一個做着胸膛，神氣十足的紅臉大漢忽然在店堂裏大聲呼喝，「俺要好酒！」

在他身旁，還有一個黑臉大漢。
「俺要好菜，拿最好吃的來！」
伙計哈腰陪笑：「大爺想吃甚麼，儘管囑咐下來便是。」

黑臉大漢眼珠子一翻，拍桌喝道：「俺怎知道這間店裏最好的是甚麼菜？你自管去拿主意，銀子多少，咱們不在乎，他媽的一點都不在乎！」

伙計點頭不迭：「是！是！」
忽然間，一個穿藍布短衫的中年人

莫真武忽然厲聲喝：「甚麼人？竟敢跟到這裏來？」
天階上一株蒼松下，倏地亮出了一條瘦小的人影。

那是一個乞丐。
「丐幫中人？」莫真武臉色一變。
這乞丐不置可否，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莫真武掠出天階。
「你早已知道我是甚麼人？」
乞丐淡淡一笑：「你以為自己的身份很秘密？」

「你知道我雷耀是誰？」
「你不是雷耀，是莫真武，也是六傑堂裏的老大！」
「好小子！」另一個穿着白衣，滿口黃牙的漢子怒道：「連咱們六傑堂的事也敢插手一管，真是活膩了！」

乞丐搖搖頭。
「我不想管你們六傑堂，而且在我的眼中，六傑堂本來就是芝麻綠豆般的小玩意，我又怎會有興趣去管？」
莫真武臉色一變。

「你在說甚麼？我不懂。」
「你懂的。」乞丐向前走近兩步，「我知道你心裏已明白我在說甚麼。」
莫真武瞳孔收縮，「朋友，你太看得起莫某了，老實說我是個極愚蠢的人，你不闢明，我就算猜一輩子也猜不出來。」

乞丐笑了。
「六傑堂在杭州地面上，也許可以恫嚇一些善良百姓，但和斷魂堂相比，却無異是小巫見大巫，也難怪幾位甘心為斷魂

佛號沉重。
每個人的臉色都同樣沉重。
同是天涯淪落人
(一)
搖鈴大師是高僧，年逾七旬。
他帶來了一個震驚的消息：「武大師已死。」
——但武大師死在誰人之手？
搖鈴大師不知道。
他又說：「十天之後，西湖天香畫舫，將會有人賣劍。」
江湖人賣劍，並不稀奇。
但這一次被出賣的，却是五空神劍！
那是華山派的鎮山之寶！
五空神劍居然會被出賣，待價而沽，這實在是一件令人大感震驚的事。
華山派的人呢？
他們在哪裏？
難道他們竟然連這口劍都保不住。
搖鈴大師嘆了口氣，說：「華山派恐怕已遭毀滅，再也難以重現江湖。」
鐵鳳師大怒道：「這是斷魂堂幹的好事！」
搖鈴大師點點頭道：「不錯，但他們勢力越來越龐大，又有誰敢惹他們？」
司馬縱橫沉吟半晌，道：「天香畫舫售劍，其真正目的並不是為了劍，也不是為了錢，而是一個挑戰。」
搖鈴大師又點點頭道：「誰敢不服，可以上天香畫舫，斷魂堂的人就在那裏恭候着。」
司馬縱橫道：「這分明是個陷阱。」
搖鈴大師道：「不但是陷阱，簡直就是個地獄。」
鐵鳳師冷笑：「鐵某偏不信這個邪，闖上去再說！」
司馬縱橫道：「到時間上天香畫舫的人，絕不會只有你和我，最少，華山派誓不罷休。」
搖鈴大師嘆了口氣：「武大師和掌門都已死了，還有華山刀聖呼延同，也已死在華山。」
鐵鳳師道：「斷魂堂和華山派有何深仇大恨？竟然如此咄咄逼人？」
搖鈴大師搖搖頭：「老朽不清楚，但恐怕那是和武大師有極大關係。」
司馬縱橫咬了咬牙：「既然武大師已死了，他們為甚麼還要幹得這麼絕？」
搖鈴大師說道：「那是斬草除根的手法。」
司馬縱橫冷笑道：「哼！那樣太過份了。」
鐵鳳師盯着他。
「你看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南下杭州。」
「看熱鬧？」
「不但看熱鬧，也是湊熱鬧，而且看來還會去殺人。」
雁歌忽然插口，冷冷的說：「沈柔一定也去杭州。」
鐵鳳師道：「無論沈柔會不會去杭州，咱們這一次一定要讓斷魂堂的人知道，中原豪傑還沒有完全死掉！」
再說！
舒冠忠不等他倆出手，已搶着一柄斧頭向焦四四的天靈砍下來！
焦四四和高六六似乎無緣無故的就跟別人廝拚起來。
舒冠忠的斧頭很兇猛，但不知如何，總是砍不到焦四四和高六六的身上。
但他們這一鬧，整間酒家就弄得一場糊塗了。
店堂裏雖然顧客如雲，而且今天佔了絕大多數都是武林人物，但這一戰，既沒有人喝采叫好，也沒有人表示出太大的關心。
但是，無論如何，這總是令人為之觸目的。
一個小二，忽然匆匆離開酒家，向湖畔不遠處的一座巨宅奔去。
這小二叫雷耀，今年才二十五歲。
他看來只是一個微不足道，也毫不起眼的小人物。
但他離開酒家時那種奔跑的速度，却似乎不是一個完全不識武功的人。
雷耀懂武功。
而且武功之深，實在令人大出意料之外。
那巨宅是杭州六傑堂總壇。
六傑堂是杭州境內，勢力極龐大的一個幫會組織。
但杭州六傑，往往只有五傑露面。
第六傑是誰？

這一天，每個人的心情都不愉快。
最傷心的還是諸葛聰婉。
她一下子就不見了兩個自己最親愛的人。
諸葛飛霧是她的爹，東方羽是她最敬重的師兄。
但他們都在同一天死了。
她沒有怪責司馬縱橫。
對於父親的死，她誠然悲傷，但却完全沒有報復的想法。
她已長大。
她能明辨是非。
諸葛飛霧雖然是她的父親，但却幹了很多壞事。
司馬縱橫那一刀，雖然狠心，但却沒有錯。
她只好默默地接受已發生的事實。
東方羽已經死了。
她現在該怎樣？
回到斷魂堂，承繼父親遺下來的缺職嗎？
不！
她決不願意走這條路。
她已決定，無論發生了任何事，都和鐵鳳師、司馬縱橫在一起！
幸好還有雁歌。
雁歌的心境雖也沉重，但她還是不斷的在安慰諸葛聰婉。
她倆都是天涯淪落的人。
她倆同往杭州。
(二)
十月二十七，杭州。
沒有人知道。
只有跟蹤着雷耀的一個人，才知道這個叫雷耀的伙計，其實就是杭州六傑中，年紀最大，武功也最高深的老大。
雷耀的真正姓名，是莫真武。
莫真武神出鬼沒，狡智百出，死在他手下的人，往往甚至不知道自己死在誰人的手上。
像這樣的一個人，當然是不容易對付。
緊釘着莫真武梢子的，是個形態猥瑣的乞丐。
雷耀不是雷耀。
這乞丐本來也不是乞丐，甚至不是個男人！
不是男人，當然就是女人。
這一點，在乞丐的背後，早就有人看穿了。
江湖人的目光，本來都是很銳利的，尤其是這乞丐背後那人，他的目光更是銳利得無以復加。
但這「乞丐」不知道。
他甚至不知道背後有人釘着自己。
莫真武回到六傑堂總壇的時候，巨宅內一片平靜。
只是有四個漢子，或站或立的在大廳上。
莫真武神色沉重。
「他們都來了。」他的聲音更沉重。
一個青衣白臉的漢子冷冷道：「華山三秀，今次咱們要你變成三屍！」

正午時份，天朗氣清。
西湖丁香園，門前車水馬龍，店堂內呈現出一種不尋常的熱鬧氣氛。
丁香園有好酒。
這裏無論是女兒紅、高粱、竹葉青、花彫，或者是丁香園自釀的丁香露，都是上等待品。
丁香園更有好菜。
這裏的醉明蝦、爆炒鱈魚、八寶羅漢鴨、醬爆雞絲、珍珠豆腐等等，全是遠近馳名的一流菜式。
美酒佳餚，再加上面對美如圖畫的西湖景色，實在是一種無上之享受。
平時，這裏已是遊客薈聚之地。
今日，更不尋常。
還沒到午晌，丁香園外已來了不下十輛馬車，二十五匹駿馬。
店堂內擠滿了人。
武林中人。
「伙計！」一個做着胸膛，神氣十足的紅臉大漢忽然在店堂裏大聲呼喝，「俺要好酒！」
在他身旁，還有一個黑臉大漢。
「俺要好菜，拿最好吃的來！」
伙計哈腰陪笑：「大爺想吃甚麼，儘管囑咐下來便是。」
黑臉大漢眼珠子一翻，拍桌喝道：「俺怎知道這間店裏最好的是甚麼菜？你自管去拿主意，銀子多少，咱們不在乎，他媽的一點都不在乎！」
伙計點頭不迭：「是！是！」
忽然間，一個穿藍布短衫的中年人

莫真武忽然厲聲喝：「甚麼人？竟敢跟到這裏來？」
天階上一株蒼松下，倏地亮出了一條瘦小的人影。
那是一個乞丐。
「丐幫中人？」莫真武臉色一變。
這乞丐不置可否，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莫真武掠出天階。
「你早已知道我是甚麼人？」
乞丐淡淡一笑：「你以為自己的身份很秘密？」
「你知道我雷耀是誰？」
「你不是雷耀，是莫真武，也是六傑堂裏的老大！」
「好小子！」另一個穿着白衣，滿口黃牙的漢子怒道：「連咱們六傑堂的事也敢插手一管，真是活膩了！」
乞丐搖搖頭。
「我不想管你們六傑堂，而且在我的眼中，六傑堂本來就是芝麻綠豆般的小玩意，我又怎會有興趣去管？」
莫真武臉色一變。
「你在說甚麼？我不懂。」
「你懂的。」乞丐向前走近兩步，「我知道你心裏已明白我在說甚麼。」
莫真武瞳孔收縮，「朋友，你太看得起莫某了，老實說我是個極愚蠢的人，你不闢明，我就算猜一輩子也猜不出來。」
乞丐笑了。
「六傑堂在杭州地面上，也許可以恫嚇一些善良百姓，但和斷魂堂相比，却無異是小巫見大巫，也難怪幾位甘心為斷魂

堂賣命！」

五人互望一眼，臉色都是不好看。五人已漸漸把這乞丐包圍在中央。乞丐背上，有個破爛的包袱。乞丐忽然輕輕一抖，包袱裏亮出一雙尺來長的鋒刀。

「左右雙刀，你的本領似乎不弱。」莫真武冷笑道。

「你是莫真武，暗器功夫不弱，但其餘四人，還要請教一下尊姓大名。」乞丐淡然一笑。

「在下祖軒。」

「我是杜南平。」

「俺叫歐陽守方。」

「區區姓何，單名一個絕字。」

乞丐點點頭：「還有崔戒色呢？」

何絕冷冷道：「他已戒色！」

乞丐道：「像他這種人，要他戒色恐怕比吃飯還難。」

祖軒道：「但他的確戒了。」

歐陽守方道：「他不但戒色，連吃飯這種麻煩煩瑣的事都一併戒掉了。」

乞丐道：「是他自己戒掉的？」

莫真武臉色陰沉：「不，他沒有下決心戒色戒吃飯，是別人強迫他非戒掉不可的。」

「誰有這麼大的本領？」

「華山三秀！」莫真武咬着牙說。

乞丐「噢」的一聲：「這倒是一件好事，最少，杭州地面上的婦女，少了一個色魔的威脅。」

祖軒怒吼起來：「華山三秀殺了戒色，老子要把華山夷為平地！」

乞丐淡淡道：「要把華山夷為平地，並不困難，只要拿着一個鋤頭，一隻鏟子，慢慢去掘掉它就可以了。」

莫真武臉色鐵青。

忽然，一個鋤頭向乞丐的臉龐上飛過來。

一人同時大喝：「先把你的腦袋掘掉再說！」

獵刀妻子雲雙雙

剛說鋤頭，鋤頭便已迎面飛來。

那是祖軒的武器。

他本是農夫出身，十三歲那年，在田陌間遇上了三十年前名震江湖的「農俠」。

傳一山，傳一山收之為徒，傳他三套武功。

祖軒在傳一山門下，是個勤力務實，謹慎而愛好和平的好少年。

但傳一山死後，他就變了。

他變得乖戾無常，性情兇暴。

二十一歲那年，他與莫真武等結義，組成六傑堂，以莫真武為首，雄霸一方。

祖軒的人變了。

但他的武器沒有變，還是師傅親手送給他的一柄鐵鋤頭。

鐵鋤頭不好看，但在祖軒的手中，却是說不出的實用。

這是一種很不錯的武器。

它已殺過不下百人。

這乞丐看來也同樣難逃劫數。

可是，祖軒錯了。

他一直都沒有把對方的刀看在眼內。

但等到他看清楚乞丐手裏兩把刀的時

候，他的心臟已換了一刀。

這一刀的確好快，快得令祖軒無法閃避。

他挨了一刀，只好馬上躺了下去。

莫真武臉色一沉。

「你不是丐幫的人，你是誰？」

「快說！」何絕怒喝道：「藏頭露尾，連姓名都不敢說出來，算是甚麼英雄好漢？」

就在這時候，一道飛簷下忽然有人輕嘆一聲，道：「她當然不是英雄好漢，因為她是個女人！」

何絕怔住。

莫真武，杜南平，歐陽守方都怔住。

這乞丐居然會是個女人？

但他們不敢不相信，也不能不相信。

因為說這兩句話的人，是一個他們不敢懷疑，也絕對不容懷疑的人。

這人年紀不大，但却有一種說不出的威嚴。

江湖上認識他的人不少，認識他老子的人更多。

但知道他倆父子秘密的人，到目前為止，還是很少很少。

然而，六傑堂的六傑都知道。

也由於他們知道得太清楚，所以這種秘密，他們一直都沒有說出去。

他們實在不敢說。

而且，六傑堂能在杭州地面上屹立不倒，也全靠這倆父子的暗中幫忙。

來的是封羣。

他是封瓊的兒子，也是一般江湖人近來極表關注，也極表同情的一個人。

人，就是這麼奇怪。

值得別人同情的事，也許會人人漠不關心。

但一個根本不值得任何人同情的人，却居然會成為天下間絕大多數人同情的對象。

封羣的目光很銳利，銳利得彷彿可以穿透這乞丐的衣服。

乞丐的臉還是很醜陋。

但他的眼睛却是清澈、明亮、也是充滿諾異的。

「封……封羣！」

「不錯，我就是封羣，妳一直釘着莫堂主，但我也一直在妳的背後。」封羣忽然搖頭嘆息，「妳本該是個很美麗很好看的女人，為甚麼自己弄得這麼難看？這豈不是太暴殄天物麼？」

「對，暴殄……天物？不，是暴殄天物……」杜南平桀桀一笑，「只是……現在無論怎樣看來，她都不像個女人，更不像是人間尤物。」

封羣悠然一笑：「你好像和崔老四一樣，對女人都很有興趣。」

杜南平吸了口氣：「崔戒色已死了，但我還想活下去。」

封羣微笑道：「你當然要活下去，為了六傑堂，你要活下去，為了斷魂堂，你更加要活下去，還有這個女人，她很漂亮，是個大美人，為了保護這個嬌妻，你更加好好的活下去。」

他的咽喉有一把長劍。

雲雙雙認得這把劍。

這赫然正是辣手大俠鐵鳳師的鳳凰神劍。

鐵鳳師來了。

他的手中已無劍。

他的劍已在剛才脫手飛擊，殺了杜南平。

封羣眼色驟變：「鐵鳳師？」

「封羣，你好！」鐵鳳師悠然一笑。

「不好。」

「為甚麼不好？是不是因為你看見了。」

「是的。」

「這些日子以來，你一直都是武林中人談論的對象。」

「他們對我的看法怎樣？」

「覺得你很可憐。」鐵鳳師長長的吐出口氣：「他們認為你本來前途無可限量，但忽然間，父親被殺，斷刀門被毀滅，而你也變成了一頭無家可歸的野狗。」

封羣聳肩一笑道：「你看我像頭野狗嗎？」

「不像。」

「不像野狗，像甚麼？」

「死狗。」

「死狗和野狗又有甚麼分別？」

「野狗雖然不好，但是最少還能夠走路。」

「死狗又如何？」

「欲吠無聲，欲走也不能，只能剩下一堆狗骨而已。」

「嬌妻？她怎會是我的嬌妻？」

「只要我喜歡，她就是我的嬌妻。」

這乞丐的臉紅了。

雖然她的臉很醜陋，但還是紅得像是個熟透了的蘋果。

她很憤怒。

「無恥狂徒，看刀！」

「瘋！瘋！瘋！」

一連三刀，怒刺封羣！

每一刀都很快，而且出手絕不留餘地。

封羣大笑：「女人有辣味，那是男人的福氣，好！本公子就陪你玩幾手！」

刀彎彎，亮如雷閃。

這乞丐的手却不太穩，手腕以上還更雪白柔滑。

她的刀法實在是不錯，顯然是師出名門。

難怪祖軒一和她動手，馬上就吃了大虧。

但封羣却不是祖軒。

他手上沒有武器。

他的手就是武器。

它像是一隻鉗子。

封羣出手如鐵，一下子就箍住了她的手腕。

乞丐大吃一驚，「噹」一聲响，右手的刀已跌落在地上。

但她還不服氣，她左手還有刀。

刀光再起。

她左手的刀居然比右手的刀還快，招式也更刁鑽辛辣。

這無疑是很可怕的刀法。

但封羣却在微笑。

再可怕的刀法，他都不怕。

這女人的刀雖然快，但內力却不够。

封羣一個箭步，閃開這一刀，猝然伸指急點這乞丐的關元穴。

乞丐急閃。

但是，封羣手勢一變，却點向乞丐的命門。

乞丐這一次再也閃不開去。

接着，封羣又點了她幾個穴道，登時動彈不得。

但這乞丐還能開聲說話：「喂！放了我！」

封羣冷冷一笑：「放不得，我要把妳的衣服脫光，然後送進杜南平的家裏。」

「你若知道我是誰，恐怕會嚇破你的胆子！」這乞丐急了。

「妳以為我不知道妳是誰？」

「你知道我是誰？」

「雲雙雙。」

乞丐無言。

杜南平却差點沒跳了起來。

「她……她……是司馬縱橫的妻子雲雙雙？」

封羣嘿一笑：「你不相信？」

杜南平吸了口氣：「不是不相信，而

是實在感到有點意外。」

封羣道：「司馬縱橫屢與本堂作對，這一次，他老婆却是自動送上門來，那

實在是杜兄的福氣。」

杜南平呆了半晌。

這時候，封羣已開始動手，他要把雲

斷魂堂鎮山之寶

(一)

好粗陋的一隻手，好下流的動作。

雲雙雙閉上了眼睛。

她只恨自己不能馬上死掉。

但就在這一剎那間，她突然聽見了一聲慘呼。

她沒有死。

她的衣裳也沒有被除下。

倒是杜南平却忽然倒了下去。

封羣一笑。

「我是死狗，但你又怎樣？」

「在別人的眼中看來，我是隻鳳凰，一隻殺人的鳳凰。」

封羣道：「但我的看法卻不一樣。」

鐵鳳師道：「這個自然。」

封羣道：「我看你就像隻烏鴉，一隻只會呱呱亂叫的醜鳥！」

鐵鳳師道：「那總比死狗好一點，最少，我還能罵人。」

封羣瞳孔收縮。

他已怒火中燒，忍無可忍。

× × ×

兩人的手裏都沒有武器。

但他們的手，也就是極厲害的武器。

封羣衝過去，手一揚，施展出正宗外家「大還掌」。

「大還掌」乃終南山極陽真人所創，招式路數至剛至陽，每一招都是必殺必傷的搏擊招法。

鐵鳳師冷冷一笑，身如飛鳥，以「大旗散手」還擊。

「大旗散手」共十九路，每路五勢，每勢蘊藏五守著，五殺着，着着有聲有勢，一時掌影如山，一時陰柔刁鑽，等閒之輩，恐怕連一兩招都接架不住。

但封羣絕不尋常。

十九路「大旗散手」，他接下了大半。

鐵鳳師沒有把這套武功使盡。

驀地裏，他身形一變，化散手招式為「虎套拳」。

虎套拳乃北拳精華，拳勢兇猛，步法

黏純而有勁，兼且拳中有拳，招中有招，端的不同凡响。

鐵鳳師變招極快，封羣一個踉蹌，被迫退後了三步，才穩住陣腳。

鐵鳳師展開排山倒海的狂攻。

但封羣的招式也忽然變了。

他不再以「大還掌」以硬碰硬，而是改用五台山多變大師所創的「雜家百變奇功」。

多變大師乃百年前武林異人，雖然出身於佛門，但卻兼修天下百般武藝，尤精於掌法，拳法和指法。

這一套「雜家百變奇功」，可說是集武林各家派武藝之大成，溶滙其中。

一招「工字伏虎拳」，在平凡中顯出驚人的威力，封住鐵鳳師的虎套拳。

封羣雙掌一翻，又是一着「梅花掌」分左右推出。

掌影如花落，着着單向鐵鳳師要害。

鐵鳳師也變招，以內家小天星掌與對方週旋。

他這一掌推出，力可開碑。

封羣不敢硬接，身形一旋閃開。

但一聲怪喝，他又猛然回身反擊。

這也是雜家百變奇功的招式：「連環十絕掌」。

連環十絕掌變化莫測，犀利在剛柔並合。

判那間，「左冲天手」，「右抱腰手」，「金剛在天」，「紫雲飛來」，「五扣五擊」，「高崖鹿撞」，「滾龍飛步」，「車軸藏刀」，「酒魚飛瀑」，「鷹鶴相隨」，十絕殺着，如數家珍般，大有「

數死」鐵鳳師之勢。

鐵鳳師掌勢雖勁，但以小天星掌對抗這套招式繁雜，而殺着犀利的連環十絕掌，却未免有支拙之感。

封羣殺氣更盛。

鐵鳳師臉色一變，不待封羣重施十絕掌，已急急抽身吐氣，另展所長。

「嗨！」

一聲猛喝，鐵鳳師伸左掌，斜斜斬向封羣右頰。

他吆喝聲雖猛，但這一掌斬來，却是溫柔平淡，看似絲毫不帶半點火氣。

封羣的眼色却已變了。

他急橫跨三尺，右肘撞出。

連消帶打，他使出短打拳，陰陽肘，再來着一兩招彈弓腿又是另外一番威勢。

鐵鳳師這時候所用的，乃是慕容世家七大絕學之一的「羅傘行雲掌」，這套武功看似剛陽，實則柔韌帶勁，以「黏」，「纏」，「膩」，「掛」，「卸」為主，再輔以少林虎掌，武當鶴爪，形意游龍，太極散手，迷踪步法，醉八仙拳六種武藝之精華，萃菁其中，一招甫來，第二招已借招發力而起，招中套招，式中帶式，在一百二十八招內，綿綿不斷，着着新奇，連慕容世家之中也僅得五六人練成而已。

但鐵鳳師早年偶得奇遇，在慕容世家老主人慕容殘天那裏，盡得此套武功之精髓，連慕容世家中人，都為之嫉妒不已。

霎眼間，只見兩人有如穿花蝴蝶，此起彼落，鬥作一團。

莫真武見兩人鬥門不下，忽然說：「何絕，先把這妞兒抬進牢室再說！」

何絕露出了個色迷迷的笑容。

「這豈不是便宜了我？」

莫真武叱道：「管你怎樣處置她，快去！」

何絕應諾。

他一大步上前，向雲雙雙的臉頰上摸去。

雲雙雙穴道被制，任人侮辱，那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就在何絕的手剛要摸在雲雙雙臉頰之際，一把彎刀突然飛向何絕咽喉。

何絕猛然大吃一驚，急閃。

但他閃不開。

這一刀實在出乎他意料之外。

他怎樣也想不到，雲雙雙忽然可以動手。

「妳……」何絕只能叫出這一個字。

雲雙雙冷笑道：「鐵大俠已在動手的時候，暗中以彈指神通解開我的穴道！」

「彈指神通？」莫真武的臉色變得一片煞白。

他想不到，鐵鳳師的年紀和自己不相伯仲，但却武功高強，兼且所學廣雜，連少林派不傳之秘的彈指神通也已學成。

彈指神通非獨是一種殺人的武功，也是解開被制穴道的奇技。

鐵鳳師能在衆目睽睽之下，解開雲雙雙的穴道而不被發覺，自然大大出乎六傑堂等人意料之外。

雲雙雙身上，絕不只有兩把刀，

這時候，她又已抖出另外兩把刀，與莫真武、歐陽守方兩人週旋。

「你……你回頭瞧瞧。」

「甚麼事？」高六六怪笑着，「是不是老毛病發作，一急就要撒尿？」

焦四四怒道：「俺幾時有這種老毛病，你莫胡謔！」

高六六笑道：「這是師父說的，你在七、八歲的時候，往往就是這樣。」

「俺現在已三十六歲了！」

「算啦，這種事別再提，剛才你說『糟了』，所為何事？」

「你……你回頭瞧瞧。」

高六六大笑：「媽的，瞧就瞧，難道會瞧出一個『大頭佛』？」

說着，像隻巨熊般轉身。

他笑得很起勁。

但等到他看清楚背後情形時候，他的笑聲立刻就停止了。

「一記大耳光，從天而降！」

高六六的臉腫起了一塊。

他不敢還手，甚至連叫都不敢叫。

因為站在他眼前的，是個老人。

一個脾氣古怪頂透，武功也古怪頂透的老人——怪刀神翁郝世傑。

× × ×

高六六的臉色很不好看。

無論是誰給人刮了一記耳光，都一定會像他這副樣子的。

但郝世傑的臉色却更難看。

他好像已變成了一頭獅子。

一頭憤怒的餓獅。

「雙雙在哪裏？」

「弟子……弟子不知道。」高六六吶

吶地說。

「你呢？」郝世傑瞪着焦四四。

焦四四道：「弟子也不知道，但……」

「但甚麼？快說！」

「小師妹曾經改裝，」

「改裝？」

「嗯，她改裝成一個小叫化，然後……」

然後……

「然後怎樣？」

「然後就不見了。」

「妳……」何絕只能叫出這一個字。

雲雙雙冷笑道：「鐵大俠已在動手的時候，暗中以彈指神通解開我的穴道！」

「彈指神通？」莫真武的臉色變得一片煞白。

他想不到，鐵鳳師的年紀和自己不相伯仲，但却武功高強，兼且所學廣雜，連少林派不傳之秘的彈指神通也已學成。

彈指神通非獨是一種殺人的武功，也是解開被制穴道的奇技。

鐵鳳師能在衆目睽睽之下，解開雲雙雙的穴道而不被發覺，自然大大出乎六傑堂等人意料之外。

雲雙雙身上，絕不只有兩把刀，

這時候，她又已抖出另外兩把刀，與莫真武、歐陽守方兩人週旋。

× × ×

原來郝世傑一直都對斷魂堂的行動極為留意，這一次西湖寶劍，顯然也是斷魂堂一手策劃的陰謀，他不願坐視，遂帶着焦四四，高六六和雲雙雙，來到杭州。

郝世傑在杭州頗具聲望，甫抵境內，就被杭州四大家族的長老邀請，到金玉樓喝酒。

郝世傑推辭不掉，只好去了。

雲雙雙却和焦四四，高六六到了丁香園。

但等到郝世傑來到丁香園的時候，雲雙雙却不見了。

就在郝世傑、司馬縱橫眉頭大皺之際，舒冠忠忽然出現。

在不久之前，焦四四、高六六曾經和這人在丁香園裏大打出手。

但經過百餘招苦拚後，舒冠忠却跑掉了。

他臨走的時候，曾經大叫：「你們休跑，老子一會兒再來。」

焦四四、高六六要追，却追不上。

他們以為這人一定不會再回來。

但這時候，這個自稱大力幫幫主的舒冠忠，真的又再回來了。

而且，他不是一個人回來，而是帶着七個人，一起殺到！

一力化七惡

舒冠忠捲土重來，聲勢洶洶。

焦四四却看不起他。

「他奶奶個熊，敗軍之將，你不服氣

來，你和俺都要他媽的吃不了兜着走！」

× × ×

好一場激戰。

尤其是封羣與鐵鳳師那一戰，更是打得極其燦爛。

封羣不愧是年青一輩的傑出份子。

鐵鳳師出道江湖比他略早，但在這一戰之中，他並未佔到真正的優勢。

千招之後，仍然是平分秋色之局。

但就在這時候，天階下來了一個年約六旬的老人。

他手中有一根黑杖。

那是斷魂堂的鎮山之寶——黑金冥王杖！

只有斷魂堂主，才能擁有這根用五十斤死谷黑金鑄成的拐杖！

× × ×

封羣來了。

鐵鳳師、雲雙雙大勢不妙！

× × ×

「小師妹呢？」在丁香園外，焦四四問高六六。

「俺也想問你！」高六六瞪着眼。

「呸！是你負責小師妹安全的，干俺屁事？」

「俺只是說說！」

「說了就要負責！男人大丈夫，可不能說了就算！」

「她是你的小師妹呀！」

「難道她又不是你的小師妹了？」

「既是你的，也是俺的！」

「他媽的！」

「甚麼你的我的他媽的，現在說甚麼都沒用，先找回小師妹要緊，否則師父到來，你和俺都要他媽的吃不了兜着走！」

× × ×

「雙雙不見了。」

× × ×

「雙雙不見了。」

× × ×

「雙雙不見了。」

× × ×

「雙雙不見了。」

嗎？」

舒冠忠眨了眨眼睛。

「誰說我是你敗軍之將？我敗在誰的手裏？」

焦四四、高六六同時大聲說：「當然是敗在俺的手裏！」

舒冠忠又掄一柄大斧：「你們以一對一，不是好漢！」

焦四四拔出鋼刀，吼道：「這一次，俺一個人來鬥你！」

郝世傑瞪了他一眼。焦四四一凜。「師父，弟子想跟這廝決戰，求師父網開一面，讓弟子……」

「不必長篇大論，」郝世傑揮了揮手，「不怕碰得一身子灰，儘管去！」

焦四四大喜。

「弟子遵命——」說着，一刀就向舒冠忠的頭頂上砸去。

舒冠忠身形一矮，這一刀落空。

焦四四一聲大喝，刀向下沉，斜斬舒冠忠背心。舒冠忠厲聲猛吼，反手一斧，由下而上疾劈焦四四。

兩人一經接戰，互有攻守，一時間誰也佔不到多大便宜。

但漸漸地，焦四四已處於下風。

怪刀神翁倏地大喝：「停手！」

舒冠忠哪裏肯停手，斧出如風，招式更是兇猛。

郝世傑終於出手。

(一)

昔年憑隻手單刀，力鬥千槍門七十二槍煞的九玄洞主怪刀神翁郝世傑，他的刀法當然不比尋常。

以舒冠忠的武功，又豈是對手。

郝世傑在三刀之內，就已把他逼得手忙脚亂。

但在他背後，還有七個人。七個人臉上木無表情，莫測高深的男人。

舒冠忠終於掛了彩。

他在郝世傑刀下，不見了一條左臂。他疼得幾乎昏掉。

「皇甫寨主，救我！」他大嚷。

一個青衣，白襪，布鞋的中年人走了過來：「舒幫主，我來救你！」

他的聲音好冷漠。

舒冠忠棄斧，退到這人身旁。

青衣人嘆了口氣，忽然伸手，像鉤子般扣着舒冠忠的咽喉。

舒冠忠大驚。不但大驚，也大怒。他掙扎，拚命的掙扎！

青衣人的臉上還是毫不動容，右手指骨却已青筋突起。

舒冠忠驚怒的時間並不長久。他很快就全身癱軟，呼吸中絕。

然後，青衣人輕輕一拋，就把他拋開三四丈外。

焦四四盯着這個青衣人，呆住。

「你不是和他一起來的？」他實在無法明白，「你爲甚麼反而要殺了他？」

這人冷冷道：「他太窩囊，而且已斷一臂，留下來也沒有甚麼用。」

焦四四道：「他沒用所以就得死？」

青衣人道：「不錯。」

焦四四眼珠子骨碌一轉：「小師妹也

常常說俺沒用，但她却没有叫俺去死。」

青衣人道：「你別死，你要活着。」

焦四四道：「俺活着有用嗎？」

青衣人道：「當然有用。」

焦四四道：「有甚麼用？」

青衣人道：「爲你師父收屍。」

焦四四一怔，隨即怒吼起來：「沒你娘鳥與，竟敢消遣俺焦四四？俺……」

但他「俺」不下去。

因爲郝世傑已伸手掩住了他的嘴巴。

七個人，只有十三隻眼睛。

因爲其中一個禿頂漢子只有一隻眼。

左眼。

而那個青衣人，舒冠忠叫他「皇甫寨主」。

綜合這兩點，再加上青衣人剛才的出手，郝世傑已知道這七人是誰。他們是長江下游「七惡水寨」的七位寨主。

大寨主是「鐵鎖長江」皇甫舜。

二寨主是「水裏飛狼」詹牧。

三寨主是「一目殺手」賈登。

四寨主是「翻江倒海」彭大流。

五寨主是「百邪神魔」蕭木葉。

六寨主是「毒手無常」司徒齊天。

七寨主是「奪命金錢」婁震中。

——七惡水寨，只要遇上其中一人，都是江湖中人認爲天大的麻煩。

但現在，居然七個都來了。

他們本該在長江下游一帶活動，但現在却來到了西湖之畔。

這是爲了甚麼？

是不是爲了「五空神劍」？

難道他們不知道這次西湖賣劍，本來就是斷魂堂要讓江湖人亂成一團的手法？

郝世傑猜不透。

但他却又另有一種想法。

七惡水寨，說不定也是斷魂堂的人。這並不是絕無可能的事。

郝世傑決意要問個清楚，問個明白。但他還沒開口，皇甫舜已對他說：「斷魂堂的事，你能否不管？」

郝世傑雙目暴睜。

「你們也是斷魂堂的人？」

皇甫舜冷冷道：「大勢如此，人在江湖，豈能不識抬舉，逆天而行事？」

郝世傑怒道：「趨炎附勢，無恥！」

皇甫舜淡然一笑：「郝老英雄，漂亮說話，人人懂得說，但等到形勢迫在眼前的時候，恐怕……」

「恐怕你已變成無頭之鬼！」郝世傑動了火，一刀就向皇甫舜的臉上劈去。

皇甫舜與郝世傑殺得難分難解。

一目殺手賈登，毒手無常司徒齊天却悄悄的迫近了司馬縱橫。

賈登微笑道：「聽說司馬大俠的獵刀天下無雙，未知可否讓賈某一開眼界？」

司徒齊天陰森森的接着說：「我也想看看這口刀。」

司馬縱橫沒有讓他們失望。

他輕輕的拔出了刀。獵刀鋒芒四射，令賈登、司徒齊天看得爲之垂涎三尺。

尤其是賈登那隻左眼，差點沒有從眼眶裏掉下來。

他是個殺手。他用的武器也是刀。

灰袍人赤手空拳，沒有武器。

但忽然間，華山三秀的老大掉進湖中，連動都不能再動。

衆皆駭然。

接着，其餘兩人也先後不明不白的墮湖，再也沒有半點動靜。

灰袍人若無其事拍了拍手，囑咐船繼續把小舟撐近畫舫。

這一來，這個神秘的灰袍人，頓時成爲衆所矚目的人物。甚至有人暗中懷疑，他就是斷魂堂主！

(三)

畫舫中，佈置美侖美奐。

在一個角落裏，有兩個俊俏的公子哥兒，輕輕的搖着紙扇。

但卻有個長相粗獷的漢子走了過來，冷冷道：「你們瘋了，這麼寒涼的天氣，搖搖甚鳥扇？」

兩個公子哥兒一穿白袍，一穿藍袍。穿白袍的公子好像生氣了。

但年紀比較大一點藍袍公子却在陪笑：「是，我們把扇收起來便是。」

白袍公子一怔。

但藍袍公子已把扇收好，也伸手把白袍公子的扇一併收掉。

這粗獷的漢子哼的一聲：「沒志氣，居然經不起老子唬嚇。」

白袍公子忍不住說：「你是甚麼人，如此無禮？」

天下第一偽君子

(一)

獵刀晶瑩，光華四射。

但七惡水寨的人却都已面無人色。

皇甫舜與郝世傑的一戰，也已停頓下來。郝世傑冷冷一笑，對皇甫舜說：「七惡水寨雖然是水道之雄，但到了杭州，就不是你們的天下了。」

皇甫舜面色陰晴不定。

以舒冠忠的武功，又豈是對手。

郝世傑在三刀之內，就已把他逼得手忙脚亂。

但在他背後，還有七個人。七個人臉上木無表情，莫測高深的男人。

舒冠忠終於掛了彩。

他在郝世傑刀下，不見了一條左臂。他疼得幾乎昏掉。

「皇甫寨主，救我！」他大嚷。

一個青衣，白襪，布鞋的中年人走了過來：「舒幫主，我來救你！」

他的聲音好冷漠。

舒冠忠棄斧，退到這人身旁。

青衣人嘆了口氣，忽然伸手，像鉤子般扣着舒冠忠的咽喉。

舒冠忠大驚。不但大驚，也大怒。他掙扎，拚命的掙扎！

青衣人的臉上還是毫不動容，右手指骨却已青筋突起。

舒冠忠驚怒的時間並不長久。他很快就全身癱軟，呼吸中絕。

然後，青衣人輕輕一拋，就把他拋開三四丈外。

焦四四盯着這個青衣人，呆住。

「你不是和他一起來的？」他實在無法明白，「你爲甚麼反而要殺了他？」

這人冷冷道：「他太窩囊，而且已斷一臂，留下來也沒有甚麼用。」

焦四四道：「他沒用所以就得死？」

青衣人道：「不錯。」

焦四四眼珠子骨碌一轉：「小師妹也

常常說俺沒用，但她却没有叫俺去死。」

青衣人道：「你別死，你要活着。」

焦四四道：「俺活着有用嗎？」

青衣人道：「當然有用。」

焦四四道：「有甚麼用？」

青衣人道：「爲你師父收屍。」

焦四四一怔，隨即怒吼起來：「沒你娘鳥與，竟敢消遣俺焦四四？俺……」

但他「俺」不下去。

因爲郝世傑已伸手掩住了他的嘴巴。

七個人，只有十三隻眼睛。

因爲其中一個禿頂漢子只有一隻眼。

左眼。

而那個青衣人，舒冠忠叫他「皇甫寨主」。

綜合這兩點，再加上青衣人剛才的出手，郝世傑已知道這七人是誰。他們是長江下游「七惡水寨」的七位寨主。

大寨主是「鐵鎖長江」皇甫舜。

二寨主是「水裏飛狼」詹牧。

三寨主是「一目殺手」賈登。

四寨主是「翻江倒海」彭大流。

五寨主是「百邪神魔」蕭木葉。

六寨主是「毒手無常」司徒齊天。

七寨主是「奪命金錢」婁震中。

——七惡水寨，只要遇上其中一人，都是江湖中人認爲天大的麻煩。

但現在，居然七個都來了。

他們本該在長江下游一帶活動，但現在却來到了西湖之畔。

這是爲了甚麼？

是不是爲了「五空神劍」？

難道他們不知道這次西湖賣劍，本來就是斷魂堂要讓江湖人亂成一團的手法？

郝世傑猜不透。

但他却又另有一種想法。

七惡水寨，說不定也是斷魂堂的人。這並不是絕無可能的事。

郝世傑決意要問個清楚，問個明白。但他還沒開口，皇甫舜已對他說：「斷魂堂的事，你能否不管？」

郝世傑雙目暴睜。

「你們也是斷魂堂的人？」

皇甫舜冷冷道：「大勢如此，人在江湖，豈能不識抬舉，逆天而行事？」

郝世傑怒道：「趨炎附勢，無恥！」

皇甫舜淡然一笑：「郝老英雄，漂亮說話，人人懂得說，但等到形勢迫在眼前的時候，恐怕……」

「恐怕你已變成無頭之鬼！」郝世傑動了火，一刀就向皇甫舜的臉上劈去。

皇甫舜與郝世傑殺得難分難解。

一目殺手賈登，毒手無常司徒齊天却悄悄的迫近了司馬縱橫。

賈登微笑道：「聽說司馬大俠的獵刀天下無雙，未知可否讓賈某一開眼界？」

司徒齊天陰森森的接着說：「我也想看看這口刀。」

司馬縱橫沒有讓他們失望。

他輕輕的拔出了刀。獵刀鋒芒四射，令賈登、司徒齊天看得爲之垂涎三尺。

尤其是賈登那隻左眼，差點沒有從眼眶裏掉下來。

他是個殺手。他用的武器也是刀。

灰袍人赤手空拳，沒有武器。

但忽然間，華山三秀的老大掉進湖中，連動都不能再動。

衆皆駭然。

接着，其餘兩人也先後不明不白的墮湖，再也沒有半點動靜。

灰袍人若無其事拍了拍手，囑咐船繼續把小舟撐近畫舫。

這一來，這個神秘的灰袍人，頓時成爲衆所矚目的人物。甚至有人暗中懷疑，他就是斷魂堂主！

(三)

畫舫中，佈置美侖美奐。

在一個角落裏，有兩個俊俏的公子哥兒，輕輕的搖着紙扇。

但卻有個長相粗獷的漢子走了過來，冷冷道：「你們瘋了，這麼寒涼的天氣，搖搖甚鳥扇？」

兩個公子哥兒一穿白袍，一穿藍袍。穿白袍的公子好像生氣了。

但年紀比較大一點藍袍公子却在陪笑：「是，我們把扇收起來便是。」

白袍公子一怔。

但藍袍公子已把扇收好，也伸手把白袍公子的扇一併收掉。

這粗獷的漢子哼的一聲：「沒志氣，居然經不起老子唬嚇。」

白袍公子忍不住說：「你是甚麼人，如此無禮？」

這漢子桀桀一笑：「老子現在就想強姦了你，然後你就非嫁給我不可……」

他的聲音越來越響亮，語氣却是越來越下流。這時候，人人都已看出，這兩個「公子」，其實都是個女人。

有人大笑，也有人搖頭嘆息，也有人抱不平，走了出來。

「朋友，你太過份了！」挺身而出的，是青城派鶴冠道長。

他仗義為這兩個改裝為公子哥兒的女人解圍，不禁有人大聲喝采叫好。

鶴冠道長也是覺得這一次面目有光，縱然沒把五空神劍買下，倒也不枉此行。

那知心念未已，他忽然給人拋進湖裏！

× × ×

那漢子沒有動手。他只是睜眼瞧着，把鶴冠道長拋進湖裏的，赫然又是那個灰袍人！衆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鶴冠道長的身上，人人都向湖裏瞧。

鶴冠道長居然死了，在他還沒有掉進湖裏的時候，就已死了。

這灰袍人是甚麼來歷？

他好像動不動就要殺人。

下一個遭殃的又會是誰？

衆人驚魂未定，回頭一望，那兩個「公子哥兒」和那粗獷的漢子都不見了。

（四）

畫舫後有餘船。

現在，這條船上只有兩個人，那是一個很粗獷的漢子，和兩個公子哥兒。

這個看來很粗獷的漢子，本來並不粗獷，他一直被江湖人認為是個溫文雅爾的

正人君子。誰也想不到，他會把自己扮成一個如此粗獷的俗漢子。

但雁歌和諸葛聰婉却不感到意外。

尤其是雁歌，她現在已很瞭解沈柔，沈柔本來就是一個這麼粗鄙，俗不可耐的人。

粗漢子是沈柔。

兩個公子哥兒是雁歌、諸葛聰婉！

「這條船好不好？」沈柔忽然開口，打破了沉默。

雁歌搖頭。「不好。」

「是不是因為我也在這條船上，所以不好？」沈柔的聲音有點嘶啞！

「是的，」雁歌的態度很決絕，聲音也是一樣。

沈柔道：「那又何必？難道妳已忘記，咱們以往的一段日子，有多快樂？」

雁歌冷冷一笑：「我現在只記得一件事，就是怎樣殺了你這個偽君子！」

沈柔的聲音彷彿很哀傷：「妳一定要我死？」

「一定！」

「好，我死，我願死在妳的手裏。」他從船上取下一把劍！他以兩指夾着劍鋒，劍尖對着自己的咽喉。

「妳拿着這把劍！」

雁歌伸手，握住了這把劍的劍柄。

沈柔放開了兩指：「妳動手罷！」他閉上了眼睛，似乎真的在尋死。

雁歌睜視着他，她已緊握着這把鋒利的劍，劍尖已對準沈柔的咽喉。

只要把劍輕輕向前一送一——這時候，豈非是她渴望已久的一剎那？

她好像有點迷糊了。

就在這時候，諸葛聰婉突然驚呼起來：「有蟲！」

雁歌的臉同時變得一片煞白。

她動了殺機！她把劍用力向前一送一——劍已刺出。

這一劍本該刺進沈柔的脖子裏。

然而她錯了。她錯在接過沈柔的劍！

劍自東來人不回

（一）

劍柄居然有蟲！一種毒蟲，一種劇毒無比的五色毒蟲！

雁歌早已不相信沈柔這個人。

但這一次，她又相信了他。

她相信沈柔心中內容，想死在自己的手上。唉，女人！她們是太多情？還是太愚蠢呢？

劍已刺出。

但雁歌的手腕已軟弱無力。

沈柔輕嘆口氣，輕輕把劍鋒挾住。

雁歌的臉發青。

「姓沈的，你好像……也好卑鄙……」

說到這裏，她的臉色不是發青，而是發綠。那條色彩斑斕，可惡已極的毒蟲，仍然緊緊纏在雁歌的手腕不放。

諸葛聰婉手足冰冷，不知所措。

沈柔睜着她，忽然說：「妳是不是很喜欢東方羽？」

諸葛聰婉臉如土色，怒道：「他已死了，你爲甚麼還要提起他？」

它甚至已可以用來殺人！最少，它已在這利那間殺掉了沈柔的自信！

× × ×

十劍又十劍！十劍再十劍！

沈柔呼吸已漸急促，額上隱隱冒汗。

司馬縱橫突然反擊。

不是三刀，而是一刀。

這一刀不兇，也不快。

但它卻像是一道無邊無際的網。

這刀網有多深？沈柔看不透。

他忽然有種窒息的感覺。

他拼命揮劍，要衝開這可怕的刀網。

但忽然間，這可怕的刀網又不見了。

刀網可怕，但等到連刀網都已消失的時候，却更可怕。

沈柔只看見了一點東西，向自己迎面飛來。那是刀光。

沈柔臉色一變，踉蹌後退。但已遲了。

刀光已經沒入了他的咽喉。

× × ×

沈柔臉上的神情變得可怖。

他鬆開了天王寶劍。

他靠近船舷，突然用盡全力，躍入湖中。他的一隻手，把他揪了回來。

那是司馬縱橫。

沈柔瞪着眼睛看着他。

司馬縱橫冷冷的說：「我已說過，絕不容許你弄污西湖的湖水。」

沈柔的眼中，露出了怨毒的神色。

不必三刀，司馬縱橫只是反擊一刀，就殺了沈柔。

但司馬縱橫已很累。累得要命。

沈柔嘆了口氣。「就是因爲他死了，妳若要見他，就絕不能偷生人世。」

「你的意思，是說要我去死？」

「不錯，死比活更好！」

「那麼你爲甚麼不死？」

「我願意死。只要我喜歡的人不再活着，我就死，立刻就死！」他的聲音忽然充滿了惆悵之意。

這時候，雁歌倒下。她死了！

沈柔睜大了眼睛，看着雁歌的屍體。

沈柔忽然說：「現在我就來陪妳！」

沈柔起右掌，向自己的天靈擊下！

諸葛聰婉連呼吸都已停止。

她只是看着他的右掌，忘了他還有另一隻手。

諸葛聰婉眼看見他毒死雁歌。

但她居然以爲沈柔真的要「殉情」。

他的右掌已拍向自己的天靈。

他的左手，却突然射出十二道青芒。

諸葛聰婉驚然驚覺要閃避已來不及。

她竟已呆了。

然而，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船中突然捲起一蓬刀光。

刀光閃電般攔在她面前。

十二道青芒，同被擊落。

諸葛聰婉驚魂甫定，吁了口氣。

「司馬大俠——」

「別害怕。」把穩定的聲音在她耳畔响起，「沈柔一定要去陪伴雁歌的！」

（二）

沈柔的眼色變了。他以前的朋友，現在的死敵——司馬縱橫就站在他眼前。

「小司馬，你果然不愧是鐵力的第四

他坐在船舷旁。

沈柔死了。但鐵鳳師呢？還有雲雙雙，她又怎樣？

（四）

畫舫內外形勢緊急，六傑堂中也是連場激戰，殺氣騰騰。

鐵鳳師在這裏遇上黑金吳王杖的主人，也是斷魂堂堂主——封瓊。

許多人都以爲封瓊已身首異處。

但他們却不知道，一手摧毀斷刀門的，本來就是斷刀門主！

封瓊很想殺了鐵鳳師。

因爲他知道，這人是個勁敵。

封瓊也是這麼想。

於是，他倆父子聯手，合擊鐵鳳師。

× × ×

鐵鳳師並不是那種死要撐面子的

君子不立危牆之下。

但無論他是否君子，在「危牆之下」

他是絕不會隨便逗留的。

然而，他現在不能走。

因爲他還要照顧雲雙雙。

所以，他只好撐下去！

無論自己冒多大的危險，他都絕不會不顧雙雙而獨自離去。

封瓊是老江湖，老狐狸。

他當然看出鐵鳳師是個够義氣的人。

所以，他不着急，只是慢慢的在消耗

鐵鳳師。

鐵鳳師雖然姓鐵，但却畢竟不是用鐵

打造出來的。他的力量，遲早會在這一戰

裏消耗得乾乾淨淨。

這兩父子已穩操勝券。

代主人。」

司馬縱橫目光閃動，冷冷道：「我不求有功，只求無愧於游老刀匠與齊師、齊拜刀兩位大俠。所以我一定要對得起這把獵刀！」

「怎樣才算對得起獵刀？」

「凡是江湖敗類，就讓這把刀飲掉他們的血！」

「我是不是江湖敗類？」

「你是江湖敗類中的敗類，人類渣滓中的渣滓！」司馬縱橫的聲音沒有半點感情，只有殺氣。

沈柔默然，船中還有劍。

沈柔緩緩解下其中一把。

「這好像是昔年威震河朔劍天王陸茂枝的天王寶劍。」司馬縱橫冷冷說道。

「不錯。」

「陸老英雄已死。」

「不錯。」

「兇徒遍尋不獲。」

「也不錯，」沈柔慢慢的說：「沈某殺人，又豈會輕被人逮着？」

「然而，舉頭三尺有神靈，所以你現在還是罪惡貫盈，非死不可！」司馬縱橫的刀已擡起。

沈柔驀地一笑。

「小司馬，你錯了，在五年前，我至少有八分把握可以殺你。」

「現在已是五年之後。」

「不錯，所以我擁有的機會，不再是八分，而是十足！」

不是八分機會，是十足！

沈柔的信心好大！

他刺出的劍也很快，好絕！

（三）

司馬縱橫人正年青，應敵經驗，自認不如沈柔。但他却有一股正氣，一股義氣，一股不折不扣，凜然壯烈的正義之氣。

這一股氣是一種信心，一種力量。

它使司馬縱橫臨危不亂，處變不驚。

他連續接下三七二十一劍！

沈柔的劍法，陰柔而快速。

但當司馬縱橫接下二十一劍之後，他的劍招忽然一變，變得勢如奔雷，隆隆有聲。

他手裏的是天王寶劍。天王寶劍是利器，配合着沈柔的劍法，威力更是倍增。

他一口氣再狂攻三十六劍。

司馬縱橫似已漸落下風。

但他居然在這時候說：「沈城主，只要我反擊三刀，你就必死！」

鐵鳳師終於掛了彩。

封羣在父親的掩護下，以鷹爪扣了鐵鳳師一爪。這一爪，傷在琵琶骨。

若是換上別人，早已挺不住。但鐵鳳師却連悶哼也不發出一聲，勇戰依然。連封羣也忍不住用讚賞的目光瞧着他。

雲雙雙已看出形勢不妙。她大叫：「鐵大哥，你走，別留在這裏送死！」

但鐵鳳師充耳不聞。他寧死不走。封羣突然大喝：「羣兒，你讓開，待我親手殺了他！」

封羣立退。這時候，他知道由父親一人出手，已足以斃了這位辣手大俠。但也在這一刻間，忽然傳來一陣鈴聲。

(五)

鈴聲清脆悅耳，佛號莊嚴肅穆。來的是個老和尚。

一根禪杖，杖上繫着五個小鈴。

「搖鈴大師！」封羣瞳孔收縮。

老和尚又是一聲佛號，接着說：「檀樾好大的殺氣。」

封羣冷笑：「大師是出家人，這裏的事，你還是少管上算。」

老和尚莞爾道：「正因為老衲是出家人，凡事不能以利害作為行事準則，上算的事，老衲未必會去幹，不上算的事，反而甘願為之。」

封羣冷冷道：「倒要看看，你有甚麼本領。」

突聽封羣大聲道：「這老和尚由爲父打發，鐵鳳師交給你！」

形勢遂有了轉機。鐵鳳師雖然受傷，

但戰意却更激昂起來。

(六)

西湖上，紛爭四起。

天香畫舫上，本來是一個賣劍大會。

但劍尚未出現，仇殺聲已此起彼落。那灰袍蒙面人，似是個瘋子。

他動不動就動手殺人。

畫舫上的武林人，對這神秘而瘋狂的高手，可說是又驚又怒。他到底是誰？

每個人都希望有人能制止他。但沒有。直到怪刀神翁郝世傑忽然挺身而出，衆人才總算有了希望。

灰袍蒙面人冷冷一笑：「你是誰？」郝世傑說：「你又是誰？」

蒙面人道：「不知道！」郝世傑道：「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早已忘了自己究竟是誰。」

郝世傑冷冷道：「無論你是誰，老夫現在要殺了你！」

蒙面人道：「只要你能殺了我，我不怪你。」

郝世傑大笑，揮刀。他是刀法名家，一刀揮出，每個人都被刀氣所攝。

但這蒙面人卻從刀光裏欺身掠進，拳就打在郝世傑的肚子上。

郝世傑臉如紙白，失聲叫了起來：「胡天絕！你一定就是胡天絕！」

此言一出，每個人都驚得呆住了。連司馬縱橫和諸葛聰婉也不例外。

他們又已回到天香畫舫，而且剛好看見郝世傑挨了這一拳。

聽見「胡天絕」三個字，他們又怎能

不爲之呆住？然而，蒙面人也呆住了。

他喃喃道：「胡天絕？誰是胡天絕？……莫非……我真的是胡天絕？……不錯，我是胡天絕！哈哈……」他忽然大笑起來，手舞足蹈，真的像個瘋子。

胡天絕未死！但他瘋了。

他把畢生所學，傳授給封羣之後，有一天忽然瘋了。他突然自毀容貌，又放火燒掉了自己的房子。

他忘記了自己是誰。他甚至認不得封羣！

結果，封羣用計把他囚禁在一座堅固的牢獄裏。

然後，他接管了斷魂堂，成爲堂主。胡天絕雖然自毀容貌，但當他在鏡子裏看見自己模樣的時候，他就後悔了。

他把自己的臉蒙着，不讓任何人看見自己的臉。

他在囚室中渡過了一段悠長的歲月。然而，他的瘋病還是沒有好轉。

非獨如此，他還動不動就想殺人，尤其是那些身上佩帶着兵刃的武林人。

封羣好毒辣。他在這次「賣劍大會」裏，把胡天絕放出來。他要利用胡天絕，在這條畫舫上儘量殺人！

毒計！一條好毒的毒計！

封羣父子根本就不在畫舫上。胡天絕在畫舫上儘量殺人，對他們是有利無害。唯一不知就裏的，是沈柔！

沈柔被委派上畫舫，暗中調度一切。但他也沒有調度出甚麼花樣，就已死在司馬縱橫的刀下。

現在，畫舫上最可怕的一個人，就是這個蒙面灰袍人——胡天絕！

胡天絕是越來越瘋得厲害了。他手舞足蹈，放聲大笑。

沒有人敢阻止他，甚至沒有人敢攔住他的去路。

「胡天絕，我是胡天絕！誰不怕死，過來！過來！」他狂笑大嚷。

終於，有個人走了過去，站在他的面前。那是司馬縱橫。

胡天絕大聲道：「你不怕死？」司馬縱橫搖搖頭：「不。我怕死。」

胡天絕道：「既然怕死，爲甚麼敢站在我面前？」

司馬縱橫道：「有人要殺我，我是來求你救我的。」

胡天絕大怒：「誰要殺你這麼大胆？你說！待我一掌斃了他！」

司馬縱橫道：「他叫胡天絕。」胡天絕吼叫起來：「可惡！胡天絕真可惡，他在哪裏？」

司馬縱橫道：「他在你頭頂上！」胡天絕大怒：「好大的胆子，他竟然敢騎在我頭上？」

司馬縱橫說道：「他說，你不敢趕走他！」

胡天絕道：「我爲甚麼不敢？」司馬縱橫道：「因爲他就是你，你也就是他。」

胡天絕好像越來越糊塗了。

「他就是我？我就是他？」

「不錯。」

勁裝大漢的臉立刻脹紅。他無言以對。終於還是說：「不錯，我現在殺他，便是個懦夫！」

他抱拳，羞慚滿面退下。但又有一个人走了出來，那是郝世傑。他大聲道：「胡天絕已神智不清，司馬縱橫騙掉他一身武功，本是不值得恭維

了眼睛，大聲道：「還不是爲了你的寶貝女弟子？」郝世傑一呆：「你沒有死？」

「誰說我死了？」鐵鳳師大笑。

(全文完)

然而，對於咱們，甚至是整個武林，都是一件好事！」說到這裏，衆人已忍不住爆出一陣如雷般的喝采。

郝世傑語音一頓，接道：「但現在，咱們若再對胡天絕加以迫害，那是卑鄙的，所以老夫願意把他帶回九玄洞，使其終老一生，未知各位英雄豪傑認爲如何？」

衆人又是一陣响亮的喝采。

郝世傑鬆了一口氣。

司馬縱橫也鬆了一口氣。

就在這時候，湖上又來了一條船。船上迎風而立的，是個乞丐。

但司馬縱橫一眼已看出，那是自己一直担心的妻子雲雙雙！

(七)

雲雙雙來了！

鐵鳳師，搖鈴大師也來了。但這兩個人却没有站着，而是躺着。

郝世傑臉色一變，不待船兒泊近畫舫，就已飛身掠去。

司馬縱橫也不比他落後。雙雙很累，她立刻倚向丈夫懷中。

鐵鳳師却似已變成了一團爛泥。郝世傑衝前，掀開他的眼皮。

「小鐵！小鐵！」鐵鳳師沒反應，甚至連呼吸都沒有。

郝世傑臉色驟變。

「雙雙，他怎會弄成這副樣子？」雙雙還沒有回答，鐵鳳師却忽然睜大了眼睛，大聲道：「還不是爲了你的寶貝女弟子？」

郝世傑一呆：「你沒有死？」

「誰說我死了？」鐵鳳師大笑。

但他才笑了片刻，忽然咯出一口血。郝世傑一翻白眼。

「笑！有甚麼好笑？你雖然沒有死，但也已經是半個死人，若沒有適當的治療，想不死也很難。說着，急點鐵鳳師七八個穴道，然後又從身上拿出一撮金針。

郝世傑的「金針起死回生大法」，在江湖上早有盛譽。

他以金針插入鐵鳳師身體上。

「放心，你死不了，因爲老夫人雖老實刀猶未老，金針療傷之術更是一絕！」

鐵鳳師微微一笑，接着便沉沉入睡。

「師父，」雙雙驚叫起來：「他怎麼了？」

「睡着覺啦。」郝世傑哈哈一笑：「他傷勢不輕，却又諸多掛牽，左顧右盼，爲師只好讓他好好睡覺，總之，人頭保證，他很快就會沒事。」

賣劍大會終於散了。

劍呢？抱歉，五空神劍失蹤了。

主持賣劍大會的金大錦這人又如何？有人說他是少林派俗家弟子，「一掌震江南」柳嘯雲的弟子。

有人說他是西域邪教中人。

也有人說他是蜀中唐門高手……但事實上，統統都不是。

他根本就不是一個武林人，而是一個如假包換，不折不扣的客棧老闆。

他主持這次賣劍大會完全是被逼的。他的兒子已被斷魂堂的人打斷了一條腿。他若不言計聽從，他這個兒子的另一條腿就再也保不住。

金大錦無奈，只得硬着頭皮撐下去。他只是個幌子。

至於那些謠傳，當然全是由斷魂堂的人散播出來，弄得好像真有此事一樣。

羣雄知道真相後不禁爲之陣苦笑。

鐵鳳師傷勢雖不輕，但却可望痊癒。然而，另一個躺在船上的空門高僧搖鈴大師，却已死了。

在他身旁，有兩樣東西。那是搖鈴大師的禪杖，還有一個沉重的包袱。

郝世傑解開包袱，裏面赫然是兩顆形狀恐怖已極的人頭。

那是封羣、封羣的項上首級！

封羣真的身首異處了。

封羣也和父親一樣，斷魂堂掀起的風雲，至此總算告一段落。但搖鈴大師却付出了代價。

封羣死，封羣也敗在鐵鳳師手下。他本已傷了鐵鳳師，但到頭來還是敗在對方手下。然後鐵鳳師就割掉他們的腦袋，揹着搖鈴大師，和雲雙雙同赴西湖。

臘月，北風如刀。

諸葛聰婉離中土，回神劍宮。

她帶着東方羽的劍，默默踏上路途。

東方羽束來中土，雖然沒有完全完成任务，但在誅滅斷魂堂這件事情上，依然功不可沒。但他再也回不了神劍宮。只有諸葛聰婉，她帶着他的劍，也帶着如濃霧如膠漆般的傷感回去。

當年划鏢者

竟是合夥人

黃昏，小村外行人稀疏。

小村的情景，正合了前朝大曲家馬致遠那闕膾炙人口的天淨沙所描述的般。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小路上，一人一騎彳亍而行。馬是瘦馬，人是瘦漢。這漢子滿臉鬍鬚，怕已有好幾天未曾剃過，一套青衣也已發黑，一眼看去便知此人此時必定十分潦倒。

「呀——」一頭歸飛的烏鴉在他頭頂飛過，瘦漢抬頭一望，臉上的神色更加淒憂。

暮靄中，小村裏炊烟四起，顯得格外

諛靜。

那匹馬瘦得皮包骨，走得比牛還慢，看情況隨時會有陪倒下去的可能，瘦漢嘆了一口氣，慢慢騰下馬背，拉着韁繩舉步入村。

地上有幾個村童在玩着泥土，抬頭見到瘦漢，却是不由一怔，一怔之後，便發一聲喊，撒腿跑回家中，好似見了鬼魅一般。

瘦漢臉上露出一絲痛苦的神色，喃喃地道：「想不到我『錦衣豹』凌雲飛竟然潦倒至這個田地，連小孩子見到我都会害怕！」

心頭酸苦正想回身出村，却敵不迴腹

中鐵腸的折磨，只好厚着臉皮跑到一家村屋前，舉手在門板上敲動起來。

半晌，木門「呀」地一聲打開，探出一個中年婦人的臉龐來，她顯然亦是吃了一驚：「你，你……你找誰？」

「大嫂，你家有煮熟的的山羊或是薯否？賣一點給我吧！」

婦人看了他一眼，神色十分奇怪：「你等等！」說罷砰地一聲關起木門。

凌雲飛無奈地苦笑了一下，耐着性子等待，過了好一陣，門才再打開，那婦人把一包薯薯放在他手中，未及凌雲飛掏錢給他，已把門關上。

剎那，凌雲飛的心好似讓人抽了一鞭似的，火辣辣地疼痛。那女人把他當作乞丐，他自尊心嚴重地受損，霍地把那包薯薯放在門口，轉身走了出去。

跑了好幾步，那匹馬嘶嘶亂叫，用牙咬住他的衣角，不肯走動。凌雲飛暗嘆一聲：「我如今落魄受盡人間白眼，又何必計較多此一遭！」

心念一動，嘆了口氣回身拿起薯薯拉馬出村。

村外西山有座山神廟，破舊失修，顯然已失去了香客的青睞。

紅日在山神廟背後墜下，黑暗立即籠罩着大地。

凌雲飛割了一大把青草回來飼馬，又拋了兩塊薯薯給他，這才返身入廟裏腹。

他現在已失去了一切，只剩下這匹瘦馬與他相依為命，他實在不能再失去牠。

長時間的疲乏，使他很快便墜入夢鄉

，朦朧間突然被一陣吱吱叫聲吵醒，他像一頭受驚的兔子般跳了起來，月光自門窗透射入來，小廟裏纖毫畢露，原來是幾隻老鼠在爭吃他吃剩的薯薯。

那幾只老鼠顯然是餓壞了，也不怕人，依然在爭奪美吃。

凌雲飛暗嘆一聲：「老鼠尚且如此，人又何曾能自制得住！」

有一隻老鼠被其同類咬得遍體鱗傷，拐着腳慢慢爬開。凌雲飛突然生了一個念頭：「老鼠尚能貪生，我又何必自暴自棄呢！」

想到這裏，他精神倏地一振，他覺得有必要把一年多前所發生過的事仔細想一想。

「威武鏢局」在江南一帶崛起甚速，短短的三四年便能與武林八大鏢局爭一日之長短。提起「威武鏢局」人們不由想起「錦衣豹」凌雲飛及「賽諸葛」霍柏勝這兩個年輕的高手。

「威武鏢局」正是由他倆所創，憑着他們兩人的武功、手段、人緣及機智，使威武鏢局所保的鏢從未失過手。

威武鏢局也漸漸成了一塊金漆招牌，生意滾滾而來，沒多久便已名震江南。

一年多前的一個黃昏，凌雲飛在店裏主持店務，突然來了一個白面無鬚的中年人，說要見總鏢頭。

凌雲飛及霍柏勝都是總鏢頭，霍柏勝正保一趟鏢到江北尚未回來，於是凌雲飛便在小廳裏接見他。

白面中年人自稱姓高，是翠竹山莊的

難得的是劉備的臉龐是白玉，關雲長的臉龐是紅玉，而張飛的臉却是黑玉，正合了說書人口中的對三人的描繪。

凌雲飛舉起一看，雕像臉上的玉竟不是嵌上去的而是天生的！

凌雲飛看得愛不釋手，禁不住問道：「高總管，這三具雕像價值不菲吧！」

高總管哈哈一笑：「這可說是價值連城之物，那是多年前敝上從一個破落戶處買來的，計算一下市值起碼在十萬兩銀子之上！」說到這裏臉容一正，「凌總鏢頭，這趟鏢的價值任由你開，但假如失了可得照賠！」

凌雲飛約莫計算一下，總共大概值十二萬兩至十四萬兩，心中一時之間頗為委決不下。接了吧又怕萬一有損失時虧賠不起，不接吧又平白失了一單大生意，而且傳了出去，讓人說威武鏢局不敢接大生意對聲譽頗有影響。

沉吟了好一陣，才決定接下來，依手續辦了賠償契約及保鏢費用，高總管這才起身告辭，凌雲飛堅意留他下來吃飯。

由於時間短促，凌雲飛來不及「賽諸葛」霍柏勝回來便準備了人手起程。

他採取暗鏢的手法上道，自己親押一隊鏢師及趟子手走小道，背上故意揹了一個木盒，另一批人却護送一頂軟轎上道，轎上坐着一個精練的鏢師，那些「紅貨」却放在轎子裏，走的是官道。

凌雲飛以為此計必然萬無一失，可以隔避各地的綠林好漢及獨行劇盜，事實上走了半個月果然平安無事，眼看即將到達湘南地界，凌雲飛更加放心。

短篇俠義故事

石中火·文
黃耀基·圖

風雲保鏢



總管。翠竹山莊在江南的名頭也不小，莊主祝天壽的兒子祝一雄是湖南司馬莊莊主司馬無忌的大女婿。

提起司馬無忌更是無人不知，因為其有五個兒子，七個女兒七個女婿，勢力雄厚龐大，加上他本人的武功十分高強，行事又介乎正邪之間，一切但憑好惡行事，不可理喻，黑白兩道都懼之三分。

司馬無忌的七個親家也是道上的好手，這使司馬莊的勢力更加龐大，比之名門各派毫不遜色。

當下雙方寒暄過後，凌雲飛便問道：「高總管大駕光臨不知有何指教？」

「不敢。」高總管言談舉止倒也彬彬有禮，「聽聞貴局業績顯赫，因此敝上特來邀請鏢頭辛苦一趟……」

「哦……祝莊主有何用得着凌某之處呢？」

「是這樣的，敝上親家司馬莊主下月是他六十大壽，本應親自携禮登門祝壽，不遐敝上近來玉體欠和，舊病復發，演變成半身不遂，而敝公子又親奉湯藥在側，恐亦未能分身，所以欲請總鏢頭替咱押送賀禮！」

「多謝令上及高兄青睞，使凌某受寵若驚！」

「凌總鏢頭不必客氣！」高總管取出一方木盒，接着把它打開，立時現出一片珠光寶氣，最寶貴的却不是這些珠寶，而是三具雕得栩栩如生的玉像：看得凌雲飛嘖嘖稱奇。

這三具玉像各高兩尺，雕的是三國時代桃園結義的劉、關、張三個異姓兄弟。

這天他依例派出趙子手去官途探聽消息。黃昏後，那個趙子手回來向他報告所見之情況，却使凌雲飛三魂不見了六魄，連忙帶人趕了過去。

官途旁的一座小樹林裏，樹木頗多斷折，遍地都是傷痕累累的屍體，凌雲飛登時如陷冰窖。

這些屍體全是他的手下，也是威武鏢局的精銳。一行九人竟然沒一倖免，六個趙子手，三個幹練的鏢師全都伏屍林裏。

那頂轎子頗多刀劍砍傷的痕跡，轎裏空空如也，那些鏢師經已不知去向。

凌雲飛的心又再一沉，總算他不失是個人物，立即強忍悲痛驚慌向附近的幾個成名人物打探，幾經辛苦才從一家山寨探出一點眉目。

樹林裏激戰的時候有一個山寨裏的頭目恰好自外經過，只見十幾個黑衣鐵面漢子圍着那些趙子手來廝打，當時他以為爲搶劫的，只是一些尋常的鏢貨，估計轎裏坐的可能是某位官大人的家屬而已，而且那裏又非他們山寨的地界，因此也沒有在意。

直到凌雲飛問起，他才想起一件當時疏忽了的事，那些黑衣鐵面漢子的武功實在高得令人懷疑——每一個人都是高手，從沒一個是打鐵開道，担旗叱喝的小角色。

這說明了一件事，這件劫鏢的案子絕非是某一家山寨所爲，也非某個獨行大盜所做的，除非他們聯手合幹！這對追討失鏢將更困難及渺茫了。

只十天，江南武林便都知道了這件事了！世上本多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的，也不足爲怪。凌雲飛懷着一顆複雜的心回到威武鏢局。

一入門，抬頭便見高總管及一個虎目劍眉的青年坐在廳上。他知道對方必是來與他計較，但也沒可奈何，只好上前把經過說了一遍。

那個青年道：「凌鏢頭，在下便是祝一雄，關於凌鏢頭的護鏢手法在下不敢置評，不過，咱依規矩辦事，逾期三月咱便再來向鏢頭追討失物，或索求賠償，話只此爲止，咱後會有期，高總管咱走！」

祝一雄及高總管前腳剛離開，霍柏勝便後腳接踵而至，他一身汗水，臉上神情既焦急又是疲乏，看情況顯然是因聽到消息，自個兒從江北趕回來。

「老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霍柏勝一見凌雲飛的神態，便已暗感不妙，傳聞必非空穴來風。

凌雲飛並不老，今年才二十七歲，但霍柏勝與他自小認識，又是同鄉，兩人一早便互以老字冠在姓氏之上作稱呼。

「老霍，這趟完了，都是我一時失策才釀成這個大錯！」凌雲飛痛苦地道：「事情到底如何，你先說來聽聽，不可垂頭喪氣，越是危急越要鎮定，咱不是一向這樣說麼？」

凌雲飛對這位夥伴一向十分信服，聞言精神略爲一振，心付也許霍柏勝能有辦法化險爲夷也未定，當下吸了一口氣便把經過告訴了他。

霍柏勝聽後，臉色一變喊聲苦也，道：「毫無幾條索這件鏢如何追討得回來？這

批鏢值多少銀兩？」

「契約上訂明十三萬五千兩！」霍柏勝眉頭一皺，「依例失鏢八折賠償，那也得十萬兩有多，咱庫房裏只有三萬多兩，如何賠償？」

凌雲飛除了苦笑之外尚有何言？三個月很快便過去了，不要說追討回失鏢，就是錢索也還未找到半條，而翠竹山莊的人却來了。

威武鏢局及凌雲飛霍柏勝領盡所有，也不過是五萬兩左右而已，祝一雄臨行揚言餘款一年之內必要悉數取回，否則必定聯合司馬山莊上門追討。

一年雖然有三百六十五日，但人在背運時，希望日子過得慢點，它却偏偏過得特別快，希望它過得快點，它又偏偏過得特別慢。

一年之內，凌雲飛四處奔走，籌借到兩萬兩銀子，尚欠三萬多兩才夠，而霍柏勝却更加窩囊，分文也借不到，兩人相對無言。

凌雲飛咬一下牙根，叫霍柏勝攜同家小及高堂老母遠走高飛，而由他四個人來担當，霍柏勝拗他不過，這才與他洒淚作別。

其實凌雲飛雖然沒有父母，但他有一位剛過門不久的妻子，而且已身懷六甲，但凌雲飛認爲鏢既是自己接下來的，自己亦應該負上較大的責任。

他把妻子送回娘家，便托人把那兩萬兩銀子交給翠竹山莊，自己便淪落江湖，四處打探消息。

一年來，他多次遇到翠竹山莊及司馬

莊的人，也經過多次的惡戰終於都能逃過追殺之難，但他自己亦與一頭喪家之犬差不多了。

囊空如洗時也只好當起攔路的劫賊，搶點錢以維生計，他一直懷念自己的妻子，及腹中的那個未曾出世的孩子。

一年多，孩子也該有六個月大了，不知長得如何？又不知她知不知道他爹爹的處境？

每逢夜深人闌之時，一切的煩惱便像毒蛇一般啃噬着他的心，尤其是對於妻兒更有一份愧疚。

這些心事向誰吐露，蒼天無語，不能爲其解悶，現在他又如何有辦法追討失鏢？他甚至不敢在人前透露姓名，更遑論調查失鏢的事了。

他是完全失望的了，一個人在得意的高峯時突然跌下失敗的深淵內，還能不粉身碎骨？

他曾經多次欲自殺了却此生，可是却兩個意念支持他生存下去。

第一個是把搶劫鏢物的人全部殺死，以洩心頭之恨。

第二個是希望還能與他的妻兒見上一面。

但是現在他却不敵，他怕他一露面便會連累了他們。

陽光自門縫裏照了進來，凌雲飛也在噩夢中醒了過來。

每次睡醒他都是怔怔地發了一陣神，今日也不例外。

突然他發覺門外傳來一陣急遽的步履聲，人未至劍先至，劍尖直刺對方咽喉。

郭易鋼刀一橫，又是一道金屬交響之聲傳出，凌雲飛凌空借力騰起往常大猷頭上越過。

他快旁人也不慢，常大猷右手鋼刀向上一撩，直刺其小腹。

好個凌雲飛，臨危不亂，硬生生再一個側翻自旁飄落。

「颯！」司馬長福刀光霍霍，一口氣連劈十四刀，刀刀不離凌雲飛要害，遠看只見凌雲飛被一團刀光圍住。

凌雲飛沒奈何只好沉着應戰，另思脫身之計。

常大猷及郭易見凌雲飛被困住便使刀上前合圍，團團把凌雲飛圍住。

司馬長福嘿然笑道：「凌雲飛，你還是跟咱回去吧，否則也是死路一條。」

常大猷接口道：「要想留命也可以，先把那三萬兩銀子及利息還了咱便放你一生路。」

郭易發出了一陣狂笑：「你看這小子餓得皮包骨，躺在路邊連狗都不啃一口，九成袋子裏連一文錢也沒有，要他還錢只怕比要他的命更加困難。」

常大猷也忍不住笑：「真的好似癆病鬼，若非咱兩個月前與他朝過一面，恐怕也認不出他。此刻就算他對人說他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威武鏢局』的總鏢頭『錦衣豹』凌雲飛，也沒人相信。」

凌雲飛心頭酸苦却硬生生按捺住脾氣。

「司馬公子，凌某一早便表示待擒了劫匪或湊足贖金自會上貴莊把手續弄清楚。」

「擒住劫匪？」常大猷笑道：「這你

易，人未至劍先至，劍尖直刺對方咽喉。

郭易鋼刀一橫，又是一道金屬交響之聲傳出，凌雲飛凌空借力騰起往常大猷頭上越過。

他快旁人也不慢，常大猷右手鋼刀向上一撩，直刺其小腹。

好個凌雲飛，臨危不亂，硬生生再一個側翻自旁飄落。

「颯！」司馬長福刀光霍霍，一口氣連劈十四刀，刀刀不離凌雲飛要害，遠看只見凌雲飛被一團刀光圍住。

凌雲飛沒奈何只好沉着應戰，另思脫身之計。

常大猷及郭易見凌雲飛被困住便使刀上前合圍，團團把凌雲飛圍住。

司馬長福嘿然笑道：「凌雲飛，你還是跟咱回去吧，否則也是死路一條。」

常大猷接口道：「要想留命也可以，先把那三萬兩銀子及利息還了咱便放你一生路。」

郭易發出了一陣狂笑：「你看這小子餓得皮包骨，躺在路邊連狗都不啃一口，九成袋子裏連一文錢也沒有，要他還錢只怕比要他的命更加困難。」

常大猷也忍不住笑：「真的好似癆病鬼，若非咱兩個月前與他朝過一面，恐怕也認不出他。此刻就算他對人說他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威武鏢局』的總鏢頭『錦衣豹』凌雲飛，也沒人相信。」

凌雲飛心頭酸苦却硬生生按捺住脾氣。

「司馬公子，凌某一早便表示待擒了劫匪或湊足贖金自會上貴莊把手續弄清楚。」

「擒住劫匪？」常大猷笑道：「這你

易，人未至劍先至，劍尖直刺對方咽喉。

郭易鋼刀一橫，又是一道金屬交響之聲傳出，凌雲飛凌空借力騰起往常大猷頭上越過。

凌雲飛覺得聲音有點熟，忍不住伸頭一望，這一望只嚇得他一顆心怦怦亂跳，原來那個壯年漢子正是死對頭司馬無忌的大兒子司馬長福，另外二個青年自然亦是司馬莊的護院之類的武師了。

司馬長福取了一個饅頭，正想張口咬下，忽見饅頭上沾有幾點塵土，他是個心思慎密的人，心頭立時一跳，悄悄舉頭向樑上一望。

這條橫樑十分粗大，剛能遮住人身，司馬長福沒有任何發現，不過當他再度仔細觀察時却肯定樑上必定藏了人，因爲樑側有一個手印，那是因爲樑上佈滿了塵，而有人上樑時不小心揩過留下的。

他輕輕放下饅頭，向二個手下打打眼色，隨即輕輕把鋼刀抽出刀鞘。

盡管他已經十分小心，但鋼刀離鞘時

仍然發出一聲異常輕微的聲響，這對無時不處在警戒狀中的凌雲飛來說，却像是响了一個焦雷。

他知道身形已經暴露，當機立斷之下，立即雙腳用力猛蹬一躍，射向窗子。

廟雖然破舊，但窗子上仍有雕花木格，凌雲飛一掌擊飛木格窗櫺，身子立即自窗口射了出去。

他快司馬長福也不慢，凌雲飛的雙足觸及廟外的土地，司馬長福的身子已穿出口。

凌雲飛與司馬長福已較過兩次手，深知多言無益，便先下手爲強，長劍適時持在手中，凌空躍起，一劍刺向司馬長福的胸膛，疾如離弦之矢。

司馬長福也非省油燈，鋼刀及時護在胸前，「噹」地一聲，刀劍相碰，司馬長福立時借力向側翻落地。

凌雲飛與其一般向側翻去，方向自是不同，他雙腳站地立時向前疾奔過去，落荒而逃。

凌雲飛一掠三丈，再掠又是三丈，剛轉過一棵大樹，冷不防樹後飛出一把鋼刀，這把刀不但來得快，而且毫無先兆。

千鈞一髮之際，凌雲飛猛覺側後勁風臨身，立時竄伏地上，雙腳一陣亂掃，隨之曲腰彈起。

樹後偷襲的那人正是司馬長福的手下郭易，他未待凌雲飛站穩鋼刀又疾劈過去，凌雲飛倉促一擋，「噹」地一聲，一個跟頭又後退兩步。

這利那司馬長福及另一個手下常大猷亦已持刀趕至。凌雲飛猛咬牙根，撲向郭

四丈高的大樹頂。

司馬長福慶不及此，一怔之下立即領着手下把大樹圍住。

凌雲飛在樹上止住肩上的血，又撕下一幅布把肩膊縛住，雖然暫時沒有危險，但此終非長久之計，目光四處一掠，暗暗沉思脫身之計。

所謂人急智生，不一忽終讓他想出一個計謀來。

常大猷也連忙趁這個時候把脅下的劍傷裹好。

凌雲飛立足之樹乃是一株針松，他雙腳突然一頓，樹上的針葉像雨般洒下，司馬長福等生怕雙眼被針葉刺傷，慌忙低頭後退。

這利那，凌雲飛突然向下躍落，司馬長福暴喝一聲，立即與郭易等反身奔向針樹。

凌雲飛飛下二丈，足尖在一條橫枝上，身子突然平射出去，這一掠竟然逾三丈，落在司馬長福之身後。

司馬長福霍地一個回身，鋼刀脫手飛出，直射凌雲飛後背。

凌雲飛足尖剛站地，又再向前掠去，眼前鋼刀即將臨背，凌雲飛的身軀突然筆直墜下，自一個懸崖墜下。

鋼刀呼地一聲在其頭頂越過，凌雲飛的身形亦迅即消失。

這一着更加出人意料。司馬長福奔前一看，只見凌雲飛正自一棵自山岩中長出的松樹攀下，連爬帶滾下山。

原來剛才凌雲飛在樹上因位高的關係看到山腰有一棵松樹這才想了這個脫身之處。

凌雲飛飛快地把乾糧嚥下，跑到山澗處喝了幾口水。

那人這才慢條斯理地道：「老夫姓馬，外號『劍中仙』你可曾聽聞過？」

凌雲飛心頭一跳，脫口道：「前輩便是昔日武林十大奇人之馬逢春馬老前輩？小子真的眼無珠！」

馬逢春悠然一嘆：「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咱那些所謂十大奇人，如今也已死的死的散的散了！」

「余生也晚，未曾見過前輩一面，但傳聞中前輩的臉龐，並非如現在這般，這般……」

馬逢春突然自臉上揭下一張人皮面具來，只見臉上斑斑駁駁滿是傷疤，極為恐怖，馬逢春重新戴上面具，這才嘆道：「老夫這張臉還能見人麼？」

凌雲飛脫口問道：「前輩，你的臉怎會如此……如此難看？」

馬逢春突然嘿嘿地笑起來，笑聲不大但極其尖銳恐怖，彷彿夜梟啼叫。「嘆嘆」連聲，樹上的宿鳥被笑聲所驚動，撲翅高飛。

凌雲飛心想馬逢春必有一段凄辛的隱秘，但此人成名在三四十年前，武功極高，不知是何原因變成如此，心念連動，却不敢動問。

馬逢春笑聲一止，沉聲道：「老夫的事你莫多問，先說你的，你用暗鏢這手法有誰知道？」

「局內有幾個鏢師知道。」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劫匪怎會知鏢裏藏有紅貨？須知對方既然人人的武

計，這計劃本就有頗大的危險，只要那棵松樹承受不住他的重量，枝斷人亦必墜落山崖下而死。

也許這是不該絕吧，又或者上天認為凌雲飛吃苦頭尚未足夠，還要讓他活在世上受折磨。

凌雲飛急急如喪家之犬大氣也不敢喘一口，撒腿急奔了六七里路，這才停下來喘喘氣。

也到了此刻他才能拿眼打量附近的環境，這是另一座山坡，山坡不很大，樹木却頗茂盛，山坡的中央有一道山澗，山澗汨汨自上流下，耳畔不斷聽到淙淙的水聲。

此刻他才發覺自己實在又飢又渴又疲又累，渾身疼痛難耐。他強打精神走向山澗，打算喝幾口山水解解渴。

山澗有個小潭，潭水清澈，凌雲飛走到水潭上正要伸手掬水飲，猛覺水中有個人影正向下俯伏下來，他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反手一拳擊出，接着側身挪開兩步，眼角一瞥，空山寂寂，背後那裏有人？

他定一定神，仔細一看附近的確沒有人，暗罵自己已成驚弓之鳥，重新再走到水潭，頭一低，水中又出現了那個人影。這次他終於明白了，這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人，就是他凌雲飛的影子。

這利那，他一顆心幾乎停頓了。「天呀，這便是我麼？這便是我麼？」他心中歇斯底里地叫着，他想哭可又哭不出來。

「我的妻子還能認得出我麼？不！她一定認不出我便是昔日風流瀟灑，風度翩翩的凌雲飛了！」

功都如此高強，必是有備而來！因此也一定是有人把消息洩露了出去！」

凌雲飛心頭一跳，脫口呼道：「我怎麼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心念連翻，半晌又搖頭道：「沒有可能，因為知道這些紅貨的鏢師都已伏屍現場了！」

「哦？如此倒頗費周章。你的那個夥伴叫什麼『賽諸葛』的現在去了那裏？」

「大概攜着妻兒跑去邊遠之地！」

「他當時在那裏？不在鏢局裏？」

「他保了一趟鏢到江北洛陽，也是一趟貴重之物，是洛陽太守的五本珊瑚及一串珍珠項鍊！」

馬逢春沉思了一陣，道：「咱睡一會兒吧，明日開始老夫教你一路劍法，限你一個月之內學成。」

凌雲飛大喜，登時拜倒口稱師父。馬逢春忙止住他：「老夫平生從未收過徒弟，之所以教你劍法，全憑機緣，你也不用叫我師父，仍稱我前輩吧！」

凌雲飛知道這些奇人都是脾氣古怪，喜怒無常，也不堅持。

三個月後，洛陽太守府裏突然出現了兩個黑衣人，這兩人一路蛇行鼠伏避過守衛的耳目直趨太守寢室。

這兩人便是馬逢春及凌雲飛，凌雲飛一個倒掛金鈎，雙腳掛在屋簷上，離了些口涎在紙窗上刺開了一個小洞，湊近一望，寢室內蠟燭火光跳躍，一個婦人正在刺繡，看情形此人必就是太守的夫人。

除此之外，室內空空如也別無他人，殷太守去了那裏？

翩翩的凌雲飛，就是我的孩子，也不認我這個爹爹了。」

他突然覺得不再口渴了，上天要讓他繼續活在世上接受折磨，他已沒有這個勇氣了。

他終於走上一條沒奈何又覺得是一種解脫的道路——自盡。

頭脖子在腰帶上，呼吸急促，周圍的樹木像走馬燈般轉動起來，緊接着眼冒金星，什麼也不知道了。

楊雪玉過的生活也絕不比她的丈夫——凌雲飛好多少，孩子已經產下了，是個男嬰，她替他取名叫凌玉生。

孩子才沒多大，可是他已跟着母親及外祖父五易居住，一直遷至河肅才停了下來。

楊雪玉無日不在思念自己的丈夫，她很想去江湖上找他，可是一則她武功不高，二則孩子還小，只怕爹爹照顧不及會發生什麼災難。

他父親楊堅以前也是個鏢師，後來年紀大了便退休在家，他看見女兒日益瘦削，便決定偷偷到江南找尋女婿，為恐女兒不允，他便半夜動身，留下一張字條偷偷地離開。

凌雲飛慢慢睜開雙眼，只見眼前有一張死氣沉沉，木口木臉的面孔，他心頭有點明白：「你是牛大哥還是馬大哥？」

那人聲音冷冰冰毫無生氣：「不是馬大哥，是馬大叔！」

凌雲飛聲音發顫：「馬，馬大叔，你

凌雲飛重新翻上屋頂與馬逢春到了另一棟小樓。馬逢春低聲道：「這是殷太守妾侍之居所！」

凌雲飛就前一望，紗窗上現出兩個人影，一男一女正在喝酒談笑，料是殷太守及其妾侍，凌雲飛與馬逢春立即竄入房內。

殷太守及其妾侍出其不意嚇了一跳，一驚之下才醒起來了刺客，正想張口呼救，馬逢春沉聲道：「殷太守殷大人，吾等來此，並沒惡意，請勿張聲，否則休怪咱魯莽！」

這句話比皇上的聖旨效力更大，殷太守立即把嘴閉起來。「兩位壯士，來此何為？」

他總算有幾分胆量，他的妾侍見馬逢春及凌雲飛兩張臉死氣沉沉，像殭屍般的樣子，早已嚇得癱軟了。

「吾等來此只不過欲向大人詢查一件事而已。」

殷太守見他沒有歹意，胆子漸大，便拉開椅子道：「壯士請坐有話但說無妨。」

馬逢春及凌雲飛也不客氣依言坐下，當下凌雲飛便問道：「殷大人，兩年前令表弟送與夫人的珊瑚乃托江南的威武鏢局託運的，他們在什麼時候把貨送到的？」

殷太守臉色一變，聲音也發起顫：「這個……這個，下官並沒有收到什麼禮物，兩位……」

「殷大人不要怕，小民便是威武鏢局的總鏢頭凌雲飛，請大人把當時的情況告訴小民。」

「貴局的總鏢頭不是那個叫霍伯勝的麼？」

是來……來帶路的？」

那人聲音更沉：「你為什麼要自盡？難道做人，比做鬼好麼？」

凌雲飛嘆一口氣：「馬大叔你不知道，待凌某見你們的大王才詳述一切！」

「混帳！什麼大王的，你還沒死是讓老夫救下來的，快起來！」

「什麼？我沒有死？」凌雲飛眼睛四處一掃，果見自己躺在山澗之旁，耳畔不時傳來歸鳥的宿鳥的吱吱叫聲，鼻裏也聞到一絲花香之味，這正是美好的人間。

凌雲飛突然覺得活着實在比死好了，他連忙爬了起來恭恭敬敬地向那人磕了三個頭。

那人哈哈大笑：「老夫還怕你未開竅哩，不想你現在倒不想死了！好好，這倒省了老夫一番唇舌。」

「前輩救命之恩，小子五內俱銘，現在，小子的確不想死了，請問前輩高姓大名？」

那人答復問：「你且把你尋死的原因說與老夫聽聽！」

凌雲飛不敢不說，便把二年來的遭遇「五一十講了一遍，這番話說罷，太陽已自西山沉下了，大地立時一暗。

那人自身上掏出火摺子生了一堆火，又取了乾糧分一半與凌雲飛，這才道：「你的遭遇果然值得同情，這也難怪你，想當年老夫何嘗不是『死』過一次！」

凌雲飛一愕，脫口問道：「老夫你昔年亦曾自盡過？」

那人雙眼突然露出一絲怨恨之色，語氣却十分溫和道：「吃吧，吃了再說！」

「草民也是，事實上威武鏢局正是咱倆合力創辦的！」

殷太守沉吟了一會才道：「那件事下官也是有點奇怪，鏢物很早便交了，但過了十天霍鏢頭才派了一個鏢師來取收據，但那批貨的確一件不少，下官自亦不作他求，便賞了幾兩銀子給那個鏢師！」

馬逢春接問道：「殷大人的確沒有記錯，過了十天才來取收據？」

「詳細日期下官也已忘記，大概是十天左右，也許還不止十天。」

凌雲飛再問一句：「收據上的日期寫的是那一天？」

「取收據那天。」

馬逢春見目的已經達到，便與凌雲飛告辭離開，他們仍然踰牆而去，沒有驚動及府內的守衛。

洛陽是一座古都，商業文物都十分繁盛，因此洛陽自然也有幾家鏢局，最大的一家是鎮遠鏢局，那是八大鏢局之一，也是字號最久的一家。

鎮遠鏢局的總鏢頭「金刀神彈」刁一棠今年五十歲，但他已不親自押鏢多年，這是因為鎮遠鏢局這塊金漆招牌已能使各方盜賊不敢輕易覬覦的原因。

鎮遠鏢局並非刁一棠所創，而是他父親留下來的，雖說創業容易守業難，但刁一棠却不負老父之望，苦心經營之下，使鎮遠鏢局的業績更加鼎盛。

刁一棠五年來第一趟親自押鏢，重新提起那幾被塵封的金刀，跨馬押鏢南下。這一趟却使刁一棠翻了個跟斗，連命

知鏢裏藏有紅貨？須知對方既然人人的武

功都如此高強，必是有備而來！因此也一定是有人把消息洩露了出去！」

凌雲飛心頭一跳，脫口呼道：「我怎麼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心念連翻，半晌又搖頭道：「沒有可能，因為知道這些紅貨的鏢師都已伏屍現場了！」

「哦？如此倒頗費周章。你的那個夥伴叫什麼『賽諸葛』的現在去了那裏？」

「大概攜着妻兒跑去邊遠之地！」

「他當時在那裏？不在鏢局裏？」

「他保了一趟鏢到江北洛陽，也是一趟貴重之物，是洛陽太守的五本珊瑚及一串珍珠項鍊！」

馬逢春沉思了一陣，道：「咱睡一會兒吧，明日開始老夫教你一路劍法，限你一個月之內學成。」

凌雲飛大喜，登時拜倒口稱師父。馬逢春忙止住他：「老夫平生從未收過徒弟，之所以教你劍法，全憑機緣，你也不用叫我師父，仍稱我前輩吧！」

凌雲飛知道這些奇人都是脾氣古怪，喜怒無常，也不堅持。

三個月後，洛陽殷太守府裏突然出現了兩個黑衣人，這兩人一路蛇行鼠伏避過守衛的耳目直趨太守寢室。

這兩人便是馬逢春及凌雲飛，凌雲飛一個倒掛金鈎，雙腳掛在屋簷上，離了些口涎在紙窗上刺開了一個小洞，湊近一望，寢室內蠟燭火光跳躍，一個婦人正在刺繡，看情形此人必就是太守的夫人。

除此之外，室內空空如也別無他人，殷太守去了那裏？

翩翩的凌雲飛，就是我的孩子，也不認我這個爹爹了。」

他突然覺得不再口渴了，上天要讓他繼續活在世上接受折磨，他已沒有這個勇氣了。

他終於走上一條沒奈何又覺得是一種解脫的道路——自盡。

頭脖子在腰帶上，呼吸急促，周圍的樹木像走馬燈般轉動起來，緊接着眼冒金星，什麼也不知道了。

楊雪玉過的生活也絕不比她的丈夫——凌雲飛好多少，孩子已經產下了，是個男嬰，她替他取名叫凌玉生。

孩子才沒多大，可是他已跟着母親及外祖父五易居住，一直遷至河肅才停了下來。

楊雪玉無日不在思念自己的丈夫，她很想去江湖上找他，可是一則她武功不高，二則孩子還小，只怕爹爹照顧不及會發生什麼災難。

他父親楊堅以前也是個鏢師，後來年紀大了便退休在家，他看見女兒日益瘦削，便決定偷偷到江南找尋女婿，為恐女兒不允，他便半夜動身，留下一張字條偷偷地離開。

凌雲飛慢慢睜開雙眼，只見眼前有一張死氣沉沉，木口木臉的面孔，他心頭有點明白：「你是牛大哥還是馬大哥？」

那人聲音冷冰冰毫無生氣：「不是馬大哥，是馬大叔！」

凌雲飛聲音發顫：「馬，馬大叔，你

凌雲飛重新翻上屋頂與馬逢春到了另一棟小樓。馬逢春低聲道：「這是殷太守妾侍之居所！」

凌雲飛就前一望，紗窗上現出兩個人影，一男一女正在喝酒談笑，料是殷太守及其妾侍，凌雲飛與馬逢春立即竄入房內。

殷太守及其妾侍出其不意嚇了一跳，一驚之下才醒起來了刺客，正想張口呼救，馬逢春沉聲道：「殷太守殷大人，吾等來此，並沒惡意，請勿張聲，否則休怪咱魯莽！」

這句話比皇上的聖旨效力更大，殷太守立即把嘴閉起來。「兩位壯士，來此何為？」

他總算有幾分胆量，他的妾侍見馬逢春及凌雲飛兩張臉死氣沉沉，像殭屍般的樣子，早已嚇得癱軟了。

「吾等來此只不過欲向大人詢查一件事而已。」

殷太守見他沒有歹意，胆子漸大，便拉開椅子道：「壯士請坐有話但說無妨。」

馬逢春及凌雲飛也不客氣依言坐下，當下凌雲飛便問道：「殷大人，兩年前令表弟送與夫人的珊瑚乃托江南的威武鏢局託運的，他們在什麼時候把貨送到的？」

殷太守臉色一變，聲音也發起顫：「這個……這個，下官並沒有收到什麼禮物，兩位……」

「殷大人不要怕，小民便是威武鏢局的總鏢頭凌雲飛，請大人把當時的情況告訴小民。」

「貴局的總鏢頭不是那個叫霍伯勝的麼？」

是來……來帶路的？」

那人聲音更沉：「你為什麼要自盡？難道做人，比做鬼好麼？」

凌雲飛嘆一口氣：「馬大叔你不知道，待凌某見你們的大王才詳述一切！」

「混帳！什麼大王的，你還沒死是讓老夫救下來的，快起來！」

「什麼？我沒有死？」凌雲飛眼睛四處一掃，果見自己躺在山澗之旁，耳畔不時傳來歸鳥的宿鳥的吱吱叫聲，鼻裏也聞到一絲花香之味，這正是美好的人間。

凌雲飛突然覺得活着實在比死好了，他連忙爬了起來恭恭敬敬地向那人磕了三個頭。

那人哈哈大笑：「老夫還怕你未開竅哩，不想你現在倒不想死了！好好，這倒省了老夫一番唇舌。」

「前輩救命之恩，小子五內俱銘，現在，小子的確不想死了，請問前輩高姓大名？」

那人答復問：「你且把你尋死的原因說與老夫聽聽！」

凌雲飛不敢不說，便把二年來的遭遇「五一十講了一遍，這番話說罷，太陽已自西山沉下了，大地立時一暗。

那人自身上掏出火摺子生了一堆火，又取了乾糧分一半與凌雲飛，這才道：「你的遭遇果然值得同情，這也難怪你，想當年老夫何嘗不是『死』過一次！」

凌雲飛一愕，脫口問道：「老夫你昔年亦曾自盡過？」

那人雙眼突然露出一絲怨恨之色，語氣却十分溫和道：「吃吧，吃了再說！」

「草民也是，事實上威武鏢局正是咱倆合力創辦的！」

殷太守沉吟了一會才道：「那件事下官也是有點奇怪，鏢物很早便交了，但過了十天霍鏢頭才派了一個鏢師來取收據，但那批貨的確一件不少，下官自亦不作他求，便賞了幾兩銀子給那個鏢師！」

馬逢春接問道：「殷大人的確沒有記錯，過了十天才來取收據？」

「詳細日期下官也已忘記，大概是十天左右，也許還不止十天。」

凌雲飛再問一句：「收據上的日期寫的是那一天？」

「取收據那天。」

馬逢春見目的已經達到，便與凌雲飛告辭離開，他們仍然踰牆而去，沒有驚動及府內的守衛。

洛陽是一座古都，商業文物都十分繁盛，因此洛陽自然也有幾家鏢局，最大的一家是鎮遠鏢局，那是八大鏢局之一，也是字號最久的一家。

鎮遠鏢局的總鏢頭「金刀神彈」刁一棠今年五十歲，但他已不親自押鏢多年，這是因為鎮遠鏢局這塊金漆招牌已能使各方盜賊不敢輕易覬覦的原因。

鎮遠鏢局並非刁一棠所創，而是他父親留下來的，雖說創業容易守業難，但刁一棠却不負老父之望，苦心經營之下，使鎮遠鏢局的業績更加鼎盛。

刁一棠五年來第一趟親自押鏢，重新提起那幾被塵封的金刀，跨馬押鏢南下。這一趟却使刁一棠翻了個跟斗，連命

也幾乎賠上。當一棠銀羽歸來時，貨主經已蒞臨候駕。這一來，刁一棠登時想起六年前威武鏢局的遭遇，難道自己即將步凌雲飛之下場？

凌雲飛那趟鏢只值十三萬五千兩，他這一趟却遠超此數，共八十七萬兩銀子。雖說鏢銀局底子厚，但經此一役也元氣大傷，更令人沮喪的乃是生意一落千丈，使刁一棠大傷腦筋。

馬逢春及凌雲飛好不容易才在「太安酒樓」找到一張座頭，兩人喝着悶酒，不斷地想着心事。

凌雲飛的心事以及遭遇，馬逢春知個十不離七，馬逢春的心事凌雲飛却一無所知。

凌雲飛一提起酒壺，壺中已空，連忙轉頭招呼小二添酒，目光一瞥，倏地發覺左首有張小桌坐着三個鏢局打扮的人，這三人也都是低頭喝着悶酒，一聲不响。

凌雲飛見是行家免不了多望幾眼，其中一人抬頭倒酒時，臉龐向凌雲飛這邊望來，凌雲飛與他打了個照面，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起來。

他越想越覺得那人便是心目中懷疑的人，禁不住走過去向他打了個招呼：「這位大概是楊鏢師？」

那人年紀已逾五十，雙鬢有點灰白，聞言一怔，反問道：「閣下何人為何認得老拙？」

「楊鏢師貴人善忘，咱以前也幹過鏢行的，曾與楊鏢師見過一面！」

楊鏢師既然想不起對方的身份，又見

他一張臉死氣沉沉，十分難看。喃喃地道：「對不起，老拙記性不好，忘了閣下的大名，閣下是……」

凌雲飛哈哈一笑，道：「來來，楊鏢師請到小可那裏喝一杯！」說着也不理他，答不答應，便把他拉起，接着在他耳畔輕輕說道：「楊鏢師如想知道令婿的消息請跟小可過來，這裏人多……」

楊鏢師一怔，脫口問道：「你，你是誰？」

凌雲飛哈哈一笑：「自家人喝一杯吧！」回頭又道：「這裏人多咱到另一家喝個夠！」又向馬逢春打了個眼色，這才拉着楊鏢師下樓。

到了一條小巷，凌雲飛霍地跪下。「岳父在上，請受小婿一拜！」

楊鏢師一怔：「你，你到底是誰？你是……」

凌雲飛左手在臉上一抹，取下人皮面具，露出本來的面目。「正是小婿凌雲飛！」

他恐有人看見連忙又把面具戴上。楊鏢師老淚縱橫，泣不成聲，連忙把凌雲飛拉起：「飛兒……」

「岳父，玉妹她可還好？」

楊鏢師點點頭：「還好，孩兒也好長得虎頭虎臉活像你是你，飛兒你這些年來去了那裏？」

凌雲飛露出一絲笑意，隨即又長嘆一聲：「請岳父先到小婿寄宿之客棧，然後再談！」

楊鏢師及凌雲飛各把分手後的遭遇說了之後，經已是掌燈時分，這時候馬逢春才

回來。

凌雲飛忙替他們介紹，岳婿兩人久別重逢，也忘記了吃飯。

凌雲飛及馬逢春這才自楊鏢師的口知道刁一棠失鏢的事，而楊鏢師也因此而被解僱，因為鏢局裏幾乎已沒生意。

楊鏢師想到江湖上打聽凌雲飛的消息，可是人海茫茫去那裏打探？幾個月之後囊空金盡，只好重操舊業，投入鎮遠鏢局當個三鏢頭。

次日凌雲飛及馬逢春決定到鎮遠鏢局跟刁一棠談談，楊鏢師便帶他倆去。

為恐外人生疑，刁一棠在內廳跟凌雲飛等見面，雙方寒暄了一陣，凌雲飛才問起刁一棠失鏢的經過。

刁一棠嘆了一口氣，道：「老朽保的那枝鏢，全是價值不菲的古玩，那是江南青劍堡的堡主萬奎在本地買的，他託老朽把其古玩護送回青劍門，護費三萬五千兩，老朽見有大生意上門便一口答允，於是萬奎先回江南派人接應，老朽便立即率人帶貨上路。」

他頓了一頓，才緩緩地道：「老朽為恐有失，把人手分成三路，各帶一批鏢貨而行，保持聯絡，不料一到江南便遭到一批黑衣轅面人攔截，除老朽這邊還能自保之外，其餘二批全部死絕，最奇怪的是老朽把鏢物藏在馬腹下，竟然亦被對方窺破盜走！」

凌雲飛急問道：「對方是什麼路數，刁鏢頭可知道？」

「說來慚愧，老朽竟無所知，因為對方的武功十分複雜，各門各派的人都有。」

情！

林樂水也忙叫道：「退出去，快退出去！」

他的那些打手立即轟應一聲，退了出去。

「閣下已贏了不少錢，還缺盤川？」

馬逢春冷冷一笑：「老夫來此本有事要問你，希望你把實情相告，否則哼！」

放開林樂水一掌輕輕按在那張倒在地上的桌子上，那張桌子立即「嘩」地一聲破裂。

林樂水臉色比紙還白。「什麼事情閣下……林某還未請教高姓大名。」

「免了吧，你那對白玉馬是誰送給你的？」

「這，這是林某家傳之物，笑話，這種東西也有人肯送人麼？」

馬逢春一巴掌擱了過去，林樂水嘴角立即沁出鮮血。「快說！」

林樂水苦笑道：「閣下不信，林某尚有何言？」

馬逢春左右開弓，「拍拍」兩聲，林樂水臉上幾乎開花。「說不說！」

「林某……這的確是我……」話未說完，馬逢春又擱了他四掌，林樂水雙耳嗡嗡亂响，又苦于軟穴被制，閃避不得，躺在地上喘着大氣。

馬逢春沉聲道：「告訴你，這對玉馬是老夫之物，後來才被入巧取豪奪過去！」

聲音轉厲，「老夫最後一次問你，這是誰交給你的？因為你這個滿身銅臭的人絕對不會花了一大筆錢去買這種東西！」

這利那，林樂水臉色登時變了，好似

最奇的是每個人的武功路子都很複雜，令人揣測不出。」

凌雲飛深有感觸地道：「看來對方必是一個組織，刁鏢頭失鏢的情況跟凌某那趟鏢差不了多少。」

刁一棠道：「老朽正想問一問凌鏢頭，到底找到了線索否？」

凌雲飛苦笑道：「假如我找到線索，凌某尚會在此麼？有個奇怪之處刁鏢頭可有發覺，青劍堡萬奎的兒子也是司馬無忌的女婿！」

「這又如何？」

「凌某上次託鏢的是翠竹山莊祝天壽，同樣是司馬無忌的親家，這裏面可有什麼共同之處麼？」

刁一棠道：「也許只是巧合而已，難道劫匪是專與司馬莊过不去乎？」

馬逢春接問道：「刁鏢頭可知萬奎的古玩是向誰買的？」

「好像是城中的林富翁。」

「是什麼古玩？」

「一對漢代的白玉馬，三個唐代的木俑，都是自陵墓中發掘出來的！」

馬逢春目光一盛：「那對白玉馬是否馬鼻之處有一團黑斑？」

「正是，據說若非如此價值將更加昂貴，不過黑斑剛在馬鼻處所以也不覺突兀了。」

馬逢春雙眼突現異采，嘿嘿冷笑道：「刁鏢頭你受騙了！小飛咱走吧！」

刁一棠一怔：「老朽被誰所騙？」

馬逢春經已拉着凌雲飛去遠了。

一隻被人砸爛了的柿子，他喘了一口氣才道：「是萬奎交給林某的，他要林某對外宣稱以八十七萬兩銀子把那些古玩賣給他，這樣林某便能得到一萬兩銀子的酬勞，林某見這錢容易賺，自然一口答應。」

「就叫這些？」

「他叫林某要守住秘密，否則便有大禍臨身！」

「很好很好，只要你不說出來，老夫也不會把此事宣揚出去！林老闖，麻煩你吩咐你的手下，要他們識相一點不要作無謂的犧牲。」

馬逢春與凌雲飛訂了相見之期便分道揚鑣，一個南下，一個北上。

凌雲飛此刻的心情與幾個月前大不相同，雖然他尚未查到劫匪，但如今身上有了五六萬兩銀子，即將成爲一個「自由的人」，免再受債主迫害之苦，心中之歡愉實是難以言喻。

這筆錢自然是馬逢春在林樂水處贏來的，他把那筆錢分了一半給他。運氣往往就是這樣令人不可捉摸，運背之時連一分錢也求之不得，運到之時，利那之間便有人送了一大筆錢給他。

凌雲飛懷着一顆久未曾有過的輕鬆心情，跨着一匹駿馬依着楊鏢師留給他的地址趕到河廬找到了那棟小石屋。

臨至家門凌雲飛一顆心突地撲撲亂跳起來，腹中像打翻了一瓶五味素，分不出酸苦甜辣，發了一陣呆才上前敲門。

門敲了好一陣，沒人應門，凌雲飛心頭突然泛起不祥之念。他倏地抽出長劍，

馬逢春也不示弱：「百戰百勝倒是未師椅。」

賭具擺好，依然是骰寶。半晌，自裏走出個臉如滿月，腹大便秘的胖子出來。

他看了馬逢春一眼，笑容可掬地道：「這位便是百戰百勝的將軍麼？幸會幸會。」

馬逢春也不示弱：「百戰百勝倒是未

逢春去找那個林富翁。

林富翁在洛陽是一霸，表面上是開布莊，實際上還經營了一家賭坊，他真名叫林樂水，但洛陽的人都稱他富翁而不名。

林富翁既然是洛陽名人，要探到他的行踪絕不困難。

馬逢春連押幾手都贏了，他越賭越大，十注之中則有九注押中，其他賭客紛紛跟他下注。

賭坊的人立即緊張起來，一些孔武有力的打手隨即站在馬逢春附近。馬逢春若無其事，依然連贏三手，這三手贏了足足有五萬兩，林富翁雖然是富翁，可是自從馬逢春入來之後先後已輸了超過十萬兩，即使有錢也容忍不了。

一個管事的模樣立即對馬逢春道：「閣下已贏了不少，俗語說得些好意須回手，改天再來吧！」

馬逢春冷冷地道：「哦？你們不想把輸出去的钱再贏回來麼？」

管事目光一寒：「閣下既然意猶未盡，請！咱裏頭再見高下。」說罷便引他倆入一間佈置得十分雅緻的小廳。

小廳內外起碼站了十三四個彪形大漢，都是腰際隆然，顯然藏有武器。

馬逢春毫不畏懼，施施然坐在一張太師椅上。

賭具擺好，依然是骰寶。半晌，自裏走出個臉如滿月，腹大便秘的胖子出來。

他看了馬逢春一眼，笑容可掬地道：「這位便是百戰百勝的將軍麼？幸會幸會。」

馬逢春也不示弱：「百戰百勝倒是未

逢春去找那個林富翁。

林富翁在洛陽是一霸，表面上是開布莊，實際上還經營了一家賭坊，他真名叫林樂水，但洛陽的人都稱他富翁而不名。

林富翁既然是洛陽名人，要探到他的行踪絕不困難。

馬逢春連押幾手都贏了，他越賭越大，十注之中則有九注押中，其他賭客紛紛跟他下注。

賭坊的人立即緊張起來，一些孔武有力的打手隨即站在馬逢春附近。馬逢春若無其事，依然連贏三手，這三手贏了足足有五萬兩，林富翁雖然是富翁，可是自從馬逢春入來之後先後已輸了超過十萬兩，即使有錢也容忍不了。

一個管事的模樣立即對馬逢春道：「閣下已贏了不少，俗語說得些好意須回手，改天再來吧！」

馬逢春冷冷地道：「哦？你們不想把輸出去的钱再贏回來麼？」

管事目光一寒：「閣下既然意猶未盡，請！咱裏頭再見高下。」說罷便引他倆入一間佈置得十分雅緻的小廳。

小廳內外起碼站了十三四個彪形大漢，都是腰際隆然，顯然藏有武器。

接着左掌擊在門上。

那門本是虛掩着的，凌雲飛一掌便把其擊飛。木門一開，凌雲飛目光一落，利那如陷冰窖，連手指也冰涼了。

良久，才聽他大叫一聲：「岳父！小玉！小玉！」

地上躺着一具屍體，是楊堅，附近滿是血跡，凌雲飛像瘋子般衝入屋內，屋子三個房間他全看過，裏面空空如也，楊雪玉及凌玉生却不知去向？

他又一陣風地衝出石屋，小玉去了那裏？

發了好一陣神他才重新入屋，一入屋便觸及楊堅的屍體，楊堅雙眼圓睜，顯然他死不瞑目，而其左手竟向前伸出，手指指向屋外。

凌雲飛目光隨着他的手指方向望去，屋外有一條木柱，柱上掛了一盞燈！

凌雲飛心頭一動。「岳丈指的是不是這盞燈？這又是什麼意思，難道這與兇手有關？」

凌雲飛想了好一陣仍然摸不出楊堅的含意，他只好返身入屋用手撫摸楊堅的眼皮，揉了好一陣，楊堅的眼皮才稍為闔上。他正想入廚房看看有否挖掘的工具，突覺左臂一陣麻痺，低頭一看，登時魂飛天外，只見左臂泛起一層黑氣，黑氣沿臂上升，轉眼已升至左臂。

凌雲飛心頭一震，暗罵道：「好賊子，竟然在屍體上下了毒！」急切間不及細想，右手長劍一揮，「喀嗤」一聲，一條左臂登時跌落地上。

凌雲飛額上汗珠如豆粒般大，沿頰淌

下，他忍着痛勿點住肩上的穴道，止住了血，又入房撕了一幅布條把傷口紮住。

由于屍體上有毒，凌雲飛把屋內那些易燃之物堆在楊堅身上然後放了一把火把其燒掉。

來時滿心歡喜，去時一腹悲傷，還失了一條左臂，凌雲飛又覺得上天在折磨他了，可是這次他終於沒有再自盡。

一路南下，天氣漸漸冷了，走了半個月，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小玉必是被入擄走的！她一向柔弱，父親不在絕不會再搬遷，即使她搬到別處，她父親也不可能仍留在那裏！她若非被人擄走，又豈會不把岳父安葬？」

想到這裏，他又機伶伶打了個冷顫。

× × ×

到了岳陽，凌雲飛已安了一隻假臂，又穿了一件寬袍長袖的衣服，他略為休息一下便取下面具直向翠竹山莊走去。

翠竹山莊座落在岳陽城南，離城不過五里。那個地方十分好認，四周種滿了斑竹，竹葉在隆冬仍然透出一片綠油油的光彩，葉縫間依稀露出一角紅牆。

凌雲飛的到來，顯然大出翠竹山莊意外，立時緊張起來，莊內走出不少攜帶兵刃的莊漢來。

凌雲飛哈哈一笑：「告訴貴莊主，就說凌某今日上門拜訪，絕非來動刀動槍的，而是來還債的！」

祝天壽剛自內出來，聞言揚聲道：「凌雲飛之言可是真的？你是否記得向欠祝某多少銀子？」

「三萬一千兩！未算利息。」

立即有人阿諛地道：「咱老楊一向說霍軍師够朋友够義氣，如今你們看看！」

原來霍柏勝在司馬莊裏竟然當了軍師，凌雲飛一顆心幾乎爆炸，若非這兩年受了太多的折磨使人沉着了不少，他真的會禁不住衝過去跟他理論。

霍柏勝又道：「現在已是年近歲晚，咱向北多走一兩天，便各自散開尋開心吧，總之，年初八再在此處集合然後回莊，你們看這可好？」

眾人轟聲應好，接着便談起一些風月場所的韻事來了。

凌雲飛聽了此言也是暗暗高興，他心潮起伏一夜難眠，又怕讓對方發現，次日一早天未亮便先霍柏勝等人北上，一直走了三十里這才棄了坐騎，藏在路旁靜候司馬莊那夥人。

過了半個多時辰，那夥人才慢慢騎着馬跑來，凌雲飛待他們去遠了才遠遠跟着在他們之後。

黃昏之後，霍柏勝獨自一人騎着馬拐入一條小路，凌雲飛猛提一口真氣，兜了一個圈走前，估計已在霍柏勝之前，這才取下面具，向來路走回去。

剛走了半里路，迎面便見到霍柏勝騎馬而至，霍柏勝見到凌雲飛不覺一怔，正想回身，凌雲飛已驚喜地叫道：「老霍，我找你你好苦！」

霍柏勝連忙滾下馬鞍，奔前兩步喜呼道：「老凌，你可沒事？我也是找你找得好苦！」他伸手要來拉凌雲飛，凌雲飛却巧妙地避開。

「老霍，咱欠的那筆債金，我已張羅

祝天壽冷哼一聲，「連利息共四萬七千兩！」

凌雲飛道：「不多！這是張五萬兩的銀票，是四海銀莊開出來的，還請祝莊主找回三千兩，另外請莊主寫張清單交與凌某，以免日後無憑！」

祝天壽接過銀票，冷冷地道：「清單倒可以給你，剩下的三千兩，哼，剛才老夫尚未告訴你，你尚欠下敝莊十七個莊漢的傷藥費用，二千八百九拾五兩，來人，拿一百零五兩給凌總頭！」

「不必了，餘下之數就讓祝莊主買點人參補養補身子！這兩年諒必莊主也担上了無數煩惱！」

「凌雲飛的口舌依然鋒利，不失往日之風采，不知近來在那裏發財。」

凌雲飛冷冷一笑：「這點祝莊主大可放心，也不必多問，總之凌某既非盜也非搶來的。」

「很好，這樣祝某也就放心了。」

說着手下已把欠單拿了出來，凌雲飛一手接來，揚長而去。

如今無債一身輕，剩下的只是復仇。

第一是報殺岳丈之仇及斷臂之仇，二是把劫匪查出把其逐一擊斃洩了心頭之恨。

為怕洩了行踪，凌雲飛依然戴上面具上路，他依約走到湘境雙龍鎮，已是臘月時分，天上下着綿毛般大小的雪。

一入湘境凌雲飛便聽到一個消息，青劍門讓入放火燒了，堡內死了不少人，幸而萬奎父子不在堡內。

凌雲飛一聽消息便知是馬逢春所為，他到了鎮上的那家最大的客棧却找不到馬

到啦，上月已連本帶利還給了翠竹山莊，咱正找你，把此消息告訴你！」

「是麼，這可好啦，咱以後也不必再躲躲藏藏啦！噢，你那來的這許多錢。」

「還不是往日的那些親友借給我的。」

「凌雲飛連忙岔開話題，「聽說你在司馬莊混得不錯，我也替你高興！」

饒得霍柏勝心機深沉，此刻臉上也禁不住現出愕然之色，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我聽了這消息連忙南下，正要上司馬莊找你！」

霍柏勝苦笑一聲，道：「小弟一家大小吃飯，不得不找個地方混兩碗飯吃，噢，你怎會知道這個消息。」

「祝莊主告訴我的，老霍，司馬無忌對你很不错吧！聽說你替他立了一個大功，不知是什麼功勞，可否說來聽聽？」

霍柏勝眉宇間閃過一絲殺機，格格地乾笑起來，過了好一陣才道：「有什麼功勞？只不過替司馬莊主抓出一個做假帳的帳房先生而已！」

凌雲飛又道：「你現在要去那裏？」

「到常春鎮辦一樁事，你呢？」

「反正是要找你，咱一道走吧！」當先舉步而行。

過了一陣天已入黑，霍柏勝道：「轉左吧，常春鎮在左首！」

「算了吧，此地離常春鎮尚有二三十里路，今夜咱便在此露宿一晚吧！噢，前面有燈，許是有人家，不如咱哥兒去借宿一宵吧，你看這真叫做出門遇貴人，也許是老霍你的福份大！」

「算了吧，老凌，咱便在此過一夜，逢春，不由暗暗擔心起來。

過了三天仍然不見馬逢春，他忍不住自個上道，他心想萬奎既然是司馬無忌的親戚，此刻青劍堡既然已被人毀掉，自然會去司馬莊投靠司馬無忌，而馬逢春也必然會去司馬莊。

因此他決定南下司馬莊，司馬莊離雙龍鎮不過二百里，當天下午凌雲飛在路上突然見到一隊人馬，自他身邊匆匆而過，目光一瞥之下，心頭登時突突亂跳起來。

可是那一瞥又實在是過於匆匆，他實在不敢證實，於是悄悄跟在他們之後，到了入黑，那羣人才住宿在一個小鎮的客棧裏。

凌雲飛也跟着他們之後入店，他故意挑了一間貼在那羣人隔鄰的房間安住。

他一直把耳貼在牆上靜聽，不一陣那羣人全部集中到那房間內進膳。吃了一會，一個大漢道：「他媽的，你說是誰吃了豹子胆竟敢動青劍堡萬老爺子的手腳？」

另一個接口道：「若是知道，老爺子還會叫咱們去調查麼？這不是廢話。」

「說真的，萬老爺子也真有點那個，當日咱老爺求他辦點事，他諸多推搪，如今發生了事還不是跑來咱司馬莊求救。」

司馬莊這三個字一入凌雲飛之耳，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起來，他強按下心頭激動靜聽下去。

「噢，你說這件事會不會是刁一棠那條老狐狸幹的？」

另一個大漢道：「刁一棠又非不知萬老爺子跟咱老爺是親家，豈敢動他？」

「這也難說，所謂狗急跳牆嘛！也許何必去打擾人？」

凌雲飛見他的表情十分複雜，心中疑雲更盛：「老霍，你今天怎樣啦，怎樣一直在敗我的興頭！」說着不理霍柏勝逕自走前，霍柏勝一聲不響跟在他背後。

那盞燈終於現在眼前，是一棟石屋，燈就掛在屋簷下，隨風飄搖。

凌雲飛走到屋前回頭一望，不見了霍柏勝，心頭疑雲大起，返身由原路跑回去，低聲呼道：「老霍老霍！」

荒野渺沒回音，凌雲飛對那棟小石屋突然產生了莫大的懷疑，這棟石屋之內到底藏了什麼秘密？

他重新走到石屋之前，伸手敲門，拍了好一陣門，門終於打開，探頭露出一個莊稼漢的臉龐來：「誰啊！」

「這位哥哥，在下食趕路錯過宿頭，想在尊府借宿一宵不知方便否？」

那個莊稼漢二話沒說便把門打開。「你若不嫌棄的話，就進來吧，只是沒有多餘的床鋪，要你睡在地上！」

「不打緊，在下倒習慣了。」凌雲飛舉步入去。

利那一道凌雲飛無比的勁風臨身，凌雲飛猝不及防，只好舉起左臂一架，「噹」地一聲，飛起一團火星！

凌雲飛長劍一刺，却刺了個空，這轉瞬間那個莊稼漢亦抽出鋼刀疾劈凌雲飛！

凌雲飛大怒，長劍一架，隨之一掄一絞，那莊稼漢子料不到變招如此之快，稍為一慢，一條右臂立時跌落地地上。

慘叫聲及鮮血同時爆出，聲音淒厲似鬼嚎，凌雲飛喝道：「你為何要暗算我？」

麼？」

霍柏勝道：「正是，據萬老爺子所述

那人的劍法十分凌厲，他只抵擋了三十招便已不敵，幸而手下拚死護衛。這才與萬公子自地道逃了出來，不過這件事各位兄弟千萬不可洩露出去！咱是合得來才透露一點讓大知道的！」

「原來如此，倒叫咱白擔心幾天。」

另一個道：「萬老爺子跟對方過臉

只聽一個粗啞聲音道：「你們別吵啦，放着一個生孔明在此也不問他在窮嚷嚷！霍大哥，你說說嘛，咱怎樣調查！」

又有入接道：「對，霍大哥一入敝莊便立了一個大功，現在快兩年啦，也該再立一功嘛！」

凌雲飛一聽連手指也冰冷了，剛才自己所見的那人果然是昔日的夥伴「賽諸葛」霍柏勝！他連忙又凝神聽下去。

只聽霍柏勝慢條斯理地道：「說真的咱現在也還未有什麼計劃，試問連萬老爺子跟他朝過臉也不知其底蘊，咱又怎會知道，司馬老爺子叫咱出來調查只不過是做樣子給萬老爺子看看而已，摸出對方的底細固然好，查不出什麼也沒大礙！」

「原來如此，倒叫咱白擔心幾天。」

另一個道：「萬老爺子跟對方過臉

只聽一個粗啞聲音道：「你們別吵啦，放着一個生孔明在此也不問他在窮嚷嚷！霍大哥，你說說嘛，咱怎樣調查！」

又有入接道：「對，霍大哥一入敝莊便立了一個大功，現在快兩年啦，也該再立一功嘛！」

凌雲飛一聽連手指也冰冷了，剛才自己所見的那人果然是昔日的夥伴「賽諸葛」霍柏勝！他連忙又凝神聽下去。

只聽霍柏勝慢條斯理地道：「說真的咱現在也還未有什麼計劃，試問連萬老爺子跟他朝過臉也不知其底蘊，咱又怎會知道，司馬老爺子叫咱出來調查只不過是做樣子給萬老爺子看看而已，摸出對方的底細固然好，查不出什麼也沒大礙！」

「長劍一揮向他捲去！」

屋內突然亮起火光，凌雲飛目光一瞥，利劍間所有的動作立即停頓。「你……你……」

只見霍柏勝滿面陰森，一手提刀一手捉住一個女人，那個女人不停地掙扎，叫道：「雲飛！雲飛！你快把這陰險的小人殺掉吧！」

這利劍儘管凌雲飛對霍柏勝的為人已有所懷疑，但仍禁不住心頭一震，幾乎不敢相信。

只聽霍柏勝陰沉地道：「誰叫他把我迫上絕路。」

凌雲飛狂笑道：「我迫你上絕路，你串通司馬無忌把鏢劫走，弄得我家破人散，吃盡苦頭，幾番險死還生，若非絕處逢生，我早已死了，還能等到今天麼？」

霍柏勝嘿然冷笑。

「我一直把你當作朋友，當作兄弟，你却要迫我走上絕路，你還有臉說那樣的話嗎？」

霍柏勝臉上一陣青白，「如今多說也無益，當日若非你死便是我亡，這當然由你去死較上算，這也怪不得我！」

「不怪你難道怪我自己，」凌雲飛狂笑之聲又起，「你被司馬無忌脅迫不想反抗，却把災難轉移到我的身上來？」

「憑你和我能敵得住司馬無忌麼？能與他龐大的勢力對抗麼？」

凌雲飛不屑地道：「貪生怕死，枉我當時勸你攜同家眷遠走高飛，獨力承擔，想不到你尚有顏面把我妻子挾持來此！」

「你一日不死，我便寢食難安，能不……」

作下妥善之安排麼？」

「你也會心虛麼？」凌雲飛心頭一動，突然想起一事，「惡賊，我岳父原來是被你所殺的！」

楊雪玉尖聲叫了起來，霍柏勝手上一緊，故作鎮定地道：「凌雲飛你莫血口噴人，霍某只把你妻兒挾持來此，可沒有動過你岳父！」

「但是，我岳父却把兇手之名告訴了我！」

霍柏勝吃驚地道：「什麼，楊堅還未死麼？」

凌雲飛冷冷地說道：「你放心，他死了！」

「那麼你怎樣……」

「他死時右手指住屋外的一盞燈，現在我才想起那盞燈是孔明燈，你的外號，不是叫做什麼『賽諸葛』麼？諸葛與孔明豈非同為一人？」

霍柏勝道：「那你為何沒有中毒！」

「中毒？」凌雲飛哈哈一笑，「我放了一把火把屋燒毀，家岳能以家為墳雖死也該瞑目。」

「你的話說盡了吧，今日你要死還是要活，就憑你一句！」

「死又如何，活又如何？」

「你要活麼？活得很簡單，你妻子先死，你要死麼，我便放你妻子一條生路！」

楊雪玉叫道：「雲飛你不要理我，快把他殺死替爹報仇！」

凌雲飛臉色一變，「有人告訴，我最大的敵人往往來自朋友，因為我不會防備他，這句話果然是有理，今日我才深有……」

上掠起，飛向莊門。

凌雲飛突然打了個冷顫，隨即衝入房中，床上空空如也，那裏有人？

「剛才打鬥如此激烈，孩子不可能還睡着……那個莊稼漢呢？」

楊雪玉尖叫：「一定是他把玉生抱走了！一定是他！」

凌雲飛依然戴著那張人皮面具上路，他把楊雪玉安頓在一個善良的農夫家裏，便一直南下。

債已清，仇也已報，可是他仍然未能停下去，他的兒子已被司馬無忌擄去，孩子自出世至今他還未盡過一點做父親的責任，他豈能坐視兒子身陷魔窟。

臘月將盡，滿天風雪。

路上盡是一片白皚皚的積雪，臨至司馬莊凌雲飛突然拋棄坐騎，徒步而行。

入夜，風更勁，雪却停了。

司馬莊的房舍及牆頭上盡是些白雪，燈光照在白雪上泛起一片濛濛的光，即使飛鳥越過也難免被人發覺。

凌雲飛伏在一棵樹上，心念電轉，還想不出一個潛入莊裏的好方法來。

他仍不心息靜待機會，就在這時候，他發現地上及樹上某些積雪竟有移動，細眼一看，才看出這是人偽裝的。

「這些人是誰？」凌雲飛心頭一動，連大氣不敢喘一口。

一盞熱茶過後，莊裏突然衝起一股火光，接著傳來一片喧嘩的人聲，間中夾雜着兵刃的碰撞聲。

霎時間只見那些白衣人在雪地上及樹

體會！」

霍柏勝臉色絲毫不變，「現在我在等你那句話！」聲音突厲，「要活要死，快說！」

凌雲飛臉色青白，一把長劍不停地顫抖，好似拿握不穩般。

楊雪玉突然大聲叫道：「雲飛，你快走！」

凌雲飛一張臉登時扭曲起來，忽然大喝一聲：「雪玉，咱生死與共！」說罷突然向霍柏勝撲了過去！

霍柏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實在料不到凌雲飛會不顧楊雪玉的安危，這利劍不由一呆。

說時遲那時快，楊雪玉突然拚盡全身之力一揮，同時張口咬在霍柏勝手上。

霍柏勝一陣劇痛攻心，咬牙怒道：「賤人找死！」右手鋼刀向她劈下！

「嗤！」凌雲飛的長劍適時飛至架開那一刀。

霍柏勝左手一拍，擊在楊雪玉肩上，楊雪玉被他推開一步，霍柏勝一看左手鮮血淋漓，怒火中燒，鋼刀向她疾捲過去！

可惜凌雲飛絕不比他慢，長劍一振把鋼刀挑開，「霍柏勝，如今咱們正好見個真章！」回頭對妻子道：「雪玉，你站在一旁！」

霍柏勝趁他說話分神鋼刀翻飛，一口氣劈了六六三十六刀，耀眼的刀光好似一隻網子把凌雲飛緊緊裹住。

今日之凌雲飛已非昔日可比，經過馬逢春這個絕頂高手指點之後，劍法突飛猛進！

起來。那人也慌忙地道：「他媽的我也聽老蔡說了，我得先去通知霍軍師的老婆一聲，你等等我哇！」

「霍軍師？這不是指霍柏勝麼？」凌雲飛心頭一動，立即跟在他背後走去。

到了一間院子，那個大漢高聲喊道：「夫人，外頭出事啦，你準備一下吧，可不要四處亂闖！」喊罷轉身便跑，大概是霍柏勝臨走時交代他的。

那人走得急，冷不提防讓凌雲飛碰個滿懷，凌雲飛手指一落，立即制住了他的穴道，緊接着一個翻身躍入院子裏。

這座獨院還不小，凌雲飛剛走到一間房門口，便聽見一陣孩子的哭聲，一個女人哄着他道：「寶寶乖，你媽媽就快來了！睡吧，睡吧，姨姨疼你！」

孩子哭聲不止，一個勁地叫道：「媽媽，我要媽媽！」

只聽另一個孩子說道：「娘，小弟弟為什麼哭個沒停？他媽媽呢？」

「娘也不知道，你爹爹託人抱來的！你不喜愛麼？」

凌雲飛再沒疑問，右掌用勁推開了門，舉步入房，那婦人見是個生面人驚呼道：「你……你是誰？」

凌雲飛取下面具，冷冷地道：「還認得我麼？」

「你……」婦人雙眼圓睜，有點難以置信地道：「你難道是凌大哥？天見可憐你還活着！寶兒快叫伯伯，這便是娘經常對你說的好漢凌伯伯！」

她兒子已有四五歲，聽見娘這樣說，果然親切地叫了聲：「凌伯伯！我娘說你

只聽「叮叮噹噹」的一陣金鐵交響聲後，長劍突破刀網，如天龍衝破海水圍般，長劍反向霍柏勝捲去！

霍柏勝雖然吃驚，但在此生死俄頃之間，一切的動作都比平日快得多。

鋼刀一格一輪，立即向凌雲飛還以顏色。

這一刀是霍柏勝畢生功力之所聚，速度之快，力度之猛，一時無兩。

凌雲飛不欲久戰，右臂盡力掃向鋼刀，「嗤」一聲，霍柏勝的鋼刀給凌雲飛的左臂格開，凌雲飛右手的長劍即時刺入霍柏勝的胸膛！

霍柏勝雙眼睜得比銅鈴還大，詫聲問道：「你……你的手……」

凌雲飛長笑一聲，笑聲透出無限的蒼涼，「這正是拜你所賜！」將高衣袖，露出一鐵臂，「這也是報應！剛才這條鐵臂救了我一命，如今又殺了你，這不是報應是什麼？若非你在家岳身上下了毒，而我這一條胳膊仍然是血肉之軀，剛才我豈非已死在你於門後偷襲的刀下？」

霍柏勝霍地吐了一口鮮血，湫然而逝。他在臨死之前不知是否已有悔意？

不管如何，上天絕對不會讓一個人永遠得意，也不會使一個人終生失意。

一定不會，起碼凌雲飛相信。

凌雲飛跟楊雪玉緊緊相擁，楊雪玉柔軟的玉掌不停地撫着那條冷硬的手臂，百感交集，不知是喜是悲。

良久，凌雲飛才問道：「孩子呢？」

「在房中睡着了，讓我叫他來看看他是個英雄，是個好漢，要我學伯伯你！」

「凌大哥，柏勝他，他對不起你……」婦人的眼眶有點濕潤，「嫂子可好？」

凌雲飛料不到霍柏勝的老婆竟是個賢妻良母，他按捺下激動的心情，澀聲道：「還好，我已知道一切了，他是他，你是你，我不怪你！」

婦人突然低聲啜泣起來，手中抱着那個小孩却反而不哭了，睜着一對大眼睛望着凌雲飛。

凌雲飛忍不住把他接抱過來，低頭親了他幾下，孩子格格地笑着。

「凌大哥，你……」婦人顯然有點愕然，「你認得他？」

凌雲飛苦笑道：「如沒有猜錯他便是我的兒子！」

婦人大吃一驚，「什麼？他是你的兒子？柏勝怎地把他抱了回來？」

凌雲飛正容道：「弟妹，此處不便久留，外頭來了司馬無忌的強敵，我帶你去找柏勝！」

當凌雲飛帶着霍柏勝的妻兒來到廣場上時，只見二個人影打得難分難解，一個正是馬逢春，另一個便是化名司馬無忌的南宮遠。

司馬莊的人都十分緊張地注視在場上的打鬥，對於凌雲飛等人根本沒留意。

除了司馬莊的人之外，尚有鎮遠鏢局的人，以及頗多凌雲飛以前的行家，他們是來助拳的。另外還有幾個神情傲然的老者，目光炯炯負手站在一旁觀望。

(以下轉入第62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向是五個人共席開飯的，但這一餐只有香大師、易四哥、齊伯天、丁旋四個人，而香少爺卻沒有回來吃飯。香大師正在嘀咕，還以為他在客子館窮泡，忘了回家。豈料這時僕人送來一封打單信，才知香少爺被辣椒黨標參去了，勒索十萬塊，限時送到大木廠贖參，否則撕票。香大師與易四哥等人經一番商量之後，決定與對方硬幹，把人搶回來。翌日，香大師率領百多名手下，向藏參地點而去，到達大木廠後，辣椒黨代表歐陽美出而與齊伯天接頭，一方堅持先交錢後放人，一方則要求先放人後交錢，條件尚未談妥，雙方人馬已火併起來了……

人頭當芋頭

賭檯作屠檯

騙中騙 騙死香大師

(一)
殺聲喧天
不少人流血。

不少人倒臥在地上。
有人負傷勇戰，也有人負傷逃跑。
這實在是一幕驚天地、泣鬼神的大火併。

× × ×

野馬 (四)



驀地，香大師的眼睛亮了。
他看見了一個臉色蒼白的少年，帶着驚駭、恐怖的神情，向自己狂奔而來。

「大師——乾爹——」

這人狂喊。

他是香寶勳！

他還沒有死。

最少，他現在還能跑動着……

但他身上，已滿是血漿，連頸子上也有血。

香大師迎了上去。

但他的心却在向下沉，一直沉到腳底下！

× × ×

香少爺受了傷，而且傷勢似乎是很嚴重。

香大師緊抱着他，眼睛裏充滿血絲。

「寶勳！寶勳！」他嘶叫，聲音就像一條憤怒而哀傷的獅子。

香少爺呼吸喘急。

「我要死了，這一次……我真的要死了……」

「胡說！」香大師用力搖頭，「老子沒有命令你死，你絕不能死！」

香少爺點點頭。

「對，我絕不能死，我絕不能死！」

但他却在這個時候，閉上了眼睛。

香大師的臉鐵青。

他伸出手指，在香少爺鼻孔前探探氣息。

他的心忽然冷透。

他臉上的表情，就像個陣前統帥，忽然發覺麾下千萬雄師，已經全軍覆滅！

× × ×

香大師瞪着眼睛，瞧着齊伯天。

齊伯天也瞧着他，忽然說：「大師，你在黃泉路上，多多保重。」

說完這兩句話之後，他一脚蹬在香大師的胸膛上。

× × ×

香大師完了。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剛剛擊敗鬼爵，還不到兩天，自己也完了。

而且毀掉他的人，是香少爺，還有齊伯天。

沒有齊伯天從中擺佈，香少爺又怎能幹出這種事來？

但香大師已想不了那許多。

死人是沒有思想的。

× × ×

歐陽美人雖醜陋，但拳腳功夫却很漂亮。

易四哥無疑是個很瀟灑的人，但與歐陽美交手的時候，仍然難免有點狼狽的跡象。

× × ×

歐陽美似乎對自己極具信心。

但他的信心，到底還是被易四哥摧毀了。

易四哥在道上享有盛名，拳腳功夫精絕是其中一個因素。

歐陽美不錯是一上來就佔了上風。

但易四哥在香大師遇襲後，突然全力反擊。

硬拳！硬腳！硬功夫！

一拳，兩拳！

再加連環七腳！

歐陽美忽然整個陷入半死亡的狀態中！

× × ×
香少爺的鼻孔，還有氣息。

香大師的心忽然冷透，是因為在這時候，忽然有一口很鋒利很鋒利的短刀，刺入了他的心房！

× × ×

香寶勳沒有死，連受傷也是偽裝的。

他在笑。

他笑得很愉快。

愉快而狡猾。

香大師仍然抱着他，但十指已僵硬。

「畜生，你……你竟敢行刺老子！」

「乾爹，你上當了，」香寶勳悠然一笑，「誰能擄走香少爺？誰敢擄走香寶勳啊？」

「不是楚開……是你……你自己擄走自己！」

「大師，你的時代已過去，你的江山該交到下一輩的手上，」香寶勳嘿嘿一笑，「但我知道，你絕不會放手，除非變成一堆枯骨！」

「好畜生！想不到老子原來一直在養虎為患……」香大師的聲音已很微弱，但他忽然又迸盡最後一口氣，大叫：「阿四、阿齊，給老子報仇！」

他的聲音响亮而淒厲，雖然場面混亂已極，但每個人却聽得很清楚。

這時候，易四哥正被歐陽美苦纏，分身不暇。

只有齊伯天走了過來。

他疾迅地拉起香寶勳。

香寶勳拍拍身上的衣裳，臉上露出殘酷無情的笑容。

× × ×

他的戰意已崩潰，體力也崩潰。

他倒下。

易四哥衝到齊伯天、香寶勳面前。

他再看香大師。

大師已氣絕。

「香少爺！」易四哥睜眼欲裂，「你瘋了？你竟然殺了大師！」

香寶勳冷冷道：「難道你以為他不該殺？」

易四哥就指大罵：「叛徒！你們都是叛徒！」

齊伯天嘆了口氣：「四哥，形勢如此，香少爺的決定是果敢的，也是正確的，他打算成立『天寶幫』，他自然是幫主，而副幫主之職，倒是非四哥莫屬。」

香寶勳一怔。

「無恥！」易四哥怒道：「你以為大師一死，你們就可以為所欲為，成立甚麼天寶幫？這簡直是做夢！」

齊伯天冷冷道：「四哥之意，莫不是要跟咱們香少爺翻臉？」

易四哥道：「香少爺年少無知，容易受你唆擺，但我却不是三歲小孩。」

齊伯天又嘆了口氣，道：「看來，你連天寶幫副幫主之職也沒興趣。」

易四哥滿面殺機。

「我現在却不要，只想要了你們的狗命！」

× × ×

齊伯天突然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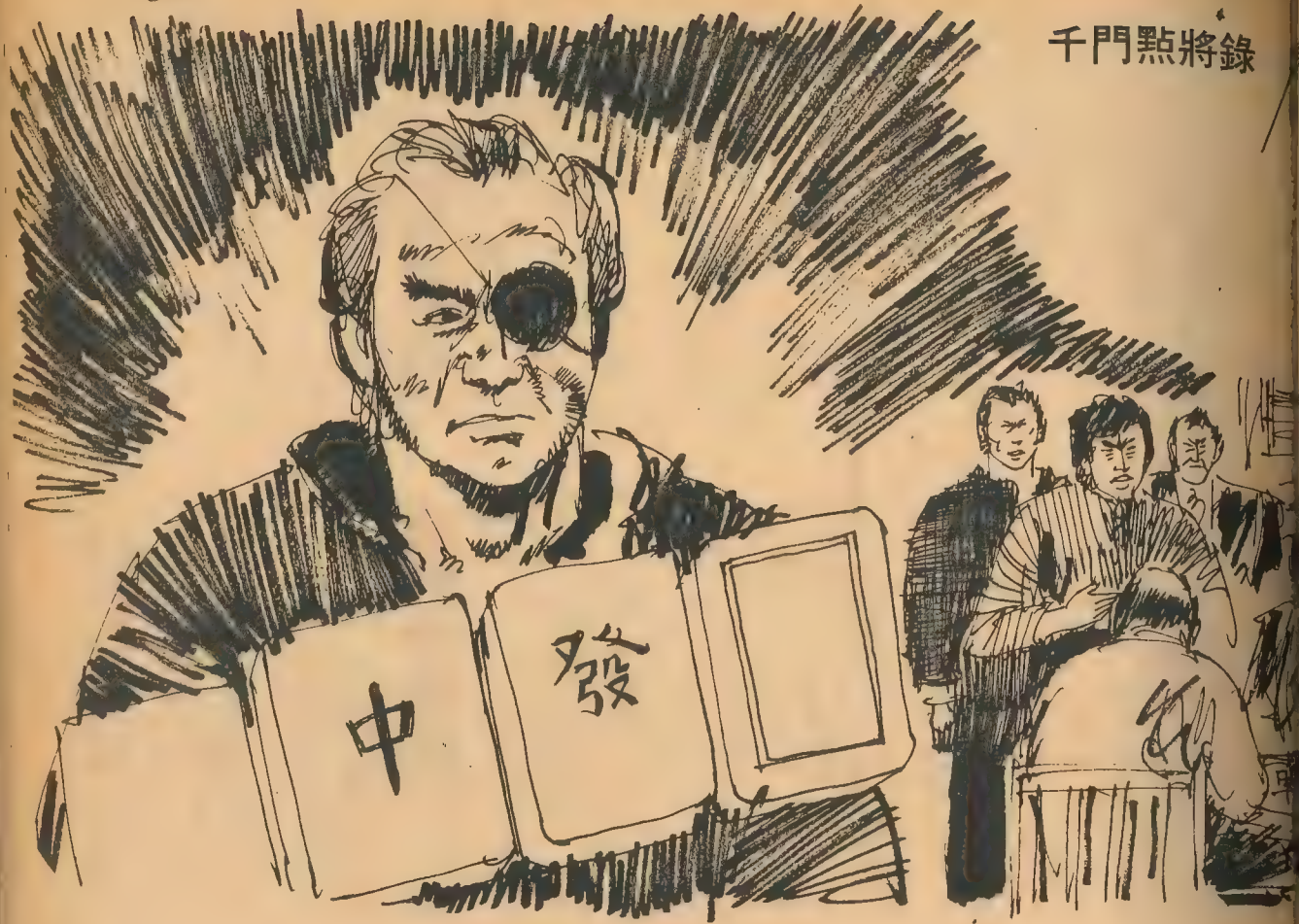
他在笑中突然出手。

他是個很毒辣的人，他用的武器也同樣毒辣。

× × ×

千門點將錄

風·著
令·圖



那是一枝鋼筆。
一枝筆鋒上淬了劇毒的鋼筆。

鋼筆一揮，濺出了一蓬墨水。
這些墨水也同樣有毒，只要沾上一點點，都是天大的麻煩。
但他的筆還未揮出，易四哥已揚起他的外衣。

毒汁被外衣擋去。

齊伯天冷笑：「四哥果然是知己知彼，好功夫！」

易四哥殺機滿面，手一抖，外衣如網般罩向齊伯天。

齊伯天吸一口氣，左足踏前，竄身急迅伸手，筆尖疾點易四哥咽喉。

易四哥冷冷一笑，左手一張，亮出一隻鋒齒鋼環。

這是一種很小巧的武器。

它可以放在袋裏，體積並不大，但在手中施展出來，却是別具一番不可思議的威力。

鋼環有利齒，一下子就向齊伯天的右腕砸去。

齊伯天雖然攻得緊，但這一剎那間，也不容他不把右手縮回去。

然而，他右手甫縮，突然又疾迅地反射而出，反刺易四哥左腕。

雙方都在以牙還牙，互顯顏色。

易四哥招式精妙，而齊伯天却是出手陰險，着着攻人必救要害。

一輪急戰下來，雙方扯了個均勢。但驀地，一聲槍响，使這場決戰停下來。

易四哥臉色煞白，身子踉蹌後退。他怒盯着一個人。

香寶勳的手裏有槍！

易四哥的胸膛中了一彈！

香寶勳冷冷的盯着他：「易四哥，你完了。」

齊伯天緩緩退下，露出老狐狸的笑容：「香少爺果然槍法如神，比起大帥還要棒！」

「住口！」香寶勳忽然叱喝，「以後誰都不能在我面前再提起『大帥』這兩個字！」

齊伯天臉色不變，微笑點頭：「香少爺說的是，我會緊記着。」

香寶勳這才露出了一个滿意的笑容。

「齊伯天，你好像，我會記住你的！」

「易四哥臉上的肌肉已扭曲。」

香寶勳冷冷一笑：「你當然應該記住他，不妨在陰司裏向閻王告他一狀！」

他的手又已伸出，槍管瞄準了易四哥的臉龐。

他又說：「香老頭子在黃泉路上很寂寞，你既然對他忠心耿耿，當然要去陪他的，對不？」

說到「不」字的時候，槍聲已再响。這一槍，看來必可以在易四哥的臉上轟穿一個大洞。

子彈已射出。

但就在這時候，一條瘦小的影子突然向香寶勳撲過去。

易四哥楞住，隨即嘶聲叫喊道：「呂漢！」

呂漢，是他的手下，也是他唯一的弟子。

「師父，快……快走……」呂漢怒叫：「別讓弟子白挨這一槍！」

香寶勳怔住。

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種人。明知要挨子彈，仍然死不要命的撲上來！

他是爲了甚麼爲了正義？爲了師父？

香寶勳不懂。他只知道，易四哥此人危險，非除不可。

他立刻推開呂漢。

呂漢挨了一槍，而且傷在要害，不待他這一推，呂漢已倒了下去。

但易四哥却已踪跡杳然。

雖然他中了槍，但身手還是那麼敏捷，行動還是那麼快速。

齊伯天看見易四哥逃跑的方向。

但就在他要追趕的時候，三個漢子圍住了他，死纏不放。

他們都是易四哥的心腹手下。

——香大帥手下兩大紅人易四哥與齊伯天貌合神離，是早已有的事。

現在，他們終於翻臉。

齊伯天是叛徒！

香寶勳是逆子！

面對叛徒逆子，易四哥的手下戰意更

是旺盛無比！

可惜戰意並不一定能決定勝負存亡。士氣如虹的戰士，他們所能夠保證的

一點，並非「無堅不摧」，而是「勇戰到底」。

這種士氣是一種很可怕的力量。

它所代表的真正正義，只有八個字才能形容得最透澈。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齊伯天在戰意方面，的確及不上這三個不要命的漢子。

但在殺人這種事情上，他却比這三個漢子高明何止十倍。

這三個漢子已經是很不錯的殺手。但齊伯天却是殺手中的殺手。

不到十招，這三個漢子已倒了下去，沒有一個能爬起來。

然而，易四哥已不知去向。

江北三賭霸

(一)

香大帥死了！

這是一個轟動全市的消息，幾乎每一個人都在談論着這件事。

竊竊私語，到處皆是。

但沒有人敢站在香寶勳面前，罵他不忠不孝。

他現在已掌管了昔日義父所擁有的一切。

策劃整個計劃的最大功臣，當然是齊伯天。

好一個武諸葛，果然名不虛傳。

但現在，背後已有人形容他，不但是武諸葛，也是毒諸葛。

還有丁旋，他在木廠裏一戰的表現，

也是令人佩服，令人震驚的。

下午九點，在香港裏，每一個人都在爲「天寶幫」的成立而歡呼。

香檳一瓶一瓶的拔開，在燦爛輝煌的燈飾下，每一張臉孔都充滿着笑容，充滿着信心。

香大帥統治一切的時代已過去。香寶勳神采飛揚，他現在已經是黑道上最令人矚目的大人物。

在這個熱鬧的酒會裏，他儼然以領袖人物的姿態出現。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擊敗了香大帥。

丁旋本是香大帥一手提拔出來的，但在最後關頭的時候，他却成爲香寶勳的一員猛將。

齊伯天不會嫉妒這個本來藉藉無名的小子？

倘若會，他又會怎樣對付丁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 × ×

十一點三十分，酒會已散。

香府門外，忽然出現了一件怪事。

有三個人在門外搓麻將。

(二)

枱子是剛擺上去的。

三個搓麻將的人也是突然出現的。

他們都穿着長衫，一人高瘦，一人肥矮，另一人却只有一隻右眼。

一副麻將總共有一百三十六張牌，該由四個人來玩。

但他們只有三個人。

那是「三缺一」。

然而，他們似乎不介意。

雖然只有三個人，但這一局他們還是玩得很起勁。

但這算是什麼？在香港門前玩「三脚麻將」，是不是不想活了？

× × ×

焦刀子帶着六個打手，冷冷的站在香府門外。

他們在看牌。

不但看牌，也看人。

牌是麻將牌，沒有甚麼異樣。

人也很平凡，三個人加起來大概還不到一百歲。

但在焦刀子的眼中，這三個人似乎都活膩了。

× × ×

焦刀子跟隨着齊伯天已有五年。

他很佩服齊伯天，齊伯天也頗欣賞他的刀法。

焦刀子的刀法够快，够狠，也够絕！

他忽然走到麻將桌沒有人坐的一方，說：「俺也想玩幾手。」

桌旁有椅。一張圓木椅。

他坐下。

他坐的姿勢很神氣，但同時也早已有所戒備。

他已經看得很清楚，椅子沒有不妥，上面也沒有甚麼可以暗算自己屁股的「暗器」。

別人暗算。

但當他坐下去的時候，他的臉忽然發白。

他幾乎忍不住跳了起來。

× × ×

焦刀子雖然沒有跳起來，但却比一條

跌落在溝渠裏的狗還更狼狽。

他已看過這張圓椅，但當他坐下去之後，居然有一件要命的東西擋住了他的屁股。

他痛得連眼淚也迸了出來。

一個手下匆匆上前，從他的屁股上拿開了一件東西。

那是一張麻將牌。

那是一張一筒。

但這一筒很特別，在那個圓圓的圈子上，居然有一塊精鋼打造的鋼圈子凸了上來。

這鋼圈子很鋒利，就像是一張圓型的刀子。

焦刀子吸了口氣，又驚又怒。

那肥矮的漢子搖搖頭道：「怎麼這張牌居然會在別人的屁股上？這算是甚麼玩意？」

焦刀子也正欲有此一問。

但其實這件事也不必多此一問了。

這分明是有人在他坐下椅子的時候，以迅快的手法，把這張牌擺上椅子上的。

高瘦的漢子嘆了口氣：「這件事與我無關，我若有一張一筒，這手牌早已和了鷄糊。」

「鷄糊有甚麼用？」獨眼漢冷笑：「但倘若海底撈月呢？」

「那自然是滿貫啦。」

「這可不是，俺正是單吊一筒，以一筒吊一筒，碰上海底撈月，那是天上一個月，海裏也一個月，那是如假包換的海底撈月啦。」

肥矮的漢子微微一笑，瞧着焦刀子：「你真有本領，高計官想和海底撈月，他和不出，你倒是『股到拿來』，他娘的真簡單！」

焦刀子怒瞪着眼。

肥矮的漢子淡淡一笑：「你想知道我是誰？」

焦刀子喝道：「管你是誰，先吃俺一刀再說！」

他口裏說動刀子，但刀子未動，左腿已猛然踢了上來。

他要踢翻桌子。

但桌子還未踢翻，他的左腿已縮回。

他忍不住「啣」的一聲叫了起來。

他的足踝好疼，就像是給人狠狠的刺了一刀。

(三)

焦刀子沒有挨刀子。

但是他的足踝，却被一顆骰子嵌了進去。

這顆骰子，居然是用黃金打造的。

高瘦的漢子嘆了口氣：「大方頭的確手段闊綽，佩服！佩服！」

那獨眼漢冷冷一笑：「只可惜鑽石不能用來造骰子，否則大方頭會用鑽石傷人呢！」

肥矮的漢子吃吃一笑：「你們別老是針對俺老方，錢財本來就是身外之物，犯

不着太緊張嘛。」

「不緊張！不緊張！」獨眼漢淡淡一笑，「反正財來自有方，只不過這位哥兒，似乎對你這顆金骰子沒有興趣。」

肥矮的漢子嘆息一聲：「這可很難說，這地方遍地黃金，這點小小的東西，焦老爺又怎會放在眼內？」

焦刀子咬了咬牙。

他環視三人一眼：「你們是甚麼人？既然知道我是焦刀子，也該亮出三位的大號！」

肥矮的漢子吃吃一笑，臉上的肥肉顫來顫去。

「我姓方，人人都叫我大方頭，這個不好聽，你就叫我方海天好了。」

高瘦的漢子接着說道：「在下是高計官。」

獨眼漢淡淡一笑，說：「我本姓李名單雙，自從瞎了一隻眼睛之後，別人就不再叫我李單雙，而是稱呼李單，或者是李單眼。」

方海天悠然一笑：「無論是單雙也好，單眼也好，都不難聽，最怕的是弄出一個『單思病』，那才是最要命的事。」

高計官嘆道：「你剛好說對了。」

方海天道：「他單思？他想着誰？」

高計官說：「齊伯天。」

方海天奇道：「他怎會想着這個人？莫非此人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麼？」

高計官道：「他是個男人。」

方海天道：「李單當然是個男人。」

高計官搖頭：「你會錯意了，我說齊

伯天是個男人，而且年紀比你我都大。」

方海天眨眨眼：「他怎會想男人？莫不是他有甚麼毛病？」

高計官道：「他想着他得要死！」

方海天道：「誰要誰死？」

高計官却在這時候閉上了嘴巴。

說話的是李單，他說：「男人想女人這是『單思』，我想着齊伯天，却是想和他賭幾手。」

焦刀子臉色陰晴不定。

他問：「你想賭甚麼？」

李單淡淡道：「甚麼都想賭，賭一塊錢固然可以，賭一萬八千，或者更多更多，都可以。」

焦刀子冷冷道：「你賭得起嗎？」

「他賭得起，」突聽一人沉重的聲音

响起，慢慢的說：「無論注碼多大，憑『江北三賭霸』的本領和財力，都一定可以應付得來。」

焦刀子默然。

齊伯天已來了，他再也沒有開口的餘地。

齊伯天臉上笑容。

一種充滿信心，也充滿殺氣的笑容。

在賭桌上，不但要有注碼支撐，也要有信心和殺氣才能大殺三方。

別人賭錢，要講運氣。

但齊伯天却認為，在他們這種人的心目中，運氣遠不如千術更重要。

若要等運氣降臨，可能等一輩子也未必可以和出十三公。

但對齊伯天來說，要和出十三公並不

難，幾乎就像脫掉一雙襪子這般容易。

在他的面前，就有一副麻將。

他坐下，毫不猶疑的坐下。

高計官微微一笑：「齊兄，這一次咱們怎樣賭法？」

齊伯天隨手摸起一張牌，向他們晃了一晃：「這是甚麼？」

方海天道：「發財。」

齊伯天點點頭：「不錯，這是咱們的共同目標，你們想要多少才肯離去？」

高計官乾咳一聲，卻沒說話。

李單淡淡一笑，道：「爽快，齊兄果然快人快語。」

「請開出一個數目。」

「一百塊。」李單悠然道：「只要有一百塊，我們已很心滿意足，但除此之外，我們還想要另一件東西。」

「是不是齊某人的頭？」

「是的。」

「那麼，這一局牌還是非賭不行，」

齊伯天淡淡道：「錢，可以不賭而奉送，但區區這點腦袋，除非輸掉，那是無話可說，否則又怎能雙手奉送？」

李單說：「好，咱們搓麻將，四圍定勝負，誰輸得最多，誰就要割下自己的人頭！」

齊伯天眯着眼：「李單，你莫忘了，你已在麻將桌上，輸掉了一隻眼！」

李單臉色一變，冷冷道：「勝負本乃賭徒常事，雖然我曾輸給你一隻眼，但今天我要贏回你的腦袋！」

齊伯天道：「雖然你有這份信心，那麼請抹牌，咱們就在賭桌上，看看誰死誰

手。」

高計官道：「但咱們這裏有三個人，以一敵三，對你來說，並不公平。」

齊伯天道：「公平的事，世間上本來就沒有幾件。」

高計官道：「但咱們『江北三賭霸』，從來都不想佔人便宜。」

齊伯天道：「不佔人便宜又怎樣？」

高計官道：「咱們只以兩入下場應戰，缺一之數，就讓你們的人來玩玩。」

齊伯天搖頭。

「這樣不行。」

「爲甚麼不行？」

「注碼不對。」

「何以會注碼不對？」

齊伯天道：「咱們賭的不是錢，而是腦袋。」

高計官道：「那又如何？」

齊伯天道：「你們可以賭腦袋，齊某也樂於奉陪，但齊某的手下，却沒有人會願意這麼幹。」

高計官淡淡一笑，忽然瞧着焦刀子：「你不是是一直都想爲齊伯天效命？」

焦刀子臉色一陣鐵青。

過了半晌，他才點點頭：「能够爲齊爺效命，那當然是義不容辭的。」

高計官微笑道：「那好極了，咱們要在這賭桌上見個真章，缺一之數，你一定不會推辭罷？」

焦刀子臉色一變，忙道：「這種賭博，我不精明，也不大懂。」

方海天哈哈一笑：「你害怕？」

焦刀子的神情，頓時變得很難看。

方海天道：「無論如何，這是一件值得讚賞的事，你若輸了腦袋，江湖上的朋友，都一定會說你够義氣！」

焦刀子的冷汗已如黃豆般落下。

他可說是下不了台。

幸好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人插口：「在下已很久沒有搓麻將，今天剛好興緻勃勃，不如就讓在下湊這一局，如何？」

方海天、高計官、李單同時循聲望去。

他們看見了一個年青人。

這人衣飾整潔明亮，雖然年青，却很有紳士的風度。

「丁旋？」李單用他唯一的眼睛，緊盯着這個年青人，「你一定就是丁旋！」

這人微笑。他很有禮貌地鞠躬。

「不錯，在下姓丁，名旋，請問諸位，我能否在這張麻將桌前坐下？」

千上下的牌局

齊伯天是賭徒。

「江北三賭霸」也是賭徒。

丁旋呢？他也是個賭徒？

世間賭徒萬千。

經常要賭，嗜賭萬分的人，謂之「爛賭」。

但爛賭與賭得精明與否，却完全是兩回事。

不少人常常賭博。但常賭並不代表常贏，倒是常輸的大有人在。

丁旋憑甚麼敢坐下這張賭桌？

丁旋已坐下，神態從容的坐下。

高計官微笑問：「你已知道賭法？」

丁旋道：「知道。」

高計官道：「這是豪賭。」

丁旋道：「我賭得起，只要有腦袋的人，都一定賭得起，問題只在乎他敢不敢賭下去而已。」

高計官道：「你敢？」

丁旋道：「不敢賭就不敢坐下來。」

「不後悔？」

「當然不後悔。」

高計官點了點頭，豎起拇指：「我佩服你，老實說，連我都不敢賭這一局。」

說着，他離開了賭桌。齊伯天冷冷望了他一眼，然後對李單、方海天說：「這位兄弟，倒是深知明哲保身之道。」

李單冷冷道：「你不必挑撥離間，『江北三賭霸』，高計官最精於牌九，而非麻將。」

丁旋忽然說：「我們現在究竟是搓麻將，還是在談天說地？」

李單瞧了他一眼，道：「丁先生說得對，咱們還是在牌局上見真章罷！」

牌局在緊張的氣氛下進行。

但緊張的似乎只是旁觀者。

方海天、李單、李單、戰至「南風」，已雙雙脫穎而出，丁旋也有和牌，雖只和小牌，但却減輕了損失，所負不多。

戰至「西風」，形勢漸變。丁旋和了一手清一色，反敗爲勝，成爲大贏家。

除了這一手清一色之外，齊伯天也和了兩手牌。倒是李單、方海天兩人的牌，似乎弱了下來。

賭例規定：大輸家輸腦袋。

所以，贏碼多少，並不重要。最重

要的是，絕不能成爲最大的輸家！

「北風」已去三局。

「北風北」來了！這是最後一局牌。

形勢至此，大概如下：

丁旋：大贏家，已立於不敗的地位。

方海天：略有微利。

李單：所負不多。

齊伯天：大輸家，除非最後一手牌能和滿貫，否則絕無翻身的機會。

所以，這是極重要的一手牌。

很明顯的，丁旋已可安枕無憂，而齊伯天却處於極度惡劣的形勢中。

但齊伯天却還是很悠閒，而且面露充滿自信的微笑。方海天看着他，忍不住說：「倘若不看抽牌裏的籌碼，我還以爲你是個大贏家。」

齊伯天淡淡道：「我不是贏家，大贏家是坐在對面的丁先生。」

李單嘆了口氣：「我佩服你。」

齊伯天道：「你佩服我哪一點？」

李單說：「你雖然明知頭上人頭也難以保得住，但仍然有泰山崩於前而面色不變的鎮靜功夫。」

齊伯天道：「我還有機會。」

「機會？」李單嘿嘿一笑，「你還有甚麼機會？」

齊伯天悠然道：「我已計算過，你現在只有一百五十三個籌碼。」

李單瞳孔收縮，終於忍不住說：「好厲害的記憶力。」

齊伯天淡淡道：「這不算甚麼。」

方海天冷冷一笑：「這的確不算甚麼，我這個大方頭，人雖然糊塗，但現在也知道你手上還剩下多少籌碼。」

李單道：「他好像還不够一百個。」

方海天道：「總數是九十六。」

李單瞧了齊伯天一眼，悠然笑道：「大方頭總算爲『江北三賭霸』掙回了一點點面子。」

齊伯天乾咳兩聲：「剛才我已說過，這點雕虫小技，不算得上甚麼。」

李單冷冷道：「不錯，咱們現在賭的是麻將，而不是記憶力。」

齊伯天搓了搓手，指骨勒勒作響：「但沒有強大的記憶力，也絕不會是個搓麻將的高手。」

李單冷冷一笑：「如此說來，咱們這裏四個人，最厲害的似乎還是丁先生。」

丁旋聳聳肩：「我不是此道高手。」

李單道：「但你是個大贏家，現在，你這一顆腦袋已是穩如泰山。」

丁旋道：「直到目前爲止，勝負仍然不足以論英雄，在下雖然居於領前地位，但却不是因爲牌章高明，而是因爲三位都沒有要我丟掉腦袋之心。」

李單點點頭：「你很聰明，也很謙遜，我很欣賞。」

丁旋微笑：「謝謝你的讚賞。」

齊伯天忽然輕拍桌子：「牌都冷了，最後一手牌是否繼續下去？」

李單道：「那要看你而定。」

齊伯天「哦」的一聲：「難道到了現在，我可以離開這張桌子，而又可以保存

腦袋嗎？」

「可以。」

「你不想我的腦袋了？別忘記你們現在已成功了一大半。」

李單冷冷道：「你是輸定了的，但我却可以給你一條活路。」

「倒想聽聽這條路怎樣走法。」

「我曾聽在你手下輸掉一隻眼，今天你若雙倍奉還，我就放你回香府！」

× × ×

江湖人有句很可怕的說話。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但更可怕的，却是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的時候，還要加上「利息」。

譬如說，去年你打了我一拳，今年我可能要回敬三拳，才能洩心頭之恨。

但這不算「高利貸」。

有些人挨了別人一拳，甚至只是挨一頓臭罵，又或者甚至只是聽見別人說幾句令自己不愜意的說話，那麼，他回敬對方的，可能就是致命的一擊。

所謂「睚眦必報」，就是這種人。

李單是為復仇而來的。

他現在要的，是齊伯天的兩隻眼。這「利息」重不重？齊伯天會接受嗎？

(三)

齊伯天拒絕。倘若他會接受，這才是奇聞。他說：「我若丟掉了一隻眼，又怎能看見你怎樣把自己的腦袋割下來。」

李單冷笑：「你永遠都不會看見這種荒謬的事。」

齊伯天也在冷笑：「換而言之，就算我贏了，你也準備賴帳？」

李單一指自己瞎掉的眼睛：「我若是個賴帳的人，那麼，我現在仍然是有兩隻眼睛的李單，而不會變成獨目李單。」

方海天沉聲道：「江湖上的人都知道，咱們『江北三賭霸』，賭身家賭性命，就是不賭賴！」

齊伯天大笑：「很好，現在該要正式開始最後一手牌了！」

× × ×

扣人心絃的最後一手牌，終於開始。

每個人都以極熟練的手法抹牌、開牌、打牌。

莊家是李單。

他手上的牌是二三萬、四五六條，七八九筒，一對南，一對北，還有一張發財。

這是雞糊，不算是甚麼好牌。

但這已很不錯。

他現在母須和大牌，只要和雞糊，已可要了齊伯天的腦袋。

這一手牌，無論任何人都會打出一張發財。

發財剛打出，上家叫「碰」。

李單的上家是齊伯天。

他不但是碰牌，而且和牌。他和出的牌，赫然竟是大三元。這是一手滿貫！

齊伯天微笑。他摸了摸自己的腦袋：「你看，我這顆腦袋是不是很穩固？」

李單的臉色變了。

但丁旋却在這時候，輕輕搖頭嘆息。他居然也開牌。

「對不起，我也和牌，是十三公，恰好欠了一張發財！」

× × ×

齊伯天的微笑不見了。

他實在無法笑得出來。

他怔怔的凝視着丁旋，呆呆的看着丁旋。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他才乾咳兩聲，咬牙道：「你是誰？你究竟是誰？」

丁旋微笑：「我是個賭徒。」

齊伯天怒道：「你反了？你怎可以攔吃我這一手牌？」

丁旋淡淡道：「我這一手是牌王，就算這張發財由方先生那一家打出，還是輪不到你和牌，你又何必這樣生氣？」

齊伯天看着丁旋，殺機滿面。

「我明白了，你們本來就是預早串謀好的！」

丁旋嘆了口氣：「你以為自己是麻將大王？」

齊伯天咬唇：「不錯，我承認這一次太自信，太輕視了你們……」

「不是輕視，而是你實在已敗了。」

「我不服！」

「真的不服？」

「不服就是不服！」齊伯天大聲道：「在麻將桌上，我已經有二十年從未輸過一次。」

「但這次你輸了，而且輸得很慘很慘，」丁旋緩緩道：「既然是千門中人，就該知道，賴帳的賭徒往往會輸得更慘。」

齊伯天怒道：「無論怎樣，我要再賭，再來四圈！」

方海天嘿一笑！

他問李單：「這算是甚麼手段？」

保鏢風雲

· 本文承自第54頁 ·

凌雲飛雖然不知道他們的身份，但既然是馬逢春邀來的朋友，料亦是些不問世事的隱世高人，却不知為何全來了這裏。

不一刻，場上兩人的拚鬥已漸分勝負，馬逢春的一口長劍越使越快，司馬無忌——南宮遠一雙鐵掌漸漸抵擋不住，不停後退。

馬逢春猛吸一口氣，長劍突然一緩，慢慢地刺出一劍，說它慢那只是個對比而已，事實上仍然十分快速！

這一劍似乎力蘊千鈞，劍氣呼嘯之聲，震人耳鼓，南宮遠猛退一步，接着長嘯一聲，拔空騰起，一躍三丈五！

馬逢春猛喝一聲，長劍脫手飛出，箭也似的射向南宮遠！

南宮遠也非省油燈，轉瞬之間便換了個方位，接着向地上墜下！

馬逢春早已蓄勢以待，雙掌猛地向上升擊！南宮遠避無可避，一咬牙連起渾身之勁飛出雙掌抵向馬逢春之掌！

「轟」地一聲，四掌相觸發出一道驚天動地悶响，附近的人立刻被掌風撞得搖搖欲墜。

南宮遠也被掌風擊飛，凌空打了個跟斗摔落地上。這一摔再也沒有能力站起來，口角不斷湧出鮮血。

馬逢春舉袖拭去嘴角的血絲，略為調息一下，然後走向南宮遠：「老夫三十年來無時不念及此一天，終於把當年坑害老夫的兒子查了出來！」

南宮遠喘着氣道：「你當日從懸崖上摔下竟能不死？」

「老夫若然死了，豈有天眼？三十年來明查暗訪都找不到一絲線索，更想不到橫行湘南的司馬無忌却是昔年有『隱仙』之稱的南宮遠！」

南宮遠大笑，笑了一半又立即咳嗽起來，口角又湧出一團鮮血：「老夫料不到你們這些老不死都還未死，否則哼哼，老夫……」

只見一個滿頭白髮的老者道：「你以為我們死了你便能獨霸武林！當日若非我聽信了你的讒言，我們十大奇人又豈會各自星散，不問世事！」

「你一方面封財騙錢，一方面招兵買馬，意欲獨霸武林，料不到在那對漢玉白馬上露出了破綻！」馬逢春恨恨地道：「那對漢玉白馬本是我家的傳家寶！」

南宮遠笑聲又起，笑聲停止後，他亦停止了呼吸。

馬逢春回頭見着凌雲飛，道：「雲飛，你的事辦得如何？」

凌雲飛點點頭道：「正如老前輩所說的那樣，最好的朋友往往便是最可怕的敵人。」

太陽驅散了黑暗，司馬莊也在陽光之下烟消雲散。

馬逢春與其他幾個奇人揚長而去……

× × ×

半年之後，威武鏢局又重新開張營業了，不過這一次總鏢頭却只有一個，便是「錦衣豹」凌雲飛。

(完)

五行拳

嚴霜·文

中國功夫雖然比不上泰拳那麼狠毒，出手就想把對方殘害，可是，突圍而出之際，如果碰着一個人必須在許多人包圍當中搏殺，仍有一套基本的功夫，使人難以抵抗，這一套就係五行拳。

「五行拳」的意思代表金木水火土，亦即可以說它代表五個方位，精於五行拳的人，能够在東南西北中，這五個方位裏面想辦法殺出重圍，故此舊日的大師傅多數苦練過五行拳，現時未必有人真正懂得這一套，但却可以稍為講述，知道五行拳何以能够在許多方位裏面殺出重圍。

普通的拳脚只係向一個人攻擊，故此經常發生纏打的狀態，五行拳却非如此，如果一個人跟別人纏在一起搏鬥，他當然無法殺出重圍，故此，這一套拳脚係準備跟幾個人同時搏鬥的，除了出拳踢脚，步法亦係依照這一路的拳脚配合得非常巧妙，首先講述這種拳脚第一招，突然以左攻式的姿勢，用左拳打出去，不管打中對方與否，即時把左腳退後，跟住左手向後一躍打過去，那時變成右腳在前，左腳在後，輪到右手發揮它的衝勁了，那隻右手並非向前打出，亦非向後發招，而係向橫打出去，這一拳乃係

橫拳打向右方，剛剛出拳，左腳就落在右腳之後，跟住右腳再向右邊移動，那一個步位變了又變，對方難以捉摸，左拳以掛捶姿勢由上邊打落，跟住右腳踢出，落地之後，右拳向前打出去的時候，左手護腰，踢出左腳來，如是者變化多端，整個身體不斷的移動，那雙手向前後左右，甚至打橫出擊，脚法亦係如此，分別踢出攔腰腿，虎尾脚，以及拐脚，由於一個人陷入包圍當中，不能够施展展掃堂腿，故此只能用拐脚出擊，因為拐脚掃過去的時候，身體仍係站立的姿勢，故此容易走動，練習過拐脚的人，雖然沒有痞低踢出那一脚，仍然係很有勁的，憑着這一路拳脚，的確可以一個人打十多個，而且在對方包圍圈內衝出，舊日的廣東十虎當中王隱林最擅長這一套，聞說他懂得五行拳，而且打得十分精通，這一套拳是否流傳下來呢？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你閱讀本文之後，把這個原則加以變化，也可以創造新的五行拳。

五行拳的意思指一個人可以把自己的脚步頻頻變換，找到敵人的弱點後突圍而出，精於這一套拳脚，即使單對單的搏鬥，仍然有用，在此順筆一提！



無名鎮

作者：
黃耀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唐漢與飛豹子面對着身負重傷躺在病榻的無眉公子，死大文金至厚被軟禁在無奇不有樓的一所偏院內，並將該地點繪出來。於是他們決定乘夜偷入該處將金至厚救回來，為無眉公子療傷。當晚，老少三人摸進無奇不有樓，由多事公子帶路，黑豹子在接應，唐漢獨闖偏院，先將兩名侍衛制服，很順利便將生死大夫救走。當他們一行四人安然而回到趙老頭的棺材店時，却發現趙老頭已被殺死，而無眉公子與風流娘子已不知去向。正驚異間，玉鳳翩然而來，告知此兩人在於何處……

肉在刀俎上

險遭淫道營

上清宮有五名道人，兩名香火工。五名道人都是三品殺手，兩名香火工却反而是兩名二品殺手。昨夜，殺死趙老頭，從趙老頭那兒擄來無眉公子和風流娘子，便是這批二、三品殺手的得意傑作。根據護國公五絕與吳一同的指示，只要辦成了這件事，天憐上人這位首席一品殺手，有權盡情享受一番。

他當然不會放棄這種權利。

天憐上人現在就在享受這份權利。

風流娘子岑今珮穴道受制，全身動彈不得，上衣已經褪光。

天憐上人氣喘手顫，血脈賁張，正忙着鬆解風流娘子身上最後的關防。風流娘子咬牙切齒，所有惡毒的話，幾乎都已罵遍了。但這在一個慾火高燒，已不計一切後果的男人聽來，却無異是一劑催情劑，它只有為已勃發的獸性帶來更大的興奮，和更強的刺激。

「天殺的老雜毛，你是修道的，不怕抬頭三尺有神明？」

「我這也是在修道。」

「修什麼道？」

「雙仙合參。」

「參你娘個大頭鬼！」

天憐上人突然眼光發直，啊的一聲發出道嘆。

他說話時，雙手的動作並未停頓。

他說的話雖然輕狂逍達，雙手的動作却極其謹慎而認真。

他是一頭老淫狐，並不是個急色兒。

他知道這是一場奇遇，必須細細品嚐，才不致糟塌了這頓稀有的享受。

風流娘子的胴體沒有令他失望。

也幾乎每拉開她身上一寸衣服，都會有新的發現；如今他正注視着的，便是風流娘子身上最美妙也最迷人的一段。

「嘖，嘖，嘖！」他喃喃自語，如夢

囈：「我天憐活了幾十年，今天總算真正的開了眼界！」

風流娘子羞愧欲死，但又莫可奈何。

天憐上人忽然嘆了口氣。

「只可惜，唉——」他搖搖頭：「只可惜這不是兩情相願，要不然，唉，那該……那該多他媽的……」

風流娘子神色微微一動。

「你說你叫什麼？」

「天憐。」

「鐵鍊？」

「不，天地的天，憐憫的憐。」

「這兩個字怎麼解釋？」

「就是天生懂得憐香惜玉的意思！嘻嘻。」

「像你這種人，也懂得什麼叫憐香惜玉？」

「當然懂。妳不看我替妳脫衣服時，多麼小心溫柔？」

「哼！如果你真懂得憐香惜玉，你就

該先解開我的穴道，說幾句好聽的話，陪小心，獻殷勤，讓姑娘我高興高興！」

「不行。」

「怎麼不行？」

「如果你不懂武功，不待妳吩咐，我早就這樣做了。」

「噢！」

「會武功又怎麼樣？這裏是你們武統邦的秘密窩巢之一，如果我雙肩穴道受制，其他部份縱然能活動自如，難道我能造反？我會殺了你？衝出這間複室？」

天憐上人沉吟不語，兩眼望着只有按下暗鈕才能開啓的鐵門。

他覺得這女人說的也不無道理。

一個人不論武功多高，雙肩一旦受制，便如大蟹去螯，根本無能作為。

而以他這位一品殺手的修為來說，一個風流娘子，本來就不能對他構成威脅，若再加上雙肩穴道受制，更可以說毫無危險可言。

如能因而討得這女人的歡心，他又何樂而不為？

再說，男人對那種事，最倒胃口的，莫過於身子底下的女人像段木頭，要是這女人雙肩以下的軀體能够自由活動——奶奶的，嘿嘿！

所以，天憐上人只稍稍思索了一下，便出手為風流娘子活開雙肩以下的全部穴道。

天憐上人很快的便想到了為這女人活開部份穴道的好處。



風流娘子爲了舒暢血脈，纖腰微微扭動，玉腿高高舉起，轉側欹擺，曲疊彈伸，啾啾發聲，百態畢呈。

天憐上人直瞧得喉乾舌燥，雙目中幾乎要噴出火焰來。

他已無法再克制下去。

他開始脫衣。

他脫衣的速度，快得驚人。然後，他便像餓虎撲羊似的，朝床上的風流娘子撲了過去。

風流娘子嬌喘哀求：「先讓奴家喝口水。」

「等下再喝。」

「奴家等不得。」

「我也等不得！」

「你不願從奴家的意思，你就休想奴家等會兒會順從你的意思。」

天憐上人只好讓步。

讓了錯誤的一步。

嚴格的說起來，這應該是錯誤的第二步，而不是第一步。

他錯得最厲害的一步，是他忘記了這女人的師門出身。

他忘了這女人出身陰山柔骨門！

天憐上人下床轉身取茶，風流娘子腰肢一折，竟以一個不可能的角度，用足踝爲自己活開了雙肩的穴道。

天憐上人端茶過來：「茶來了，寶貝，妳可真夠煩人的。」

風流娘子撒嬌：「奴家雙臂無法動彈，怎麼喝？你餵我。」

「怎麼餵？」

「隨你。」

天憐上人眼中一亮，忽然想到一個很好的餵茶方法。

他先自己喝了一大口，然後俯下身，以嘴對嘴的方式，朝風流娘子的面孔湊了過去。

錯誤的第三步！

風流娘子抬起下巴，唇唇承接，左掌同時暗暗運動。

當四唇吻合，天憐上人陶然忘我之際，風流娘子突然揮掌，疾切天憐上人的小腹！

這一掌因受發掌時的姿勢所限，威力並未發足。

但由於它擊中的部位很「巧」，天憐上人腰一弓，就像活蝦似的，托地跳了起來。

「蒲！」

他像裁縫噴水燙衣服一般，噴出了那口茶。

人落地，剛想開罵，忽又啞了一聲，雙手捂住小腹，蹲了下去。

風流娘子已從床上躍起。

她這時如果打鐵趁熱，追過去再補一腿或一掌，使天憐上人喪失還手之力，以後的局面，就可以由她來主宰了。

只可惜她畢竟是個女人。

她跟一般女人一樣，有着一一些天生無法克服的弱點。

情急之時，她可以犧牲色相，可以拚命。

但只要環境許可，她最注重的，還是自己的儀態和身體。

「或是『大雜種』，只要暗器玩順了手，他便像頑童迷戀彈珠一樣，一定要在這上面玩個淋漓盡致。

沙！

這次出手的是一枚小銀鏢，一鏢穿喉！

天憐上人倒下去時，好像還不相信以他今天的身份和成就，最後竟會栽在這樣一個稚氣未脫的後生小子手上。

所以，他絕氣時兩眼睜得很大，彷彿上面的天花板會回答他的問題。

事實上就算天花板能回答他的問題，他也已經聽不到了。

風流娘子一出密室，便聽到前院遙遙傳來一片慘吼厲喝之聲。

前面院子裏，似乎正有兩幫人馬，在作殊死之戰。

她停腳步，徬徨四顧，六神無主，內心同時感到一股說不出的歉疚。

她也曉得，她不該跑得這麼快，多事公子是她今夜救命的大恩人，但這位多事公子並不一定就是天憐上人的敵手。

無論怎麼說，她都該先留下來，協助多事公子解決了天憐上人，才是道理。

可是，股難以言宣的恐懼感和羞辱感迫使她無法再在那間密室中滯留下去。

即使短暫的片刻，她也無法忍受她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有一件事和一個人：無眉公子，以及無眉公子的傷勢！

可是，那裏去找無眉公子？

「岑大姐，這裏。」

所以，她下床之後第一件事，便是去擱取自己的衣服。

等她匆匆套上衣服，天憐上人經過一陣運氣和搓揉，「小上人」的痛苦，也已減輕到可以忍受的程度。

無論男人或女人，身無寸縷，總是不雅之至。

但這位天憐上人却没有先穿上衣服再說的意思。

他也不願身上某些部份晃蕩蕩的醜態，跳起便是一腿，直蹬風流娘子的腰下「玉關穴」！

他使出這種下流的招式，當然是爲了要報「小上人」挨「切」之仇。

風流娘子雖說不是什麼黃花大閨女，但自跟無眉公子張天俊動了情懷以來，無論思想或行爲，都有了極大的轉變。

她今天受盡屈辱，已是痛不欲生，如今眼見老淫道全身赤裸，又以這等招式向她進攻，一時羞怒交併，六神無主，竟幾乎忘了自己也是個有着一身上乘武功的女中豪傑。

她忘了自己的身份，當然也忘了化解和還擊。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砰然一聲巨震，牆壁上忽然出現一個大洞。

洞口首先出現的，是一張秀麗動人的面孔。

但這張秀麗的面孔，剛一出現，就變了顏色！

「哇啊！」

一聲驚呼，人影消失。

另一張面孔接着出現。

院牆外邊，忽然有人輕輕喊了一聲。

風流娘子聽出是玉鳳錢宛男的聲音，立即循聲飛掠過去。

牆外草地上，本放着一塊門板，上面躺着的人，正是氣息奄奄的無眉公子！

爲了治療上的方便起見，無眉公子周身上下，衣服均已盡行除去，只剩下一條聊備一格的白短褲，生死大夫正就着微弱的月色，將一盒金針，一枚一枚小心地插入無眉公子身上各處重要的經穴。

女人有時候就是這麼奇怪。

玉鳳錢宛男剛才見到天憐上人赤身露體，嚇得哇哇大叫，如見惡鬼。

如今她爲生死大夫巡風護守，竟對無眉公子裸袒的軀體視若無睹，毫無窘態，反而是不該避嫌的風流娘子，霞泛兩腮，心頭鹿撞，有點不知所措。

玉鳳錢宛男拉了她一把道：「來，大姐，我們站開一點，別叫金老頭分了心神了。」

風流娘子低聲道：「你看，他……這位張公子，有沒有危險？」

「怎麼沒有危險？」玉鳳道：「金老頭說他目前的狀況，只是比死人多了，一口氣，所好的，他的運氣似乎還不錯。」

這種性命攸關的事談什麼運氣？

「妳不懂這句話的意思？」玉鳳笑着道：「金老頭這意思就是說，今夜幸虧遇上了他這位生死大夫，要不然誰也回天無力！」

風流娘子這才暗暗鬆了口氣。

她指指前院道：「那邊是些什麼人在交手？」

這張換上來的面孔上，有着一雙骨溜溜亂轉，看上去十分惹人注意的大蛙眼。

他望着室內蓬鬆髮釵，但衣衫尚稱整齊的風流娘子，以及一絲不掛，一條右腿尚以踢出之姿態，斜僵在半空中的天憐上人，臉上佈滿帶着驚疑迷惑的滑稽神情。

這位多事公子，爲什麼會感到驚疑迷惑？

是因為室內眼前的景象「太精彩」？還是「太不精彩」？

他本來以爲可以看到的，又是一種什麼「景象」？

多事公子高峻峯臉上雖然一臉滑稽神情，但在天憐上人看來，却一點滑稽的感覺也沒有。

他感覺到的，是大事不妙！

風流娘子一聲歡呼，縱身投向壁洞。

天憐上人慾念盡消，已無心攔阻，這時也顧不得赤條條跑出去如何見人，一個箭步，便朝房門口竄去。

這是他今夜錯誤的第四步。

他想趁亂奪門而逃，這一點並沒有錯。他錯在他的視線不該離開多事公子的雙手！

武林五大名公子中，這位多事公子的刀劍拳掌功夫雖然難登榜首，若是談起輕功和暗器，則恐怕誰也得讓他幾分。

咻！

咻！

三枚燕尾追魂釘，如梭出手。

多事公子高峻峯沒有在暗器出手之前，先行發聲招呼的習慣。

玉鳳道：「是唐漢和飛天豹子歐陽老兒在戰那些假道人。」

風流娘子道：「聽上去戰況似乎非常慘烈，我們兩個橫豎閑着無事，妳看要不要趕過去，相助他們一臂之力？」

玉鳳笑道：「別替他們擔心，這種熱鬧場面，是小唐故意製造出來的。」

風流娘子一楞道：「這種慘烈場面是故意製造出來的？」

玉鳳笑道：「不錯！」

風流娘子道：「爲什麼要製造這種場面？」

玉鳳笑道：「因爲小唐知道小張傷勢嚴重，不僅經不起一再折騰，而且必須立即就地治療，方有回生之望，所以我們出發時，就已將人手分好兩路，一路正面進攻，一路繞道救人！」

風流娘子道：「上清宮這些假道人一個個身手不弱，小唐認爲他們老少兩人一定抵擋得住？」

玉鳳道：「綽綽有餘。」

風流娘子道：「既然如此，爲何久戰不下？」

玉鳳笑道：「這也是小唐計謀的一部分。」

風流娘子道：「這話怎麼說？」

玉鳳道：「雙方久戰不下的原因是，小唐事先已經交代過歐陽老兒，一旦交手，不得盡施全力，能纏多久就纏多久。」

風流娘子搖搖頭道：「妳的話，我還是不懂。」

玉鳳道：「小唐的意思是，這座上清宮的假道人爲數不少，如果一交手就被對

部份也就特別敏感。

儘管多事公子一再重申無心，他却認爲這是多事公子故意帶給他的「好看」。

房間裏，巡邏聲漸停。

他本可以一負傷一離去，但爲了瞧不下這口鳥氣，他忽然上步轉身，戟指厲喝道：「你這小雜種，你替老子記住——」

多事公子從不在乎別人罵他「小雜種」。

他自己也承認這種行爲很不光明。不過，他有他的解釋。

他說，他這種不太光明的行爲，一向也只用來對付一些行爲比他更不光明的人物。他認爲這對於很多罪惡的發生，可以收到「糾正」或「消滅」的良好效果。

效果的確良好。

天憐上人手指剛剛接觸到房門底端的暗鈕，他那光禿禿的，因俯身而高高翹起的屁股上，便立即出現三顆冒血的大「黑痣」。

燕尾追魂釘，不是下五門的歹毒暗器；它如……的部位，也不是人身致命要害。

以天憐上人這位首席一品殺手的一身修爲來說，這三枚燕尾追魂釘所造成的傷害，並不比被蚊子或螞蟥叮上一口更爲嚴重。

問題是，這就像風流娘子剛才一掌一樣，其中一枚追魂釘戳進去的部位，實在「巧」得有點「不像話」。

這位天憐上人除了女色，尚有龍陽之癖，他身軀兩名形影不離的俊道童，便是心照不宣的活例。

由於癖好使然，他對自己身體上那部份也就特別敏感。

儘管多事公子一再重申無心，他却認爲這是多事公子故意帶給他的「好看」。

房間裏，巡邏聲漸停。

方瞧出了厲害，必定會有些狡猾的傢伙逡巡不前，如果不能將賊徒全部聚集一起，救人的工作，就一定受到阻碍。」

風流娘子嘆一聲道：「我懂了！這一戰一定要先引起對方的錯覺，讓對方以為只要人手充足，這一老一少並不足懼？」

玉鳳笑道：「對了！這就是過年燒大灶一樣，若發現火力不旺，唯一的辦法，便是不斷加薪添柴。」

風流娘子道：「如今上清宮的道人，是否已掃數集中前院？」

玉鳳道：「要不是這樣，我們那有機會從容救人？」

風流娘子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道：「噢，對了，我一直忘了問，愚姐跟張公子這次被擄來上清宮，是誰通的消息？」

玉鳳笑道：「小妹。」

風流娘子投出感激的一瞥，雙腮微熱，又道：「剛才那間密室，你們又是怎麼找到的？你們若是再進一步來，我岑今珮就沒臉見人了。」

玉鳳道：「這一點你感謝那個姓高的小子，這全是那個田雞眼的功勞。」

風流娘子道：「他又是怎麼找到那間密室的？」

玉鳳笑道：「他用的方法很簡單，殺雞儆猴！」

不待風流娘子追問，她又笑了一下道：「當我們找到天機上人那兩名變童時，他一聲不響，一掌就劈翻了其中一個。然後，他再問另外一個，問他肯不肯說出囚禁妳的地方？妳想，一個十五六歲的大孩子，見了這等陣仗，焉有不說之理。」

有術，全拜幼受異人指點，精通探補之道所賜。

據稱：這位玄機道人因擅長房中術，所到之處，均有不少蕩婦慕名投懷。而那些自動獻身的蕩婦們，當享受過一段短暫的妙趣後，最後不是脫陰而亡，便是連爾衰老，雞皮鶴髮，不復人形，結局往往都很悲慘。事實真像如何？當然只有這位玄機道人自己心裏清楚。

唐漢料得不差。

這兩位月旦書生人鬼神魔榜上魔字號的人物出現之後，本宮那些負隅頑抗的假道人，不待招呼，果然一個個收招撤身，相繼肅然退去一旁。

唐漢趁紛亂間向飛天豹子傳音道：「俊老，等會兒請你看住一座老淫道，魚老頭這個長脚驚鷺由晚輩來應付。」

飛天豹子傳音回答道：「魚老怪是當年魔榜上的第三號人物，詭計多端，狡詐百出，別瞧他長相像個無常，心眼兒可壞得緊，老弟到時候千萬大意不得！」

唐漢微微點頭，表示領會。

人海釣客緩步下階，走向院心，一雙綠豆眼緊盯着唐漢眨動不已，大咀一扁一彎，居然擠出了一絲黃鼠狼向雞拜年的笑意。

「聽說你老弟練過什麼大天心無相玄功？」

從語氣上可以聽得出來，就算唐漢練過這種玄功，他顯然也沒放在心上。

唐漢靜立不動，淡淡反問道：「尊駕在武統邦中官拜何職？」

風流娘子點頭不語，他雖然很佩服多事公子的急智，也很感激這位多事公子及時救他脫困，仍不免為那個枉送一條小命的道童暗暗感到難過。

這時忽聽生死大夫長嘯了口氣，喃喃道：「這下該差不多了。」

牆頭上突然冒出一顆人頭，促聲道：「若是能够移動，那就儘快抬走。」

玉鳳錢宛男不由一驚道：「出了什麼事？」

高凌峯道：「前面戰況有了改變。」玉鳳更驚道：「是不是小唐他們出了意外？」

高凌峯道：「不是。」

玉鳳道：「否則怎麼回事？」

高凌峯道：「一直住在這座上清宮的人海釣客鐵鉤銀絲魚太平，以及玄機道人一廬子，今晚本來不在，剛才忽然雙雙回來了。」

風流娘子岑今珮也神色一變道：「人海釣客和玄機道人都是當年黃山月旦書生人鬼神魔榜上的魔字號人物之一，小唐和俊老人單勢孤，這下如何應付得了？」

高凌峯道：「小唐要你們儘快撤離此地，並不是爲了這個原因。」

風流娘子道：「爲了什麼原因？」

高凌峯道：「他傳音告訴我：這兩個魔頭一向自視甚高，他們一下場子，本宮道人就必須引身退讓。那些假道人已十去其四，心中早萌怯意，遇上這等機會，自是求之不得。他担心這些道人一日找藉口四下分散，你們想走就不容易了。」

風流娘子道：「我們撤走，並不費事。」

人海釣客居然回答得很爽快：「右丞相！」

唐漢手一指道：「那一位呢？」

人海釣客道：「散騎常侍。」

唐漢道：「專爲武帝煉製丹方，搜掠美女，以及教以採補之術？」

玄機道人面孔一寒，沉喝道：「小子放肆！」

唐漢道：「本小子那點放肆？」

玄機道人道：「貧道論輩份足可當你小子師祖而有餘，你小子竟敢信口胡言，試問該當何罪？」

唐漢微微一笑道：「你們既敢冒大不韙，稱孤道寡，散騎常侍是種什麼官，閣下應該清楚。要不然你經常追隨武帝左右，幹些什麼正經勾當？」

玄機道人勃然變色道：「你小子自入江湖以來，大概還沒有好好的受過教訓，貧道今夜不妨讓你小子學一點做人處世的道理。」

人海釣客一旁大笑著鼓勵道：「對，對！一廬道兄該給這小子一點顏色瞧瞧。如果聽任這批毛頭小伙子囂張下去，咱們這些老傢伙就沒得混了！」

飛天豹子說得不錯，這位人海釣客果然陰險無比。只要能逮着隔岸觀火的機會，他顯然十分熱心樂觀其成。

玄機道人話已說滿了，即使人海釣客不在一旁敲邊鼓，他也必須以行動說明他將如何「指點」唐漢「做人處世之道」。

他本來走在人海釣客身後，人海釣客下了台階，他尚站在台階中段，這時雙肩微微一晃，便如行雲流水般瀉下庭心。

等會兒你們幾個又如何脫身？」

高凌峯笑道：「小唐，歐陽老兄，以及我多事公子高凌峯，全是泥鰍變的，滑溜得很。這一點你們儘可放心！」

人海釣客鐵鉤銀絲魚太平這個名號又長又拗口，無論聽起來或是唸起來，都有怪怪的。

魚太平這個人看上去也有點怪怪的，這種人無論走在什麼地方，只要你望上一眼，就算你忘記了所有的事情，你也很難忘記這個人的形象。

這位人海釣客第一個與眾不同的特徵，是他又高又瘦的身材。

太原馬場主人花槍金滿堂身高七尺，平時進出黃金賭坊，已使得人人爲之側目。而這位人海釣客跟金滿堂比起來，至少還要高出一個頭。

世上高個子多的是，身高並不是一種毛病。

這位人海釣客的身材之所以引人注意，是他除了「高」之外，還多了個「瘦」字。

他比金滿堂高出一頭，但體重却比金滿堂至少要輕二十斤以上；而他多出來的長度，又幾乎全加在他的兩條腿上。以致遠遠望上去，無論行走或站立不動，都像一隻驚鷺。

這種身材，對一名漁父來說，當然沾光不少。

但事實上，這位魚大爺並不是一名漁父。他的名號雖然被冠上了「釣客」，但

飛天豹子搶步幾步，迎了上去道：「老夫歐陽俊，當年也是月旦書生『人鬼神魔』榜上『人』字號的人物之一，今夜機緣湊巧，以『人』迎『魔』，無論勝負如何，總是佳話一段。」

玄機道人聞言不覺微微一楞。今夜月色欠佳，加上飛天豹子還是方老頭那一身土裏土氣的裝束，他跟人海釣客步入宮門之際，受當時庭院中混亂的戰況影響，兩人只注意到一個縱橫起落，如穿梭於無人之境的唐漢，根本就沒想到這個貌不驚人的土老頭，竟然就是當年天台三傑之一的飛天豹子歐陽俊！

不過，這種錯愕神情，在玄機道人臉上並沒有停留多久。

這位玄機道人儘管沒想到當年的天台三傑之一會在此時此地出現，但顯然並未將這位飛天豹子放在心上。

他穩住身形，拂塵微微一抖，唇角泛起一絲譏諷的笑意道：「當年天台三傑中，就數你這個飛天豹子的一身武功稀鬆平常，你們老大屠龍客，老二金笛神俠，早已成了古人，你這個『飛天豹子』當了多年的『鑽地鼠』之後，是否練成了什麼驚天動地的獨門絕招，靜極思動，又想大大作爲一番？」

以飛天豹子當年的火爆性格，別的不說，光是冲着這幾句冷言冷語，底下的場面，也就夠瞧的了！

但十多年後的飛天豹子，却好像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對江湖人物來說，時光是個無情的大熔爐。

他垂釣的地方，却是「人海」。關於這一點，他的名字已作了明白的交代：「魚太平」！

這位魚大爺第二個令人難忘的特徵，是他那張跟身材配合得很好的狹長面孔。狹長的面孔，雙眼如豆。

一張咀巴跟鼻孔之間幾乎沒有間隔，兩隻耳朵則像兩個壓壞了的餃子。

像這樣一張面孔，如果讓你見過一次，你會不會忘記？

玄機道人一廬子的儀表，就好看得多了。

這位以足智多謀見稱的空門高人，雖已年近六十，比人海釣客小不了幾歲，但看上去却只像個四十出頭的中年人。

這跟他端正的容貌和光鮮的服飾，顯然有着莫大的關係。

他那一身道裝，從頭上的六角峨冠，以至足下的雪底雙樑鞋，無論質料或手工，都極其講究。

胸前一幅綉錦八卦圖，更是針工精細，鮮明奪目！

而最難得的是，一個快六十歲的人了，臉上居然看不到一條皺紋，更別說下垂的眼泡子或是浮腫的眼袋了。

至於道家不可或缺的表徵，如拂塵、葫蘆、佩玉、符袋、長指甲等等，更是應有盡有，無不具備。

尤其領下那部五柳長髯，根根見肉，軟直潤澤，不滲一絲雜色，更平添一股令人肅然起敬的仙風道骨之氣！

江湖傳言：這位玄機道人其所以駐顏

它常使無數英雄人物，或是自命爲英雄人物的人物到那間煙飛灰滅，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將一塊頑鐵，鍛成精鋼！

如說十多年前的飛天豹子是塊頑鐵，今天的飛天豹子，則已無疑是堅強的百煉精鋼！所以，他任由玄機道人冷嘲熱諷，一點也不生氣。

「是的，你老雜毛完全料對了。」他從容回答道：「歐陽某人不甘寂寞，的確思量有所作爲。歐陽某今天東山再起，最大的心願，便是希望有機會剪除你們這批以武帝爲首的老敗類！」

玄機道人將擲仰天哈哈大笑道：「哈哈！好好！英雄壯志，豪氣干雲。語句擲地，有金石聲，只可笑你閣下竟不怕大風閃了舌頭！」

飛天豹子冷冷道：「如果大風會閃了我的舌頭，天雷就會劈碎你的天靈蓋！因爲你若不認你是一名全真弟子，你就該懂得什麼叫做義戒條，什麼叫『天劫』和『天譴』。」

玄機道人臉上突然變了顏色。因爲他懂。

他懂道家的教義和戒條，也懂什麼叫天劫和天譴；正如佛家講「孽障」、講「輪迴」一樣，道家講的便是大小「天劫」，換言之便是「天譴」！

迷信是一種很奇怪的心態。很多人以爲那些天性殘暴、無惡不作的匪徒一定不相信神鬼之說，因爲他們如果相信，他們就不會幹下那麼多的壞事。其實錯了。

(未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秀詐死，目的在試探仇家的反應如何。他這詐死，只有青青、靈芝知道內情，其餘如劍東、劍南、金蘭、劍飛、鄧飛龍等人，都以爲李秀真的死了。所以這些人無不悲憤填胸，由劍東決定，爲李秀辦理喪事。便全體直闖劍谷，查究主人李慕雲遇害真相。發喪之日，一個蒙面婦人闖入靈堂，當她除去面巾時，衆人一看，原來竟是李夫人，但衆人又不敢驟然相認，可是又不能否定其非，而這婦人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衆人真假莫辨，最後，靈芝決定真人當假人辦，招呼衆人將她生擒，但這婦人武功高強，無法得逞，最後，李劍飛偷襲，將她點了穴道……

詭奇魔功

第十五章：由獨孤紅執筆

靈芝道：「就因爲如此，咱們更應該查個明白。」

劍東道：「是麼？」

靈芝道：「怎麼不是，老主人被害，威震天下的『神劍山莊』毀於一旦，之後到如今，

又發生這麼多玄疑詭奇的謎團，而如今小主人也突然離咱們而去，若是咱們就此心灰意冷，不再追查下去，怎麼對得起老主人跟小主人在天之靈？」

劍東聽得心頭連連震動，默然未語。

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
黃鷹·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聯合執筆

神劍山莊

賽力賽

武俠小說



青青道：「靈芝嬌說得不錯，事既至今，就算咱們真已心灰意冷，不再追查，『劍尊谷』的人却未必會就此罷手，放過咱們，事情很明顯，『劍尊谷』的人對咱們，是要斬草除根，趕盡殺絕。」

劍東緩緩道：「我就不懂，『劍尊谷』跟『神劍山莊』還有那老之問，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何況這裏頭還可能牽扯着李、鄧兩位夫人？」

鄧飛龍的老臉上，閃過一陣抽搐，一刹那間，他似乎顯得蒼老許多，風過處，白髮飄動，映着靈堂裏的燭光，益發顯得憔悴，透着淒涼。

劍南雙眉揚處，大聲道：「『神劍山莊』的人，不能任人宰割欺侮，等安葬了小主人，咱們就主動找上『劍尊谷』去，拚個你死我活，查個水落石出，那怕就是血戰到底，也得得個壯烈！」

只聽鄧飛龍輕嘆一聲，緩緩道：「『劍尊谷』那怕就是龍潭虎穴，地獄冥府，咱們自是要闖上一闖，但是咱們之間誰也沒有那麼好的耐性，要破若千謎團，恐怕要應在眼前這位身上，不要讓金蘭姊弟老抱着她了！」

一句話提醒了衆人，這才想起金蘭抱着那被劍飛拚着受創閉了穴道的青衣婦人，當下忙讓金蘭把她放在椅子上靠坐，此刻，劍飛包好了劍傷也走了過來。

劍東道：「解鈴還須繫鈴人，劍飛，還是你來吧。」

劍飛應一聲，就要出手。

青青突然伸手一攔道：「慢着！」

衆人齊望青青。

鄧飛龍道：「青青，妳可是要提醒劍飛，先閉她的四肢穴道，以免她醒來有所異動。」

青青嬌靨上浮現起一種令人難以言喻的異

，白裏泛青，不只是年紀增長，根本就已經不是那活脫脫像極的李夫人。

這種事前所未有，這種事不但是生平未見，也聞所未聞。

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但，畢竟這是衆目親親，伸手就可以觸及的鐵一般事實。

青青頭一個掩口驚叫，道：「這麼會，這是怎麼回事？」

衆人定過了神，互相驚着，却都張口結舌，說不出一句話來。

還是靈芝先定過了神：「我見聞淺薄，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有一點大家都明白，她不是我們大姐，不是『神劍山莊』的李夫人。」

金蘭道：「可是，可是她是誰，爲什麼原來那麼像大姐？」

這，誰也不知道所以然，誰也無法回答。

只聽鄧飛龍聲道：「劍飛，拍醒她。」

劍飛躍然應聲，抬掌拍出，但就在他的手掌剛觸及青衣婦人之際，他臉色陡然一變，一隻手久久沒有收回。

劍南忙道：「劍飛，怎麼了？」

劍飛失神地緩緩收手，道：「她，她已經死了。」

人已經死了？

衆人齊震動，鄧飛龍脫口叫道：「這怎麼會？」

探掌如飛，一把扣住了青衣婦人的腕脈，他的手，也久久沒有收回。

顯然，人真已經死了。

明知道，但是，劍東還是問了一聲：「鄧老——」

鄧飛龍緩緩鬆了手，面無表情道：「已經沒有脈了，身子都涼了。」

樣神色，搖頭道：「不，爹，我是突然之間感到害怕。」

這句話的意思，劍東等都懂，一語驚醒夢中人，此時此地，突然之間誰又能不怕。

當年難解的玄疑謎團，一旦面臨即將可能破解的一刻，本該激動、興奮才是，可是誰又知道其中隱藏着多少不爲人知的辛秘，多少駭人聽聞的恩怨，一旦揭曉，或許能使多少人無法立足於世，即使是已經故世的，也可能於九泉之下蒙羞，面臨此刻，誰又能不怕，這也是人之常情。

只聽鄧飛龍輕輕一笑道：「不來不用擔心，要來約躲也躲不掉，世間本多殘缺，人生又那有那麼多美滿？何況咱們致力的，本就是解開這個謎團，只有抬頭挺胸去面對它了。」

青青香唇微動，欲言又止，終於默默無語。

鄧飛龍有氣無力的輕聲道：「劍飛。」

劍飛應一聲，抬手就要先閉青衣婦人的四肢穴道。

劍東等也忙凝目投注，等着看劍飛拍醒青衣婦人之後的事情變化。

而，就在這衆目投注之際，却突然發現了一件根本不可能，也使得每個人都相信自己目光的事。

這件事，使劍飛一怔，一驚，連忙收手。

這件事，也使得劍東、劍南、靈芝、金蘭，還有鄧飛龍、青青驚得神情震動，駭然失聲呼叫。

只因爲，就在這前後不過片刻工夫中，竟坐在椅上，因穴道被制而昏迷的青衣婦人，已經完全全變了另外的一个人。

仍然是一身青衣，仍然是一個女人，但年紀又增加了十歲不止，原來烏黑的一頭秀髮，變得灰裏雜白，毫無光澤，原來成熟風韻動人一張嬌靨的嬌靨，也變得如鵝鵝，肌膚鬆弛

劍南轉臉望劍飛：「劍飛，你——」

劍飛驚詫欲絕：「我沒有，我閉的是她的『睡穴』，絕不是『死穴』，我怎麼會那麼糊塗？咱們剛才也懷疑她是『小媽媽』，我又怎麼會？」

不錯，劍飛不會下手殺手，絕不會，不至於那麼殘酷絕情。

那麼，人怎麼會突然死了呢。

只聽金蘭道：「她穴道被制，人在昏迷中，也絕不可能自絕。」

那是當然不可能，絕不可能。

劍飛叫道：「是不是她們的人暗中出手滅了？」

一語驚醒夢中人，靈芝、金蘭連忙動手，從頭到腳仔細搜查，但是，沒有一點傷痕，就是沒有，甚至連一點可疑的地方都沒有。

鄧飛龍道：「事實上，咱們這些人，沒有一個人發覺，除了她還有第二個人——」

青青叫道：「可是好端端的，她怎麼會死了呢？」

這不是青青一個人的疑問，是在場每一個人的疑問，只不過青青叫出了聲罷了。

鄧飛龍又伸手把住了青衣婦人的腕脈，片刻，他鬆手出指，在青衣婦人身後幾處大穴輕點輕按，只見他神情連連震動，臉色連連變化，等他最後收回手，他臉色一抹凝重，道：「我猜着了，但是在此之前，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也絕不會相信，簡直駭人聽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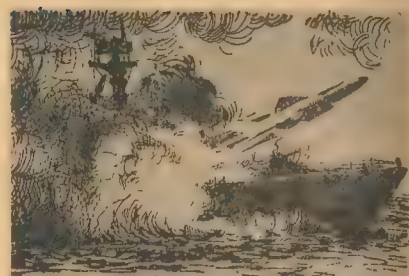
劍東忙道：「鄧老，什麼？」

鄧飛龍道：「這個婦人身上的穴道，不但都移了位，甚至已經都變換了位置。」

衆人一怔，齊聲叫道：「有這種事？」

鄧飛龍道：「所以，劍飛閉的是她的睡穴，但是實際上閉的却是她足以致命的重穴。」

劍南叫道：「鄧老，穴道移位我們聽說過



武器科技

導彈快艇

在海戰中的作用

刀戈
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納粹德國首先使用導彈。當時上流技術條件的限制，這些導彈只能用來攻擊英國首都倫敦這樣的城市。不能攻擊水面艦船。戰後，經過不斷的研究改進，特別是在電子技術和工

型導彈發動機——這是一項重大突破後，在五十年代後期便出現了反艦導彈。很快，反艦導彈就裝備在急速機動的快艇上了。於是便產生了一種新型艦艇——導彈快艇。

一九一七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埃及的導彈快艇擊沉了比它約大十倍的以色列驅逐艦「艾拉特」號。各國海軍都大為震動。自此，反艦導彈和導彈快艇的研製便如同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起來，到目前為止，已不下二三十種，因為導彈快艇的火力和猛烈，同四和十型軍艦相抗衡，而且造價低廉，所以除了工業發達國家以外，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海軍，作為保衛自己領海的一種重要工具，也都裝備了導彈快艇。

反艦導彈目下分爲三種：即裝在水面

五、空對空艦艇：二、艦對空艦導彈：設在岸上，以三連發發射導彈和用飛機發射的空對艦導彈、三連導彈，其構造大體相同，只是空對艦導彈生（發）射具有一定的初速，一般不再需要發射筒（發射器）的輔助推器。

反艦導彈的構造和一般飛機相似，有一個彈身，上面裝有彈翼，用以產生升力，它還有方向舵和升降舵，用以控制導彈和飛行。彈身內裝有戰鬥部，大番高敏能炸藥，用來破壞敵艦。主發動機一般採用火箭發動機或空氣噴氣發動機，產生推力推動導彈高速飛行。如果使用液體燃料，還要裝專門的燃料箱，還有自動控制系統，其作用相當於飛機的駕駛員。導彈不穩地向前面飛行，一束段制導系統通常是一種小型雷達或紅外線跟踪系統，使導彈瞄準目標。對於艦對艦導彈和岸對艦導彈，還要裝一個幫助導彈起飛的助推器，它是一個固體火箭發動機，但與主發動機要求不同。助推器工作時間短，只幾秒鐘，而推力大——達幾噸甚至幾

，每分鐘不超過十發。用它來對付速度高而機動靈活的快艇，很難命中。對付導彈快艇主要靠中、小口徑的速射炮，但火炮的口徑小了，射程也相應地縮短。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統計數據表明：炮彈在遠距離上對大型艦艇的命中率，平均爲一——三%；對小型快艇的命中率則更低，而反艦導彈在無干擾的條件下，命中率可以超過百分之七十。

前面提到排水量一、二千噸或稍大些的護衛艦，一般只要被一二三發中等大小的反艦導彈擊中，就要失去戰鬥力，甚至沉沒，中口徑炮彈却沒有這樣大的威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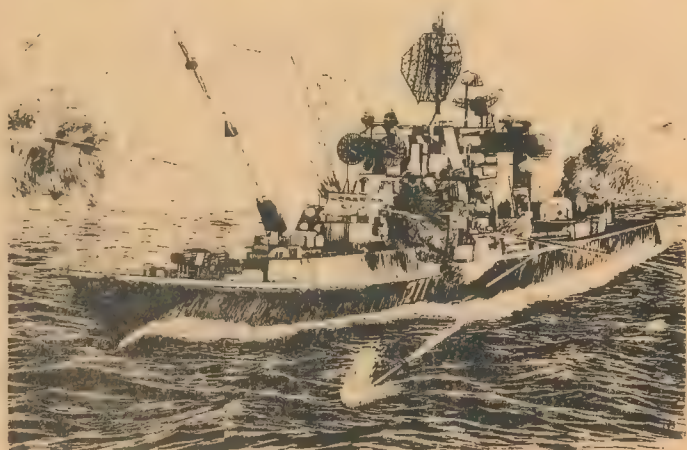
「更不用說小口徑炮了。基於以上幾點，於是有人認為一次發射大量導彈所能達到的效果，等於三萬五千門中口徑火炮一次發射炮彈的效果。還有人認為，在水翼艇裝備「捕鯨叉」——一種艦對艦導彈——導彈後，其次等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一般三四萬噸的戰列艦的火力。」

動機開始工作，導彈逐漸降到很低的高度，上飛行，以致敵艦雷達難於發現。在使用高精度無線電高度表時，可降至跟海面幾十米，甚至不超過十米，就如同海鷗掠水差不多。此時導彈靠控制系統（通常是自動駕駛儀或簡易慣性導航系統）自動保持必要的航向平穩飛行。導彈的飛行速度很高，達到三〇〇米秒或以上。導彈到達目標附近，彈上的末段制導系統開始工作。末段制導系統能在廣闊的海面上搜索目標，當找到預定目標時，就轉入跟踪狀態。引導導彈衝向目標，戰鬥部爆炸，將敵艦擊毀。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以色列驅逐艦「艾拉士」號（標準排水量一七二〇噸，長一〇九米，最大吃水五．一米．一一四毫米主炮四門，四〇毫米防空炮六門），在西奈半島北海岸巡邏，它單獨行動，沒有空中掩護，當時，驅逐艦的雷達屏上，並未發現埃及方面的導彈艇。

一七時三十分左右，在靠近北岸得港一
十公里處，該艦得到警戒報告：一枚導彈
正向車艦接近，艦長立即命令加速並定正
方位，迅速前進。該艦主機為蒸汽輪機，
軸馬力為一萬一千匹，航速三十一節，而
該艦用主炮和四〇毫米防空炮一起向導彈
開火，但無效。打中，因而看見導彈發
射着方向，最後竟直奔艦面而來。幾秒
鐘後，導彈使命中，轟擊頓一下，導彈
第一次導彈之擊中，發動機頓一下，艦
上看見第一次導彈到已擊中該艦，約
十秒左右。

驅逐艦的發動機艙和鍋爐艙被



◎導彈快艇外貌

印 而確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如上述，每艘導彈快艇裝備着——八個發射筒，一次齊射，可以打出相當數量的導彈，且對反艦導彈的戰鬥部重量一般約爲一〇〇——五〇〇公斤，更大的可達一噸左右，內裝高效能炸藥，排水量一、二千噸的護衛艦，或稍大一些的驅逐艦，只要被一——三發中等威力的反艦導彈擊中，就會失去戰鬥力，甚至沉沒，就是萬噸級的巡洋艦或再大一些的航空母艦，被幾發反艦導彈擊中，也會沉沒或受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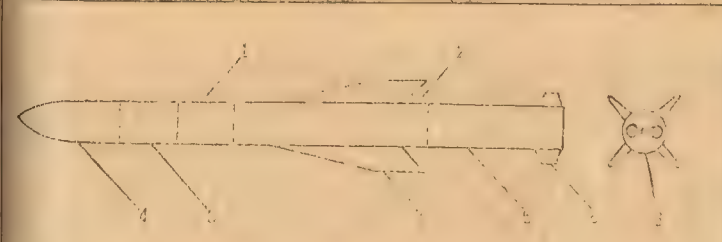
起熊熊大火，艦體傾斜；失去航行能力，無線電通訊系統也失掉作用，這樣該艦便完全喪失了戰鬥力。只能在海上隨波逐流。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日，第三枚導彈再次擊中該艦尾部，「艾拉士」號艦體緩緩地直立起
來，開始下沉。這時，艦長下達「棄艦」命令，艦員們紛紛跳水，或逃上救生艇。
接着第四枚導彈又跟着到港，落在水裏。
這是自從有艦對艦導彈以來，第一次在
望水面艦艇的首次實戰戰例。一九四四年
隨即引起極大的震動，一些國家也開始
研究「反艦導彈和導彈快艇的研究」。

由於導彈快艇的噸位小，雖然在機動靈活方面佔了優勢，可是艇上裝載的油料和其他儲備太少，只能維持幾個晝夜，所以只適宜在近岸海區活動。還有，導彈快艇在海上波浪滔天，自然條件不利時候，它的威力的發彈就會受到一定的限制。

此外，導彈本身是可以被「干擾」的。這與一般炮彈有本質的區別，炮彈一經射出，很難改變它的彈道，而導彈却相反，因為它是「可導」的，所以可以「使它失控」，或者用設置假目標的方法，使導彈「上當受騙」，不能命中真正的艦艇。

對導彈快艇的主要威脅有三。所謂導彈快艇的機動靈活性是相當於大艦而言。與飛機和導彈相比，快艇就互相形見拙一。導彈快艇的噸位小，除一安裝反艦導彈之外，只能安裝幾門小口徑火炮，而且多半是平、高兩用，對空火力不强，當對方用飛機或反艦導彈攻擊導彈快艇時，導彈快艇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就要被動挨打。為了克服這弱點，有學者考慮在四、五艘導彈快艇的作戰編隊中，將其中一、二艘快艇不裝對艦導彈，而裝小型艦對空導彈，以增強編隊的對空火力。這一方案效果怎樣，有待今後實戰來檢驗。

反艦導彈還有一個缺點，就是有一個相當大的死擊距離，即擊死敵艦的距離。導彈的「最小時程」在這「最小時程」之內，導彈不能發揮作用。某些導彈的最小時程，一般為射程的一半。對空攻擊之外，在必要時，用來擊擊距離的水面目標。



⑤反艦導彈構造示意圖

- 1: 戰鬥部 2: 主發動機 3: 自控系統
4: 末段制導系統 5: 起飛助推器 6: 彈身
7: 彈翼 8: 舵

[illegible]



大馬現下羅賓漢莫達清

數年前在首都一帶橫行，備受民眾愛戴的俠盜羅賓漢莫達清，業已在半山芭監獄被處決，終結了他的一生。

他的死，也正式結束了馬來西亞犯罪史上哄動而傳奇的一頁。金錢，槍枝，子彈，鮮血和暴力點綴着，這名俠盜羅賓漢短短廿九年的人生。

這位曾經叱咤風雲，令首都警方大傷腦筋的人物，是與另一位觸犯軍火法令的死囚黎志平同上絞台。

他們於處死後，屍體在凌晨四時許送往中央醫院太平間。雙方家屬事後趕到醫院領屍。

市警亦派出便衣警探在現場駐守，防止這些情緒激昂的家屬騷動，醫院工作人員紛紛離開工作崗位，一睹這名俠盜的遺容。

莫達清兄長黃清友（三十八歲）到太平間領回屍體，並運往蘇丹街廣善堂舉行

祭禮，大批親朋戚友到場弔唁，死者兄弟姊妹拜祭時哭哭啼啼，不過，他們的父親沒有到場，以免觸景傷情。

黃清友向記者指出，他和家人是於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時才獲悉莫達清被處決的消息。

他與家人事後即趕到半山芭監獄，在那裏，他與其弟進行了約半小時的談話。從談話中，莫達清透露了一般死囚的感受，他表示希望早日執行死刑，以免日夜蒙受無形的精神虐待，並口口聲聲說他不怕死。

據莫達清親友說，莫達清父親在星期二經收到通知信，謂他兒子將在該日被處死。

然而他本人却茫然不知，因為他不會看這封以大馬文書寫的通知書。

黃清友說，前日他們探訪莫達清時，他並未要求甚麼特別的食物，只要了一些

村將他們槍殺。

(三)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晚，莫達清黨中坐第三把交椅的黨徒阿仔在惹蘭亞羅遭人槍殺，警方相信那又是莫達清劃除內亂。

(四) 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莫達清與另外五名黨羽分持十四支手槍洗劫洗都鐵道局俱樂部逾萬元財物。

(五)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二日晚，策劃暗殺在返家途中的前市署副刑事調查主任古拉星甘，但古氏僅受重傷。

(六) 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晚，與另外七同黨，配備各種武器，包括兩枚相信是手榴彈，槍劫諸街長興公司，掠去財物廿萬元和一些事主的三支短槍及廿枚子彈，這也就是莫達清被捕前幹下的最後一宗大劫案。

於一九七七年正月十一日，莫達清終於遭拿督鄭明達法官宣判死刑，他當時認罪不諱。

不過，他被判死刑的一個月後，在查日星律師的數度勸告下，却又回心轉意，向聯邦法院上訴，並獲得法院之出獄令此舉實屬罕見。

儘管莫達清的代表律師盡力為他辯護，莫達清還是難逃一死，於去年五月十六日復遭高庭宣判死刑，被押返死囚室等待送上絞台。

莫達清雖然身繫囹圄，却仍然神勇廣大，企圖越獄，於去年正月，日知從他處獲得一把小刀圖越獄，不料被獄卒發覺，刺傷三獄卒，但他也被毆致重傷，送院救治。

終於這位傳奇人物，昨日在絞刑架下結束他的一生。

莫達清原名黃瑞清，於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九日在首都出生，有四名兄長，三名姐姐和三名弟弟。

他在洗都巴利讀完小學後，便轉入英文媒介的預備班，但在一九六〇年驗完初一便輟學，於十五歲那年在怡保律執發公市的一間茶攤當伙計，但在一年後又辭職他去，協助父親清洗火車燈的工作。

不過，他並不安於該份薪水微薄的職業，短時期後便又離家出走，加入當時由羅偉（譯音）領導的三百六私會黨組織，從而開始了他的俠盜生涯。

於一九六九年初，他開始使用槍械，並在同年四月初首次展開械劫活動，當他成功幹下首宗械劫案後，便信心

十足，蔬菜及雞鴨，同時也沒有顯露出異常的情緒。

莫達清家裏原居於亞羅士打，一遵從他的遺囑，將他的遺體，而他們將不會把全部骨灰粉，而保留一些作紀念。

針對警方有關莫達清在監獄中五點前出獄重聚的謠言，莫達清家屬一一解和，認為當局誤解人，而莫達清俗。

警方這番解釋，也使他們感到原想為死者所作之禮遇。

莫達清家屬對於查日星律師章達清生前所給予的幫忙表示感激。

莫達清遺體在下午二時，運往利街路廣東義山千佛，火化。

他臨死前也希望能將其眼睛及其他器官捐給需要的醫院。

他的辯論律師查日星稱，莫達清於三個月前已通知他及快樂醫院院長拿督馬哈迪文醫生有關其願望。

查日星補充說，那是最後一次見他，至於他於昨晨被處決一事，他乃是從其一名委託訴訟者的親人處獲悉。

他繼續說，這項遲來的通知，使他不能為死囚作眼珠及腎臟移植手術作出安排。

他盡量與監獄當局取得聯絡，但一切都失敗。昨早五時左右，他趕往監獄，但被通知該死囚遺體於較早時已被送往中央醫院。

大增，立志劫富濟貧，四處招兵買馬，稍後在一個月內連續幹了八宗劫案。不過，他却在六九年十月十六日遭警方逮捕，被判十二年徒刑，由於他在服刑期間行為良好，僅監禁了七年（一九七四年）便獲得自由身。

當他出獄後，他堅要替天行道，由於試過被捕，感到勢孤力單，遂四出結交志同道合者，重振旗鼓，他廣招黨羽，並屢次前往泰南購買槍械，甚而將其他敵對黨羽的地盤佔為己有，準備在首都境內展開大規模的搶劫活動，而過去的三六〇黨也跟著變成了莫達清黨。

於一九七五年下半年的數個月內，莫達清黨先後在首都境內幹下了多宗震驚市民的劫案，而他們所有劫到的錢財，都去救助貧民。莫達清這個現代羅賓漢神號也

這日星說，他將對他認為是監獄警局的「黑幕」行動作出控訴。

莫達清於去年九月廿三日在聯邦法院上訴獲准重開，觸犯內部安全法令下被判死刑，但告失敗。

明年卅一歲的黃瑞清，又名莫達清，於一九七七年正月十一日在怡保高庭承認兩項罪狀，結果被判明達法官判死刑。

而面對的兩項指控如下：

第一，指他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六日晚十一時四十五分，在本市怡保路三英里半之永隆板廠辦事處內，竊取保安區內，非法擁有的一支七點六五的華特自動手槍，一支九點M口徑的魯克自動手槍及一支六點三三口徑達自動手槍，因而觸犯一九六〇年內部安全法令第五十七（一）A條。

第二，指他於同時同地，非法擁有四十一枚九點M口徑，廿四枚點三三口徑子彈及兩枚手榴彈，觸犯一九六〇年內部安全法令第五十七（一）B條。

今年新年期間，莫達清大胆的嘗試企圖從死牢越獄，但宣告失敗。

在這次越獄中，他以利器刺傷三名監獄工作人員，但其頭部亦受重傷。他被送入中央醫院留醫四日後，於正月四日再次被送返死牢。

他所幹下最令人大驚其目的大案件計有：（一）一九七五年十月廿六日傍晚，與另外五名同黨持長短槍搶劫安邦路跑馬場，奪走廿一萬八千元現款和開槍擊傷一名保安人員。

（二）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九日，因懷疑同黨亞旺和大肥烈出賣他，在增江新

在此時啊亮起來。

正當莫達清於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在此間怡保律永隆板廠計劃前往八打靈再也南洛公司進行可獲五十萬元的大劫案時，警方已獲得可靠情報，出動大隊警員，配合野戰部隊和聯邦後備隊人員嚴密包抄該板廠。

莫達清和其黨羽當時雖然成了囊中之物，但他們仍與警方作戰到底，雙方於是展開了歷時一小時的槍戰，雙方均受重傷。

莫達清終於在彈雨中受傷，兩名黨羽邦略仔和沙蓋仔當場伏誅，另兩名同黨亞明和蔡興乾則身受重傷。

當俠盜被捕的消息傳到市民耳中時，他們都為俠盜安危而擔憂，均希望上天大救這位俠盜，希望他成功越獄。

——完——



現代維多利亞莫達清生前，（圖上）為被捕後，押往提訊時。（圖中）是當年大馬軍警佈下天羅地網，捕捉莫達清時的大場面，但仍被莫達清脫出包圍網。（圖下）是莫達清及其一羣志同道合者，在最後一場與警方火戰的地點吉隆坡怡保路永隆板廠，他就是在這裏被捕的。



民初俠義傳奇故事

曹若冰·文
黃耀基·圖

飛刀小李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風和賀寶在茶樓中談生意，賀寶正得意，以為自己佔了上風之時，忽然小葉出現在賀寶身後，並用槍抵住他的頸後。賀寶不得不立即屈服，並答應凌風晚上在坤記醬坊碰頭。午夜，凌風依約來到坤記醬坊，發現了八具屍屍，其中一具是賀寶，不由大驚，不知是誰如此心狠手辣，小葉適時趕來，見此情景，也不由怔住，凌風和小葉正想離開，忽見一把飛刀擊向小葉身後，凌風打出鐵蓮子擊中飛刀，救小葉一命。飛刀是花玉燕放的，凌風和小葉來到永盛客棧，找花玉燕問清情由……

旅邸出兇案

嬌客受嫌疑

「姑娘看看這個就明白了。」凌風取出那把暗算小葉的飛刀遞給花玉燕。

花玉燕沒有伸手去接那把刀，其實她一眼就認出，那是她慣用的飛刀。

「不用看，看了也是不明白。」

「姑娘和我裝糊塗麼？」

「我絕對沒有。」

「這把刀可是姑娘的？」

「不錯！是我的。」

「那麼，我請問姑娘今晚在什麼地方用過？」

「今晚？」花玉燕突然睜大着雙目。

「今晚我十一點鐘的時候就睡了，根本沒有出去過，更不用說是用過它了。」

「姑娘今晚上當真沒有出去過？」

「不信你可以把玉奴妹妹叫來問問，我和她上床後還說了很久的話，直到十一點半鐘左右才睡去。」

康大瘋子不待凌風吩咐什麼，立刻轉身拉開房門走了出去，不用說，他是去向他女兒求證去了。

這「嫁禍」問題，花玉燕早就想到了，而且還想到暗算小葉的這把刀，一定是前晚上用出的三把刀之一。

只是她沒有明說出來，因為她知道不到必要關頭，說出來不會有多大的效果。同時，她久聞凌三少智慧過人，她相信抽絲剝繭的查證下，以凌風的智慧，一定不會想不到這問題。只要一想到這問題，也一定會追查這把刀的來源。

現在凌風提到「嫁禍」的問題，她雙目不由立時一亮，心裏也暗笑了。

因此，她緊皺着的柳眉頓然一展，輕吁口氣說：「三少！我也這麼想，並且已經想過這把刀的來處，多半是前晚上我用來警告陳二虎他們那兩把中的一把。」

「對！這確有可能。」凌風恍然地一點頭，目光轉向小葉。「小葉！你現在就回客棧裏去向陳二虎將那兩把刀要來。」

凌風在小葉的心目中是「尊神」，對凌風的話自然是毫不猶豫，立刻大步出房而去。

時間已經是凌晨三點多鐘，大安客棧當然也早就打烊關上了門。

小葉為了避免驚吵了別的旅客，他沒有叫門，繞到後街由圍牆外面翻了進去。當他經過自己的房間門口時，發現房門開着，道縫沒有關好，心裏不禁有點詫異，他清楚地記得：他出去時，房門是關好了的。

是誰進去過房間了？他心裏暗想，推開房門走進去，點上燈，燈下壓着一張字條：

小葉！告訴你姓凌的小子，別管閑

這情形，花玉燕當然明白，同時也由此猜到了事情的嚴重性。

「這把刀可是殺死活寶的凶器？」

「不是！與活寶一起被殺的有八個人，全是一刀畢命，但沒有留下一把刀。」

花玉燕再次睜大的雙目，滿臉驚駭無比的：「你說什麼？八條命案？」

「不錯！一下子連殺了八命，這還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這等狠辣歹毒的手段。」

「在什麼地方？」

「活寶和我約定見面之處——坤記醬坊。」

花玉燕默然了一下：「那麼，這把刀既然不是凶器，又是從那裏來的呢？」

「這把刀險些要了小葉的命。」

「真的？小葉？」花玉燕更加駭然至極。

「一點不假。」小葉神色冷肅地說：「這把刀從我背後暗算我，如果不是三少出手快，鐵蓮子擊落它，我恐怕也躺在坤

事，也別妄想動那一箱珠寶的腦筋，你和他最好趁早離開此地，否則你們隨時會送命。」

字條下面沒有署名。看完字條，小葉冷笑了笑，將字條放進口袋裏，出房帶上門，走向陳二虎的房間。

陳二虎的房間門也開着一條縫隙，沒有關緊。

推開門，進入房內，點亮桌上的油燈，小葉楞住了，呆在了當地。

陳二虎和他的那個手下兄弟，全都直挺挺的躺在木板床上。陳二虎的胸窩上插着一把刀，那兄弟的胸口上有一個血窟窿。血染滿了衣服、床單，看那血液尚未完全凝結的情形，被殺的時間，最多不過一個小時。

換句話說，也就是他與凌風離開坤記醬坊往永盛客棧去找花玉燕的這段時間。

小葉定神，吸了口氣。走到陳二虎的床邊，拔出陳二虎胸窩上的刀，擦乾淨血跡收起。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他沒有驚動陳二虎手下的那些兄弟；輕手輕腳的出房帶上房門，翻出圍牆。

回到永盛客棧，剛一進到房內，凌風立即發覺小葉的神色有點不對勁。

「小葉！怎麼回事？你的臉色……」

「三少！我們找到家了。」小葉喘了口氣說。

「可是兩把刀都不見了？」

「不是！陳二虎和他的那兄弟都被

人殺死了。」

凌風大吃一驚。

小葉不待凌風發問，隨即把回到客棧

「記號坊裏了。」

「三少！鐵蓮子擊落下這把刀？」花玉燕的雙目這一回比前兩次瞪得更大、更圓。

「哼！」小葉從鼻子裏發出的聲音。

「如此說來，你果然是北六省的那條龍了？」

「事到如今，我也無須再隱瞞身份了。不錯，我正是開封凌家的子弟！」

「花玉燕！現在事情已經挑明了，你得給我一個公道交待！」小葉冷冷地說。

「小葉！這是個天大的誤會。」

「妳還要狡賴？」

「小葉！刀雖然是我的，但我敢發誓，今晚我確實沒有出去過，康班主已經去問玉奴妹妹去了，馬上就可獲得證明。」一陣急促的步履聲響，康大瘋子快步走進房來。他雖然沒有說話，但却朝凌風搖了搖頭。

這已經夠了。

康玉奴既已證明花玉燕沒有說謊，的確沒有出去過，那麼，活寶等八個人是誰殺的呢？使用花玉燕的飛刀暗算小葉的人又是誰呢？

凌風皺着眉頭默然沉思了片刻，緩和下語氣說：「燕姑娘！妳的飛刀總數有多少把？」

「九把。」

「有人能證明嗎？」

「玉奴妹妹能證明。」

「九把都在嗎？」

「前晚上用了三把，還剩下六把。」

「六把都在？」

「都在。」

「可以取來我看看嗎？」

「可以。」花玉燕微一點頭，轉向康大瘋子說道：「康大哥！飛刀放的地方玉奴妹妹知道，麻煩你去要玉奴妹妹取來好嗎？」

康大瘋子抬眼望向凌風，凌風沒說話，只微微點了點頭，康大瘋子立即又轉身出房而去。

房內，三個人都沉默着，誰也沒有開口說一句話。

凌風的臉色已由冷肅轉趨平靜，只是却深皺着眉頭。花玉燕也緊皺着一雙柳眉，只有小葉的臉上仍是一片冷肅之氣。

很明顯地，小葉對花玉燕的話仍然存疑；因為在當時小葉聞聲知警，身子旁竄的利那就已躍上了屋面。他的行動實在够快的，然後，他竟沒有看到人影。在他的心目中認為：當世江湖上，行動能快過他的人，除了以輕功著稱的「雲裏飛」花玉燕外，實在很難找出第三個來。

因此，他認定那背後給他一刀的人，決無別人。

很快地，康大瘋子帶着康玉奴走進房來，康玉奴手上拿着一個飛刀囊，六把飛刀，一把不少。

「凌爺！杜姊姊昨晚晚上確實沒有出去過，我們床上聊到十一點多鐘才睡，她的飛刀從進我們班子時起，也的確是只有九把，這些我都可以證明全是事實。」

「康姑娘！我完全相信妳的話。」凌風點點頭，沉思地望花玉燕說：「燕姑娘！看來這一定是有人存心嫁禍與妳了。」

裏聽所見的經過情形，對凌風說了一遍。說完便將那把刀和字條拿出來遞給凌風。只一眼，花玉燕立刻認出也是她的刀，臉色不由倏然一變：「三少，這也是我的刀。」

凌風點點頭，從身上取出另一把刀，連同先前放在桌上的一把與小葉遞過來的，共是三把。

「燕姑娘！如果我的眼光不錯，妳這九把刀都很精緻，不是一般的鐵匠能夠打得出來的，現在物歸原主，妳把它收起來吧。」

花玉燕接過刀，突然發了狠，目射殺機地：「三少！我發誓，一定盡我的全力找出那狠毒的兇手，將這九把飛刀全都釘在他的身上。」

「只要姑娘真盡力去找，那殺人兇手再奸再猾，也一定難逃姑娘之手的。」凌風平靜地說：「不過，我要請姑娘答應我一件事。」

「三少請說，我無不遵命。」

「姑娘如果找到那殺人兇手時，請千萬留他活口，交由此地官方治罪。」

「我答應三少，一定留他活口。」

「謝謝姑娘。」

「凌爺！您現在已經完全相信紅菱姐不是殺人兇手了麼？」康玉奴接口說。

「姑娘可是有甚麼話要說？」凌風點點頭。

「嗯。」康玉奴說：「下午您走後，紅菱姊姊就立刻寫了封信要我去送給徐五爺。」

「哦！」凌風轉眼望著花玉燕。

有。

「告訴了，但他要我轉告你，千萬不要去找那隻箱子，並要你明天一早到他家裏去一趟，他有很重要的話和你談。」

「哦。」凌風默然沉思了一下說：「大哥！那陳二虎和他那受傷的兄弟，都被人殺死了。」

「藍海山吃一驚：『甚麼時候的事？』」

「據小葉判斷，被殺的時間，可能在兩點半鐘左右。」

「知道甚麼人殺的嗎？」

「不知道，兇器是花玉燕的刀。」

「兇器是花玉燕的刀？」

凌風點了點頭，便把他與小葉去找花玉燕查問，康玉奴證明花玉燕今晚確實沒有出去過，他和小葉回客棧去向陳二虎查問那兩把刀是否還在，結果却發現陳二虎和他的那兄弟已經被殺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這麼說來，兇手之殺陳二虎和那兄弟，留下凶刀是有意嫁禍花玉燕的了。」藍海山靜靜聽後，沉思地說。

「實情可能正是如此。」凌風忽然正容說：「根據今天活寶、陳二虎等人被殺的形勢看，兇徒不但十分陰險狡詐，而且手段歹毒，所以從現在起，我要大哥聽我的話，答應我不插手我的事情，不參予我的任何行動……」

藍海山接口說：「賢弟！你這是什麼話……」

凌風搖手阻止他說下去地：「大哥！你先聽小弟把話說完好不好。」

「好！好！你說吧。」藍海山皺着眉

「三少！你見到五爺時就明白了。」

凌風沒有再多問，打開小葉交給他的那張字條，看後，冷笑一聲說：「小葉，你打算怎麼辦？」

「我決定和對方週旋到底。」

「你不怕送命？」

「我這一條命大概還很少有人要得去。」

「小葉！別逞能，剛才在坤記醬坊裏就是個很明顯的例子。」

「那不同，剛才如不是和你三少在一起，我不會那麼大意。」

「萬一發生意外，你不後悔麼？」

「三少！別對我說這種話，我小葉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也不是那種沒有心肝的人，為您作事，就是要了我小葉的命，也決不後悔。」

「好！」凌風點點頭說：「我這回南來帶了四個人，本來我不想動用他們的，但如今敵暗我明，形勢對我們十分不利，我不得不動用他們來對付那些奸猾的歹徒了。」

「三少！康大瘋子接口問：『您帶來的可是蓋雄他們四位？』」

「正是他們四個。」

「開封四豹？」小葉說。

「你也聽說過他們？」凌風含笑地。

「豈只是聽說過，我久聞他們四位的大名，簡直如雷貫耳。」

「他四位現在甚麼地方？」康大瘋子問。

「西門外七里橋一家姓王的農戶家中。」

凌風說：「康大哥！你這裏有紙筆和

信封沒有？」

「有。」康大瘋子連忙從一隻簍篋子裏取出紙筆和信封放在桌上。

凌風立刻寫好一封信，同時拿出一粒鐵蓮子交給小葉說：「小葉！你立刻把這封信送去，鐵蓮子作為信物，要他們天亮就進城。」

小葉沒有多說話，接過信和鐵蓮子，向康大瘋子和花玉燕招呼了一聲，出房而去。

凌風吁了一口氣：「燕姑娘！有件事妳似乎應該實實在在的告訴我了。」

「甚麼事？」

「飛刀小葉究竟現在何處？」

「我實在不知道。」

「他會不會來此地？」

「我想他一定會來。」

「如果來了，麻煩姑娘轉告他，請他不要在此地沾惹任何事非，否則我會盡全力對付他。」

「三少的話我一定轉告，不過，如果我要他幫助我偵查那殺死活寶和陳二虎等人的兇手呢？」

「那當然另當別論，但是却決不准殺人。」

「三少放心，這我敢保證，他決不殺人。」

「姑娘既作保證，我還有甚麼不放心的。」凌風點點頭，站起身子：「好了，我該走了。」

「三少！我送您回去。」康大瘋子說道。

「康大哥！三更半夜的，把你叫起來

人了，你問問王大中、陳彪他們，可有一個是貪生怕死的人？」

「凌爺！為一個義字，我們兄弟雖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腦袋掉了只不過是個碗大的疤，二十年後又是一條漢子，兄弟們決沒有一個貪生怕死的人。」陳彪首先接口說。

「凌爺！大哥自收您為兄弟那一天起，就吩咐過所有的兄弟們，在我們這塊地面上，除大哥以外就是您。換句話說，您是我們兄弟們的三哥，您的事情也就是兄弟們的事情，您要是不讓我們插手，便是瞧不起我們。」王大中也接着說。

陳、王二人的這番話，凌風聽得心中不由大為激動：「王兄弟！陳兄弟！謝謝你們跟大哥對我的關愛，只是……」

藍海山正容接口說：「賢弟！你別再多說什麼了，你說什麼也沒有用，這件事，我跟兄弟們是插手定了。」

「大哥！」凌風皺着雙眉，吸了口氣說：「你既然一定要插手這件事，小弟知道無法攔阻得了，不過大哥必須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你說吧。」

「參予行動的人以眼前這大廳中的人手為限，除大哥和王兄弟陳彪他們四位兄弟外，不准再讓別的兄弟參予。」

「為什麼？」

「人多容易惹事，並且大哥的行動也必須聽從小弟的號令指揮。」

「行！掛帥的是你，我們當然都聽你的號令指揮。」藍海山點頭笑了，目光倏又凝注地：「賢弟！你帶來的四名好手

吵擾了你半夜，我心裏已很感不安，別送我，你請歇着吧。」

花玉燕站起身來說：「那麼，我送送你。」

凌風連忙搖手說：「燕姑娘！妳也別送了，也請息歇吧。」

時間已是凌晨四點多鐘，藍家的大門

竟還沒有開，人也未睡，王大中在守門。

凌風一到大門，王大中立刻迎著說：「凌爺！您回來了，大哥正在後面大廳上等着您呢。」

「哦！有甚麼事嗎？」

「五爺來過了，等了您一個多鐘頭，剛回去不久。」王大中一面回答着一面關上門。

後進大廳中，燈光灼亮，藍海山和陳彪等四人都在大廳中坐着。

「賢弟！您怎麼到現在才回來，快坐下歇息吧。」藍海山一見凌風，立即放落一顆懸心的吁了口氣。

「大哥！真對不起，這麼晚了，還讓為小弟擔心，連睡覺都不能睡。」凌風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賢弟！別和我說客氣話了，你岳父剛來過，等了好久才回去。」

「王大中剛才告訴過小弟，他來有甚麼事？對大哥說了麼？」

「他從十一點多鐘就在城隍廟外等你，一直等到兩點多鐘沒見你去，所以才來家裏找你，主要是阻攔你不要去取那隻箱子。」

「大哥告訴他活寶已經被殺的事情沒

他們是誰？」

「鐵腿蓋雄兄弟。」

「開封四豹！」藍海山雙目猛地一睜：「聽說他們四位都練有一身紮實的好功夫，在北六省內很難找出幾個敵手。」

凌風笑笑說：「其實這都是一些江湖朋友捧他們的，他四個的功夫雖然稱得上紮實，但比起大哥來仍然差了不少。」

「哈哈！賢弟！你別替他們四位謙虛客氣了，我手底下有多少斤兩，我自己心裏可清楚得很。」藍海山笑着說：「他們住在城外什麼地方，遠嗎？」

「西門外七里橋那邊。」

「小葉是幾點鐘去通知他們的？」

「四點不到。」

「現在已過五點半，他們大概就快到了。」藍海山看看牆壁上的自鳴鐘，又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我想頂多再有一個小時，他們一定會到。」

「那麼，趁着這個把小時的時間，你到房裏去休息一會吧，回頭小葉他們到時，我就教人去叫你。」

「不了，一個小時的工夫，睡也不能睡好，反而不如不睡的好，倒是大哥你累了一夜，現在你該去好好的睡一覺了。」

藍海山笑笑說：「那怎麼成，開封四豹，我久聞大名，他們難得來此，我怎麼可以去睡覺不等着與他們見面，不盡盡地主之誼，否則豈不要被江湖朋友笑我藍某人不懂江湖禮數。」

「他們來時，我自當要他們拜見大哥，不過大哥要盡地主之誼今天却不行。」

「好！好！你說吧。」藍海山皺着眉

「爲什麼？」
「因爲目前我還不想讓他們公開身份，打算派他們暗中釘住幾個人，偵查那歹毒的殺人兇手。」

「釘住那幾個人？」

「宮少秋和張英順他們。」

藍海山點頭道：「你既然這麼說，那我就改天再好好的盡地主之誼便是。」

「到時候，我定讓大哥大大的破費一下，要他們四個和王兄弟陳兄弟們好好的敘一敘。」

「凌爺！對開封四約，我們都早聞大名，這回要能與他們敘敘，可全托您的福了。」

顯然，王大中和陳彪他們四個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凌風的真正身份。

「對了。」藍海山徵求意見的望着凌風說：「賢弟！現在事情差不多已全都挑明了，你該讓王大中、陳彪他們知道你的真正身份了吧？」

王大中和陳彪等五人一聽這話，臉上全都不由現露出詫異之色。他們心中暗想，凌風另有什麼真正身份？他的真正身份是什麼？……

凌風想想覺得等會兒四約兄弟一到，他的身份就是不說，王大中他們也會想得出來，的確已無再隱瞞他們的必要了。

於是他點頭說：「大哥說的甚是，讓他們知道也好。」

獲得凌風的同意，藍海山立刻便對臉色詫異的王大中和陳彪等五人說：「大中！你們大概都聽過北六省的一條龍凌三少吧！」

「這張字條就是證據。」

「但不是我寫的。」

「你這話對我沒有用。」

「對誰才有用？」

「我們局長和法官。」

「哦！隊長是要逮捕我了？」

「這是我職責。」劉隊長轉向身旁的

的一名隊員命令說：「陳秉和！把他銬起來。」

陳秉和正是那把字條交給劉隊長的隊員，他立刻拿出一副手銬冷冷地說：「姓凌的！放開手，把手伸出來吧。」

藍海山見連忙搶步上前抬手攔阻地說：「劉隊長！你不能隨便冤枉人。」

「藍大爺！這是殺人命案，這種事你最好少管。」劉隊長沉下了臉。

「我知道這是殺人命案，但凌爺決不是兇手，我敢保證。」

「藍大爺！他與你有關係麼？」

「他是我的兄弟。」

「哦！藍大爺！你要是有本領就去向我們局長和法官保證去，對我保證可沒有用，我也作不了主。」

「劉隊長！」藍海山冷笑道：「你不必拿局長和法官來壓我，我藍海山雖然沒有那大的面子，不夠那樣的身份，但却另外有人有。」

「哦！那你藍大爺何必攔阻我來抓他呢？」

「我這是爲你劉隊長好。」

「爲我好？」

「嗯。」藍海山說：「老實告訴你吧，他是徐五爺的嫡客。」

「呵……」
王大中和陳彪等五人霍然一齊睜大了雙眼。

「凌爺！原來你就是凌三少！」陳彪滿臉驚喜地說。

「少！怪不得像小葉那樣的殺手都會聽你的，原來你就是——條龍！」王大中說。

凌風笑笑說：「好了，王兄弟，關於我的身份問題，希望你們暫時還不要向外洩露。」

「三少！您請放心，這一點我王大中還懂得，如果洩露出你的身份，那個歹毒的龜孫王八蛋，定非嚇得立刻夾着卵蛋開溜不可！」

這話一出，藍海山和陳彪等人不禁都笑了，凌風也莞爾地笑了。

「大中！天已經亮了。」藍海山說：「去看看廚房裏的老張起來沒有，如還沒有，就叫他起來做早點。一夜沒睡，也沒吃東西，肚子裏早空了。」

王大中應了一聲，快步出廳往老張的住處走去。

× × ×

六點半鐘時候，小葉和四約來了。

但前後不到二十分鐘，便又走了。

凌風和藍海山吃過早點，已是七點多鐘。

今天的天氣突然好了起來，十幾二十天來未露臉的太陽也露出了它的臉孔。

「大哥！你累不累？」凌風問。

「賢弟！你也未免把大哥看得太不中用了，三兩晚不睡，我大概還不至於撐不

住。」
「那麼，我們到大安客棧看看熱鬧去

吧。」

「有什麼熱鬧？」藍海山一時聽不懂

凌風的意思。

「陳、虎和他的那兄弟被殺，客棧裏那伙計豈能不報案？」

「對！這時候大安客棧裏恐怕已經擠滿了看熱鬧的人，偵緝隊的劉隊長必然也已經趕到現場了，我們去看看吧。」

突然，外面響起一陣敲門聲，王大中連忙去打開門，進來的是大安客棧帶地面上的兄弟小袁。

「大哥！凌爺！住在大安客棧裏的陳二虎和他的那手下兄弟昨夜被人殺死了。」

小袁急急匆匆走進廳來，喘着氣說：「哦！已經報案了嗎？」凌風裝着不

知道的样子。

「已經報案了，兄弟來時，偵緝隊的劉隊長已帶着幾名隊員和伴到了大安客棧。」

「我和大哥馬上就來，你先回去吧，關照兄弟們只許旁觀，不許多說話閑事，免得惹上一些無謂的麻煩，知道嗎？」

小袁抬起眼望着藍海山。

「小袁！」藍海山正容說：「回去照凌爺吩咐的話關照兄弟們，凌爺的話就是我的話，不管什麼人如敢有違，一定重責，你快回去吧。」

小袁連忙答應了一聲，快步而去。

凌風和藍海山到達大安客棧時，伴作已經驗過屍，偵緝隊劉隊長正在向店裏的

藍海山雖也明知他做的是順水人情，但却裝作不知的一抱拳說：「承蒙劉隊長看得起，相信我藍某人，藍某謝謝了。」

「藍大爺！別客氣了，你是這裏地面上的龍頭大哥，這裏出了命案，還得仰仗你藍大爺多費心多幫忙呢。」

「沒問題。」藍海山豪爽地一拍胸脯說：「不沖別的，就冲着那張莫名其妙的字條，我們也不會讓兇手逍遙法外的。」

「劉隊長！」凌風接口說：「我可以請教一個問題嗎？」

「凌爺請說。」

「那張字條是在什麼地方發現的？」

劉隊長轉臉向陳秉和。

「是在陳二虎的枕頭底下。」陳秉和

答。

「謝謝。」凌風點了點頭：「劉隊長！我想走了，可以嗎？」

「你請便。」

凌風和藍海山走出了大安客棧。

夾在人叢中看熱鬧的小葉，康大麻子

和花玉燕、康玉奴等人也立刻跟着走了出來。

凌風和藍海山默默地在前走着，一直走進了永盛客棧，進了康大麻子的房間，才吁了口氣說：「大哥！我心裏忽然有一個預感。」

「什麼預感？」

「坤記醬坊那邊說不定也有那麼一張莫名其妙的字條。」

「唔。」藍海山點頭說：「這倒確是很有可能。」

這時，康大麻子和小葉，花玉燕和康

伙計和陳二虎帶來的另外幾名兄弟問話。

當然，劉隊長的問題只是一種例行公事，他不可能問得出一點任何瑣屑的事。

實上陳二虎的那幾名兄弟也回答不出個所以然來。

小葉夾在人叢中看熱鬧突然，一位偵緝隊員手裏拿着一張字條，匆匆走到劉隊長身旁說：「隊長！有線索了，你看！」

劉隊長接過字條看後，立刻指着陳二虎的一名兄弟問：「你們知道一個名叫凌風的人嗎？」

劉隊長問話的聲音不低，夾在人叢中的小葉，站立在邊的凌風和藍海山都聽見了。

「凌風已移步走了過去。」

「凌風！有什麼事！我就叫凌風。」

凌風神色從容平靜地說。

「哦！」劉隊長微感意外地一怔，上下打量了凌風一眼：「你就叫凌風？」

「嗯。」

「這張字條是你寫的吗？」劉隊長揚了揚手裏的字條說。

「隊長！不能先給我看看。」

「可以。」劉隊長立刻把字條遞給凌風。

凌風接過字條，字條上寫着：「陳二虎！限你立刻帶着你的兄弟離開本地，不然我就要你的命。」

凌風看完字條，凌風把字條交還給劉隊長，神色依舊很平靜地說：「隊長！可認爲我就是兇手？」

玉奴等人已先後走進房來。

「三少！惡徒的這一手實在太厲害了，剛才若不是藍老大出面說明您是徐五爺的女婿，使劉隊長有所顧忌，他勢非抓您不可。」康大麻子說。

凌風平靜地笑了笑，望着小葉說：「小葉！你去找陳二虎的兄弟問問看，是誰先發現陳二虎被殺的，請他來一趟，我有話要問他。」

小葉答應了一聲，立刻轉身而去。

「賢弟！坤記醬坊那邊，你看我們要不要搶先去查看一下？」藍海山說。

凌風微一沉思搖頭說：「我看不必了，去查看反而不如不去的好。」

「爲什麼？」

「我們如果去查看，會很容易引起別人的誤會，有那欲蓋彌彰之嫌。」

「藍大哥！去坤記醬坊那邊查看什麼？」花玉燕問。

「三少猜想那邊可能也有那麼一張莫名其妙的嫁禍字條。」

「哦……」

房外一陣步履聲響，小葉帶着一名三十多歲的黑衣漢子走進房來。

「在下王元甫見過凌爺。」黑衣漢子抱拳一拱。

「王兄請坐。」凌風微一欠身。

「謝謝凌爺。」

王元甫很懂禮，他沒有坐。

「王兄！今早上是你第一個發現你們二哥被人殺死的麼？」

「是的。」王元甫恭敬地答。

「當時你查看過房內的情形嗎？」

溫涼玉·文
黃耀基·圖

大俠傳奇



慕容不是心裏也是焦急，因為他自恃武功雖高，但武林人物一湧而上，加上公子裏這等高手在，自己是雙拳難敵四手的。他腦中轉念極快，心想：這樣一個燙手山芋，自己還是不沾手的好，便用順水推舟之法，向唐甜道：「好，既然大家信

慕容不是心裏也是焦急，因為他自恃武功雖高，但武林人物一湧而上，加上公子裏這等高手在，自己是雙拳難敵四手的。他腦中轉念極快，心想：這樣一個燙手山芋，自己還是不沾手的好，便用順水推舟之法，向唐甜道：「好，既然大家信

慕容不是心裏也是焦急，因為他自恃武功雖高，但武林人物一湧而上，加上公子裏這等高手在，自己是雙拳難敵四手的。他腦中轉念極快，心想：這樣一個燙手山芋，自己還是不沾手的好，便用順水推舟之法，向唐甜道：「好，既然大家信

慕容不是心裏也是焦急，因為他自恃武功雖高，但武林人物一湧而上，加上公子裏這等高手在，自己是雙拳難敵四手的。他腦中轉念極快，心想：這樣一個燙手山芋，自己還是不沾手的好，便用順水推舟之法，向唐甜道：「好，既然大家信

天書神令惹禍端

舌劍傷人心

招來殺身禍

我不過，而唐看又是唐門的人，就還給你們——說着貼地一脚，把唐看掃得向唐甜跌撞過去。

唐甜焉不知慕容不是的居心，但唐看是自己志在必得，眼見他撲跌過來，也只有伸一手一扶——這一扶之下才曉得，唐看雙腿彎處軟綿綿用不着力，而腿部又腫起兩塊突骨，唐甜知道唐看的一雙腳，已給九臉龍王一脚掃斷。

原來九臉龍王怕唐甜帶了唐看開溜，他得不到的東西，那許讓人佔得？所以先行掃斷唐看雙腿，好讓唐甜不容易帶他走，九臉龍王嘻嘻笑道：「好啊，唐看既是唐門的人，就讓這位唐小妹來問個清楚，蕭秋水究竟把這東西藏到那裏？」

這時唐看一連串的激動與受創下，已奄奄一息，這衰弱老人雙目失神，狀甚淒怖，唐甜知他活不久，便問：「你快說，蕭秋水跟老奶奶在那裏？」唐甜看他又憶起當時情境，便改轉話題直接問他：

「查看過。」
「發現什麼可疑的痕跡沒有？」
「什麼也未發現。」
「昨晚之前，可曾有什麼人到客棧裏看過你們二哥？」
「沒有。」王元甫搖搖頭說：「有一件事在下心中心中很感奇怪不解。」
「什麼事情？」
「前晚上的那兩把飛刀不見了。」
「哦！原來放在什麼地方的？」
「二哥的枕頭底下。」
「這麼說，你早就查看過你們二哥的枕頭底下了？」
「是的。」
「當時你有看見那張字條麼？」
「沒有。」王元甫搖搖頭說：「這件事實在是很奇怪，我在找那兩把刀時，照理是不應該看不到那張字條的，但竟然沒有看見。」
凌風笑笑說：「這大概是你當時只顧全神在找那兩把刀，所以沒有注意它。」他嘴裏雖然這麼說着，其實他心裏已另有所疑；只是不願明說出來而已。
王元甫沒有再說話，因為，事實很明顯，那個姓陳的偵緝隊長在陳二虎的枕頭下發現了字條，而他竟然沒有發現，這不是他沒有注意是什麼？
「王兄！你們現在打算怎麼辦？」凌風問。
「在下已決定立刻派人回去請大哥哥親來處理二哥的事，並追查兇手替二哥報仇。」
「你這辦法很對，照理也應該如此，

不過……」凌風沉思地說：「兇手十分狡猾惡毒，你們大哥哥親來，不但毫無用處，恐怕還要弄個灰頭土臉而回。」
小葉接口說：「凌爺說的是，憑陳大鐵那點拳腳功夫，他來也是白來！」
王元甫的臉上立時露出了不高興的神色，冷冷地說：「葉先生，我希望你說話小心點，不要信口開河瞧不起人！」
小葉忽然哈哈一聲大笑說：「王元甫！你大概還不知道我是誰吧？」
「我只知道你姓葉。」
「江湖上朋友都叫我小葉，渾號叫『鬼影子』，你聽說過嗎？」
「鬼影子殺手小葉！」王元甫臉現驚容。
「不錯。」小葉點頭說：「你也許聽說過我和陳大鐵有過一點交情，為那點交情，我希望你聽我的話；立刻去購辦兩副棺木把陳二虎和那位兄弟的屍首盛殮起來，運回鎮江去。告訴陳大鐵，就說我說的，要他放心，陳二虎的仇，我小葉會為他報。」
「這個……」
「你不願意？」小葉瞪着雙眼。
「在下不是這意思。」
凌風接口說：「王兄！你另有為難之處麼？」
「凌爺！不瞞您說，目前我們實在沒有力量購辦棺木什麼的。」
小葉立刻從身上掏出一疊鈔票交給王元甫說：「這是一千元關金，你拿着快去替你們二哥和那位兄弟購辦壽衣棺木，僱船運回鎮江去。」

王元甫似乎沒想到小葉一出手就是一千關金，怔了怔說：「葉爺！用不着那麼多。」
「你拿去吧，壽衣棺木儘量選上好的買，多下來的你們大家留着買酒喝吧。」
王元甫猶豫了一下，雙手接過：「謝謝葉爺。」
小葉揮揮手說：「別謝了，快去辦快回去吧。」
王元甫沒再說話，朝小葉恭敬地行了個禮，轉身急步走了出去。
「三少！我這麼做對嗎？」
「對！我本來也是這個意思。只是……」凌風點點頭沉思地說：「小葉！你疏忽了一件事。」
「我疏忽了什麼事？」
凌風吸了口氣說：「如果我猜料不錯，王元甫他們幾個恐怕走不掉。」
「為什麼？」
「可能會有人不讓他們走。」
「是什麼人？」
「我只是這麼覺得，要是知道，就不會說是猜料與可能的話了。」
「那麼，三少的意思是……」
「簡單得很，送他們一程。」
「明送？」
「當然是明送，和他們一起上船，晚上再下船悄悄回來。」
「好！回頭我就去告訴他們，要他們上船時通知我一聲。」
凌風點點頭站起身來說：「大哥！現在我們該進城去看看了。」
（未完）

鴛鴦手（千門點將錄） 龍乘風·新著

千門高手，自古到今，從南至北，人人身手不凡，個個精明厲害。人在江湖，誰不在賭？只要有賭，就有老千，只要有老千，就有種種令人連想都想不到奇人、奇事、奇牌、奇局出現！一場震撼羊城的大賭博，帶來了一個蕩氣迴腸，驚險精采的故事！——鴛鴦手，是一雙怎樣的手？又是一個怎樣的奇人？在「千門點將錄」裏，閣下無論如何切莫錯過這一篇金牌巨著——鴛鴦手！

預告

預告

「那『忘情天書』和『天下英雄令』，你有沒有見到……」

話未說完，那唐看驚呼起來，極痛極痛地叫：「在……在唐門……」唐甜急問：「唐門那裏？」她却是做夢也沒想到，唐老太明明跟蕭秋水走出唐門，找唐老太爺子決一死戰，却原來還是在唐門之中。

只聽唐看抓住自己喉管，鼻子裏發出「嘶、嘶」的艱辛呼吸聲，駭極而道：「……在唐門……唐門……」

唐甜此時大喜大急，也顧不得別人聽到，只想急急知道個一清二楚，問：「唐門家堡中那兒？」唐看忽然急急地喘起氣來，一張臉也脹成紫色。

唐甜知唐看一口氣撐不過去，便將耳朵貼近他嘴邊想聽個清楚，只是這樣一來，這「干武林人物，那裏會信任唐甜？而且正聽到緊要處，突沒了下文，一時間，有七八條人影飛撲而來。

這七八人，有的為的是拾走唐甜，有的為的是使自己獨有一人聽得大秘，有的要保護唐看免受其受傷害而說不出話來。

蕭七、容肇祖都大吃一驚，同時閃出，保護唐甜。却不料就在這時，唐看大吼一聲，驀然一掙。

這一掙之力奇大，使得將來扶住他的唐甜甩了出去，走勢甚急，蕭七、容肇祖恰巧掠來，兩人一左一右，正好扶着，但也被這一股大力的走勢，帶出七八步，方才站穩。

要是唐甜這一交摔實，怕沒有十天半月會爬不起來。

唐看一掙之下，甩開唐甜，但他兩腳

站立不穩，便軟倒在地，那七八名武林高手，已經撲到，正想去扶，驟然之間，唐看又發出一聲狂嘯。

這一聲尖嘯，十分淒厲，同時，那八名撲近的武林高手，一齊雙手掩眼，倒地或躍起，狂呼起來。

原來在這利那之間，這八名武林高手的眼睛都瞎了！

八個人每人狂號的情形都不同，然而却痛得不能忍耐，他們雙目之中，有的是中飛針，有的是中毒粉，有的是中袖箭，有的是中飛蝗石，八人之中，竟沒有人所中的暗器是相同的。

而唐看却在電光火石的利那之間，令八大高手的眼睛全盲！

——原來唐看是深藏不露的高手！眾人這般想時，向唐看望去，却見唐看口吐白沫，已然僵斃。

這一下突變，眾人都呆住了，一時之間，莫名其妙，而「忘情天書」和「天下英雄令」的下落，也斷了線。

原來眾人所不知，唐看是「唐門六識」之一，是守護「唐老太爺子」的六大高手之一，當年蕭秋水要取勝他們，也極之不易，唐看落得如此，武功只剩下不到十份之一，才會處處受制於人。但他瀕死之前，迴光返照，真氣逆流，唐老太對他的封制却完全解除了，所以揮手之間，即使八大高手眼睛盡瞎！

可惜他這一下出手，已是最後的耀燦了。

待他最後一擊神威已盡，他的生命也到了盡頭。

物，早已開得天翻地覆了。

公子裏再進一步問：「唐姑娘呢？」

唐甜只見公子裏的眼睛裏充滿了焦急，但那一股王者般的淡然及氣度，仍然一塵不染的迫了過來，唐甜一生最愛玩弄對她痴心的男孩子，突然之間，却臉熱了一熱，更糟糕的是她知道她自己可能臉紅，所以更一時漲紅了臉。

這在唐甜來說，可是從未有過的事。只是公子裏全部感情，都放在唐方身上，見唐甜不答，心中大急，以為唐方出了事，急問：「你把唐姑娘怎樣了？」

唐甜在旁，急得眼淚迸湧，厲聲道：「唐甜，妳這黑心鬼，方姑娘對妳不薄，妳却——」

公子裏見唐甜不說，便急得鼻子冒汗，又踏前一步，大聲問：「唐姑娘在那裏？」這時他離唐甜已極近。一股男子氣息向她迫來。但唐甜早在唐甜那一疊聲叱罵時，已經恢復常態，只聽她格格一笑道：「唐姑娘麼？我也是唐姑娘啊！」

秦歌彩禁不住「呸」了一聲：「妳那有資格！」唐甜臉色一沉道：「現在是你們問我，不是我問你們！——氣伯秦誓增前一步，怒喝：『妳說是不是？』」

秦誓的聲音如同半空打一個霹靂，靠近的數十名武林高手，都被震得向後快退，痛苦地用手掩住雙耳，或捂住口，臉色大變。

唐甜說：「怎麼？妳是我女孩子，靠大聲聲？」這句話緊接着秦誓的大喝而說的，秦誓的吼聲，並未把她震倒，但唐

唐看一死，一千人都靜了下來，場中只剩下那八個人的嘶吼之聲。

未幾，那幾聲嘶吼也漸漸逐一減少。因為目中所中的暗器，毒力已發，那幾名高手，逐一的毒發身亡。這武林數十門派，亂罵一通，又死了人，全都是傳說中「天書神令」所惹的禍。

公子裏歎道：「蜀中唐門，着實名不虛傳。」他這時正追慕蕭秋水當日單劍闢唐門的深情與神威。九臉龍王道：「唐門果然毒得很，邪得很。」原來適才他為了要聽唐看指出天書神令在那裏，也想撲過去的，但見有人先行躍出，便想讓他們先互毆一番，自己再去收漁人之利，却不料八人無一生還，他目覩唐看的出手，情知換作自己，也未必避得過去，心中只覺一陣透骨的寒。

這下唐看雖死，但眾人已確知天書神令、蕭秋水唐老太，仍在蜀中唐門唐家堡中，只是不知那裏而已，眾人不約而同，都向唐甜望去。

唐甜自己也孤獨萬分，唐家堡上上下下，她早已搜過七八遍了，所有機關通道，都設法開啓，但別說蕭秋水和唐老太了，連「唐門六識」中的其他五識，也鬼影都沒一個，唐甜早斷定蕭秋水和唐老太太決戰地點絕不在唐家堡內，才到江湖上搜索，卻沒料唐看說來，決鬥地點，仍在唐家堡內。

唐甜這一下，大惑不解，只好去看唐方。

這一看之下，嚇了一跳，原來唐方伏

倒之處，那還有唐方踪影？

唐甜這下不禁失聲問：「唐方呢？」

公子裏上前一步，問：「我正要問姑娘，將唐方姑娘安置何處？」原來公子裏與父親梁斗及「風花雪月殘」五老在廟裏焦急唐方下落，正商議分頭去找之際，有人撞入廟內，七人一看，正是落花娘子莫承歡。

落花娘子着了中叔崩的「銷骨椎心刺」，趁九臉龍王進攻唐甜，衆人手忙腳亂應付巨魔之際，仗着僅餘的一點武功，逃了出來，要知道中叔崩的「銷骨椎心刺」何等厲害，若一個對時無解藥，必死無疑，落花娘子逃出沒多遠，便覺天旋地轉，跌跌撞撞入得廟門，見到七個人，其中一個便是公子裏，她只得及呻吟了一聲：「唐……唐方……唐姑娘……」便暈了過去。

但她呼出這一聲，却救了她自己一條性命。

五老正為唐方的事，歉疚深悔，聽得這女人有唐方消息，便不顧一切，要救活落花娘子。

落花娘子中的「銷骨椎心刺」，何等絕毒，無中叔崩之解藥，是絕對解除了的，何況刺已循血脈流近心臟，「少林五老」竟以數十年內力修為，替她逼出毒刺，好讓她甦醒過來說出唐方下落。

這下更慘了五老。這少林五大長老，內力、武功之高，當世已罕有其匹，但要逼出這小小的一枚帶有腐毒的芒刺，可大費周章，既要逼出芒刺，又要盡祛毒力，還要逼出尖刺同時不傷害落花娘子血脈，

甜的反問，令秦誓氣得全身哆嗦，却答不出話來。

公子裏等一時沒奈何，仲孫湫道：「唐姑娘，妳若不說，休怪我們無禮了。」

仲孫湫淡淡一笑，也不答話，却轉頭對全場道：「諸位，這位唐甜姑娘不肯說出唐方女俠的下落，分明是想獨佔寶物，私藏唐女俠，再加以迫供……」話未說完，一千武林人物已七嘴八舌罵了起來。

「去他媽的個騷婆娘，還不交出唐方來！」

「女孩兒家也學人家奪寶，待我抓住了樂樂再說！」

「聰明的好一五一十道來，否則將妳黃毛丫頭斬成肉泥！」

一下子有六七個武林豪客逼了過來，唐甜知這般武林豪傑，不管正派邪派，當真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如此一大班人，自己決不是對方敵手，而且一旦真箇被看作私藏唐方謀奪寶物，可跳下黃河也洗不清，天下那麼大，却無處可遁，仲孫湫這一招真絕，唐甜只有向容肇祖等問道：「可有看見唐方？」

容肇祖忙着對付九臉龍王，當然沒有看見，蕭七後來才到，也沒有看見，甄厲慶與江陽陽二人，却為着天書神令，早跟九臉龍王扯破了臉，跟唐甜那一股「剛極至剛」的勁，知道也不會說。

只聽中叔崩苦着脸道：「我們跟九臉龍王交手的時候……我好像看見……」

公子裏、唐甜二人脫口問：「怎樣了？」

「看見什麼？」兩人因為擔憂唐方，

膚色本來就很白，現下更是發白。

中叔崩道：「我看見海難遞他……」

好像是他把唐方划走了。」秦歌彩、唐甜一齊「啊」了一聲，公子裏咬着嘴唇，眉心像打了一個結。

唐甜一看，果然海難遞不在，回心一想，適才之戰，海難遞的確沒有出手……難道這小子……想到這裏，唐甜隱約浮現了一個淡淡的惡毒的笑容。

公子裏喃喃道：「海難遞……海難遞……」仲孫湫趨近道：「公子，是擊傷唐姑娘的『西方霸王』海難遞。」公子裏失神自語：「是他，是他！」臉色甚是蒼白難看。

公子裏這時只浮起唐方的容顏千百道，那哀怨的、伶俐的、清麗的、堅決的、幻夢的、雪玉的、迷離的，各次見到不同的眼神，有時是在唐方思念蕭秋水時，恰好給他撞見，唐方掩飾憂思的眼神，有時是他風塵僕僕萬里歸來，唐方以為他帶回來蕭秋水訊息期盼的眼神，有時是他作一些事乾淨俐落揮灑自如時，唐方從他動作中念及蕭秋水時那甜美的眼神……這片刻間，公子裏心碎了，一點氣力也提不起來了，這六年多來，問關萬里，為唐方尋找蕭秋水，吃盡了苦，歷盡了風霜，但眼目前有了一些微消息時，却保護不了唐方。

這利那間，公子裏心頭，猶如千萬隻小虫子在噬咬，正在這時，忽聽數聲驚呼，一人呼喝：「公子——」慘吼一聲，隨着下來，便是掌風大作！

公子裏乍地驚醒，返回現實，只見一

這是何等難事！但少林五老居然以無比精純的內力做到了！

但當落花娘子血內毒刺盡除，芒刺迫出後，「風花雪月殘」也大耗真力，全身被汗水濕透，幾耗若盡。落花娘子死裏逃生，却不明白這名動江湖的五老，何以要大耗體力來救她。

當她悠悠醒來，抱殘抱風抱花抱雪抱月各只賸下一口氣，不約而同的對她說了一句話：「我們救妳是爲了唐方。」

「快說出唐方在那裏！」

「否則我們就是千古之罪人。」

「我們體力耗盡要一段時間恢復。」

五老各說了一句話，便真氣逆流，再也說不下去了。各自盤膝打坐，運氣調息，白烟自頭頂袅袅而昇。落花娘子却總算明白「少林五大長老」爲什麼大耗真力來救她了。

她當然把情形一五一十告訴公子裏。公子裏便要馬上救唐方。梁斗道：「你率弟子去！這幾日，附近幾百里內，來了不少武林人物，事情斷不會如此簡單，還是多帶幾名弟子去，好有個照應。」

公子裏却不放心在運氣自療的五位老人家。梁斗笑道：「你快去把，這兒有我護法。是要把唐方救回來，否則……」

與你爹爹算是枉交一場了。」

公子裏知道少林五大長老「風花雪月殘」有諸多護法，絕對安全，對唐方安危又極爲心急，於是立刻召集弟子了。弟子，叫秦歌彩、唐甜、扶落花娘子，便趕到瓷器店來，這時數十門派的各式各類武林人

「那『忘情天書』和『天下英雄令』，你有沒有見到……」

話未說完，那唐看驚呼起來，極痛極痛地叫：「在……在唐門……」唐甜急問：「唐門那裏？」她却是做夢也沒想到，唐老太明明跟蕭秋水走出唐門，找唐老太爺子決一死戰，却原來還是在唐門之中。

只聽唐看抓住自己喉管，鼻子裏發出「嘶、嘶」的艱辛呼吸聲，駭極而道：「……在唐門……唐門……」

頭大身影，已到跟前，「砰」地一聲，目已已着了一掌，但在那剎那間，公子裏也同時擊中那人一掌！

那人怪叫一聲，翻了出去，洒落一行血，半步不停，已逃得無影。

公子裏中了這一掌，只覺血氣翻騰，「哇」地嘔出一灘血，但就在這時，他驀然發現地下寫下了三個字：「唐門」。

那一掌本來使公子裏受傷極重，饒是他功力深厚，但左脇重創一棍，右脅一棍折斷，心臟微震出血，肝臟受擊甚重，腸腸破裂，但公子裏一見那三個字，心中歡喜，却無法形容，登時大笑起來。

他一面笑，一面流血，狀甚奇特，氣伯秦秦喘喘吁吁的趕着了他，垂淚道：「公子保重！」

公子裏重傷，將目內血氣，已「命門穴」透入公子裏體裏去。

公子裏知秦誓一番好意，但他見那三個字，是唐方用身上暗器在地板劃下的，唐方既能肯定自己的去向，安全定無大碍，心中頓放下心頭大石，道：「你不用擔心……」這才看見，仲孫湫臉色慘白，倒於血泊之中，秦歌衫及數名子弟，正爲他裏傷，公子裏驚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誰下的手？」

秦誓搖頭歎息，不發一言，唐藕口齒伶俐，道出了當時情況。

原來在公子裏一失神間，臉色慘白，搖搖欲墜，九臉龍王急急趕到唐家堡，但又想先除去公子裏此巨敵，見此巨機不可失，便無聲無息地向公子裏欺去！

秦歌衫與落花娘子比較心細，早注意着公子裏情形和九臉龍王動向，見慕容不

是出手偷襲，便驚呼起來，但慕容不是身法何等之快，衆人不及阻擋，仲孫湫及時出劍，在利那間，「正字五劍」與九臉龍王手上銀戟，搏了五招。

五招一過，九臉龍王不與他鬥，攻向公子裏，公子裏此時仍心神俱失，不知大險，仲孫湫叫得半聲：「公子——！」和身掩上，以肉體承受了一戟，這半聲大喝驚醒了公子裏，及時與九臉龍王交換了一掌，兩人都受了傷，九臉龍王一擊不中，見公子裏的人已紛紛趕來，而自己又掛了彩，知不可留，便飛遁而去。

這甘實只不過是火光石，流星乍折間的事，仲孫湫護了捨命，公子裏、九臉龍王各中一掌，慕容手是飛逸而去，公子裏神迷之間，幾乎就喪了性命。

在利那間，公子裏的慚愧歉疚，可以說莫以爲甚的，他腦中想起師父柳五從前對他的評語：「……你很聰明、悟性高、能創業、根基好、有服人之能……只惜，你太敏感，又太重情……這情字對你的破壞，恐怕在一生中，遠在建設之上……」說到這裏，柳隨風會歎了一聲，目注遠方，凝在海天一綫的那一點上，像勾起了無限心事。

但公子裏那時，並不知道他想的是什麼。這時仲孫湫倒在地上，公子裏一旦發現唐方留字，雖然受傷，但心頭反而清醒，急急過去探看仲孫湫，仲孫湫在短短瞬間，「正字五劍」，五劍都先後劃中九臉龍王，但劍鋒却劃不破慕容不是的肥肉，只在肌膚上留下一道白痕而已，刺不進去。

公子裏想了想，道：「娘子不是梁王府的人，一切決定，當由娘子自決。」落花娘子一笑道：「我自決麼？那我是去定了。」

公子裏急於趕赴唐家堡，便不多談，道：「路上多風波，自當珍重，歌衫，多伴落花娘子。」

秦歌衫應道：「好。」

公子裏轉向唐藕道：「藉兄，唐門妳熟路，多爲引領。」唐藕道：「是。」公子裏這才長吁一口氣，道：「就這去了。」向仲孫湫一拱手，反手打出一枚旗花火箭，大步領先行去。

仲孫湫之死

公子裏臨走前的箭令，是召集駐守「梁王府」羊舌寒等高手趕到此處來接應元三遷等，元三遷、單九憂、呂破衣目送公子裏、百里樹林等遠去後，心中又一陣惆悵，但怕讓仲孫湫感覺出來，便都不說。仲孫湫道：「扶我回梁王府好了。」

元三遷扶住仲孫湫，道：「還是先等羊大師兄等趕到再護送先生回府，較為安全。」

「七十一門生平時對這仲孫湫先生，十分敬仰，可謂口服心服，仲孫湫却說道：『這次果你們不能一道去，真是……』」

呂破衣是直性子人，大聲道：「先生不要如此說，能跟公子去見識回好，但想公子更青雲直上，造福武林，要梁王府壯大豪強，一帆風順，首先就是先要先生安全，才能協助老主人，幫助公子，早日達成。」

仲孫湫雖然身負重傷，仍聽得一振。

而他拚着以肉體捱受九臉龍王一叉，正在左胸，九臉龍王的銀戟並未傷及其要害，但銀戟上所蘊的巨力，震傷了他傷口附近肌理迸裂，要不是九臉龍王分心要殺公子裏，這一戟早已令仲孫湫喪命。

時說不出話來，秦歌衫悄悄湊前，叫了一聲：「公子。」公子裏轉過去：「嗯？」秦歌衫道：「人都走光了。」

公子裏聽下去，未開口，聲已響：「仲孫……」仲孫湫緩緩睜開眼，微微笑道：「公子……」公子裏一頓，強把悲愴忍住，道：「你放心，好好休養。」

仲孫湫艱辛地道：「……我不碍事，公子不要顧慮我……過兩天就會……好，公子找……找唐姑娘要緊……」

公子裏想起他跟仲孫湫相識以來之種種，每一次戰役，他都在自己身邊，而仲孫湫在身邊，大小的事都應付得了，都能够化解，無不是一樣應付的場面，有仲孫湫在，都會變得輕鬆愉快，多少年來仲孫湫在他身邊，他已把他當作了兄弟一般，手足一樣，而今仲孫湫倒在地上，他才發現他雙鬢斑白，痛苦的臉容中皺紋遍織，看來這些歲月裏，在他不覺意中，仲孫湫竟老得這末快……

公子裏想到這裏，心中一陣痛楚，但他極力掩飾自己，不要表露出來，好讓倔強的仲孫湫不感覺到他的絲同情。

仲孫湫勉力道：「公子……追回唐姑娘……咳……」公子裏點點頭，拍了拍仲孫湫肩膀，用力地點點頭道：「我會追回唐姑娘，並找慕容不是，算清這一筆血賬的！」

仲孫湫胸口疼痛，使他咬牙切齒，一

道：「你知道梁王府的宗旨是什麼？」呂破衣大聲道：「勉強扶弱，替天行道！」

仲孫湫又問：「公子常勸你們要怎樣做人？」這次元三遷搶着朗聲道：「公子常常教誨我們：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虧。」仲孫湫點頭道：「是了，此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你們將來憑一身本領，自在江湖上有名有姓，都不要忘記這幾句話，便在江湖上撐得起字號，對得起天地，也算得上公子裏的子弟！」

他一時心血來潮，說了這些話，却見元三遷、單九憂、呂破衣雖相貌堂堂，但都有微憾：元三遷一隻左眼，成三白眼，而他正三十餘歲，單九憂已四十來歲，臉目四正，但鼻子中間，突起一個骨節，至於呂破衣，不到三十，印堂却凹了下去。

仲孫湫看在眼里，心中微微一悚，想起他自己眉心的毛也糾結一起，因懂相理，都知道有凶險之相。這時單九憂道：「我們若能學到先生十分之一，得公子如此信重，那就心滿意足了。」仲孫湫微微一笑道：「其實，我也沒什麼，蒙公子錯愛而已。」

元三遷道：「難得的是先生位居高上，却謙恭待下。」仲孫湫聽這三人如此天真赤誠之語，愁容頓消，笑道：「我生平得寵辱，居安思危，愈有如臨敵日，心心常似過橋時，我做事常存此戰戰兢兢，只求求得更好，不問成果，只求報公子重恩之恩。」仲孫湫以前在江湖上年少時太蠢鈍頭，以致年輕時作錯了一些事，即被仇人殺了全家，幸得大俠梁斗收留他，

時說不出話來，秦歌衫悄悄湊前，叫了一聲：「公子。」公子裏轉過去：「嗯？」秦歌衫道：「人都走光了。」

公子裏遊目四顧，原來一千武林人物，聽得蕭秋水、唐老太決鬥之地原來是在唐門，雖然唐未說出唐家何處，但這班武林人物，爭先恐後，紛紛退去，直奔唐門，唯恐落後一步，讓人先覓得了神令天書，所以不到頃刻，在場的人，都靜悄悄的走個清光，只剩下了唐看和那幾個倒覆武林人物的屍體。

落花娘子道：「公子要是再不出發，恐怕就讓人捷足先登了。」其實讓人「捷足先登」，公子裏倒不在意，他倒是擔心唐方先到了唐門，等着自己救援，於是道：「好……」却一陣遲疑，把目光落向地上的仲孫湫。

仲孫湫掙扎說：「公子……不要管我……我不能陪公子去，已經够……公子萬勿爲了我稍有延遲。」公子裏一咬牙，用力握住仲孫湫的手，道：「仲孫湫，你好好休養，我會爲你報仇的！」

然後霍然起身，看看身邊人數，除氣伯秦誓、秦歌衫之外，還有門人一十四人，當下道：「元三遷、單九憂、呂破衣，你們三人，在這裏守候羊舌寒等人，他們一到，一半人護仲孫先生、落花娘子回去，一半人趕去唐門，其他的人，跟我趕赴唐門！」

元三遷、單九憂、呂破衣三人齊聲應道：「是。」心中却都有些悵然，他們三人，都是公子裏七十一門生中的子弟之一，自然是服從公子所言，但他們猶相當年

公子裏更爲他報了仇，並使他觸類旁通，引導正機，以致練成了「正字五劍」，與氣伯秦誓、秦歌衫三人，組成了「正氣歌」三大高手，名動天下，享譽武林。所以仲孫湫只覺自己對梁斗和公子裏的恩情，是粉身難報的。

元三遷嘆道：「先生教訓的是，一個人只要努力，成功不難，只是如何保有成果，才是絕大的不易……」這時單九憂忽道：「大師兄他們來了。」

原來單九憂的耳力特別好，來人腳步極輕，跟落葉飄地沒什麼分別，但仍是教單九憂第一個聽見。呂破衣奔出喜呼：「大師兄——」仲孫湫臉色驟然一變，叫道：「小心——！」

話未說完，已聽到呂破衣大叫一聲，倒飛了回來，三人只見他背上，有一灘血跡！

「砰」！呂破衣倒在地上，兵兵列勒，不知壓碎了多少瓷片，但他胸膛上的血漬，却比背上的血漬更大。

元三遷驚呼：「呂師弟，你怎麼了！」單九憂大喝一聲，單掌護胸，右手拔出腰刀，喝道：「是什麼人！滾出來！」

呂破衣是掠出門口時遇襲的，所以門邊必有敵手埋伏，單九憂換作平時，早衝了出去，但現顧及仲孫湫安危，便硬生生忍住。

却聽元三遷憤呼道：「呂師弟——！原來呂破衣已被一劍穿心而死。」這時只聽「骨咕骨咕」一陣聲響，一件事物，滾了進來。

仲孫湫叱道：「小心——！」他兩次

公子裏長吸一口氣，舉步欲行，落花娘子忽然幽幽一歎，道：「公子……我的傷不得事……可否……讓我一道去？」

都立過點小功。

「軍九憂和元三遷在跟踪陶醉一事上，

死也不會讓他人損及先生一根毫毛的。」

呂破衣也道：「二師兄，你們放心跟公子去罷，梁王府有我們在。」呂破衣年紀雖比百里樹林大得多，公子裏門下子弟向以入門先後排名，武功，人品識略分高低，所以呂破衣也一樣對百里樹林敬服。

「軍九憂也說：『我們定不負公子所望，

負鉅任，多加注意方可！』

百里樹林在七十一門生中排行第二，武功智計，俱有過人之能，排行第十三的元三遷，第二十九的單九憂，第三十四的呂破衣，都對他甚爲敬服，公子裏因念唐方及傷神又由于仲孫湫爲己受創，未加注意三人心情，但百里樹林的幾句話，登時把情形改變過來，元三遷道：「二師兄你放心，仲孫先生救公子而受傷，我們縱九死也不會讓他人損及先生一根毫毛的。」

其他在場的十一門生之中，排行第二的百里樹林向來穩健精明，見此情形，知元三遷等人心感受，便道：「保護仲孫先生回府，實是極重之責任，三位師弟身負鉅任，多加注意方可！」

羊舌寒是七十一門生中的大弟子，向來受公子裏的寵信，他正率數十子弟鎮守「梁王府」，如今聽公子裏之意，是要這些人都出動到「蜀中唐門」去，顯然唐家堡之役，何其重要！

輕，喜動好玩，聽得不能跟公子裏一齊赴唐門大冒險，不禁羨慕起其他可以跟公子裏一道闖蕩的子弟們。

秦歌衫與落花娘子比較心細，早注意着公子裏情形和九臉龍王動向，見慕容不

大喝，俱震動了傷口，一時說不出話來。軍九憂忙飛身而起，遠離那事物，却聽一個聲音，居然圍繞屋子周圍「嘻嘻」怪笑：「你們連師父的人頭也不要啦！」軍九憂定睛一看，不由得發出一聲大呼：原來滾進來的是一顆人頭！

是叔梁紇的頭顱！公子襄本派叔梁紇和老貞木護送血河派少年衛恭回返黃河，但叔梁紇首級竟然在此，難道——？

想到這裏，軍九憂憤憤填膺，再也按捺不住，大喝一聲，揮刀衝了出去，邊大叫道：「惡賊，償我兄弟命來！」

他一面揮着刀花，一面闖了出去，衝出門口，刀風驟停，並無交手之聲，却聽他問了一句：「是你——」聲音又驚又喜，然後就是一聲慘嘶，然後是軍九憂說了半句話：「我未停走——」倏然聲止。

又聽「格格」一陣响，一顆人頭又滾了進來，所過之處，洒了一行血跡。

——這正是軍九憂的人頭！

元三還眼望欲裂，抽出背後雙鉤，擋在仲孫湫身前，仲孫湫苦於身受重傷，劇痛難當，但神智未失，道：「你千萬要小心，不管來人是任何熟人，都不要疏忽防範……」元三還鑑於軍九憂，自然了解。

只聽門外，「嘻嘻，哈哈」之聲不絕於耳，元三還怒道：「什麼人放馬過來，裝神弄鬼不是英雄好漢！」

怪笑聲遽然而止，一人嘆了一口氣，道：「好，我就出來讓你見識見識。」只見一人出現，臉目背光，瞧不分明，但一身血衣，元三還失聲道：「血河派……」

術方面，有獨到之得，元三還給他救治了「一回，便告轉醒：「你們來了，你們都來了……」

衆人聽了臉色一變，杜而未和羊舌寒對望了一眼，也臉色一沉，元三還這時已看見倒在血泊中的仲孫湫，不禁撲前，大哭起來：「仲孫先生，仲孫先生……是我保護無力……害你冤死……我……我怎對得起公子！」

說着竟倒鉤回抹自己的頸子！邢似痴站得近，連忙扣住元三還脈門，罵道：「你想死是不是？」元三還萬念俱灰，答：「是，我就是想死，請給我死！」

羊舌寒上前，一拳打掉元三還手上的鉤，叱道：「現下仲孫先生被人所殺，真兇未悉，公子行踪何處，亦未分曉，你就想死，有沒有想一想，你報過恩未？你報了仇沒？」

元三還低下頭去，好一會喃喃地道：「是，大師兄……我錯了……我以爲有辱使命，一死謝罪……但如今……我知錯了……真兇未誅前，我決不自尋短見……」

杜而未上前一步道：「仲孫先生是誰人所殺的？」

元三還悲聲道：「那時我已中擊東擊西之法，被他們弄暈過去了……但那時確是血河派的人，對我們作出攻擊的。」

杜而未一指伏屍的血衣人道：「是不這兩個人？」

元三還道：「那一個是早先跟天山派周錫海互拚身亡的，這一個……就是這一個……」

一名公子裏部下恨聲道：「血河派……」

血衣人再走近一些，元三還已認出是那僅餘的「血河派」門人，叱道：「你——」

話未說完，忽然背後「簌」地一响，元三還正欲回身，驀然頭上罩下一大團「白霧」，只覺一陣昏眩，竭力呼道：「我們梁王府與你血河派向無宿怨，因何——」說得這幾句話，一交捧下，不省人事。

這時門口的血衣人，忽然直挺挺地扒倒下去。他背後有一個人，屋上也躍下了一個人，下來時「格格」一笑。

後面通道也出現了一個人，暗器是他發出的，「勾魂散魄龍涎香」則是屋上的人撒下的。

這三人向仲孫湫緩緩走來，形成包圍網，向內緊收。仲孫湫左手按住胸前傷口，右手持劍，劍尖點地，勉力站了起來。門口那人道：「仲孫湫，你沒料到會死在我手中，是不是？」

仲孫湫忽一陣怪笑，道：「我仲孫湫，寧可死在自己劍下，也不教你們這千賊子折磨！」回手一劍，刺入自己心臟，身子連着曲屈的手腕，「砰」地摔下地來。三人沒料仲孫湫性子如此之烈，忽地自殺，門後的人一嘆道：「算了，咱們走吧。」

屋樑上躍下來的人道：「慢。」向那門口的人道：「你去多砍他兩刀，提防他詐死。」

那人答應一聲，持刀上來，兩刀砍下去，斬得血肉橫飛，三人瞧仲孫湫是真的死了，屋樑上躍下來的人才提住仲孫湫手腕，用力一割，折斷了他手腕，但仲孫湫

：咱們跟你們沒了！」

另一名却詫異道：「咱們跟血河派無怨無仇，因何……何必下此毒手……」

杜而未道：「你先把詳細情形，說來聽聽。」元三還把羣雄在盜店中相罵拚鬥的情形大致說說了，衆人一而聽，一面對叔梁紇的人頭怎會在這裏的事大感詫異。

羊舌寒點點頭道：「當前之急，還是率人去接應公子爲先。」於是調派衆人，只留下小部份固守「梁王府」，大部份前往蜀中唐門。

吩咐到末了，邢似痴道：「仲孫先生和兩位師弟的遺骸，還是要入土安葬的。」

「羊舌寒領首道：「這都交給小師弟。」杜而未也想赴唐門，聞言道：「安葬仲孫先生和兩位師兄，小弟極之願意盡心盡力，但求大師兄讓我事畢後，仍赴唐門。」

羊舌寒道：「這個當然。本來我因體念小師弟你傷勢，故不放心你同去。」杜而未道：「多謝大師兄關照，師弟身子還挺得住，大難臨頭，小弟願盡一己之力。」

「羊舌寒笑道：「那也由得你。」其實七十一子弟中，杜而未雖居其末，入門最晚，但足智多謀，應變靈活，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材。

羊舌寒便率人遠去，趕赴接應。杜而未在收殮仲孫湫、軍九憂、呂破衣屍骸時忽然若有所發現，沉思良久，臉有憂色。

兩大霸主

唐方眼見九臉龍王闖了進來，與肅七、容肇祖、唐甜等劇戰起來，有人在她耳邊說：「妳要去那裏，我救妳去。」

手指，仍緊緊抓住劍鐔。

那屋樑上躍下的人，又逐一將之手折斷，然後提了仲孫湫的長劍，走到血衣人處，一足把他踢翻過來，一劍刺入他的胸內，但並不抽劍出來。

這一切都就緒後，屋樑上的人道：「這才像梁王府門人跟血河派高手一場廝殺哩……」

門口那人道：「不管歐陽獨還是公子襄見到，都教他們跳下黃河洗不清了！」

門後那人道：「長江公子，黃河歐陽，這次想不斷門一番都難了……」

三人大笑，樑上躍下的人忽道：「快去唐門，否則，就給人佔了鰲頭。」三人便極快地閃了出去，消失不見。

他們剛消失未久，一陣查雜的脚步聲傳來，未久，便聽有人在門外道：「便是在此處。」另一人道：「適才這裏正是有人惡鬥過，來的人似乎還不少！」又一人道：「這裏有數大門派的暗記，一定是這裏。」

第一個說話的人便道：「公子召集我們，定必有事，進去看看再說。」只見門窗前後左右各處，一下子湧現了二三十人，當先幾個，走入門來，乍見地上屍體，吃了一驚，隨即就看見軍九憂、呂破衣的骸首，臉色都變了，然後就看見倒在血泊中的仲孫湫。

這些人都又悲又憤，搶前去看，但仲孫湫給人斬成數段，那能活命，其中十數人都跪倒下去，一人怒聲道：「仲孫先生，我們遲來了一步，遲來了一步……」有兩個人不住用額角叩地，撞出血來。有一

她何等機伶，知此時此境，是非要離開不可，免遭唐甜或九臉龍王任何一方毒手，但必須留下暗記，讓公子裏獲知方可，於是暗抽出蜻蜓鏢，奮力在地上寫了些字，才寫到第三個字，已給人抱着，耳邊只聽呼呼風聲，眼前只見那件黑色齊肘大袍，知是海難遞抱着她逃走，心中不感意外，但仍叱道：「海難遞，你要是救我，就是與唐甜爲敵，如此犯不着！」

海難遞一面狂奔一面道：「我知道這回是上吐下瀉兩頭忙……唐甜不會放過我，妳又不肯原諒我，但我還是不忍心妳落在唐甜的手裏。」

唐方聽了笑罵道：「什麼上什麼下的……你當我什麼來着？」海難遞這才想起自己用「吐」、「瀉」二字委實太難聽，聽唐方這麼一罵，却色授魂銷，腳下一個踉蹌，幾乎跌了一交，猛想起唐方在懷裏，便死硬硬站住，就是不跌。但聽得唐方居然笑罵一句，高興過度，竟然絆倒，但又怕壓着唐方，硬硬挺住，「砰」一聲，收勢不及，竟一頭撞在一棵紅珠樹幹上。

「砰」地一聲，樹幹給他撞得狂搖數下，「必必剝剝」，竟然自樹上降下了許多鮮紅色的熟透紅珠菓子，海難遞以爲有緣，喜悅難抑，也不覺額上腫起一個大泡之痛，叫道：「妳看，妳看……」殊不知唐方見海難遞如此狼狽，正「噗哧」一笑，但見紅珠落下，想起昔日，跟「神州結義」時渡馬烏江之際，蕭秋水在風中雙手送她菓子的情景，心中一酸，想此刻蕭秋水不知怎樣了，不禁淌下淚來。

唐方長得極爲清秀，又帶幾分英氣，人以雙拳直擊在牆上，石屑簌落，拳也打出血來。

只聽一人沉聲道：「悲傷無補於事，還是快查出兇手來要緊。」另一人表示贊同，道：「公子召我們來，而今他在那裏，是當前之急！」

那些人聽公子裏下落不明，都從悲傷中勉強鎮定下來。一人問：「……究竟是誰殺死仲孫先生，先查出來，就可以掌握公子的去向了。」

這千人正是公子襄門下七十一弟子的大部份，他們見公子襄在半空綻放旗花，便急急趕來此處會合，可惜遲了一步，仲孫湫等已盡爲人所殺。

這時那首先倡議要查出兇手的人道：「元師弟在那兒，好像還活着。」衆人一驚歡呼，過去救治他。這人眉宇軒昂，英俊俊朗，站在那裏，隱然有一股羣龍之首的氣態，這人不正是誰，正是七十一門生之首羊舌寒。

這時元三還尚未甦醒，那首先倡議要查出公子裏去向的人道：「仲孫先生的劍在那血河派高手身上……只怕……只怕此事與血河派的人不無關係。」他一說了這句話，全場的人都靜了下來，血河派和梁王府是江湖中兩大實力，而「黃河歐陽」，「長江公子」素來河水不犯井水，而今要是殺仲孫湫真是血河派的人所爲，那就勢所難免將會招來一場兩幫浩劫風波！

那說話的人正是七十一門生中第七十一位：杜而未。

這時元三還已悠悠轉醒，這一千子弟中，有個叫「九死神醫」邢似痴的，在醫清動多於柔弱，平時也甚少落淚，但此刻憶起蕭秋水，不禁傷心起來，這哭使她更添九分不勝淒楚之美，海難遞低頭一看，慌了手脚，開始以爲唐方擔憂他額上撞傷，但隨即一想，只是自作多情，絕無可能，猜測唐方可能是不想自己撞着，忙不迭的把唐方扶靠樹邊，慌惶地道：「唐姑娘，妳不要見怪，我……我情急迷途，冒犯了妳……妳不要見怪……」

其實唐方是江湖女俠，也不在意這些小節，海難遞更是大魔頭，平時滿口花言草草，只要他喜歡的女子，無不千方百計得償所願，他原本對唐方，也只是慕父書神令而來，惟一見唐方之後，驚爲天人，對天書神令，已全不感興趣，開始的時候，也只是存非非之想，好迷之心，但時間一久，無論吃飯、練武、趕路、思想，無不是繁瑣唐方倩影之上，這下可是刻骨單戀，欲罷不能了。所以海難遞對唐方敬若天神，好不容易才甘冒奇險，救出唐方，絲毫不存以往如常的淫褻念頭，只怕自己污糟了唐方的純真清白，很是手足無措。

海難遞自形慚慚，這下唐方一哭，他更慌了手脚。

唐方見海難遞如此張惶，心中也覺得好笑，但想到自己落入這人手裏，是萬萬不能假以顏色的，當下寒着脸，不說話。

海難遞急得搓着手試探的問，唐方都不理睬，海難遞只好說：「是不是在下開罪了姑娘？」反手劈劈拍拍在自己臉上正正反反攏了幾個巴掌，打得臉頰上下一條條指痕。唐方見了，再也忍耐不住，「撲

嗤」一笑，很快地又寒住了臉，但海難遞一見玉人笑靨，心頭始放下大石，道：「我若果做錯了什麼，萬求妳唐姑娘不要生氣，儘打我罵我好。」唐方道：「那妳先解開我穴道再說。」

海難遞伸出手指，正要解穴，但回心一想：「一旦解開唐方穴道，唐方必定離開他的，他現在只求與唐方多相處片刻也好，當下定定地望著唐方，看見她清麗的臉龐，越看越愛，恨不得撲在懷裏，又覺得這念头太過醜陋，但他本性如此，無法禁止不想，眼紅了臉，呆在當場不知所措。唐方恨不得他快些解開自己穴道，催促道：「你解是不解？」

海難遞怔了半晌，忽然流下淚來，唐方意思想不到，一個無惡不作的大男人，竟在自己面前流淚，只聽海難遞抽抽噎噎道：「我……我解開妳……妳的穴道……妳便要走了……是不是……？」

唐方聽了又好氣又好笑，本想哄他說謊，但想到此人可能很注重自己，江湖上又一諾千金，所以便沒有出聲。

海難遞看唐方表情，便知果真如此，便硬起心腸說：「唐方俠……暫時，我不能放妳……」見唐方臉色一寒，便趕緊道：「……我曉得，我自己雖是個邪魔外道，但決不會再沾姑娘身子……我會，我會叫我幾位手足來服侍姑娘……」

唐方聽得心中大急，道：「我不要和你去。」

海難遞悽苦一笑道：「我只想和姑娘多相處片刻，也是好的。」

唐方氣道：「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西方霸王」海難遞和「北方霸王」

瘋玩老人向來不睦，更常在西北一帶爭奪地盤，鬧得不甚愉快，海難遞以護短出名，甚有門戶之見，他自己獨據西方，自得其樂，訓練門下，致力甚多，惟瘋玩老人一再明裏忠言暗裏低貶，說海難遞閉門造車，應多出來呼應武林同道，使得海難遞備受一般江湖人士抨擊，只是瘋玩老人一直想侵蝕西方霸王一役，海難遞也看得出來，瘋玩老人一直苦不得其門而入罷了，所以海難遞更加不接受瘋玩老人的假意勸告。

而北方霸王瘋玩老人受中方霸王影響甚鉅，處處為田堂霸業作前驅，海難遞見各方霸王紛紛投効中方，凡不降服者易有被孤立及誅滅之虞，只得虛與委蛇投誠，及至明白中方霸王田堂原來就是貌美如花之唐甜，也就明白了老而不修的瘋玩老人何以對「田堂」如此効死力，海難遞也因此而更瞧不起這北方霸王。

海難遞本因瘋玩老人屢次挑釁，已忍無可忍，小衝突了幾次，但有唐甜壓制，不致釀成重大流血，而今西方霸王為唐方而背叛唐甜，早已豁了出去，聽得說瘋玩老人一派又來生事，心中勃然大怒，恨不得拚上一場再說！當下便道：「那老匹夫便讓他來，我早想鬥一鬥他！」

忽聽一個聲音笑道：「怎麼？海大少如此憎恨老夫麼？」

海難遞臉色一沉，怒叱道：「瘋玩老人，你偷聽人說話，算甚麼英雄！」

只聽那人哈哈笑道：「你和我，本來就沒什麼英雄不英雄的！」一人當先施

海難遞掏出一根綠玉色竹哨子，一連吹了十來聲，間隔半晌，又吹一陣，總共吹了十六、七响，每次都如夜梟怪嘯之聲，然後又放好了哨子，說道：「求姑娘原諒。」

唐方氣極，冷着脸不出聲，但海難遞看來，唐方却是越氣越美麗，心中依戀，更不捨得讓她離去。又試着柔聲道：「姑娘就當作要去那裏……我……在下送姑娘一程好了……」語態十分誠懇。

唐方想痛斥他一頓，但回心一想：這種人嬉皮笑臉，罵了還可能當作看不上他哩，所以便不厭不躁，這時遠處又傳來跟海難遞所吹的同樣哨聲，海難遞聽了，這次撮唇長嘯，再不用懷中哨子。

哨聲此應彼和，十分怪異，海難遞道：「姑娘要去那裏，便告訴在下，在下與手足們送姑娘前去，絕不耽擱姑娘時間；如果姑娘沒有什麼特別事兒，那就到在下老鄉一行，讓在下好好接待姑娘幾天……」唐方一聽，要回這西方霸王的老巢，着實不如照着自己計劃去目的地好，只得說：「我不要去你那地方。」海難遞道：「那姑娘要去那裏？」

唐方在海難遞救自己前，已經用指夾着瓷片，在地下劃了「唐門」二字。她自度落在海難遞手中，還不會有什麼壞事出來，而且她還有自信哄他帶自己去唐家堡，唐方要赴唐家堡，要查清楚唐甜如何使到唐門的人全變了質，為唐甜作這等喪天良的事兒，唐方雖離開了唐家堡已久，畢竟還是唐家的人。有些事情，畢竟是女子比男子來得細心，而且有把握得多。唐方

然行出來，狀若孩童，蹣跚眼睜來笑，但

敏紋滿臉。

海難遞冷笑道：「你想怎樣？」

瘋玩老人道：「我倒沒想怎樣……」

不過，」說着注目向倚着樹幹的唐方，邪笑道：「聽你們的語氣，這位就是唐方。」

……海大少將唐方留着，莫非是要獨享美人恩麼……哈哈哈哈哈！說罷他大笑起來，笑聲邪到極點。

海難遞聽瘋玩老人的說話，知道他並非知悉自己背叛中方霸王及「剛極柔至盟」的事，心中一陣暗喜，本來他的事只要未被瘋玩老人知曉，便可虛與委蛇，趁個虛隙，一舉擊斃此人，但見唐方聽得刺耳，杏目怒視，心中一疼，無論如何，決不能讓這老匹夫語言間有半點傷及唐方，於是叱道：「老匹夫！你放尊重點，唐姑娘跟我，可沒半點不可告人之處……我對唐姑娘，更是心儀尊重，決不……」

瘋玩老人聽得一愕，隨即爆出一陣大笑，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道：「原來……原來我們的海大少……風流倜儻的海大少……對唐姑娘動了真情……這可是……哈哈……真是……一百歲不死都有怪事見！所謂浪子回頭金不換……今回教我親眼看見了……」

唐方氣得臉都白了，海難遞却脹紅了臉，怒道：「老匹夫！你為老不尊——」瘋玩老人笑截道：「怎麼啦？我教壞你這子孫了麼？還是和唐姑娘生幾個孫子，讓爺爺高興着罷！」

瘋玩老人本來見海難遞居然轉性，對唐方一片痴心，倒覺新鮮，跟海難遞又素

對海難遞，就有這份自信，所以當她說：「帶我回唐門。」海難遞如夢玉音綸音，喜道：「是！在下一定……護送姑娘過去，絕不辱命！」

唐方見他一副誓死效忠的樣子，不禁有些好笑，這時「簾簾」幾聲，出現了幾個人，共數男數女，身手十分敏捷，見着海難遞一齊紛紛下拜，叫道：「屬下向老大請安。」

海難遞笑道：「諸位辛苦了，請起。」

「又向唐方道：『這些都是我部份手足，來見過唐方唐女俠。』那八名男女，都過來見禮，唐方苦於手足難動，只得含笑點了點頭，算是不讓這些人難堪。」

海難遞見唐方居然肯招呼自己的兄弟，心中又喜又感激，他是一方霸王，平日受人幫忙，自覺應份，也不會存謝意，但對唐方小小恩惠，因為心裏注重，便受寵若驚，於是海難遞慌忙引介道：「這是我至親至信手足兄弟，叫『右方左圓，乾坤八傑』。」

唐方聽得莫名其妙，什麼「乾坤八傑」，倒是屢聞不鮮，但「右方左圓」，跟武功人品似無瓜葛，海難遞遞道：「這是『右方』四義：都姓海，叫阿背、阿叛、阿逆、阿天、阿行、阿事。」唐方心裏納罕：居然有人的名字，合起來就是「背叛師門，逆天行事？」邪魔外道連取名字也比人奇怪。只見這八人，肥瘦高矮黑白不一，儘對着自己傻笑，也沒什麼印象。

海難遞補充道：「這都是我的手足。」說着似引以為榮，原來海難遞也是一方

來不和，只是調侃幾句而已，不料海難遞聽在耳裏，覺得唐方十分懊惱，便對瘋玩老人動了殺機，氣得自牙縫裏迸出了一個字：「你——」

瘋玩老人一面笑着，猛瞥見海難遞目中隱現凶光，不由得一震，道：「——你當真麼？」

話未說完，海難遞已施殺手！他左手五指忽然在瘋玩老人背後，畫了一個圓圈。

這小小的圓圈，却把瘋玩老人背後腰脊七處要穴：水分、神闕、陽交、氣海、石門、關元，中極全籠罩在內！

這七處皆是人體要穴，只要一指拂中，而海難遞又是蓄力而發，瘋玩老人可謂必死無疑。

但是瘋玩老人對海難遞早有預防，而且事先又見海難遞目露凶光，所以戒備更深，便迅疾至極地一回身，一掌回劈了過去，笑道：「又來跟你老哥玩這一套——」連然住聲，接着下來，是「砰」地一响！

原來海難遞雖會數次與瘋玩老人交手，但始終因大家同為一方霸王，自傷殘殺，未免叫人笑話，而且也沒有重大冤仇，所以從未出盡全力，但海難遞此刻，却是竭力而出！

瘋玩老人只道是自己語言上激怒了海難遞，對方只是要給自己一些顏色炫示一下而已，他以為當日各踞一方，尚且未拚個你死我活，今日同歸中方霸王旗下，諒海難遞也不能如何，却不料自己一掌擊出，原想推開對方，且自恃掌功遠在海難遞

霸豪，自有過人之能。在西一帶武林，都很服膺于他，他自己也組成了一個龐大的幫派，只是這次遠行，只帶了最得意的八個高手出來。這八人本來都是武林中的厲害角色，但為海難遞收服，都跟他姓海，對他十分唯命是從，而且感情遠非主僕所能涵蓋，海難遞對他們也至為真誠。這時其中一名叫「阿背」的道：「老大，我們來時，遇到了一些周折。」

海難遞一心繫在唐方身上，問：「什麼周折？」但心不在焉。

另一個叫「阿叛」的說：「我們中途遇到北方霸王，他好像有意要讓我們為難，追殺了好一段路，我們好不容易才甩掉了他。」

海難遞這才凝重起來，問道：「是瘋玩老匹夫麼？」那叫「阿逆」的女子答：「是。正是北方霸王瘋玩老人。」海難遞氣忿不平地罵道：「那老不死的老得連面子也不要了！受一個黃毛丫頭如此播弄，還死心塌地効犬馬勞，真不要臉！」

原來「十方霸王，九臉龍王」並稱江湖，正如「歐陽黃河，公子長江」一樣，各踞一方而雄，現刻西南霸王落花娘子，東北霸王辜倖村，西北霸王甄廣慶，東南霸王江陽陽，東方霸王陸見破，南方霸王中叔崩，西方霸王海難遞，北方霸王瘋玩老人，四方霸王汪逼威，中方霸王田堂總共是十大高手，「九臉龍王」實則得慕容不是一人而已。但如今十大高手，辜倖村已死在九臉龍王戟下，陸見破也死在公子裏刀下，汪逼威則死於方覺開劍下，十大高手已去其三，而田堂即是唐甜。

之上，這一掌大可將海難遞震飛出去，那背脊的「圈拂手」，則等於不攻自破！

殊不知海難遞這次竟硬硬自己一掌，用的是「格劈手」，出盡十成真力，硬接瘋玩老人一擊！

瘋玩老人練的是「童子功」，掌力渾厚，無可抵禦，他生平不知糟塌了多少良家婦女，但却未曾真箇，只是抓來供他恣意虐肆，要緊關頭之際，便殺了那女子，以壓制自己慾火，所以先天宏厚的「童子功」，仍一直傳留着，在掌力上，十方霸王中，無一能及其左右。

海難遞硬接他一掌，原是大傷元氣的事，除非十冤九仇，拚命一擊，否則武林中人較技，斷不需如此「捨命」。瘋玩老人雖明知海難遞出手，也不料他忿一至於斯，「砰」地交接一掌，海難遞的右掌以「格劈手」與他對了一掌，但海難遞素來以雙手用不同招式稱絕武林，是故左手的「圈拂手」，仍然拂出！

只是瘋玩老人返身出掌之際，身子已轉了過來，海難遞原本是拂他背後七處穴道的，現下他一旋過身來，海難遞認穴奇準，變招奇快，右手格掌，左手改拂瘋玩老人的小腹、承滿、梁門、關門、太乙、天樞、滑肉門七大要穴！

這一下交手，電光火石，瘋玩老人本來臉上仍是笑嘻嘻的，一下子，完全繃住了臉。

海難遞與他對了一掌，已被「童子功」震傷了肺腑，但他的「圈拂手」，便可立即要了這對頭仇人的命！

（未完）

游俠英雄傳

皇覺寺五俠鬥石癩

蹄風·文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 修訂本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瀛給秦邦憲抓起被囚在徐州，甘鳳池聞訊焦急萬分，連夜趕往徐州，途中遇上呂飛紅，兩人一起夜探囚禁司馬瀛的所在，只見守衛森嚴，甘鳳池忙叫呂飛紅請求呂景陽，白泰官來相助，幾經艱辛，終於把司馬瀛救出，並懲罰了秦邦憲，後來經多鐸把司馬瀛被陷害的經過稟奏皇上，康熙果然下諭旨，發還司馬瀛被抄家產……李源和以及駱承業由滇邊被官兵追殺而化裝出奔至錢塘江口，投奔甘鳳池，求他幫助，以便逃去台灣，甘鳳池一口答應，天未亮，就出門直向三江城奔去，以為可在那裏乘船渡海，豈料遇官兵埋伏，雙方又廝鬥一場……

沒有曉得老納也是同錢中人。」老尼護各人坐下，望著李源和道：「李公子，你也無須急於趕往台灣了，老納正聽到傳來消息，牛一書給清軍將領索降，在內應，前幾天已給清軍大炮轟破了台灣府，把朱一貴活捉，從他恢復明朝衣冠，改號永和，至今還不過一個月，也是天數罷。」李源和、駱承業等像冷水澆背，問問淨緣從那裏得來的消息。老尼答道：「各位不必多問，遲兩天自可證實了。老納早年和獨臂尼慧根在昆明大通寺，就曾預過陳圓圓夫人脅逼吳三桂舉事的機密，那時候，呂姑娘還未到衡山學技呢。」她這話說，甘鳳池等立刻記起了當日蓮華僧一起的，有個善使「龍爪功」的尼姑，跟袁無愁公子等人，計誘陸虹報仇，這尼姑扮作陳夫人的親信，誘陸虹夜訪半庵居，原來就是她。

女俠呂飛紅看到家裏老媽子都被縛起，陳美娘已給鷹爪突然架走，大吃一驚，飛奔回到玉皇山向義兄甘鳳池報訊。鳳池聽了，當堂變色，一手把五龍劍背上，便想下山追趕。那個和李公子一道前來的副將駱承業，臨事比較老成，他拉着鳳池說道：「甘賢侄：這番是我們累了你，實覺不安，不過鷹爪們這番行動是早就有了計劃的，賢侄冒昧追趕，正中了他的詭計，不過他們未必敢把嫂夫人加害的，還是商量善法才好動身。」呂飛紅也覺得他說得有理，她擔心義兄落到奸人手裏，終把甘鳳池勸阻下來。

路上交手的是十四王子手下的武士，如今呂姑娘又說，架走尊嫂的人，為首的是個老道士，正和日間我們所遇到的人相同，那麼，我們應向這一條綫去探風，或可以知道一些內幕。」甘鳳池聽了，也覺得輕舉妄動不是辦法，只有和各人商量應付。呂飛紅道：「我們在杭城地面，地方官是不敢招惹的，這次來的想是追蹤李公子的那些人，只不知老道士又是甚麼頭，他的出手非常古怪。」甘鳳池道：「日間那些鷹爪，其中一個往年年在龍王廟時，曾經和我交過手，那時他是皇太子府裏的侍衛。但今天看到和他一道來的，穿的全是十四皇子允禔府裏武士的服裝，襟上有白菊花作標記，那十四皇子是討伐吳三桂

的監軍，這番派這班手下來追捕李公子，可是同來的老道，我却不認得，他的身形招數也看不出是那派的出手，這點非先探個明白不可。」他們在巷裏商談到了掌燈時分，甘鳳池和呂四娘在江南各地認識了很多江湖朋友，正打算往找幫會中人代查一番，突然佛殿口一陣風吹過，倏的躍下一人，疾如燕子掠地，大家都在一愕，慧虹已叫出一聲「師傅！」這個落下來的是水月庵住持淨緣。適才各人聽見慧虹說住持進了城，今天不會歸來的，這時都怕她會怪他們到來騷擾。淨緣已笑道：「居士們說的話，老衲都聽到了，你們也無須隱瞞着我，其實老衲早就看出慧虹的來歷，可是她卻

仇家恨，那會不記在心頭。可是淨緣卻沒有把尹青十年前被騙出宮禁的歷史說出，只教她防範。當下朱虹心裏便有點遲疑，打算和李公子商量另作行動。但淨緣已看到了她的心事，又道：「徒兒，你不必為此事繁縟在心，橫豎台灣已去不得，你和李公子也不妨北上找個出路，那裏有許多豪傑志士，都在暗裏反抗清室的，你們定要交結上一些能人，他日才有力量舉大事。」朱虹給師傅一說，剛才的念頭倏又打消了，只有遵照師傅的指示，暫時不向李公子說出，等待到京後才見機行事，還未算晚。

士留下一個口訣，就是「封閉門戶，靜以待變」，都是為這派怪異手法而設的，所以有人稱這一派做「迷魂手」。他們比起迷踪拳派的勁力雖然不及，但飄忽附貼確有獨到之處。這番跟隨十四皇子手下鷹爪們前來的大概是石癩無疑了。」

然悟道：「那麼，這次鬼旋風金夢彪恐怕也一道來了，他是不敢露面，大師提到了陸驚叟，晚輩便記起他來，石癩一定是受金夢彪那惡鬼惡毒的，明天我打算趕往安慶，向靖南討逆將軍府那裏探聽金夢彪的下落。」原來清廷那時分兵三路討伐吳三桂。順承郡王勒爾錦恢復了湖南，和多鐸元帥科隆多將軍會師滇南，把李定國、吳三桂的兒子吳世璠等部一起消滅了，回師駐紮安慶，十四貝勒允禔是監軍，所以帶同幕下一班武技高手在行轅住下。

淨緣老尼見李公子、駱承業和慧虹都要跟甘鳳池一道前往，知道沒法阻止，便着徒兒慧虹跟她進到禪房來，暗地裏吩咐道：「慧虹，你本是金枝玉葉的身份，這番要隨甘大俠往京，為師的不得不把一些秘密提醒你。甘大俠雖是江湖裏名兒鍾鐸响的漢子，呂姑娘也是江南女俠，不過他兩人都有個武林結義手足，這人和你們是水火不容的對頭，當今皇帝老頭兒的四皇子，他化名叫作尹青在江湖裏出現，好些武林朋友都沒曉得他的身份，對他崇拜，就因他所結交的全是武林裏出色的人物，為師在前年時，從雲台派中人的口裏知道了這個秘密。甘大俠這一去，京華是他舊遊之地，那裏有許多武林前輩，像魚亮大俠、八極頭陀等和他都有淵源，還有朝裏的一部份勢力會幫忙他，就因為看他在尹青的關係上。至於你伴他前去，似乎不會得到甚麼益處的，他的妻子陳美娘給石癩架走，不過是十四皇子那些人想要脅他離開尹青，投到他們的勢力範圍裏，被他利用罷了。所以，你和李公子都是清廷要通緝的欽犯，行動就得十分小心，這不是為師的要你和甘大俠絕交，但不能不把他背景說個明白，教徒兒好得處處提防。」

五騎快馬向安徽疾馳，路上幸好沒有發生甚麼事故，他們恐怕長江各關卡耳目衆多，不敢從水路進發，只循宜城至九華山那一段陸路，是強人出沒的地方，各人恃着本領高強，也不在意。那時安徽境裏



天階外躍下一個黑影，慧虹立刻叫出一聲：「師傅！」

呂飛紅和朱虹下山打聽，外間果然謠傳朱一貴部下自相殘殺，給清軍攻入鹿耳門，檻送北京審問去了。她們又打聽石癩等人消息，連幫會中人都不曉得，知道他們定已離開了杭州

第二天，呂飛紅和朱虹下山打聽，外間果然謠傳朱一貴部下自相殘殺，給清軍攻入鹿耳門，檻送北京審問去了。她們又打聽石癩等人消息，連幫會中人都不曉得，知道他們定已離開了杭州

五騎快馬向安徽疾馳，路上幸好沒有發生甚麼事故，他們恐怕長江各關卡耳目衆多，不敢從水路進發，只循宜城至九華山那一段陸路，是強人出沒的地方，各人恃着本領高強，也不在意。那時安徽境裏

翻身飄下。這幾下動作差不多是同時的，李源和站處只得二尺寬闊，一邊是塔的外壁，流星索不好施展。石癩一式怪身形，已來到了他的身後，只覺腦後一股風，短劍已扎到。這千鈞一髮的當兒，寒光閃動，塔頂人影隨到，石癩手裏的短劍刷一聲被削去了劍鋒，一直飛出塔外。原來下來的正是甘鳳池，適才從另一塔門竄出，料石癩會跟着追來，他翻身上了塔頂，誰想老道回身攔取李公子，他連忙提劍疾下，五龍劍剛接上石癩的短劍，一削之後，翻動手腕扎去，石癩一扭身軀避開，到了李源和身畔，他的短劍給截去了鋒尖，還有尺來長，老道把它拿來作判官筆使用，颯颯幾下向李源和肩重要穴道點去。甘鳳池忍李公子有失，又看到單長齡、嚴大功、陸飛鴻等四人已紛紛從兩邊塔門抄出，原來嚴大功剛才是給石癩的掌風摔跌，但迅即翻起，這時也跟着一起殺到。

甘鳳池大喝一聲：「石癩，我和你素無嫌怨，為什麼把我妻架走！」隨手施出「排水急刺」，把幾個宮廷武士的劍撥開，單長齡等曉得他的五龍劍鋒利，不敢貼上，甘鳳池瞬已搶到石癩背後，幾道虹影掠地急切。他怕李公子着了老道的怪招，所以衝前來夾擊。石癩聞聲略見身形，一掌飛出，甘鳳池領子斜躲，石癩手指攔在塔壁上，石癩紛紛落下。李公子乘這一忽間飛身躍下，落在第五層去了。石癩一面追着甘鳳池的急攻，口裏喝罵：「你們快追那欽犯！」李源和剛站穩，單長齡、嚴大功、陸飛鴻等已緊逼到來。守在那裏的道僮，正走出外廊仰着首張望，冷不防給

李源和攔腰一提，反手擋着單長齡、陸飛鴻的雙劍，把道僮揮成三段。李公子身手非常敏捷，執着血淋淋的一段人體迎面摔向嚴大功，這邊一勢「春蠶吐絲」把流星索打出，走勢像燃在空際的烟花。單長齡就地低身，避開來勢；陸飛鴻却未見過這奇特的兵器，驚地一劍貼上，怎知觸着那鐵蒺藜的流星，很快的給抓着劍身，只聽李源和喝聲「起！」纏着一帶，當堂覺得一股力量把他引起，他知道再不脫手便會摔到塔下，儘會粉身碎骨，只得把手鬆開，那劍迅速即凌空飛出。李源和的流星索還是不饒地從他面門罩下，幸而單長齡從旁截來一劍，李源和乘時閃身退到塔裏。三個武士曉得這少年公子才是主犯，怎肯放走，陸飛鴻身畔還有一柄匕首，於是把李源和包圍在塔裏。

甘鳳池還在塔頂門着石癩，以他的達摩劍法本可剷倒了這怪道士，無奈石癩仗着茅山派的「迷魂手」邪異招數，飄忽如風，外廊通路又窄，長劍沒法運用，老道手裏一柄斷劍不時前後襲擊，每一招又變成無數點打，都向甘鳳池全身穴道點過來，他想起剛才大聲一喝，料伏在皇覺寺外的駱承業等人定會趕來相助，正在招得有點吃力，身上湧泉穴和天池穴已着了石癩兩下，幸他早把全身穴道封閉，覺得一陣痠麻，忽然想起淨緣老尼說過，昔日黃梅居士傳下對付茅山派的兩句口訣，他立刻凝神斂氣，伴作一式敗招，翻身退到塔裏，石癩的影子像鬼魂一般很快的便到，一連幾式怪招，但形勢已是一變，甘鳳池利用塔裏寬敞，展開五龍劍，金光罩體，封

閉了八方門口，石癩果然佔不到上風了。且說呂飛紅、朱虹、駱承業三人躲在皇覺寺外，看到甘鳳池兩人進去後，過了半盞茶時候都沒消息，正在焦急，忽覺塔頂燈光驟滅，跟着出現了幾條人影，在塔上走馬燈一般鑽動，又聽到甘鳳池叱喝的聲音，呂飛紅着急道：「他們露出馬脚了，這是交手聲響。」三人拔出佩劍，越牆便進。天階上幾個守衛，立刻上前阻擋，呂飛紅飛步搶先，迴風劍勢一似波浪翻騰，來回三匝，守衛的紛紛倒地。

到了石塔前，鐵門緊閉，駱承業劈了兩下，動不得分毫，正待轉身躍上二層，兩層又衝出幾個人來，襟頭都綴有白菊花徽記，他們擋了一陣，這幾個也是跟隨十四皇子的武士，雖不是一流好手，但纏着他們一時不易脫身，那時半空一道光影，一口劍墜下地來，呂飛紅但心着甘鳳池，雙足一點，展起「旱地拔葱」急竄而起，和她交手的武士也跟着衝上，怎知呂飛紅半空裏翻身，翻身一劍，把那武士貫甲刺倒。她已攀到了石欄，一個倒栽跟斗翻入二層塔裏。

她一直闖到五層上去，都沒阻攔，先探首一窺，看到李公子一根流星索門着三個人，她掏出一把飛針，連續放出，這種微小的暗器是獨臂尼創出的，因她只得一臂，要打沉重的暗器時沒人家方便。她看到了施針灸術的大夫，拿髮絲般幼小的鋼針進入人體穴道去，可醫百病。她便想到也可拿來封閉穴道，使人着了痠麻，於是製成二寸長的軟鋼針，專打穴道，她把一束針夾在掌裏，獨手使劍時也可以發出，

她把這暗器的名兒叫「龍鬚針」，呂飛紅是完全得獨臂尼傳授的。

這暗器連嘶風音響也沒有，只發出很微弱的震動，一利那間，嚴大功、陸飛鴻驟然覺到手臂一陣子痠麻，很快全身癱瘓倒下。單長齡武功不在金夢彪之下，瞥見游絲光影，忙伏下閃避，怎知李源和的流星索匝地捲上，不敢用劍攔擋，向後驚地滾身，出了塔外，呂飛紅這時才躍身出來，見單長齡已逃得無影，忙問李公子道：「大哥怎樣？」李源和力戰筋疲力竭，把手向塔上一指。呂飛紅沿着梯級搶登，已聽到金刃劃空，靜夜更為聒耳。他回身對李公子打出手勢，一齊放輕腳步，看到甘鳳池劍影裏遍全身，只辨人影，老道在他前後亂繞，身形變動得甚是精奇，不禁暗裏吃驚，他拿起龍鬚針一連發出，看看飛襲到老道身前，石癩袖子拂了幾拂，飛針都給疾風卸開，打斜飛去。待要挺身殺出，塔外又躍進兩人，正是駱承業和朱虹，知他們已經把塔下的敵人解決，她心裏頓壯起來，立刻和李公子搶出，五個人把石癩圍着廝殺。這番任老道有怎樣迷魂怪招，也敵不過五個一流高手，呂飛紅的迴風劍和甘鳳池的達摩劍，迫着老道，刷一聲響又把手上的短劍再削去一截。石癩叫出一聲尖銳的怪叫，朱虹眼前一黑，劍被老道奪去。呂飛紅看了，急切出，勢「攔門劍」，擋在朱虹面前。石癩就乘這一轉眼間，飛身沖起直竄塔下，身形好像一頭大蝙蝠，在夜色裏消逝。

五個人搜遍石塔，都不見陳美娘的影子，甘鳳池怒氣填胸，執起軟鞭在五層裏常一般，可是已留下了一個陰影。

嚴大功的脛骨給劍柄敲了兩下，當堂眼水直流，口裏央求道：「爺爺不要打了，我就說罷，甘大爺的嫂孀今晨已由文侍衛押送京裏去了。」甘鳳池聽見，想起剛才進寺時，見單長齡說過，料他不敢胡說，一脚把兩人踢到一邊，說道：「饒你一命也得，但要暫時委屈一下。」跟着把兩人的腰帶解開，細個結實，又在寺裏巡查一遍，只留下幾個屍體和一些香火雜工，料石癩和單長齡都已逃了，再逗留怕監軍府會派人來到。甘鳳池李源和把嚴大功陸飛鴻挾起來，五個人就在石塔山邱上翻出城牆，向劉家寨方面走去。

路上李源和道：「我們這番雖然幹掉了幾個鷹爪兒，可是嫂夫人却沒下落，連那老道也給脫走了，現在打草驚蛇，嫂孀在他們手裏，奈何不得。」呂飛紅道：「我們不可以把這兩個東西換回大嫂嗎？」李公子笑道：「這番嫂孀被劫去，不會是那麽簡單的，這兩個狗才值得允視他們看上嗎？就是石癩給我們架走時，怕也換不回嫂孀呢。」這番話說得甘鳳池像冷水澆背，熱血又沸騰，他把肩上的嚴大功摔下來，說道：「還是幹掉了他省得累贅！」就想一劍揮去，駱承業忙阻着他道：「甘

的嚴大功，大喝一聲：「狗才！你今天認得甘大爺嗎？如想留命，快把我妻的下落說出來，你大爺或會饒你未定。」嚴大功和陸飛鴻已給龍鬚針打進穴道，混身痠痛，這時直着頸子，把眼瞪着甘鳳池。駱承業上前抓着嚴大功的脚，把它拉挺起來，倒轉劍柄在他脛骨上一敲，這種滋味却十分難受。

嚴大功的脛骨給劍柄敲了兩下，當堂眼水直流，口裏央求道：「爺爺不要打了，我就說罷，甘大爺的嫂孀今晨已由文侍衛押送京裏去了。」甘鳳池聽見，想起剛才進寺時，見單長齡說過，料他不敢胡說，一脚把兩人踢到一邊，說道：「饒你一命也得，但要暫時委屈一下。」跟着把兩人的腰帶解開，細個結實，又在寺裏巡查一遍，只留下幾個屍體和一些香火雜工，料石癩和單長齡都已逃了，再逗留怕監軍府會派人來到。甘鳳池李源和把嚴大功陸飛鴻挾起來，五個人就在石塔山邱上翻出城牆，向劉家寨方面走去。

路上李源和道：「我們這番雖然幹掉了幾個鷹爪兒，可是嫂夫人却沒下落，連那老道也給脫走了，現在打草驚蛇，嫂孀在他們手裏，奈何不得。」呂飛紅道：「我們不可以把這兩個東西換回大嫂嗎？」李公子笑道：「這番嫂孀被劫去，不會是那麽簡單的，這兩個狗才值得允視他們看上嗎？就是石癩給我們架走時，怕也換不回嫂孀呢。」這番話說得甘鳳池像冷水澆背，熱血又沸騰，他把肩上的嚴大功摔下來，說道：「還是幹掉了他省得累贅！」就想一劍揮去，駱承業忙阻着他道：「甘

的嚴大功，大喝一聲：「狗才！你今天認得甘大爺嗎？如想留命，快把我妻的下落說出來，你大爺或會饒你未定。」嚴大功和陸飛鴻已給龍鬚針打進穴道，混身痠痛，這時直着頸子，把眼瞪着甘鳳池。駱承業上前抓着嚴大功的脚，把它拉挺起來，倒轉劍柄在他脛骨上一敲，這種滋味却十分難受。

境，壯士竟為之庇護，罪名非輕，姑念壯士與雍親王至交，料屬一時受匪黨甘言相誘。本藩為免壯士身罹重典，特着人將爾妻迎居京畿，冀壯士早日覺悟，將逆賊李源和駱承業兩人擒解本府，將功贖罪。本藩當體念壯士與四皇子交遊，將來奏請皇上封贈，效力天朝，共享富貴，倘仍執迷不悟，誠恐壯士今後將難與爾妻重聚，甚且身敗名裂，永留玷污，誠為壯士不取也。望三思之，佇待押同逆犯前來監軍府，聽候佳音。」

李源和一面讀，執信的手一邊顫抖，駱承業、鄭大郎等在旁看了，知道定有事，李公子把來信念了一遍，仗劍離座站起，說道：「允禔那斯要甘兄把我們拿解監軍府呢！」他一邊轉身來對甘鳳池道：「甘兄，他們還說你和四皇子雍親王有交情呢，這點連小弟也不知道的。」甘鳳池聽了，忙解釋道：「李公子，那時我只認識他叫尹青，並沒曉得他是四皇子呢。」李源和微微一愕，但仍沒形諸神色，帶着笑容道：「甘兄，這也難怪，如今放着現成的官兒，只要兄長動手，便可取得功名富貴了。」甘鳳池忙道：「李公子，我甘鳳池是個氣色兒女，要是這樣出賣朋友的王八，如今也不會隨各位來到此地了。」

駱承業怕甘鳳池有點難過，立刻上前陪話，甘鳳池當着各人面前把信撕毀，抽出劍來一手削出，把方桌子劈去了一角，說道：「我姓甘的如是出賣朋友的狗子，將來就像這桌子一般分開兩截。」李公子這時才上前謝過道：「剛才的話不過相試，萬望甘兄勿怪。」這一晚大家雖然像平

第二天，天才放亮，甘鳳池在枕上聽到寨堡外馬蹄聲響，以為是擒幫裏的人馬來往，不以為意。他起來到了廳上，不見了李公子等三人，正在詫異。鄭頭目已走過來問平安，從身畔掏出一封信交給甘鳳池，他打開一看當堂目定口呆。原來這信是李公子留下的，內裏只簡單的說：「不想負累甘鳳池。所以和駱承業朱虹投到別處，後會有期。」甘鳳池看了，心裏冷了半截，又不好意思問他們到那裏去了。鄭大郎走過來說道：「甘大俠，駱將軍和李公子臨走時說，他們這次果到尊嫂被擄，於心實覺不安，惟望甘兄早日赴京營救，將來如獲重聚，請送個信息到來這裏，給我們知道了好安心。」甘鳳池也不便多問，想起臨離玉皇山時淨緣老尼算課中的預言，說他們未到京便要中途分手，這識語果然靈驗了。

他即日便別過鄭大郎，離開劉家寨向北趕路，那晚在路上小鎮歇宿，打開行囊，忽然露出了一封信，他認得萬壽山莊裏所用的封銜，連忙展開來看，原來是尹青的信，內裏說他新近在九華台結交了太極手王春明，女俠冒蓮和雪地飄風周潯等人，結成異姓骨肉。又說年羹堯已出任大將軍，入疆平回亂，白泰官等又去了準噶爾部落偷取龍駒，短期內他未能返回京去，特馳書教甘鳳池到京一行，待他回京時與王春明等人會面，大家結識一番。信後又說，這次他把蒙古王妃迎接回來，請甘鳳池記緊前來見這位案外的絕色美人。甘鳳池拿着這封書，心裏好生奇怪，

怎麼竟會藏在自己行囊裏面。他想了半天，看來定是京裏馬快帶來的，落在檢幫手上。李公子定是看到了這封信生疑，才投奔別處去的。甘鳳池這樣猜想，他那裏知道這書投交不到，驛站把它轉到監軍府，十四皇子允禔故意派人傳到劉家案，好教甘鳳池李源和互相猜疑，實行他的反間計策。甘鳳池匹馬加鞭，曉行夜宿，不日已趕到北京。

施慶術四皇子蒙冤

話說滿清入主中國，二傳至康熙，他是個英明帝王，祇要看他登位未幾，能够重用「鐵馬神功」史雲程，把權臣鰲拜的勢力消滅，便可見到他的政治手腕了。這時候，國內反叛的勢力都已失敗，吳三桂、耿繼茂、尚之信，先後伏誅；蒙古額爾額王朝又遣使乞和；年羹堯率領大軍入疆平亂，正在班師，他便想到了立太子的事。原來這一位福壽雙全的皇帝，共生了三十五個兒子，最小的還在吃奶。這些兒子剛巧是由十二位皇后妃嬪所生，皇后阿舍里只生一子，名叫允禔，算是嫡長子。允禔兩歲時，皇后便歿，康熙夫婦情深，即位十一年便召大學士高士奇入宮，草詔冊立允禔做皇太子。後來又生了四皇子胤禛，本來他所有兒子的排名都冠以「胤」字的名，名字一律有「示」旁（從示），不過滿洲文字有另一種讀法，漢人大概因胤字和允字同音，所以稗史許多寫允字的，這些我們也不必去管它。那四皇子胤禛是衛妃所生，傳說康熙在第一次南巡的時候

，在民間看到了一個女子，稱得世間絕色，「清宮秘史」裏更說衛妃身體有異香，她的衣服穿過一次便不再用了，那些宮女爭着取來收藏起，餘香日久不散，這些或者就是故其詞罷了。不過衛妃究竟是漢族女子，如果生得不美麗，康熙便不會賞識到她；胤禛生下來，衛妃才進宮，因此那些妒忌衛妃的人便說這個是「外種」。康熙雖然愛寵衛妃，可是心裏也放着一條刺，認為不是純滿洲的血統。後來他又陸續生下了胤祉、胤禔、胤禛、胤禵、胤禟、胤祥、胤禩、胤禪……要全數名字寫出，非找部清史來照錄不可。各皇子中，八阿哥胤禩和九阿哥胤禩，生得儀表不俗，賦性聰明，善知人意，康熙對兩人格外寵愛。到了七八歲年紀，便派高士奇作他們的師傅，又選出一班儒臣教習禮儀。胤禩不特模樣兒俊俏，性情也特別精乖，他對當時陪侍康熙談論經史的幾位博學鴻詞館的老先生，很會討好，因此這些老儒常在皇帝面前稱讚他，說他才華蓋世，孝悌過人，康熙平日最重孝道，心裏愈是對八阿哥寵愛，可是皇太子已冊立了允禔，那好朝令夕改。

過了多年，各皇子都大了，康熙為要造就皇太子的地位，幾次南巡都帶在身邊，多方誘導；那一次俄國連結準葛爾部入寇，御駕親征，也派允禔監國。他的用心，是想允禔將來像他一樣的英明，把大清帝國基業穩固下來。誰料這個大阿哥自小沒了母親，驕縱過甚，祇知愛好聲色犬馬，鬥雞打樺，沒有關心到國家大事，却受了朝裏一班嬖倖奉承，收羅了九流三教，

招聚武林裏一些熱中功名利祿的好手，造成羽翼，橫行京畿。他底下的人犯了事，不論給刑部或是九門提督拿去，祇要打着大阿哥邸裏的名兒去取人，便不敢不交出。他的幾個兄弟中，五阿哥允禵是個書獃子，終日研經讀史，不懂世事。一次他覺得身上皮裘的毛色不好看，命內監吩咐總管替他織造一件純鵝黃毛的，內監稟說皮裘是把狐狸貂鼠的皮綴成的，他還是半信半疑，可見他除了書本之外一些也不懂。

六阿哥允禩好研究易理，七阿哥允祐為人淳厚，和易可親，宮裏上下人等有事都靠他遮瞞說好話；康熙對這幾個兒子認為過於柔懦，不足成大事。但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禩就不同，他們心懷大志，要在康熙面前討得信仰，表面上規矩步。一天，皇太子允禔請他兩人到府裏吃酒，剛巧外面大雪紛飛，席上酒肴雖多，大阿哥還覺得不適口，說道：「這時候最好燙一壺六朝居的陳紹，拿全聚德的烤鴨來下酒，就挺有意思了。」他的門客聽了都皺了眉兒，因為時已深夜，街上的店舖家家都關上了門，誰個還做你的生意呢？可是允禔手下兩個侍衛却說，他們有法兒可以取得，說了呼的一聲便上瓦面去了，不夠半個時辰，他們從簷頭躍下來，一個手裏挽着一瓶紹酒，另一個挾着一頭宰了的填鴨子，光是未曾烤熟。原來他們已去過了六朝居和全聚德，偷進去放下了銀子便把東西拿回。八阿哥和九阿哥看了，自嘆空有通身本領，手下却没有像這樣的能人俠士作自己羽翼，要是將來得罪了允禔，他要拿自己的頭顱時便易如反掌了。從這時起

，胤禩便向納蘭丞相勾結，胤禩向他的舅舅科隆多請教，互相結黨，蓄蓄死士，不上幾年，他兩人都已延攬了不少天下武術名手，替他們效力。

滿洲民族向來過慣了騎射生活，所以個子特別長得高大結實，那時各皇子都不過上了十六七歲年紀，看來已是成年人一般樣貌。四皇子胤禛因是衛妃所生，各宮嬪都看不起，說他是帶着奴才的血統（滿洲人稱漢族是他們的奴才），在宮裏游玩也是一個人孤零零的。衛妃看眼裏，感到勢孤，恰巧這時有一個滿洲將軍多鐸，是皇后阿舍里氏的族兄，衛妃位列西宮，暗地和多鐸結納，稟告康熙皇帝，認了多鐸做阿哥，拜過祖宗，從此他算是滿洲人。衛妃為要樹立勢力，趁皇帝對她寵幸的當兒，不時給多鐸提升，幾年間便做了元帥。四皇子也不時到多鐸府裏，跟他學些馬步弓箭；這個多鐸是滿洲族裏數一數二的戰將，不特馬上功夫來得，還練得一手長白派劍法，四皇子跟他從童年起便練各種武功功夫，一學便上手。康熙見他愛好這一門，也希望有一個兒子懂得武事。因此朝裏各皇子漸漸形成了幾個派系，暗中在那裏各自發展，康熙還是蒙在鼓裏。

不久，大阿哥允禔行為愈加荒唐，傳到康熙的耳裏。這個老頭子生性猜疑，這是歷朝皇帝少不了的通病。胤禩的母親惠妃和胤禩的母親衛妃，天天在枕邊告狀，數說大阿哥的種種不是，希望廢去嫡子，她兩人的兒子便都有承繼做皇太子的希望了。初時康熙的心裏還沒有被打動，後來衛妃等又發動了朝臣，播弄謠言，聯成一

氣，日久把允禔的不是吹進康熙的耳裏，老頭子便暗裏窺察大阿哥的行為，果然在外攪得烏煙瘴氣，他一怒之下，立心要把皇太子廢掉。朝裏祇有一個大學士高士奇諫阻，一時還沒決定誰個皇子可以補上儲君的位置，因此沒下詔廢立。

自從衛妃惠妃聯同陰謀奪嫡，四皇子也漸漸和幾個兄弟接近起來了，表面感情很是融洽，不時和胤禩胤禩行坐一起。一天，四皇子來到胤禩的府裏，剛巧胤禩外出未返。他進胤禩的書室，翻翻書籍，不久眼倦來，便睡去了。

他醒來時，覺得室外人聲嘈雜，原來胤禩已返來，一同回來的還有幾個人，四皇子認得其中一個是納蘭丞相的公子，另兩位口音雄壯，像是胤禩手下的俠士。忽又有一種生硬的口音，不似是滿洲人說的話，正感到納罕。便聽納蘭丞相問道：「大喇嘛，你的法術究竟十足靈驗嗎？」那生硬口音答道：「丞相，我已說過了，祇要查清楚了出生時日，照那法兒去幹，七十四天儘快喪命的。」分明是宮裏大喇嘛「巴格隆達」的聲音。那時一種雄壯的語聲又起，說道：「八阿哥，何必去費這些時日，只要你說一聲，包管半個時辰裏奴才便把允禔的頭顱取回來，豈不省事。」

「只聽納蘭丞相喝喝：『白鵬，你說話不知好歹，莫說皇太子府裏有不少高手，就算你幹得到時，總不免留下了痕跡，將來老頭兒查起來，我們怕會不了，還是大喇嘛的法術最完善，使他慢慢地死去，一絲兒痕跡沒有。』」納蘭丞相說到這裏，胤禩把他的话頭打斷說道：「就是這樣幹好

了……」不料室裏忽然咳出一聲，胤禩走進一看，誰料是四皇子在那裏，嚇得臉上當堂變了色，忙道：「四阿哥，你幾時來的？」邊說邊執着胤禩的手一同出室。納蘭丞相，巴格隆達，金槍白鵬等人看見是他，都一時目瞪口呆。納蘭丞相背地裏向兩個宮廷好手打着眼色，四皇子見他們像要拔取佩劍，立刻站在胤禩身旁說道：「八弟，我們早就說過了行動一致的，怎麼你要瞞着我，今天我來看你，也是爲着商量要早點兒動手的，省得老頭子遲疑不決，難道你反會思疑我會不帮你手嗎？」胤禩和各人聽見四皇子這樣說，才舒了一口氣，白鵬的手也放下來了。

四皇子見危機渡過，又道：「那麼，事不宜遲，大阿哥的出生時日，去問那敬事房總管便知道了。不過八弟這樣做，也不算什麼上策兒，我們兄弟多，將來大阿哥死了，還要看老頭子的喜歡，誰個補上儲君的地位，都沒敢說。萬一老頭兒暫把皇太子的位虛懸起來，那時我們豈不是枉作小人？何況老頭兒身體壯健，說不定做多三幾十年皇帝，也不過八、九十歲罷了，誰想繼位，真是望穿了眼睛兒怕還沒到呢。」

四皇子這番說話，不過是一時計上心頭，想把八皇子一班人的陰謀打消，免將來事發時連自己也牽進漩渦罷了。那知胤禩聽來，句句刺中心頭，想四皇子說得很道理。當下便答道：「四阿哥，這樣看來，要怎樣才是善法呢？難道你不着急嗎？須知允禔死後，最長就是你了，如果立長的話，將來太子是由你繼承的。」八皇

子故意用這話來試四阿哥雅親王的，但胤禩心裏明白，立刻應道：「八弟，不會是我繼承的，我從來便不作這妄想。第一，我是側室所出，你不聽人家說我是外種嗎？滿洲祖訓定下來，漢族妃嬪生下的兒子，承不得大統。只有你和老九，最得老頭子歡心，最近又有意思將惠妃正位東宮，那時你們便算嫡長，如說到老五老六幾個人，老頭兒向來說他們幹不得大事，決不會冊立到他們的。那麼，着急的應該是你，別拿我來開心罷。」

各人傾聽他的一番議論，都在暗裏贊好，納蘭丞相點點頭說道：「雅親王說得對，他是沒資格做儲君的，就算老頭兒要違背祖訓，我們滿洲大臣也會起來反對哩。我們還是商量下去罷。」胤禩胤禩心花怒放，拍着四皇子的背道：「好哥兒，將來我若得承大統，就封你做並肩皇帝好嗎？」四皇子忙回道：「老八，天無二日，你現時金口說過，將來怕會令我受不了，我還是早些回家去罷，由你們去商量好了。」胤禩急得拉住他，打躬認過不是。胤禩無非想借故脫身，又給八阿哥扯着不放，只得說道：「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我們大家坐下來，總商得個好辦法的。」八皇子忙叫擺上酒席，喝退下人，關上室門，大家邊喝邊談。

這納蘭丞相是個異常陰險的巨奸，和他的兒子納蘭明珠一個是魔鬼，一個是善人，明珠可說得「出污泥而不染」。這時老奸摸着唇上短髭說道：「照我看來，大丈夫一不做，二不休，要幹就幹得徹底，若再等得三幾十年，老夫也會就木了，人

壽幾何，那時就算八阿哥登上大寶，已是半百之年，什麼都比不上少年時候了，富貴榮華又有什麼用處！」

四皇子從來喜怒不形於色，但也脫口而出的道：「這樣如何使得！」納蘭老奸又道：「和尚吃狗肉，吃一件也是穢，兩件也是穢，難道除掉了允禔便不算犯法嗎？將來事發了我們都得受到凌遲，但除了老頭兒，那時朝裏大權都在我們掌握，誰個敢道出半句話來。你們除非不想幹大事，否則定要依老夫的妙計。」他愈說愈露骨，廉親王也有點不自然，答道：「丞相，這事待找老九到來，大家從長計議好嗎？而且多鐸元帥和科隆多將軍兩人，不知是否會贊同……」他還沒說罷，納蘭丞相已提起酒杯重重地放在桌上道：「八阿哥，估不到你竟這樣柔懦，你要和老九商量，難道想多一個人來和你爭奪王位嗎？多鐸元帥他是四阿哥的舅舅，科隆多得到今日的地位，都全仗我在老頭兒面前替他說好話的。說到禁衛軍方面，又都握在明珠手裏。不是老夫誇口，祇要今晚座上各人一條心擁護你，便什麼大事都幹得出來了。你那三十多個兄弟，包管沒有人敢說一句什麼。何況大喇嘛幹的不會留下了一絲兒痕跡，祇要將來駕崩後，到寢宮把那東西取回來，便神不知鬼不覺了。」

八皇子胤禩本是個心地狠毒和機巧善變的人，給納蘭丞相一說，更加肆無忌憚，血脈賁張，條的起座來，拿永樂乳劑團龍酒杯向地上猛擲，碎成片片。他望着各人入道：「今晚座上的人，誰個把秘密洩漏出去，有如此杯！」說了提起酒壺在各人

面前斟滿了一杯，納蘭丞相忙取過一隻酒杯遞上，胤禩也斟上自己的，大家一飲而盡，起了一片歡呼。那老奸巨猾看着四皇子，見他面上沒有什麼表情，便詐作回顧幾個宮廷侍衛道：「你們都願意出力嗎？」金槍白鵬那時已給他收買上了，忙起來拔劍一揮，把燭臺的劍斷了，應道：「誰個口不對心，我誓把他的人頭作燭臺一樣斬落。」眼光掃到四皇子面上，胤禩當堂打了一個寒噤，知道納蘭丞相在向他示威，想到自己的武藝子還沒比得人家上，肉隨砧板上，惟有慢慢設法對付，這下裏只得對八皇子說道：「八弟，如果我不幫你，將來便會得不到好死。」胤禩和老奸聽了，才滿心歡喜。

過了幾天，八皇子把胤禩請到府裏來，引到密室，從木匣裏拿了一個小人兒出來，遞給胤禩看。四皇子心裏已明白是什麼的一回事，拿着木頭人一看，是黃楊木雕的，祇有寸來長，全身剛塗上了桐子油。他細看木頭人的胸膛上蘸了一些血漬，就在那血點上面貫了一口花針，直穿到背面去。身上寫滿了許多符咒，頂上又有小小的兩行血字，寫的正是康熙的生辰八字。四皇子看了，心裏正在戰戰兢兢。八阿哥突然從他手上把木頭人取回，復放在木匣裏。才說道：「這東西就是大喇嘛巴格隆達今兒早上交來的，他說已蘸上了雄雞黑大血，念了咒語，只須放到老頭兒的御榻上去，他在外間天天念動咒語，七天之後，老頭兒便會覺得心神恍惚，漸漸心胸刺痛，一月後成了昏迷狀態，不醒人事，心裏也劇痛起來，一上四十九天便自然氣絕。」

等會同刑部審訊這宗案子，限期得到水落石出。那時康熙的權威至上，朝裏公卿無不懾服。所謂六部九卿和那幾個奉旨專查此案的大臣，那敢不盡力去偵訊。納蘭丞相和八阿哥等人作賊心虛，更是日夕震驚，幸而他們早就佈好了陷阱，這時大家都避免見面，免啓外間生疑。四皇子也是那晚親眼看見搜出木頭人的，悔恨不早些把秘密向母親和舅舅說出，又怕將來會連累到自己身上，因此弄到寢食不安，他還不知道禍在肩頭，中了納蘭的圈套。

原來那天八皇子把木頭人拿出來交給他看，木頭人身上塗着的桐子油還沒有弄乾，四皇子接過一看，指紋便給印上。納蘭便這毒計，就是納蘭老奸教他的，防四皇子會告密，所以騙取了指模，就算他揭發時，也只害了自己，不會連累到他們身上去。往日指紋的研究，雖沒有今時的發達，但中國早就懂得了指紋這樣東西，知道世間上每個人的指紋都不相同，所以無論官衙具結，民間契券，遇到了不會寫字的人，全都是打印指模便算有效的。在滿清一代之中，留印「指模」已是官衙裏一種普遍的手續。

且說幾個大臣經過了嚴密偵訊後，首先發覺了木人兒上面有兩個很明顯的指紋印上，料是桐子油未乾時便摸上去的。他們把出入宮禁的人指模都取到來，查對之下，大家都吃了一驚，尤其是多鐸元帥，因為這個大指指和食指的指紋，是他的外甥四皇子的。他想落這事非同小可，連衛妃都不敢先通知。立刻和各大臣晉宮密奏康熙定奪。

了。」四皇子見他說時，還帶點得意的神色，不禁暗罵：「你這畜生，竟敢起殺父殺君的大逆不道來了。」不過表面上又不敢現出怒容，便把別的事兒來問道：「這木頭人兒怎麼要塗上了桐子油呢？」四皇子本是無意，但胤禩却答得很為勉強地道：「這……這個我也不知，大概是恐防把那狗血搽去罷。」他一面把木匣藏好。四皇子又問道：「八弟，你已經找到人來替你去幹嗎？」胤禩點頭應道：「這事容易呢，你曉得宮裏不少是我的心腹，只要我們不洩漏，誰會知道呢？」四皇子恐他生疑，忙說道：「八弟，那天晚上吃過你一杯酒的人，都是真心為你效力的。」他這樣說，就表明連他也在內，好安慰胤禩的心。那知八皇子答道：「四阿哥，我並不愁在這一點，老實說，就算你要告密時，我早就有了方法來對付了。」

四皇子離開了八阿哥府裏，回到宮中，想起剛才的一句話，果然不敢把秘密向舅舅多鐸說出。他知道胤禩詭計多端，目前自己還不是他的敵手，只有把這事丟在心裏，連對他母親也不敢提起。

瞬就半月，康熙果然覺得神智不安，坐臥不寧，到夜裏心裏便隱隱作痛。初時請了幾個御醫診治，都說六脈調和，斷不出什麼病狀。服過了幾帖藥後，不特絲毫沒見效驗，病狀反而日重一日，連飲食也吃不了；面色憔悴，各大臣見他多日沒有臨朝，紛紛入宮問候，衛妃惠妃兩人，更侍在御榻，輪流服侍。那衛妃就是四皇子的生母，她懷疑惠妃作怪，暗地裏在處窺伺，却看不出什麼。可是每夜到了子時

康熙一聽，親手拿着兩個指紋一對，當堂氣到不能出聲，他震怒若狂，連喝：「把逆畜拿來！」那時四皇子剛去了多鐸府中，康熙傳諭禁衛軍趕去把他抓起。納蘭明珠和四皇子年紀差不多，他見康熙盛怒，也不敢袒護。一會把胤禩帶到，跪在御前。康熙還沒等他跪下，早已一脚迎面踢去，四皇子當堂滾身仆地，口面流血。高士奇和多鐸見了，忙上前伏在御前叩道：「萬歲爺請不要動怒，致傷聖體！」康熙還是氣往上衝，說不出話。高士奇又稟道：「萬歲爺，那木人上面的指紋雖然是四阿哥的，怕內裏還有隱情，還請先把四阿哥問過口供，才處治未晚。」康熙在不斷地拂手，連呼：「拿去斬首！」後來經不起各重臣計情，才教諭把四皇子禁到天牢，交五個大臣審問，衛妃因最初發覺，幸免和四皇子同謀。但康熙說她生了這個殺父的逆子，因此也傳諭把她移到普福宮靜養，這就是俗語說的打落冷宮。

四皇子禁到天牢後，還要定期由五個大臣審問口供。多鐸元帥念衛妃對他的提拔，很感不安，他知道神策營禁衛軍統領納蘭明珠平日和四阿哥要好，靜中找到明珠商量。納蘭公主道：「我想四表兄並非這樣狠毒的人，內裏或有隱情未定，不過皇上正在盛怒之下，誰敢說話呢。」多鐸道：「明珠，我正想私下裏見四阿哥一面，問他為什麼要幹這樣愚妄的事，還求你通融一下，讓我進到牢裏去。」明珠答道：「元帥，你不要在牢裏逗留得太久，免聖上知道時連我也不得了。」多鐸點頭應允，納蘭明珠便引他進入天牢。

她使見皇帝開始昏迷，夢中頻叫着心痛，到了雞鳴初唱，才漸漸清醒過來，但已痛得面容枯槁，她心知有異。這天她把多鐸元帥召進宮來，看看左右沒有人，偷偷把看到的情形對他說出。多鐸便道：「娘娘，我看這事有點蹊蹺，間常聽人說，有一種咒禁生魂的魔魅邪術，受禁壓的人，情況便和老佛爺一樣的。不過作法的人定要取得受禁咒人的生辰八字，還須把鎖壓的東西放到床褥上去，娘娘何不試試搜檢御榻，看是否有人想禁壓老佛爺的生魂。」衛妃向來對康熙深情一片，她覺得事情重大，不敢單獨進行。便和惠妃商量，下旨多鐸元帥把納蘭丞相、大學士高士奇、科隆多將軍、和幾個親王都召來。各王公大臣都不知是什麼的一回事，他們守在御榻前，等到半夜，看到康熙開始昏迷呼痛。衛妃這時把疑心魔咒的事說出，請各大臣前來查看，她要搜查一下御榻，看有沒有鎖壓的東西藏着。各大臣聽了，無不驚訝，納蘭丞相臉上當堂變色，幸室裏燈光暗淡，各人正注意御榻上的康熙，沒有察覺。

口聽納蘭丞相奏道：「兩位娘娘，我看聖上正在昏迷當中，不宜把御榻亂動，何不等到天明，待聖上精神稍好了，這時才動手檢視未遲。」多鐸元帥見事情已宣佈出來，若不立刻查個明白，給奸人復把鎖壓的東西偷去，那時反會說衛妃造謠惑眾。於是主張即時搜查，請衛妃兩人把康熙護持着，由皇太子允禔親手翻開墊褥，檢視一遍。高士奇、科隆多、君各親王都贊同了，納蘭老奸不敢再出聲，祇希望皇

太子一時大意沒有發覺那木頭人的所在。皇太子允禔先把御榻底下照視一遍，然後在一層一層的墊褥裏，揣手撫摩。他揣到那張鶴毛毯子，覺得有東西觸手，連忙拿出來一看，所有環立御榻前的王公大臣都一齊驚愕了，大家看到這個寸來長的小木人，面上全都變了色。衛妃接過木頭人，連忙遞給大學士高士奇識道：「高師傳，你看上面寫的什麼？」高士奇俯伏接過，看了一遍奏道：「啓稟娘娘，木人兒上面寫的是萬歲爺的生辰八字，還有很多西藏文的符咒。」各王公大臣更是吃驚，高士奇究竟是點見識，傳令宮人快到工匠管事房裏拿鉗子來。半晌，他已把木人胸前的小花針拔出。只聽榻上的康熙喊出一聲：「痛死我了！」把眼睜開，看到御榻前環立着許多大臣皇子，吃驚道：「衆卿家，難道是我剛才咽了氣嗎？」各王公大臣一齊俯伏着奏道：「老佛爺，你已沒事了，請聖上好心地將息，善攝聖體。」康熙這時覺得精神一陣子恢復，各大臣怕他受了刺激，不敢把搜出木頭人的事立即奏稟，背後裏面議論把木頭人交多鐸元帥收管，待康熙好了，才審問這件案子，當下各人請過聖安，退出寢宮。

不久，康熙皇帝精神很快的復元了，衛妃看已是時候，便把多鐸和高士奇召進宮中，把當晚發現木頭人的經過奏告皇上。康熙聽了，一怒非同小可，立刻傳旨宣召各大臣進宮，一面敕令禁衛軍統領納蘭明珠把北京城裏所有喇嘛廟的喇嘛，連宮裏黃教上苑的都一起拿起來。又派高士奇、多鐸、納蘭丞相、科隆多、和誠親王

當多鐸見了外甥胤禩，見他一個人禁在石室裏，不覺心裏一陣酸楚。四皇子哭訴當日在八阿哥府裏怎樣聽到他和納蘭丞相商量，後來又怎樣把木頭人給他接着，訴說了一番。多鐸見這事是納蘭丞相主動的，一時愕然了。他再三問四皇子有無說謊，胤禩指天為誓，多鐸也相信外甥在他面前不敢欺騙，只得吩咐四皇子到了審問時，要從實直說。他出了天牢，納蘭明珠已焦急地在在外守望着。多鐸忽忽離開，臨行央求明珠照顧着四皇子，防奸人施計陷害。

那五位奉旨審訊這件案子的大臣，不久便錄取了四皇子的口供，進宮奏報。康熙把納蘭丞相和八皇子胤禩等一千人宣召入宮，把奏摺擲到老奸面前。納蘭丞相作成震慄的樣子，跪下叩頭流血，指四皇子卸罪嫁禍，乞把大喇嘛解來訊問，便可水落石出。康熙立刻叫將巴格隆達抓來，當面質問。那知這喇嘛一口咬定是四皇子要他幹的，多鐸喝令禁衛軍亂棍毆打，仍是抵死不認和納蘭丞相有關。康熙愈加震怒，站起來連批胤禩的面頰，打得面上當堂留下了掌印。高士奇等大臣勸阻着，康熙罵道：「你們這班逆子，都想我死了，留你們何用！」跟着斥責了納蘭丞相一番，喝令滾出。那老奸好像大赦一般，連忙叩頭謝恩。

康熙要把四皇子即日凌遲，幸得多鐸各大臣以死力爭，奏請將巴格隆達喇嘛再審問清楚，才再定罪，總算暫時保留了四皇子一命。多鐸離開皇宮後，又會同各大臣嚴鞠那施禁魔術的喇嘛，巴格隆達自問

必死，他平日給納蘭丞相假施恩惠，甘言誘惑，這時只得死口咬緊，不料受不起極刑，第二天便一命嗚呼死了。巴格隆達既死，四皇子更冤沉海底，連五位大臣都不敢立刻把喇嘛死訊上奏康熙。他們暫時蓋得密密地，希望等到皇帝怒氣稍平，才說巴格隆達長罪自縊。不經不覺過了幾天，康熙心裏煩悶，連日沒有早朝。四皇子在天牢裏如坐針氈。他被囚禁的天牢是一所地下石室，屋頂露出地面不過幾尺，開了通風穴，隔着兩重鐵門才通到牢裏的石級。他每天的飲食，納蘭明珠派有親信衛士檢視。那天御膳房又把食物盒子送來，內裏有幾式點心，說是多鐸元帥吩咐造給四皇子的。守卒照例查看一番，見是幾式餡子的果餅，造得頗為精緻。本來飲料要經過椰壳銀挑，飯菜用牙筷攪過，驗出無毒，才送入牢裏。那守卒見天天都是這個小太監親手送來的，又見點心作得精巧，所以只把銀針在餅皮外輕輕一刺，便交管牢的遞進。四皇子吃了中飯未幾，把食盒擱在一旁，沒有打開來看。到了夜候，他思潮起伏，不能入睡，起來挑亮燈兒，把桌上書本一看，都是孝經和太上感應篇之類的勸善書，翻了翻便不想看下去。他一眼看到桌上擺着食盒，覺得肚裏有點餓了，於是打開來，夾上了一份剛送進口去，忽然手腕微震，箸子上的點心墮下；他不經意地再夾上一件，這番又如前的掉落。正覺得奇怪，以為箸子太滑，他用手拈起來，立刻一聲微響，有物把點心打脫了手，一望那小小的通風穴，外面黑暗得分辨不出東西。心想：「人衰

魔作方，難道是游魂？把我戲弄嗎？」他
不相信，真的有鬼，拿起磚一移，移好幾塊，耳
畔微聞有人在外說道：「有毒影不得！」
抄小石塊，一下打在磚上了，萬成飛片
一點不沾過。他驚呆了，拿出象牙箸了，
擡起點心的碟子裏，現出黝黑色，他才
知道點心真的有毒，回頭計視窗上，又不
見有人影，猜不到是誰個在外面說話。

第二天，他把納蘭明珠請來，把點心給他看過。納蘭明珠也吃了一驚，忙問：「查問，那知御膳房一個大監失了職，東西歸隱，一面嚴令管牢的密切留心，一面暗裏通知多鐸，入宮來商議。那晚深宵，四皇子在牢裏口裡睡着，給一種白素的聲音驚醒了。他跟多鐸練了幾年武技，感覺上比普通入靈敏，只爲有人要來加害，他的靴底藏了一柄利刃，是預備必要時自戕的，抽出來握在手裏，口看到石級上躍進一人，身輕似燕，也不知怎樣進來的。」

他定了定神，才辨認出來的是個中年尼姑，穿了布衲，一邊袖子下垂。剛想喝問，便聽到一種柔和的聲音道：「四阿哥，老衲是來救你的。」他覺得聲音很熟，猛然記起就是昨宵說「有毒吃不得」那種聲音，忙瞪着她問道：「師傅就是昨夜把點心打落地下的人嗎？」那尼姑點了點頭。四皇子這時反覺奇怪，他從來不認識這師姑的，她怎麼會到天牢來救自己。尼姑又道：「四阿哥，這皇宮是我的老家，你今次落了人家圈套，快些隨我出去罷，遲兩天怕你會沒有性命了。」她說着把袖子一揮，四皇子跟在她後面，上了石級，才看到第二度藏冊已打開，但通到外間去的

白雲的信也失落。他子然一身，苦不堪言，一路乞食度日，沿途打聽去廬山的路徑，幸好身體比常人壯，捱得凍餒，俗語說有志者事竟成，他走了不少日子，衣服破，終抵達了江西。那天他登廬山，未到牯嶺，小山刮起風來，陰霾滿佈，飄下雪。他身上衣服單薄，肚裏又飢，走得一半，已倒在路旁，他估不到那裏就是白雲居士隱居的小坡前。江西雖然不常下雪，但冬季裏飄起雪花，也和北方一樣寒冷。他有十一年皇帝的命運，註定他不會死，迷信的說是百神呵護，這是無稽之言，總之，命運安排是真的。剛巧白雲居士命年羹堯下牯嶺去打酒，年羹堯挽着風燈，身畔掛一酒葫蘆，回到土坡下，眼前覺有兩頭東西竄過，大如狐狸。他身上配有短劍，便要一試身手，他拔出配劍對準那東西飛出，看他走了幾步便倒，忙上前檢看，却是一頭野狗，心想：「這東西出沒沒看，怕會把人畜咬倒了。」跟着把風燈四面照了一下，立刻發現有人給雪掩蓋了，露出雙腳。他上前撥開雪花，見是一個人，已經窒息，那野狗怕是嗅得沒有氣息，才不鬆下去。一探那人心窩還有點暖氣，年紀青青，衣服雖舊，掩不了原來英俊的面貌。忙拔開酒壺的蓋，把酒灌在那人喉裏，隨就背起來，回到白雲居士的屋裏。

白雲看到年羹堯把一個冷僵了的人背返來，兩人合力移到屋裏火盆旁去，把他救醒。看這少年不過十五六歲，相貌非凡。白雲居士無所不懂，一看吃了一驚，這小子將來地位了不起，怎會來到山上？所以有意把他留下來。等到尹青醒了，問過

那扇鐵板門還是緊緊地閉着。只見尼姑把耳附在門上聽了半晌，回頭對四皇子說道：「外面守衛的都睡了。」她揮掌向鐵板門用力一抵，漸漸彎曲起來，容得一人側身穿過。尼姑說道：「快縱出去！」四皇子閃身竄過，這時他看出尼姑只得一條臂膀。那扇鐵門高約一丈，樞軸深植在石穴裏，但已給尼姑推成拋物綫的曲起。

尼姑跟着也縱出來，伸手把鐵門按了幾掌，當堂平伏，和原來一樣關着。四皇子吸了一口新鮮空氣，便聽到甬道上腳步聲響，料守衛的巡回來了，尼姑扯着他一躍上了廊廡。那時四皇子還沒練得輕身功夫，只覺得身子飄飄，飛簷越瓦，全仗尼姑挽着他走，知道來救他的定是個武功高強的出家人。他們藉着飛簷叠閣隱蔽身子，幸未被守衛宮廷的武士發覺。離開了禁城，尼姑才開口道：「四阿哥，我要乘夜帶你出城，如果等到天明，怕你逃不出了。」四皇子應道：「師傅，我們到多鐸府裏暫躲一時，他可以掩護我的。」尼姑搖首說道：「這次多鐸也保不了你，不要妄想罷。」邊說已走近先農壇，尼姑道：「永定門外就是南苑，城牆不高，你不要駭怕。」挾着他的手臂，凌空便起，翻過城牆，向天壽山奔去。

天才破曉，尼姑帶着四皇子到了萬壽山莊，這處是八極頭陀阿曼的居處，這次是胤祜四皇子初次踏進山莊。他見莊裏走出個高大頭陀，年紀約在五十開外，聲如洪鐘。老尼引他上前拜見，阿曼道：「四阿哥，你脫離險地了，要感謝慧根大師。」一面取出衣服來給他換過。四皇子從來

來歷。正是前來投自己的。尹青說出了獨臂尼等人名字，又道書函已在道上失落了，白雲料想不會虛假。因此吩咐年羹堯好好地照顧他，等身體回復過之後，才慢慢教他在門下一道學習。白雲所授的不是武功，還有天文地理，兵家韜略，拜他門下的，至少須在山上潛修十年，才准下山。

光陰過得很是迅速，尹青跟白雲居十年，瞬已七八年，他天資過人，韜略都出人頭地，傳了白雲衣鉢，在這年頭之內，白雲雖和獨臂尼等人有通消息，可是始終沒投出把尹青的身世說出。這時見尹青學業成就，因便打發他下山，一面寫信通知慧根，因此獨臂尼也派了呂飛紅下山往見江南俠士白泰官等人，要他們結交上尹青，不要使他中途變志，其中一段經歷就是本文前面兩回說過的，這裏要補述的無非尹青被逐出清宮的事略。那時候，尹青在江湖裏闖了幾年，武林裏名兒紅得發紫，誰都曉得他是個一流俠士，他結交的朋友，盡是武林各派出色的人物。

× × ×

文接前回：話說大俠甘鳳池自從保護李公子避難，愛妻陳美娘被十四皇子允禔的手下刮走，解到北京，他也趕緊追蹤，營救陳美娘。不日他單騎來到京畿，先到他的丈人老俠陳四那裏探消息，才知呂飛紅已先他兩天來到，正和陳四趕到天壽山去，找八極頭陀商議。甘鳳池焦急萬分，走到街上，來往不少王府武士，個個穿制服，旁若無人，心裏愈加忿恨。他轉過一家酒樓，想吃杯酒消愁，門前有人一把扯着他道：「甘賢侄，你幾時回來？」他

沒有和外間接觸，與世事自外，懂八極頭陀告訴他，這個尼姑是衡山尼的弟子，武林叫單手飛錫髻尼慧根，她原是禪禪帝的長安公主，這次來到北京，要回故宮裏探訪一下，看到他遭受不白之冤，才把他救出來。四皇子上前向獨臂尼謝過救命之恩，慧根問道：「四阿哥，你以後打算到那裏去？」胤禛淒然答道：「師傅

「想我胤禛半步不出宮門，今後怎樣行踪，還求師傅指示！」慧根又道：「你這次的罪名，那大喇嘛又死了，你便沒法洗得清，老衲看你躲過一個時期，埋名隱跡，將來終有吐氣揚眉之日。」四皇子聽了跪在慧根前面說道：「弟子這番蒙了不白之冤，畢生難忘，將來定要報仇雪恨，出了今日這一口怨氣。」慧根心裏暗喜他已落在自己手裏，當下把他扶起，點頭說道：「四阿哥，你有這種志氣，正是大丈夫所爲，不過要報仇雪恨，定要學得一身本事，他日才可以除奸洩憤。如今老衲有一點願望，你可能答應嗎？」四皇子對尼姑已是深信，答道：「弟子這條性命都是師傅救回的，就算教弟子去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何況是爲着將來報仇雪恨呢？」慧根於是請他坐過一旁，告訴他道：「老衲昔日從衡山尼那裏學得相人之術，四阿哥外表龍姿鳳目，將來是九五之尊，不過定要依老衲的指示，十五年後便有應驗了。」

四皇子急着要問，慧根說道：「第一點，從今天起，你要改易姓名，遠方遁跡，找個名師學技，十年之後才能回到北京。」

第二點，你要發過誓，將來有日得繼王位，須便回還衲，把『還不相報衲不點衲』

一看正是老俠馮小五，真的一同進到酒家裏，說道：「我剛要找你呢，你見過我丈人嗎？」馮小五道：「你的事我們都曉得的了，賢姪不用心焦，允禔等人斷不敢把你妻爲難的，不過這事不容易立刻解決，要等尹青回來才有法兒。」甘鳳池一面斟酒，一邊問道：「尹青到了那裏？聽說他同年羹堯到了西疆。」小五道：「前幾天他有信從西安帶來轉給你，說短期內他要到敦煌去迎接什麼蒙古王妃，教你先到京裏來等他見面。」鳳池聽了，心裏有點不高興，答道：「老四不是個好色的人，從來未聽他談到女人的身上，這番怎麼要弄起蒙古美人來？真是不見年餘，怕他性情變了。」小五道：「這點我可不知，不過這番年來他還處處受人暗害，聽說這番他和白泰官由西疆回來，道上便受八阿哥派人襲擊，幸而沒遭到暗算。」鳳池問道：「那摩多鐸等人也幫他不了嗎？」小五答道：「你離京多時，沒曉得朝廷裏的情形，自從老頭兒把允禔復回太子地位，往日八阿哥那一班人又得勢起來了。老頭兒現時最痛愛的是十四皇子允禔，說他平定吳三桂有功，軍權大部給他掌握了。八阿哥等人便勾結了允禔，內外結成一黨，朝裏一些大臣們會看風色，又歸附了他們那一邊去，整日在老頭兒面前捏造是非，因此對尹青始終認是逆子，除了萬壽山莊之外，至今不許他踏入皇城半步。」

甘鳳池聽到這裏，不願再問下去，正想和馮小五一道會張離開。樓梯聲響，走上來四五個人，全身玄色直綴武士服，個個帶長劍，馮小五忙向鳳池打個眼色，細聲

種種不平等廢除，還須取銷辮髮，恢復漢人衣冠。那時我們便會叫一些能人相助，憑此相幫可以依得嗎？」慧根所說的，是因見到滿清入關後，強迫漢人辮髮，廢除明朝衣冠，又由滿洲人給科舉制度移易了條件，准參加八股考試，漢人任何功高，也做不得丞相，此外還有很多不平等對待，所以慧根便要四皇子宣誓他日履

行諾言。胤禎想了想：「如果將來有日繼得皇位，現在就答應何妨。」他立刻跪向屋外，發起誓來，說如有口不對心，不得好死。慧根和八極頭陀把他攙起來，說道：「我們相信你了，望你將來永不要忘记今天的起誓。你辛苦了整夜，如今且去休息，我會替你安排好了去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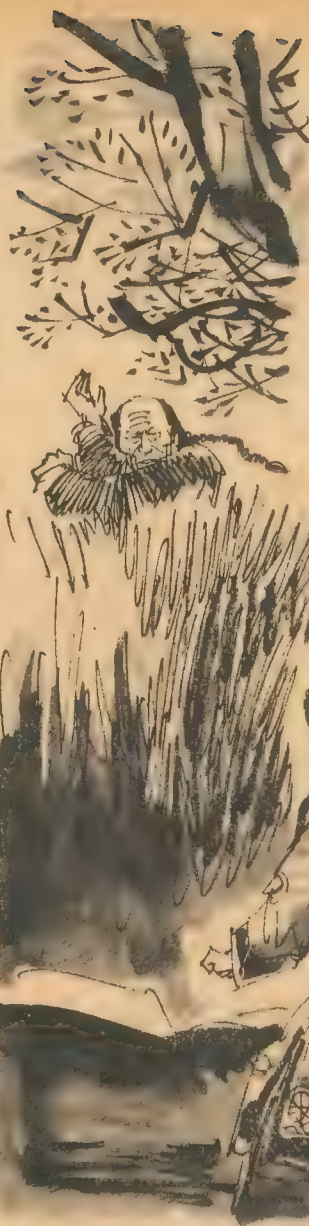
那時獨臂尼慧根正在江湖各處漫遊，結交武林朋友，還沒回衡山居住，更未遇到呂景陽和收呂飛紅做弟子。她和八極頭陀馮小五等一般反清志士秘密商量，知道武林裏稱得文武雙全的宗師，祇有黃梅和白雲兩個，這兩入都是不輕易收門徒的。黃梅的三個弟子陸元華、花尚武等早已離開師門，他萍踪無定，只有廬山的白雲居士，是國內聞名的少林派嫡傳，也是個隱居的奇士。當下由武林裏幾個和白雲有交情的寫了一封書，隱瞞了四皇子的來歷，又替他備了路上盤纏，化裝成一個士子。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嚴冬日子，慧根把他送到天津楊柳青驛上便分手。四皇子從此化名叫「尹青」，是暗語着原名胤禎兩字，趁了運河的篷船南下。

且說四皇子尹青從未出過門，來到江西，恰屬子把盤纏行李都盜去了，連帶給

道：「這些人都是見勦府裏的侍衛。」那知甘鳳池面上突然變色，原來他看到其中兩個人好生面善，立刻想起了一個是在三江口遇到的文廷珪，另一個是在皇覺寺敗逃的單長齡，這兩人都和他交過手。單長齡眼利，已看到了甘鳳池在座，認得回來的是馮小五，四目交投，但不敢發作。因為禁城裏不能胡亂打架的，納蘭明珠手下的神策營守着各街道，遇有犯事的官兵便拿回去關起。文廷珪等佔了座頭，也看見甘鳳池來了，他們故意高聲說話，來氣甘鳳池。單長齡道：「老文，你看那貓兒釘着你呢！」文珪聽了便說：「兄弟，我姓文的，替人家護送家小，沒得到一句好話還算了，難道要倒賠不是？」單長齡又道：「怕你在道上幹過了不乾淨的事兒，才會這樣恨你的。」這句話正刺中了甘鳳池的心頭，他們還是一問一答的在處調侃着。甘鳳池向來就氣子大，倏地站起來一把錫酒壺迎面向單長齡擲去，文廷珪還算手快，馬上伸手一撥，酒壺打在屏風上，砰一聲把琉璃格子碎開。甘鳳池拔出腰上短劍來，縱前扎去，馮小五阻已不及，那邊單長齡提椅子一擋，幾個人拔出佩劍來圍着甘鳳池，就在樓上打起來，座邊有幾個顧客慌得面無人色，扒在桌子底下。甘鳳池沒有攜帶五龍劍，他的匕首抵着四柄長劍，左挑右刺，像一頭出籠猛虎。口裏文廷珪喊了幾聲，樓下又衝上來五六個武士，紛紛把守着各處路口，有些上前助戰。馮小五因本身從前有過案子，不敢在京裏鬧事，忙從窗口竄到外面，通知禁衛軍前來壓彈。

（未完）

挑燈看劍

蕭逸·文
黃耀基·圖

綠色疑雲下

妒火遮兩眼

丁裳聞言不由臉一紅，所幸天黑，人家也看不見，她就笑了笑道：「對不起！對不起！我是摸魚……摸魚的……」

那人本是半倚着樹根睡着，這時忽然坐了起來，啞着嗓子叫道：「摸魚！妳摸什麼魚？我老人家好不容易等了半天，眼看快上釣了，妳這麼一攪，我還釣個屁呀！真是豈有此理！」

丁裳這時已上了岸，只覺全身衣服濕透了，平平的貼在身子，頭上還一個勁往臉上淌着水珠子，她的氣可大了，再一聽一個釣魚的居然也對自己發脾氣，她就冷笑一聲道：「奇怪！許你釣魚，難道就不許我摸魚？我看你才是豈有此理吧！」

他魚錢扯斷，誰知那魚錢看來雖是又軟又細，可是丁裳那龐大力量，却是連扯了幾把也沒有扯斷！

那老漁夫更是嘻嘻的笑道：「妳扯呀！扯呀！」

丁裳又扯了兩下，還是沒斷，她這時氣忿頭上，却沒想到自己如此內力，怎會竟連一根釣魚的錢也扯不斷，豈非怪麼。

當時恨得把魚錢猛力往回一帶，想把老人手中魚竿拉過來給他弄斷出氣。

誰知這一用力拉竿，仍是紋風不動，這才不由吃了一驚，忙一看那老漁夫。

只見他隻手持竿，那竹竿雖爲丁裳大力拉成了弓也似的彎，却是不斷。

最奇的是，丁裳却反覺得一股極大的內力，把自己身子，硬往那老人身前往去，丁裳不由大吃了一驚，那裏還敢硬扭，慌忙鬆手把魚錢放了。

只見老漁夫哈哈一笑，手中魚竿在空中連連揮動，錢已盤纏在那竿子上。

突然那老人又哈哈一笑，才把竿子往身後一插，一隻手指着丁裳哈哈大笑道：

「妳這娃娃好沒來由，平白無故，把我老人家上釣的魚弄跑了，却是一聲對不起也不說，扭頭就走，妳能跑得了麼？」

丁裳此刻已知老人決非一般常人，只是氣頭上，也沒有什麼好話，當時大怒道：「老鬼！你一再和我爲難，究竟是安着什麼心，要知道我可是要……」

老人一笑道：「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妳才是如何的去欺侮人家，此刻老夫也如何的擺制妳，妳娃娃，妳覺得不對麼？」

丁裳不由臉一陣紅，心說原來方才的

那人口中嘆了一聲，猛然站了起來，把魚竿往旁邊一擡道：「妳這小姑娘是成心搗蛋是不是？我明明看見妳由樹上跳下來的，撲通一聲，把我的魚全都趕跑了，我老人家已經很高興了……妳要不抓我魚竿，我也不說妳，妳那是摸魚呀！我看妳真是抽瘋！」

丁裳這時才看清了，這釣魚的果然是一個老人，一部五柳長鬚垂掛在胸前，大蒜鼻子又圓又大，一雙小眼睛雖很小，却是挺精神。

這老人身穿着一身黃麻布的短衣短褲，因爲人本是就瘦，所以更顯得瘦骨嶙峋，看來真是可憐，他那樣像是一個漁翁，

一切，這老鬼都看見了，此刻定是有意來尋自己霉氣的了。

想到這裏真是又悔又恨，暗怪自己今天真是打人不成人反被人打，江雪勤把自己已經弄得够慘了，却想不到半路又殺出了這個該死的老東西，他竟趁趁火打劫，也來找自己麻煩，豈非我就這麼容易欺侮？

想到這裏，不由冷笑了一聲道：「這麼說，你是那姓江的丫頭一黨了？」

老漁夫又呵呵一笑道：「我不但和姓江是一黨，跟姓江也是朋友，給池子也認識！妳明白了吧！」

丁裳氣得全身發抖，當時也顧不得再多說，猛然向前一縱，已到了老人身前，一掌直向老人面門打去，口中尚叫道：「我叫你貧嘴滑舌！」

不想這一掌方自打出，那老漁夫忽然呵呵一笑，大頭一晃，丁裳這一掌，竟是打了一個空。她不由心中一驚，知道不好，猛的一個怪蟒翻身，竟自把身形轉過，

却見那老漁人，竟早已坐在身前丈許以外的一棵大樹樹上，正自哈哈大笑！

丁裳這一驚，不由嚇出了一身冷汗，心知今夜自己算是遇到了極爲厲害的高手了。當時不由嚇得目瞪口呆，只是呆呆的望着那老漁人，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這時候那個老兒，在樹枝上甩動着雙的泥足，怪笑道：「妳娃娃！我知道妳心裏對我還是一百個不服氣，來！來！來！把妳所會的功夫，都使出來吧，看看是否能得逞！」

丁裳這時可真是又羞又憤，對於這個老漁人的突然出現，妳實在不知如何應付

，可是她生就一副不服人的脾氣，那能就如此任人欺侮！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照夕終於決定找江雪勤見面，第二天一早，他便換了一身夜行衣服，揹了寶劍，騎馬出門而去。他來到北海公園，牽馬進去，走到馬棚，將馬交給了一個伙計，忽然發現一匹黑馬，這匹馬是他從前送給江雪勤的，現在也寄在馬棚裏，顯然，江雪勤也到這公園裏來了。當他離開馬棚不遠處，有人在背後呼喚他，回頭一看，原來是江雪勤，相見之下，兩人同至一僻靜處，管照夕便責江雪勤負情，而江雪勤則訴說自己之所以月向別方圓乃因管照夕不辭而別，且多年訊息全無，以致嫁楚少秋，最後要求管照夕再續前緣，但爲管照夕所拒，因此不歡而散。江雪勤快而回途中又遇着丁裳糾纏不休，且對她出言譏諷，極盡刻薄、侮辱之能事，激得江雪勤忍無可忍，迫得動武，兩人便打了起來。卒之將丁裳打落池中，然後離開。當丁裳游到岸時，突聞一個沙啞聲音，不禁大吃一驚……

一路忍不住又哭又罵的，身上全是水，尤其是兩隻鞋子裏面灌滿了水，一走一蹣跚，那味道可是難受的透了。

他正想不起現在該怎麼辦，氣忿懊惱的當兒，忽覺後腰上陣奇痛，那陣痛就像是被用人用針扎了也似，痛得她啊啞了一聲。

當時忙一回頭，不由的頓時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怒叱道：「你是想死麼？」

原來回身看時，却見又是那個老漁翁，他一隻手舉着魚竿。

丁裳所以感到針扎也似的痛的原因，竟是他魚鉤鉤在了腰上的原故。

那老漁夫一面拉着魚竿，一面嘻笑道：「我叫妳跑！妳跑呀！」

丁裳劈手把鉤在腰上的魚錢抓了下來，痛得一激，然後兩手用力一扯，想把

手厲害的一位老前輩，其聲望武功，都不在淮上三子之下，丁裳如心存傷害對方之意，只怕逃不開對方掌下了。

俗語：「強中更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丁裳這一掌金錢鏢方自出手，却聽見老人冷叱道：「妳娃娃大胆！」

只見他大袖向上一揮，並不見他身形任何移動，却聞得一陣鏗鏘之聲，那數十枚之多的制錢，竟是全部無踪，掃數都入了老人大袖之中。

看着這老漁人那一雙小眼睛，倏地一睜，丁裳只覺打了一個冷戰，正覺不妙，却見老人哈哈一笑道：「看！」

只見他右手修地向後一探，丁裳方以爲定有暗器打到，不由忙往旁一轉身，方自跳出尺許，却覺得腰上面一緊，原來又爲老人手中的魚竿所制，遂再聞得那老漁夫大笑道：「還不與我快過來！」

就見他手中魚竿猛的回一帶，丁裳竟身不由己，滴溜溜的一陣疾轉，已到了老人身前，相距不過尺許，直轉得頭昏眼花，一交跌倒地。

老人呵呵一笑，一長身，已由樹上跳了下來，啞着喉嚨道：「怎麼樣！小娃娃妳服氣了麼？」

這時丁裳福至心靈，已猜知老人決非常人，自己如再不知進退，結局是不可預料。當時心中又羞又怕，再加上生氣、難受，不禁乾脆往地上一扒，「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一面哭，一面尚道：「我知道你是位老前輩，有……有什麼了不起，我也沒有……惹你，你何必……」

丁裳這時可真是又羞又憤，對於這個老漁人的突然出現，妳實在不知如何應付

，可是她生就一副不服人的脾氣，那能就如此任人欺侮！

雖然表面上假裝呆痴，可是內心早已打好算盤，一步步慢慢向前湊去，同時口中冷笑道：「倒看不出你這老鬼，竟還有些能耐，你就報一個萬兒出來吧！」

老漁人似未覺的嘻嘻笑道：「什麼萬不萬，我可不知道，你這女孩子怎麼光問些不三不四的話，叫人聽着就有氣！」

在他說話之間，丁裳已偷偷全囊中，摸出了一大把制錢，暗中把內力貫於掌心，這時見老人只顧說話，竟毫無防，不由心中大喜，暗付：「老鬼！我看你再有什麼辦法，能逃開我這一掌金錢鏢？」

她心中這麼想着，算計着距離正好够上了，猛的怒叱了一聲，嬌軀一擡，口中喝了一聲：「打！」

雙臂揮處，那預先扣在掌心的十數枚制錢，就如同是一陣風也似的打了出去。

丁裳這種「滿天花雨」的打法，確是異於一般打法，係得自鬼爪藍江的獨門傳授，非但可六丈見準，最厲害的是，能够打人體上的三十六處大穴，一出如雨，簡直是厲害無比！

老人先頭還是笑咪咪的道：「妳不要哭呀！哭有什麼用呢！」

可是經不住丁裳連聲大哭，雙腳亂蹬哭個沒完，這老漁夫笑臉也變成哭臉了。

他急急連連皺眉，一面搓着手道：「妳不要哭好不好？我只不過是給妳鬧着玩的，也不是我心想找妳的麻煩……」

丁裳哭聲漸小，一面抽搭道：「人家已經够受了，你老人家又何必再找我麻煩，再說這那像是開玩笑呀！妳子釣人不痛呀？」

老漁人哈哈大笑道：「好！好！好！算我不對，可是你自己呢！那一把金錢鏢要是打着人了，好像，那還得了！」

丁裳這時已經看出了，這個老漁人的確是一個武林前輩，言語突梯，對自己絕不似有什麼惡意，一時也就放下了心了，這時就停住了哭聲，一面便坐了起來，微微嘆道：「誰叫妳惹我呢？」

老人低下頭，看看丁裳，半笑道：「本來不想管閒事的，後來見妳欺侮別人了，所以才想要伸手管一管，想不到妳竟然是沒有什麼本事，只爲人家一用，就掉到池塘裏面去了，妳的武功，實在差得太遠了。」

丁裳不由一玉臉一紅，不服的道：「哼，那是我沒有注意到，否則怎會爲她摔倒？」

老人微微一笑道：「妳可知先前那姑娘對妳，是用一套什麼功夫？」

丁裳搖了搖頭，老漁人冷笑了一聲道：「莫怪妳不是她敵手，這套功夫，名叫『蝴蝶散手』，是一套極爲厲害的掌法，

丁裳點了點頭道：「那還用問麼？她把我弄成這樣，妳看！却成了什麼樣子啦？」

她拉了一下衣服，又有點想哭的樣子，無名釣叟應之元哈哈一笑道：「好！妳不要難受，我有辦法給妳報仇！」

丁裳不由一怔道：「你老人家要報我的忙？」

應之元搖頭一笑道：「我一個堂堂的長輩，怎麼能幫妳去打一個後輩呢？」

丁裳不由甚爲失望道：「那你老人家又有什麼辦法呢？」

應之元笑道：「妳好糊塗，我雖不幫着妳去打她，可是却可以教妳幾手功夫，讓妳出口氣總可以作到的？」

丁裳不由喜得一跳道：「真的？」

應之元本喜她天真，見她如此，不由又笑了，一面道：「我還會騙妳不成？」

丁裳忙往地上一跪，對着他磕了一個頭道：「這話說，你老人家也等於是我的師父了，請受我一拜！」

應之元讓向一邊，搖手笑道：「我可不敢作妳師父，我怕妳那師父鬼爪藍江找我算賬，我可惹不起他……」

那姑娘定是和冷兒向枝梅有關係……」

老人說到這裏，禁不住白眉一挑，一連冷笑了兩聲，丁裳不由十分驚訝道：「啊！難怪她有一身好功夫，原來是這位前輩的徒弟！」

老漁夫遂又冷笑了一聲道：「向枝梅把這一套蝴蝶散手，認爲是生平絕技，素日自傲得很，其實在老夫我看來，她這種雕虫小技，實在膚淺……膚淺得很……總有一天……」

說着他又哼了一聲，丁裳這時不由心中一動，因爲看這老頭兒臉上這表情，似乎對冷兒向枝梅有些怨恨似的，當時也不好直問，只是看着他發愣，老漁人看了她一眼，微微笑道：「妳的骨格氣質都不錯，很有練武的條件，可惜用功不勤，再不就是學藝不久，妳學了幾年功夫了？師父是誰？」

丁裳因遇身爲水浸透，再在地上一滾，此刻真個成了一個泥人，本想早些回去換衣服，不想這老人偏又是談個沒完，因此他武功了得，定是一前輩有名的人物，因此絲毫不得得罪，當時聞言耐着性子答道：「弟子丁裳，家師爲藍江……」

才說到此，這老漁人似乎怔了一下，不禁又呵呵大笑了起來，一面點着頭道：「原來這個老太婆……還在人世……只是……」

他皺了皺眉道：「只是……看妳武功，却似未得藍江真傳呢！」

丁裳臉上一紅道：「弟子隨家師不及三載，所以武藝膚淺得很，你老人家見笑了。」

了不起的功夫是不可能，不過我所傳妳密功夫，旨在專破那女孩的一套蝴蝶散手，包妳可以贏她，妳還不足麼？」

丁裳想了想笑道：「好吧！反正我也沒有了什麼大仇，只是她今晚太氣人了，我只要出了這口氣就算了。」

無名釣叟應之元微微一笑道：「對了！我也是這個意思，只要能出了這口氣也就算了！」

丁裳不由一怔道：「你……你老人家說什麼？」

無名釣叟搖頭一笑道：「沒什麼！妳記好了，從明天起，每夜月上時來此，我可是過時不候，我去了！」

他說着，一手提了魚竿，拖着一雙破鞋，梯答、梯答的走了！丁裳等他走後，略微想了想，心中也想不出，這位應老前輩到底是何用意。

可是轉念一想，自己只要能學到些功夫，又何必顧慮他許多，當時心中不由一寬，重新又憶起方才落水之恥，只氣得小腰一鼓，真恨不能即刻找到江雪勤，再和她狠拼一場。

她一個人如此又發了一陣恨，這才半覺半醒的走出了北海。

雖然天已很晚了，可是還有不少人來往，看到她這種樣子，都停下了步，細細的看她，她只好加緊了步子走到她投宿的一家客棧。

日地都是女扮男裝進進出出的，旅客們都當她是個男的，所以對她她頗能由門進去了，只好由外越牆而入，到了屋內，改了裝束，這才喚來店伙打水洗

「娃娃……六十年前，我曾與令師有數面之緣，那時候令師就和你現在長得一樣，連說話聲音都全是一樣……真怪……真怪……」

說着又嘻嘻一笑，丁裳聽他竟與師父認識，自然更是不敢得罪了，不由皺了一下眉道：「老前輩大名怎麼稱呼？請道出以免弟子失禮。」

這老漁夫雙手連連的搓着，一面嘿嘿的笑着，點了點頭道：「老夫退隱武林，已多年了，妳這小小女孩，是不會知道的！不過妳師父，一定會知道的……」

他仰首嘆了一聲，遂含笑道：「不是妳問起，老夫幾乎把自己名字都忘了，這多年以來，江湖中只稱我無名釣叟，可是數十年之前，我却是身掌一派的宗師，我名應之元，那時人稱我『生死掌』，妳聽妳師父說過麼？」

丁裳不由一驚，當時點了點頭道：「哦！你老人家就是先天無極派的掌門人，以玄陰絕戶掌聞名江湖的應老前輩麼？弟子真是多有得罪，尚乞老前輩勿責！」

應之元不由哈哈一陣大笑，宏聲道：「想不到妳小小女孩，見聞倒是不差，老夫不才，正是妳說之人，只是韶光如水，年華不再，如今早已失去當年豪氣，成爲一介老朽了！」

想不到如此豪邁的一個老人，回想到了當年的往事，竟也會變得傷感，可見回憶足以消磨壯志，並不是一件過份甜蜜的事呢！

這位先天無極派的掌門人，說完了這句話，白眉連聲，似有無限傷感，那雙細

澡洗頭，忙了大半夜，才算洗了個乾淨。不言丁裳自此每夜都到北海去找那無名釣叟偷學功夫，且說照夕那夜懷着懷喪的心情，自公園返家之後，心中真有萬分感慨。

尤其是江雪勤約他私奔的話，當時聽來，雖感不當得很，可是事後冷靜的想想，却每每令他坐立不安，午夜他輾轉在軟榻上，腦子裏更是難定取捨！

他知道自己如不早作決定，早日離開北京，後果恐是不堪設想！

可是自己久別家園，如今方自返回，豈有再走的道理？二老面前如何說法呢？他這麼想了半夜，長吁短嘆不已，到了天亮，仍然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處理自己。

整整好幾天的時間他都悶坐在案裏，有時候看看書，却是心不在焉，內心的苦悶，真可說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了。

管老夫婦見這幾天照夕日日閉門讀書，也不出門，私下談起來，還都很高興，只以爲他已把心定下來了，所以連預先想給他告誡的話，也都爲了怕傷兒子的心，都不再提了，誰知照夕此刻內心，已到了最愁苦的階段，壓制得愈狠，本能的反抗也愈厲害，只怕到時一觸而發，即成不可收拾之局。

一個夜月明星稀，照夕洗過了澡之後，一個人坐在院裏走了轉，覺得十分悶，忽然心中一動，暗自忖道：「我何不……」

照夕想着一番，總覺得這門子裏面，處處都是女扮男裝進進出出的，旅客們都當她是個男的，所以對她她頗能由門進去了，只好由外越牆而入，到了屋內，改了裝束，這才喚來店伙打水洗

小的眸子，却又視向丁裳，咧開巨口一笑道：「妳師父也真放心，像妳這種功夫，也敢放妳到江湖上來走動，難道就不怕損及她威名麼？」

丁裳心中不由大不是味兒，當時臉紅了一下，氣得低下了頭，應之元忽然大笑了幾聲道：「妳不要聽了不舒服，我老人家向來喜歡提携後進，何況與妳師父，又是道義之交，交非泛泛，自然不能看見妳任人欺侮，譬方說……」

他微微冷笑了一下道：「像方才妳和那向枝梅的徒弟打架，輸給她了，我就很高興……」

丁裳聽他提到了江雪勤，重憶起落池受辱之事，自然氣憤異常，當時一鼓腮幫子道：「哼！早晚我還要去給她碰壁，我才不服氣呢！」

應之元嘻嘻一笑道：「妳不去還好，去了受辱更甚，妳的武功，比起她來差得太遠了！」

這句話不禁令丁裳聽得十分不悅，當時明眸一翻，氣虎虎的道：「照老前輩這麼說，弟子這仇是一輩子也報不成囉？」

應之元微微一笑道：「何致於如此嚴重，這只是在妳了！」

丁裳眨了一下眼睛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應之元那一雙小眼睛，又眯成了一道縫，笑嘻嘻的道：「妳這糊塗的姑娘……我的話妳莫非真不懂麼？」

丁裳傻傻的搖了搖頭，應之元拍了一下腿道：「唉，我乾脆問妳，妳不想報這個仇呢？」

的震盪劍拿了出來，這偏院的花園廂房之內，只住着他一一人，除了一個掃地的小廝，和一個聽差的以外，沒有什麼外人了，而照夕住室附近空園內，更是絕無外人。

因此他也就很放心的，把寶劍抽出，一時展開了身形，進退騰挪，點竄伏躍，一時間但見青光閃閃，人影飄飄，這一套「七情劍」得自血魔洗又寒苦心造就，施展出來，畢竟不凡，小園之中劍氣縱橫。

管照夕一時興起，也就聚精會神的一招一式演習了下去，待一套劍法演畢，向回一領劍訣，抱元守一，只覺心平氣和，面不紅，氣不喘，心中不由暗自欣慰，因爲很久日子沒練，這套劍法仍然如此純熟，因此他又想到了那怪老人雁先生所傳的幾套功夫，很是微妙，不如趁興也練它一回。

想到這裏，方把寶劍插回鞘中，却見屋脊上似有黑影一閃，這黑影身形十分俐落，直向院內一堵假山石上飛墜了下去。

照夕不由心中一驚，冷叱了聲：「什麼人？」

隨着這聲喝叱，他自己却也用「潛龍升天」的身法，猛然拔身而起，直向假山石上猛撲了過去！

可是那先見人影，似乎已發現了照夕身形，故此照夕身力騰起，這人却以「怪鳥入林」的絕快身法，二次騰身而起，反身向那門窗暗影之中飛落了下去！

管照夕不由大怒，暗想道：「你好好倒要看看你如何再能逃開我的掌下！」

他，中這聲響着，不由冷笑了一聲，

應之元呵呵一笑道：「自然要想學成

應之元呵呵一笑道：「自然要想學成

應之元呵呵一笑道：「自然要想學成

一提丹田之氣，以「燕子飛雲縱」的輕功絕技，兩起兩落，已撲到了這黑影之後，朦朧之中，似覺前行黑影，十分靈活，腰腹之間頗見功力，心知絕非弱者，故此不敢太輕敵，身形一落，冷笑道：「何方朋友，請留貴步，管某却要強留你！」

他的口中這麼的說着，猛的一抖雙掌，用「十字手」，相互的交叉着，直向着這一個人的兩肋上面猛然插了下去！

那人背向照夕，顯得身形十分修身婀娜，照夕雙掌撤出，才突然領悟到，對方像似一女子，不由心中一動，覺得不該下如此重手，慌不迭把內力向回一斂，口中低低的哼了一聲。

可是那女子，却在照夕未撤雙手前一剎那，彎身擰腰，如同一朵蓮花也似的拔了起來。

這一次，她却直向一株大柚子樹上直墜了下去，照夕不由心中一驚，暗忖：「這女人真是好本事！」

只是她却有意躲着自己，似不願和自己對面，這樣却又引起了照夕好奇之心，當時雙手一抱，星目注視那株大柚子樹，朗聲道：「來客如再不發話，可恕管照夕得罪了！」

他說完了這句話，却見那樹身靜靜的，沒有一點回音，心中不由十分詫異，正自不知如何是好，却似聽到一陣抽搭之聲，由樹上傳來，那聲音雖是十分低，却是被照夕聽了個清楚，他不由怔了一下，當時退後一步，劍眉微蹙，暗想道：「這真是怪事，莫非我遇到了鬼不成？」

他心中這麼想着，不由打了一個寒戰

一個姑娘家，怒氣也就消了一半，無形中起了「憐香惜玉」之心，只想問她幾句，對方如是一無知女流，也就放她回去算了。

誰知道她這麼一哭，倒令照夕一時間失去了主張，他向前趕上一步，那女孩却猛然仰起了小臉，猶自的哭道：「你看我是誰吧！你乾脆打死我算了……」

照夕甫聞這少女聲音，已自吃了一驚，再仔細向這姑娘一打量，如銀河的月光，正照着她那瓜子臉兒，那噙着淚的一雙剪水雙瞳……那如晚風輕輕飄起的髮絲……不正是連日來令自己神魂顛倒的人兒麼？……他不由打了一個冷戰，顫抖的道：「姑娘……是你……妳怎麼會……」

原來這少女不是別人，正是江雪勤，這時似已痛得花容失色，她一隻手撐着半傾的身子，兀自牙齒緊咬，掙扎着想站起來，照夕慌忙的搶上前，伸出了手驚恐的說道：「姑娘！我不知道是你……傷着沒有？」

他說着話，目睜着雪勤那種痛楚的樣子，只覺得一陣心酸，差一點落下淚來。

江雪勤把他伸出的手向外一推，不想却因用力過急，她身子本就沒有站穩，再加上兩肋上疼痛難當，只覺得雙腿一陣發軟，由不住嬌喘了一聲，却又嘆通的一聲坐倒在地，照夕不由大吃了一驚，當時上前一步，雙手一捧已把她抱了起來。

江雪勤這時亂踢着雙腿，一面哭道：「你放下我……放下我……」

照夕面紅過耳，這一刻，他心就如同刀扎也似的難受，他忍着要流的淚，一面嘆道：「姑娘已爲我傷了穴道，只待我爲

當時提着勇氣問道：「你是誰？怎不說話呢？」

誰知不問還好，這一問，那悲泣之聲，却是更大了，照夕這時已聽清了，確是人聲，不由胆子放大了，「擰腰！噢！」一聲，已縱身至樹身之下，可是樹上佳人，却是如同一縷青烟也似的拔了起來，管照夕冷笑道：「妳想走麼？」

當時因心中存了好奇之心，勢要一探究竟，所以更是窮追不捨，他口中這麼說着，足下更是加了十成功力，起落之間，和那前行之人已成了首尾之勢，這一次管照夕是安心想要把她留下來，察問一番，所以下手也就不再客氣了。

他知道這女人輕功了得，自己如不使出些真功夫來，怕是拿她不住，當時見够上了步眼，冷笑了一聲，一伸右手，駢二指向這人後腰「志堂」穴上就點。

可是他手指挾着一股勁風，眼看已快點到了這女人背上，却見她猛地向前一踉跟，乍看來像摔了一跤似的，其實在照夕眼中看來，却不由吃了一驚，他知道這是一招「馬失前蹄」，爲「燕青十八翻」中之第九式。

這乃是一套武林之中少見的功夫，却想不到對方一個嬌婷的女子，竟能施展得如此純熟，可見乃是一武功極高之人！

心中這麼一驚，那夜行女却已撲出了七八丈以外，騰翻之間，却似向大圍牆之外撲去。

照夕這一陣真是又驚又怒，驚的是今夜自己可算是遇到了對手了，而對方竟是一女人，只看得她一舉一動，却都似避着自

己，並不想與自己動手，可是既如此，她又何故來此呢？

怒的却是既來了，却又不願和自己對面，只是一意迴避，自己雖三番兩次出言相詢，她却是理也不理，下手拿她，却是拿她不住！

他腦中這麼想着，見這夜行女已撲離牆下不及數丈，只要給她竄出了牆，今夜在動手上來說，自己可就栽了！這麼一想，管照夕可不得不下手了！

他探手由腰上取下了一串的制錢，前足用「跨虎登山」的身法，大大的踏出了一步，上身一挺，口中乃叱了聲：「那裏走！打！」

這聲「打！」字方一出口，右腕翻出，這一串制錢可是出手了！

他這種金錢鏢打法可又和丁裳不同了，丁裳是以「滿天落雨」的打法，出手就是一大片，可是管照夕却用的是「連珠」打法，十數枚制錢出手，如果由前方看來，只像是祇有一枚的樣子，其實却是一整串，一枚接一枚，挨着緊緊的。

他這種暗器打法，可謂之是江湖獨步，是洗又寒隱居後獨家的創作，傳之管照夕後，今夜還是首次施展，果然他這種打法十分厲害！

十數枚制錢一出手，就發出一股尖嘯之聲，又快又疾直向那夜行女子後頸打去！夜行女子，正想騰身的當兒，乍聽到了這種嘯聲，她是久經大敵之人，知道暗器已迫近了，這時是救命要緊，不由把銀牙一咬，心忖：「好冤家，你眞下毒手！」

她猛然一個「怪蟒翻身」，已看清楚了此刻目睹照夕難受情形，不由芳心一軟，由不住的忖道：「我不罵自己，却如何反到去罵他？人家又那一點錯了？千里迢迢的回來找我，我既忘情嫁了旁人，如今已是有了夫之婦，又何能怪他薄情呢？」

這麼一想，不由頓時覺得身上一涼，心中一酸，由不住眼淚又淌下來了，再也不想罵照夕一句了。

這時照夕已雙手捧着，來到了自己房中，他輕輕的把她往牀上一放，臉色蒼白的道：「姑娘請勿要驚怒，實在都怪我下手太已辣毒了，我現在就與妳瞧瞧！」

說着長長嘆息了一聲，爲了表示他心跡光明，他把門和窗子都打了開來，把桌上的燈光撥到很亮，他心中這一刻真有說不出的滋味，既感傷於這份孽情如何終了，復因下手傷了雪勤，令自己已懊恨終生，自己傷她本是無心，可是也許她誤以爲自己是成心的！

他面對着窗上，想到了傷心處，不禁又長長的感嘆了一聲，暗把銀牙一咬，轉過了身來，心說：「我已對她問心無愧，也就是了，如何期艾至此，也未免太以情痴了。」

想着強作笑容道：「方才愚兄因一時魯莽，傷了賢妹，心中實在是過意不去，好在賢妹自擅解法，開了穴道，此刻待愚兄略施和血之法，與賢妹推拿一番，略釋前罪，尚希賢妹不要過於見罪才好！」

她說着話，真是連着雪勤一眼也不敢，一時眼觀鼻，鼻觀心，一步步走近了牀邊，江雪勤倏地由牀上翻了一個身，一隻手撐着牀，勉強坐起，喃喃道：「不用……

我已……不痛了……我要走了，要是給外人看見了，如何得了？」

照夕苦笑了一下道：「我們之心可見天地，又何怕外人得見？再說此處也沒有什麼人！」

他目光如兩道炯炯的炬光，逼射着雪勤，似有一種磅礴正氣，江雪勤在他這種目光之下，反倒顯得有些萎縮了！她嬌喘着又躺下了，一時閉上了雙目，那說不盡的痴情、感傷，早化作了無窮的淚水，一粒粒却滑向了照夕的衾枕之上！

照夕見她似已默允，不由嘆了一聲，伸出雙掌，在雪勤的兩肋上，隔着衣服輕輕揉撫了一番。

雪勤遂覺得兩股熱流，由照夕雙掌掌心內，直貫進身來，一時全身大熱，她心中不由的暗暗的嘆賞不已，暗忖道：「想不到他今日，竟學會了如此一身絕藝，這種內力，分明已是練成了內家罡蒸勁功，聽師父說，這是內功到了極點的功夫，却想不到他小小年紀，竟能達此地步，真是難以令人相信！」

想到這裏，一時忍不住張開了雙目，正觸着心上人那英俊的面影，只離着自己面前不及一尺，由於他身形半傾的緣故，那條黑油松枝也似的大辮子，却由他頸前直垂下來，辮梢已觸到了自己頭邊，只覺得癢癢地十分受用，她的臉在這一刻霎然地紅了，一顆芳心更是通通直跳不已。

他本是一心地純潔，極爲公正開通的女孩子，試想在本卷首裏，和照夕的言談舉動，是如何的大方天真？可是如今却又如何會改變至此。

管照夕本不知來人是誰，既發現是

奔頭而來的竟是一枚制錢，不由寬心一放，心想小小一枚制錢，你還想傷我麼？

她想，不慌不忙，輕起玉掌，出二指以「拈」字功訣，突地電也閃疾的，直向那制錢邊沿上捻去，倒是手到捻來。

誰知她才把這枚制錢捻到了手中，只聽得當空「咻！咻！咻！」一陣亂响，只覺眼前金星亂冒，敢情那一枚制錢之後，竟跳出了十數枚同樣的制錢，一時分上中下，三路直逼了過來。

也是她上來輕敵過甚，更加上自己本是金錢鏢的能手，所以大意了些，否則並非不能躲過，此時見狀，却是有些驚慌失措，雙手揮動，以「捻」字訣，一連又爲她捻下了六七枚，可是管照夕這種打法，大異一般，一排上下十三枚，如若近身，任你神仙也難逃開，這夜行女子那知厲害，方自捻下了七八枚，頓覺雙膝兩處「華蓋穴」上一麻，不由嘆通一聲跪了下來。

還算她心中明白，知道管照夕擅長暗器打穴之法，於急痛之下，雙掌自行往雙膝上用力一拍一揉，把穴道解了開來，可是這身子却是再也挺不住了，一交扒地，這時管照夕已像疾風也似的撲了過來，他十分驚恐的道：「傷着了沒有？妳！妳到底是誰？」

那負傷的女子這時掙扎的坐了起來，她流着淚仰起了小臉道：「你看看我是誰吧……你打死我好啦……」

照夕痛心之下，細一打量這人，不由口中「啊！」了一聲，頓時如同呆人也似的怔住了！

說來這也難怪，如果我們由她的青春年華，相思刻骨，久別重逢等等因素之處着想，她的態度也就是很自然了，並不足為奇，倒是照夕的老成持重，反倒似與情理不合了！

他幾乎連床上的雪勤，看也不敢看一眼，只是運用着雙掌，在她兩處穴道上來回運轉着，約半盞茶之後，他後退了一步，紅着臉道：「姑娘感覺如何？是否好些了？」

江雪勤猛然坐起了身子，照夕尚怕她摔倒，忙伸手想去攙她，不想却為雪勤一雙玉臂緊緊的抱住了，他不由大吃了一驚，却聽見雪勤熱情的說道：「照夕……照夕……」

照夕本想把她推開，可是不知如何，那隻伸出的手，却是不用上勁，一時只覺得陣陣傷心，他輕輕的在她背上拍着，嘆息道：「姑娘……不可如此……我！」

江雪勤這時把整個的臉都埋在照夕心窩裏，眼淚已經濕透了照夕的衣服，此時聞言後，抬起臉，苦笑的道：「我知道……我如今已不配你了……可是！我不能離開你……我真後悔……」

照夕強笑的睜開眸子，他內心的痛苦，決不低於雪勤，可是他比較理智，他苦笑了一下，道：「姑娘，你也沒有錯，這是怪我們的命……」

他輕輕的拍着雪勤的肩道：「姑娘！你要放理智些……」

江雪勤依然緊緊地偎在他懷裏，過了一會，才慢慢收回了雙腕，輕輕離開了照夕的身子，她輕輕的嘆息了一下，道：「

今天能和你在一起……我回去了！」

照夕一時愕然，他怔怔的看着雪勤，見她顫顫的站了起來，亮晶晶的眼淚，一滴一滴都落在足下，可見是傷心到了極點，照夕急促茫然的緊緊搓着雙手，他又想到她即刻就走，又想她多留一會。

雪勤說完了這句話，遂自行向門外走去，照夕緊隨其後，不自禁的嘆道：「姑娘……身上傷可好了？」

雪勤忽然停住腳步，慢慢回過頭來，她張大了眸子，似現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照夕不由的苦笑道：「姑娘，有話請說。」

雪勤目光怯弱而羞澀的投了他一眼，喃喃道：「你此次回京是單身一人麼？」照夕怔了一下，道：「我沿途上，結識了一個拜弟，他就是那日與妳相遇時的申屠雷，怎麼？」

雪勤苦笑了一下，點了點頭，却翻了一下眼皮，又道：「另外呢？」

照夕不明她心中之意，茫然道：「另外……啊？還有申屠雷的一個書僮……」才說到此，雪勤已含着淚，連連搖頭道：「不是……不是……」

照夕不由又是一怔，當時劍眉微皺道：「那麼！又是誰呢？」

雪勤却抬起了頭，流着淚道：「我知道……你是怕我難受，其實現在我又有什麼理由管你……你也不用騙我了，我都知道，而且我已經見過她了。」

這幾句話說得照夕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腰，當時張大了眼睛道：「妳都說些什麼……到底是誰呀？」

一聲道：「楚少秋你且慢動手，我有幾句話交待一下……」

可是，那瘋狂的楚少秋，那裏還會聽他解釋，他厲吼了一聲：「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好說的了，小子！你納命來吧！」

管照夕不由暗嘆了一聲道：「好冤家，你既如此蠻橫不講理，我倒要看看你又有什麼本事？」

腦海中這麼想着，遂即飄身而下，心想略給他幾分顏色殺一殺他的威，然後再向他分說也不為遲。

誰知他身方飄下，楚少秋縱起身來，二人仍是上下之勢，楚少秋身形一定，只以為照夕是有意避他，不禁更加暴怒，管照夕不由長嘆了一聲道：「楚少秋，我可並不怕你，只是這事情你要弄清楚，不可含血噴人……」

楚少秋這時血液怒漲，雙目赤紅，那裏還會聽管照夕說些什麼？殺心一起，何能制止？當時在石尖之上，劍交左手，右掌已由囊中摸出了一箇「散花毒釘」，這是他近年來練的一種極為厲害的暗器，一箇十九枚，出筒如雨，且釘上饒有劇毒，見血封喉，可謂歹毒已極，因心恨照夕過甚，此刻不暇深思驟然取出，當時以右手大指一頂筒前鐵鼻，口中一聲不發，只聽見「崩！」的一聲，一時大片銀星霍然而噴出！

管照夕正自朝上發話，乍見楚少秋劍交左手，心中已知不妙。

果然見他右腕一抬，月光之下似見一箇形物晃了一晃，已知有厲害暗器到來，不由吃了一驚，忙探手摸了一大把制錢！

雪勤用手抹了一下流出的淚，接道：

「是誰？姓丁的……」

照夕不由一驚，這才恍然大悟，當時「哦！」了一聲，苦笑道：「妳是說丁裳麼？」

雪勤點了點頭，照夕不由嘆了一聲道：「妳完全誤會了，她只是我一個小師妹……路上雖見了幾次面，可是並不是時常在在一起的！」

雪勤只笑了笑，當然這種笑容，是極為痛苦和不自然的，照夕不由心中一動，他緊張的問道：「妳是怎麼會認識她呢？她和你說了些什麼？」

雪勤嘆息了一聲，搖了搖頭道：「這些你都不需要問了，總之，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而且很愛你！」

照夕不由臉一紅，正想問個清楚，雪勤已轉過身來，向門外走去，照夕方叫了聲：「姑娘，請妳留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可是江雪勤頭也不回的就走出去了，管照夕不解的追到了院中，即見她身形已縱出了數丈以外，自是不便強留，不由嘆道：「姑娘妳多多保重，我不送妳了！」

他說完了這句話，目送着雪勤十分輕捷的影子，消失於視線之外，心中真似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只悵悵的看着當空那輪皓月，不自覺的口中輕輕吟道：「雪勤……雪勤……」

他用手緊緊的抓着自己的頭髮，正自悲傷難過，忽然一聲冷笑之聲自身後傳來，照夕不由的大吃了一驚，倏地的轉過身來，却見丈許以外，由花園草坪之中，慢

他這裏方自摸錢在手，那大片的銀雨，已經夾着滿空的哨音，直向他的全身上下，如同電閃星掣也似的猛襲了過來！

管照夕不暇思索的叱了一聲：「來得好！」

隨着口叱之聲，右掌已用「翻天掌」式向外一翻一揚，掌中制錢，已用「滿天花雨」的手法打了出去，金光銀雨，乍一交接，只聽得一片叮叮咚咚之聲，當空就像是一陣暴雨也似，紛紛落於塵埃！

他這種「滿天花雨」的打法，果然與眾不同，舉掌之間，已把對方暗器全數打落，轉眼煙消雲散，假山石尖的楚少秋不由怔了一下。

他本就對管照夕又忌又恨，苦思着一有機會，定要置諸死地，方洩心中之恨，今夜竟合該事有湊巧，原來雪勤自見照夕之後，回家神色已不自制，素日雖對楚少秋已甚厭惡，却還偶有言笑，自得悉照夕歸來之後，她的一切都改變了。這些因素更令楚少秋恨上加恨，因對雪勤畏之已久，雖明知錯在愛妻，却仍把一腔憤怒發在照夕身上，恨不能殺之而快。

他為人陰險，且又多謀，鬼詐成性，心中愈是疑心，却反倒作出一副茫然不知神色，只於靜中觀察雪勤舉動，也就是今夜，雪勤的煩躁與不寧，更令他起了疑心，晚飯之後，他故作借故要外出，悄悄的出門，其實他並未遠離，只是在附近打了個圈子，又悄悄溜回家去偷窺雪勤舉動。

果然雪勤意亂情迷，企圖至管照夕之處，與其私晤一吐辛酸，她匆匆的換了一身的夜行衣，對鏡理容了一番粧容。楚少

慢踱出一個人來。

照夕不由退後了一步，叱道：「你是誰？」

這人依然向前走着，他眸子內，似像要噴出了火來，狠狠的逼視着照夕，這時照夕也看清了來人是誰了，他不由冷笑了聲道：「原來是楚兄，午夜蒞臨，不知有何見教？」

雖然他口中這麼說着，可是楚少秋此時此刻的光臨，也使他意料到決非無事。果然楚少秋憤怒的在他身前提站住了，他那一雙發紅的眼睛，即使是在月夜之下，亦可看出是一片殺機，他冷冷一笑道：「我來做什麼？你還不知道麼？」

照夕心中一驚，暗忖道：「莫非雪勤來的事，他看見了麼？那可難免要令他誤會了……」

想到這裏，依然不動聲色，沉着的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楚少秋冷笑了一聲，倏地面色一沉道：「你們做的事，我都看見了，到現在你還裝不知道？」

照夕不由打了一個寒戰，心想果然這廝誤會了，當時不由冷笑了一聲道：「你又看到了些什麼？你可不要含血噴人！」

楚少秋哈哈一笑道：「想不到在我面前，你還要抵賴，我且問你，方才是誰由你房子裏出來的？」

照夕哼了一聲，冷笑道：「你既然看見了，又何必多問，不過，你可不要誤會，我們什麼事也沒有……」

誰知才說到此，却見楚少秋一抬右腕，寒光一閃，他手中已抽出了一口寒光耀

秋看在他眼中，暗暗冷笑，已意料到雪勤要去的地方了。

當時不動聲色，偷偷溜回書房，帶上了劍及鏢囊，依然遠遠的窺視着雪勤的舉動。

江雪勤這時充分顯出不安的情緒，欲行又止，欲止又行，似如此六七次才決定的走出來，楚少秋見她四下看了一會動靜，竟然施展開輕功穿房越脊而去。

楚少秋依然不聲不响的隨後跟蹤，果然不錯，江雪勤直向豹子胡同管府而來。這條路對他二人來說，本都是輕車熟路，行走之人都費不了什麼功夫，不消一刻已到了管宅門前。

楚少秋見江雪勤果然在管府牆外駐足不走，心中本存萬一的想法，也化為烏有了，當時仍然不露出身形，却暗暗算計着下手的步驟，江雪勤翻牆而入，他也翻牆而入，雪勤伏身，他也伏身，後見雪勤穿房越脊直入後院，輕車熟路如同自己家宅一般，他心中更是大大起了疑心，恨得緊緊咬着牙根，忖思道：「看此情形，她來此已非一次了……」他心中這麼想着，對於管照夕更是恨之入骨，只待見到照夕之後，再暗下毒手制其死命。

他原以為愛妻此來，定是早和照夕有約在先，誰知事實竟出人意料之外，雪勤却只隱身在一邊偷窺着照夕散步舞劍，楚少秋這才突然明白，原來愛妻竟是痴戀對方，並非有約在先的，心中更是說不出的忌妒怨恨，本想當時現身而出，給管照夕一個厲害，可是轉念一想，自己此刻現身，定必羞辱了愛妻，即使殺了管照夕得

一堵假山石尖上落去！

他這種快捷的身手，果又使楚少秋這一劍，又落了空招，楚少秋冷笑了一聲，一壓劍鋒，身形向下一矮，正想以「旱地拔葱」的身法，跟蹤而上，管照夕冷叱了

眼的長劍，隨着一聲低叱道：「管照夕你納命來吧！」

他口中這麼說着，已撲身而進，身形向前一縱，已到了照夕身側，掌中劍向前一吐「白蛇吐信」，直往管照夕咽喉上就點。

管照夕想不到他下手如此毒辣，居然不容分說，下手就刺，當時也吃了一驚，足下倒踩蓮枝步，向後一連退了五六步，避開了楚少秋劍尖，跟着身形下塌，「半空秋千」已盪出了丈許以外，他冷叱了一聲道：「楚少秋！你且住手，等我話說完了，我們再動手亦不為遲。」

可是楚少秋這一霎那，就像是一隻憤怒的狼，那理會容他分說？

他冷笑了一聲道：「姓管的！今夜我看你怎能逃開我的劍下？你還想活麼？」他口中這麼說着，身形再次一矮，用「花椿七跳」的身法，已把身形接近了照夕，掌中劍「春水試寒」，化成了一片寒光，直向管照夕雙腿上捲去。

管照夕此刻為楚少快逼得不由大怒，只是想到了這項誤會，不得不給楚少秋解釋清楚一下，因為事關自身的英名，尤其對手江雪勤……簡直是不堪設想的糟！

因此他強忍着心中的暴怒，仍然不想還手，雙臂一振用「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陡然把身形拔起了有五丈有餘，直向一堵假山石尖上落去！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套來

新書介紹



每本港幣四元



每本港幣四元



每本港幣五元



每本港幣四元

環球出版社發行

以洩恨，可是愛妻又何能依？一個不好反，倒把事情弄糟，不如待機而發，待雪動走後，自己再下毒手，一來可使雪動不知情，再者亦可永絕後患，何樂不為。

他這麼一想，才強自忍著心中的妒恨，後見雪動露了身形，管照夕誤以為賊，竟自苦思苦慮，只因知道雪動輕功了得，當可無慮，心雖提掛，亦並未十分在意，只暗中緊緊隨定二人，誰知事情竟大非如此，等到雪動為照夕點穴手法點倒，楚少秋已急得由樹尖撲下，可是隨接著的一幕幕又使他縮手不前，安心想一個究竟。

他的憤怒，直到雪動由照夕房中出來為止，可以說是到了沸點，好容易等到雪動離去之後，照夕隨後發話，他是再也按捺不住了，這才驟出聲。

不想管照夕武功竟高超至此，自己一連幾着殺手，竟是連對方衣邊也沒有摸着一下，那一箇散花毒釘，本有十分把握可以奏效的，却在對方滿天花雨的打法之下，全數石沉大海。

身一利那，楚少秋才覺得不妙，站在假山石尖之上，幾乎怔住了。

這也就應上了一句俗話「羞刀難入鞘」，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略一鎮靜之後，楚少秋把心一狠，因想到對方手無寸鐵，自己還有長劍在手，怕他何來。

心念及此，胆力大增，當時劍交右手，足下用勁一點，以「海燕竄波」的輕功絕技，掠身而下，掌中劍「撥草尋蛇」照着照夕肩頭就刺。

可是管照夕又如何會把他放在眼中，方才只是恐其誤會，想把話交待清楚再動手，並非是怕他，此刻一再為他逼近，也不由把心一橫，決心先折其銳，再行定奪，是以楚少秋劍到，他絲毫不慌，左肩一抖，閃開了楚少秋劍尖，就勢右掌向前一抖「浪起金舟」，掌上挾着一股勁風，直向楚少秋肩頭就刺。

楚少秋「倒探古井步」向後緊退了一步，可是管照夕這種手法施出來，却是非同一般，楚少秋身形方自後退，照夕已如影附形的逼了過來，二次下腰，改掌由劈而打，容指尖已堪堪臨到楚少秋身邊，倏地指尖向上一揚，掌心向外一登，這種內家的小天星掌力，果然是非同小可，楚少秋竟為他這種掌力通！通！通！一連震退了七八步，方自拿穩站穩。

他的臉色一陣慘白，只覺右臂火燒也似的一陣疼痛，差一點站立不住，這還是管照夕掌下留情，只想叫他知難而退，所以只施了六成掌力，打的更不是要害之處，否則楚少秋焉有命在？

管照夕掌力發出，身形絕不少緩須臾，驀地側身，足尖點地，輕輕向外一旋，已飄出了丈許以外，劍眉一挑冷笑道：「管某承教了！」

楚少秋此刻臉色鐵青，身形猛地晃了一下，嘿嘿冷笑道：「姓管的，生死未分，你就想罷手了麼，看劍！」

他此刻可是忿怒到了極點了，一擰腰到了照夕身側，月光之下，似見他面目極為猙獰，頭晃處，那條大髮辮唰唰一陣疾盤，緊緊的纏在了頸項之上，這一次他是安心要和管照夕見一個死活，足尖一點地，用左手一把右腕，掌中劍「笑指南天」

霍地向外一點，點出了一點銀星，直往照夕天庭上點來，管照夕見他竟是如此不知進退，自己三番兩次讓他，他竟不知，反倒惱羞成怒，要和自己拚命，心中不禁也動了真怒，冷笑道：「這可是你自己找死，可怪不得我管照夕手狠心辣了！」口中這麼說着，用「推肩旋首」之法，把頭硬硬向肩後錯開了半尺許，楚少秋可就走了空招了。

可是也休要輕視了楚少秋，原來他於連次落敗之下，已試出了對方確有驚人絕技，自己如不施出生平絕學，只怕眼前就要大大出醜了。

他因有見於此，這才把師傅的一套「影子劍」施展了出來，這套劍招厲害的是，每一招都連帶着一虛一實二式，實中虛，虛中實，確是令人莫測高深，當初師傅教授時，曾告以這套劍法太以毒辣，非遇深仇大惡，生命垂危之時不可輕用，以免授武林正道以口實！

此次若非心恨照夕過甚，也不會就施出這種救命絕學，這種劍招一撒出來，果然是厲害萬分！

他這一招「笑指南天」原是一誘招的虛式，旨在掩飾其下一招「金蜂戲蕊」，管照夕一時疏忽，竟沒料到，見他劍到，方自吸肩推首，不想那楚少秋彈笑了一聲，並不把掌中劍收回，只見他就空一擰劍把，掌中劍就着原式，從上至下，繞起了一片寒光，劍身如星丸跳換，點中胸，掛兩肩，這一招施得可是厲害萬分了。

管照夕驚心之下，才知對方竟施了殺手，一時大有措手不及之態，驚慌中想以

「金蟬戲波」的身法，來躲他的劍招。可是饒你閃身再快，因是無意之間，已顯得慢了一步，右肩雖閃了開來，左肩却因收肩慢了一步，當時只覺一冷，心知不妙，當時也顧不得察看傷勢如何，驚怒中冷哼了聲道：「你竟敢下毒手？好！」

隨着楚少秋劍光吞吐之勢，管照夕已如同秋風掃落葉也似的飄身而出，就手一摸那隻左肩頭，只覺十分酸痛，側首一看，見中衣已為劍尖劃開了三寸許的一道大口子，鮮血微微沁出，雖說傷得不重，可也算是掛了彩了，想到自己一時心懷仁善，却反倒險些喪命，這一利那，不禁怒上髮梢。

當時也顧不得傷勢如何，身形一矮，怒叱聲中，已自騰身而起，直向楚少秋當頭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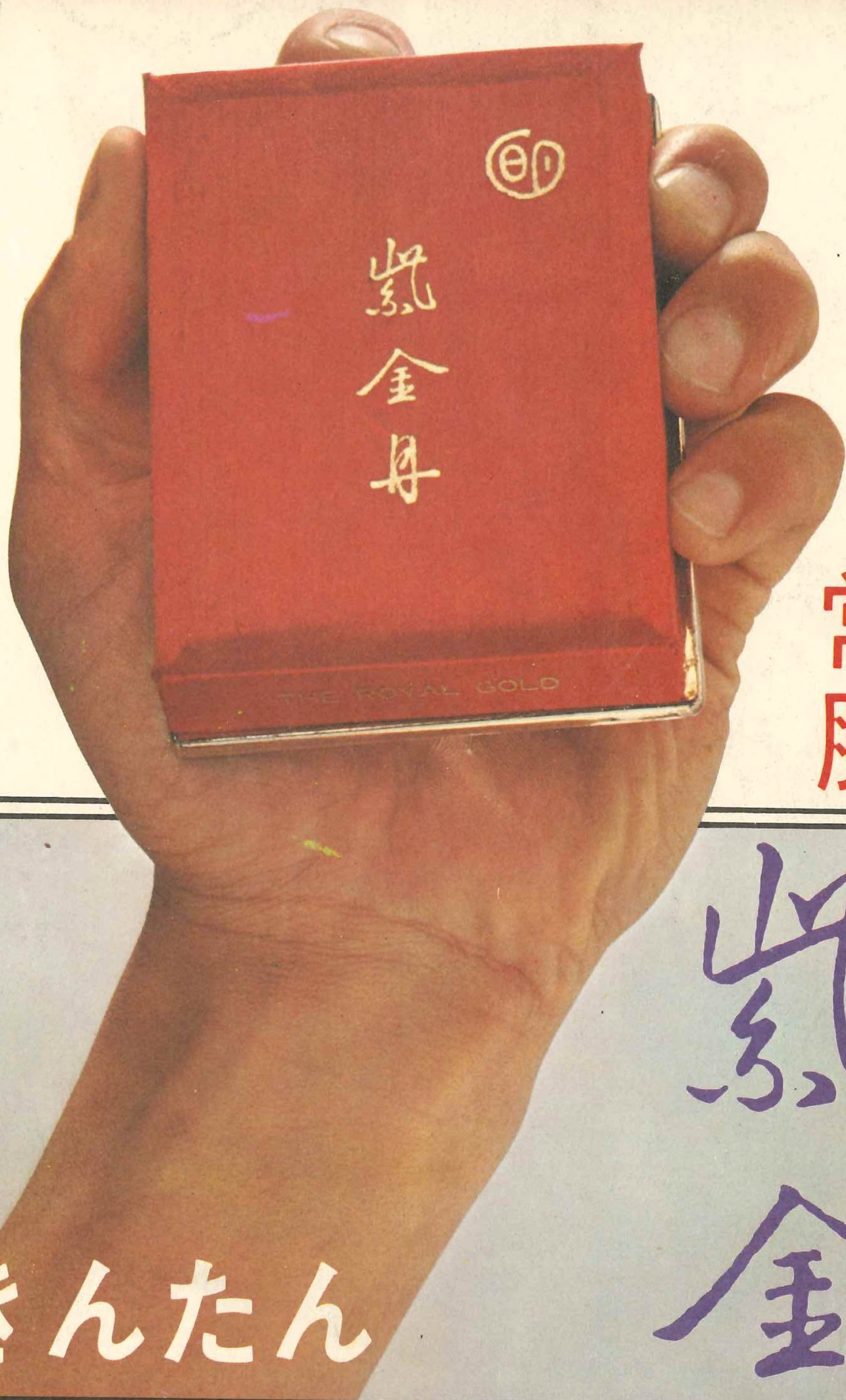
楚少秋想不到一劍奏功，見對方既已負傷，心中大喜，此刻見他不但不逃，却反倒向自己迎來，不由正合心意，彈笑聲中，掌中劍「舉火燒天」，倏地向上一舉，管照夕此刻心情，可不似先前那麼大意了，見他劍到，已心料到怕另有別招，不待身形降下，倏地就要吸胸挺脊，溜溜溜在當空打了個螺旋轉兒，如同四兩棉花也似的，直向一邊飄落下來。

果然楚少秋劍勢已變「舉火燒天」為「擡星摘斗」，於丈許空中點出了三朵劍花，管照夕此刻不存絲毫容讓之心，把師傅的一套「燕青十八般閃避」施展了出來，處處進身，竟是返退為進，改守為攻，雖然空手對招，可是却絲毫不露敗跡。

(未完)



冊商標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 \$25

九澳各大藥行均售

成嶺藥廠出品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丹